

# 中东铁路护路队参加 一九〇〇年满洲事件纪略

〔俄〕 B. B. 戈利岑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01306/3

# 中东铁路护路队参加 一九〇〇年满洲事件纪略

〔俄〕 B. B. 戈利岑 著

H. M. 奇恰戈夫

〔俄〕 П. Г. 沃洛钦科 编辑

李述笑、田宜耕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85554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年·北京

985554



В. В. Голицынъ  
Н. М. Чичаговъ П. Г. Волобченко  
**ОЧЕРКЪ УЧАСТІЯ ОХРАННОЙ СТРАЖИ  
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ВЪ СОБЫТІЯХЪ 1900 ГОДА ВЪ МАНЬЧЖУРИИ**

Харбинь.

Типо-лит. Штаба Заамурскаго

Округа. 1910.

据哈尔滨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部印刷厂1910年版译出

**中东铁路护路队参加一九〇〇年**

**满洲事件纪略**

〔俄〕В. В. 戈利岑 著

〔俄〕Н. М. 奇恰戈夫 编辑  
П. Г. 沃洛钦科

李述笑、田宜耕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651

---

1984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80千

印数 5,000册 印张 11 3/4

定价：1.50元

## 出版说明

《中东铁路护路队参加一九〇〇年满洲事件纪略》一书是1910年俄国边防独立兵团特别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部为纪念解哈尔滨义和团之围十周年编辑出版的，其目的在于为中东铁路护路队树碑立传，炫耀它“剿平匪乱”的“业绩”。

本书是由戈利岑大尉执笔编写，经外阿穆尔军区司令奇恰戈夫中将等人编辑审定的。戈利岑大尉是外阿穆尔军区的一般文职军官，关于他没有更多的记载。但对于奇恰戈夫，这个沙皇政府豢养和驱遣的侵华鹰犬，人们并不陌生。1900年7月，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侵华总司令宣布出兵中国的时候，他曾率俄军由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克经绥芬河，开进了我国东北，亲自参与镇压我国东北的义和团运动。1902年，他接任了不久前由中东铁路护路队改编的特别外阿穆尔军区司令，1911年初，死于任内。在将近十年中，他在我国东北蹂躏中国主权、制造分裂动乱、残害中国人民……，罪行累累。《中东铁路护路队参加一九〇〇年满洲事件纪略》一书，如同在哈尔滨修建的为侵华战斗中丧命的俄军官兵招魂的伊维尔教堂一样，是奇恰戈夫的得意之作。1911年5月，在奇恰戈夫死后不久，外阿穆尔军区新任司令马尔迪诺夫中将曾把这个《纪略》献给了当时正在哈视察的俄国陆军大臣苏霍姆里诺夫，邀功请赏。但历史是无情的。这本《纪略》和上面提到的伊维尔教堂一样，成了沙俄侵华的历史见证。

中东铁路护路队成立于1897年5月21日。它是沙皇政府以“保护铁路员司和保障铁路施工和未来的经营”为借口，以中东铁

路公司理事会的名义擅自单方面组建的。根据《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并没有驻军权和护路权。这个护路队就是这样以违约侵权为起点，开始了向我国东北的“文明的进军”。从它成立到 1899 年底两年的时间里，曾先后六次扩编（平均每四个月一次），到 1900 年初，它已辖有八个步兵连、十九个骑兵连，有两千多步兵和两千五百多名哥萨克骑兵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沙皇俄国以筑路为名蚕食我国东北领土的野心。1900 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沙皇政府认为时机已到，叫嚷“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夺取整个满洲”，在分兵六路大举入侵中国的同时，又“紧急扩充”护路队。到 1900 年 7 月，护路队骤增至一万一千多人。这时，沙皇政府认为已无须演戏了，便揭去了“雇佣”的面纱，丢开了“护路”的招牌，公然将中东铁路护路队改编为俄国边防独立兵团特别外阿穆尔军区，露出了它“军队先头部队和常备正规军”的本来面目。所谓外阿穆尔军区，实际上就是俄国边防兵团驻中国东北军区，俄军的一个军区竟然设在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上。该军区从 1901 年成立到 1915 年整编开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整整十五年的时间里，不断调整、扩充和加强，牢牢地控制了中东铁路沿线地带。俄军在这里烧杀抢掠、为所欲为，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数罪行。

作者在本书中竭力为沙皇俄国的侵华政策辩解，吹捧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和护路队司令格尔恩格罗斯等人忍让克制、顾全大局，夸耀护路队官兵英勇善战、奋不顾身，这是不足为怪的。他的立场决定了他的观点和取材。另一方面，本书较详尽地介绍了中东铁路护路队建立、组织、装备和扩编等情况，从侧面暴露了护路队俄军欺侮、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的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为研究中俄关系史、东北地方史和义和团运动史提供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具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本书涉及东北地名很多，我们尽量根据地图和典籍进行了查对翻译，对个别难以核对者，均按音译译出。

原书有地图一幅、示意图二十幅；中东铁路护路队军官名单及阵亡军官、士兵名单等，因参考价值不大，为节省篇幅计，予以删去。

本书在翻译、校对过程中曾得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郝建恒老师的帮助和指导，谨致谢意。

译者

一九八〇年十月五日

# 目 录

序 .....	1
外阿穆尔省省长兼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长官致大清国 满洲当局和居民 .....	3
告示 .....	4
彼得堡致总工程师尤戈维奇的电报(抄本) .....	5
关东省部队嘉奖令(抄本) .....	6
外阿穆尔河沿岸军区对各部队发布的命令(抄本) .....	8
第一章 俄中条约 .....	9
第二章 护路队的组建及其组织、武器和装备 .....	12
第三章 护路队的扩编 .....	19
第四章 官兵的权利和义务 .....	21
第五章 护路队官兵的生活和服役特点 .....	22
第六章 1898 年和 1899 年护路队同红胡子及地方 居民的冲突 .....	25
第七章 1900 年初护路队同中国行政当局、军队及 居民的冲突 .....	67
第八章 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同中国行政当局的冲突 .....	83
第九章 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被杀害 .....	90
第十章 满洲义和团运动的开始 .....	98
第十一章 1900 年 6 月 1 日前中东铁路护路队的 总人数及其部署 .....	112
第十二章 护路队各部队从中东铁路西线各区段撤退 .....	114

第十三章	撤离海拉尔 .....	116
第十四章	撤离兴安岭 .....	122
第十五章	撤离扎兰屯—博克图区段 .....	125
第十六章	编入奥尔洛夫将军部队的中东铁路西线 护路队各连队的行动 .....	133
第十七章	撤离富拉尔基—哈尔滨区段 .....	151
第十八章	编入尼科利斯克部队的护路队各部队的 行动 .....	157
第十九章	撤离帽儿山—哈尔滨区段 .....	164
第二十章	驻苏家屯站护路队的行动 .....	172
第二十一章	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支队的行动 .....	173
第二十二章	撤退沙河、鞍山站和汤河各哨所 .....	179
第二十三章	撤离烟台站哨所 .....	183
第二十四章	米先科上校支队从辽阳站向大石桥站 转移 .....	186
第二十五章	斯特拉霍夫步兵上尉的支队向辽阳转 移 .....	203
第二十六章	萨维茨基哥萨克大尉支队撤出吉林 .....	207
第二十七章	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同勒热武茨基步兵 上尉和萨维茨基哥萨克大尉两部队联系的命令 .....	214
第二十八章	米先科上校所指挥的护路队各部从营 口向盛京挺进行动纪实 .....	219
第二十九章	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支队从铁岭向哈 尔滨撤退纪实 .....	245
第三十章	中国人对“奇毕斯号”驳船的猛烈袭击 .....	261
第三十一章	中国人对“敖德萨号”轮船的猛烈袭击 .....	267
第三十二章	保卫船坞(哈尔滨附近) .....	270

第三十三章 保卫哈尔滨纪实 .....	278
第三十四章 攻占阿什河城 .....	299
第三十五章 进军牡丹江 .....	310
第三十六章 1900年6月护路队总司令格尔恩格罗 斯少将和修筑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收到 的重要情报及其有关护路指令的概述 .....	316
附录一 地名译名对照表 .....	356
附录二 人名译名对照表 .....	359

## 序

1909年11月16日在哈尔滨市召开了将于1910年7月13日举行解哈尔滨义和团之围十周年庆祝会的筹备会议。

与会者有：边防军独立兵团外阿穆尔军区<sup>①</sup>司令官奇恰戈夫中将及其参谋长沃洛钦科少将、司令官参谋戈利岑大尉、中东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工程师 C. H. 希尔科夫公爵、中东铁路工程处副处长 H. A. 卡济—吉赖工程师、中东铁路航务处主任 K. IO. 维别里和《哈尔滨新闻》报编辑 II. C. 基申科。

会议就庆祝哈尔滨解义和团之围十周年的庆祝办法交换了意见，并决定：“1910年7月13日以前编辑出版一册中东铁路职员与护路队在义和团肇事期间的行动纪略，其内容不限于哈尔滨一地，而要综述中东铁路全线。本纪略应根据文件资料编写，并以当年参加护路者经过核实的记述作补充。为此，应登报启事，使当地俄国居民周知。”

戈利岑大尉受托编写纪略，而奇恰戈夫中将和沃洛钦科少将负编辑之责。同时，沃洛钦科少将还在《哈尔滨新闻》、《新生活》和《新边区》<sup>②</sup>各报刊登启事，请当年参加过反击义和团保卫中东铁路的人员撰寄他们的回忆录。

直到1909年12月底，主编者仅只掌握原中东铁路护路队司

---

<sup>①</sup> 帝俄为实现其侵略扩张的野心，于1901年2月1日（俄历1月19日）把中东铁路护路队改编为特别外阿穆尔军区，隶属于帝俄边防军独立兵团，司令部设在哈尔滨。——译者

<sup>②</sup> 均系当时帝俄在哈尔滨办的主要报纸。《哈尔滨新闻》是中东铁路管理局机关报。——译者

令部和各部队档案中的部分文件。

因此，编者只得依据仅有的原中东铁路护路队的文件来编写本纪略。

当年参加过护路人员中撰寄回忆录的有：И. Н. 斯卡里亚京中校、В. К. 什洛夫、В. 米哈伊洛夫、С. С. 萨文、Ф. С. 扎列斯库尔、А. М. 扎里亚多夫和 А. Н. 乔格洛科夫。

此外，对编写本纪略给予热情协助的还有：卡济—吉赖、萨夫克维奇和伊姆什涅茨基等工程师。

戈利岑大尉在研究这些资料时，经常发现内容相互矛盾甚至彼此排斥的文件。因此，对这些文件必须进行细致而耐心的校核工作，以便对各个事件的性质和细节作出判断。

编者有一定的写作经验和对文学和军事历史的知识修养。但由于材料不足，特别是因编写时间仓促，纪略中疏漏难免。

请读者注意，本书既题名为“纪略”，仅可视为编写中东铁路护路队史的史料而已。

总参谋部：奇恰戈夫中将  
沃洛钦科少将

# 外阿穆尔省省长兼外阿穆尔 军区司令长官致 大清国满洲当局和居民<sup>①</sup>

大清国境内出现破坏分子，他们组织的集团名为大拳头。这些破坏分子猖獗、残暴，对村庄掠夺、放火，他们杀害外国人，也杀害其中国同胞，特别是杀害教徒。北京清朝政府已无力与暴徒进行斗争，并被彼等困在京城内。暴动已由直隶省蔓延到满洲。暴徒们破坏了俄国劳动所创建的铁路。

全俄皇帝陛下体谅中国合法政府的困境，同意派遣俄国军队进驻满洲，以消除威胁从事修筑东清铁路的俄国劳动人民的危险。

今宣布，俄军只镇压暴徒，而满洲和平居民应保持安定，并应相信俄国皇家军队对你们的生命财产将予以保护，使免遭暴徒的危害。

俄国皇帝的军队不欺侮异邦和平居民，必要时并将予以救济。凡取自居民之物，一律付现金。

除以上通告外，同时还要求满洲居民勿为暴徒散布的种种妖言所惑，并各务本业为要。

如不顾本布告所谕，凡有参加暴徒集团或在民众中散布不良或有害思想者，一经查出，定将严惩不贷。

格罗德克夫中将

俄历 1900 年 6 月 28 日，于哈巴罗夫斯克

---

<sup>①</sup> 这是俄文告示的现在译文。——译者

## 告 示<sup>①</sup>

大俄国阿穆尔省总督兼理提督事格罗德克夫

出示晓谕尔东三省官民人等知悉今有左道邪术名称大拳头者在大清国内作乱无论华民外国人及奉教者打死若干又放火烧毁村屯抢夺什物奸淫妇女惟奉教者尤甚今将京都围困华国官员不能经管兹因力弱无法可办由直隶省至奉天省皆被其害至俄国所修之铁路伊等声言亦要毁坏因此

俄国自主大皇帝怜悯

清国气力不足将本国军兵发到东三省内保护铁路以免毁坏兼保良民无碍俄军所征伐者俱是左道邪术尔众民等不必惊惧不但不能伤害商民而且更要保护尔等军兵所到之处须凭公买一概现钱不犯秋毫 本总督出示晓谕尔东三省众商民人等务要各顾本业不必惊恐更不可为邪术所惑如若不听 本总督晓谕顺从邪术作乱者不但俄军不保定按妖术一例除治尔其勉之各宜遵照

右谕通知<sup>②</sup>

(华俄英蒙远东报馆代刷)

---

① 这是当时张贴的中文告示抄件。原文日期是1900年6月28日(俄历)，地点是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译者

② 原告示为自右至左竖写，故为“右谕通知”。——译者

# 彼得堡致总工程师 尤戈维奇的电报

1900年7月30日(抄本)

“本大臣荣幸地向阁下，格尔恩格罗斯将军，并暨中东铁路的全体职员及其护路队转谕皇帝陛下之嘉奖，表彰尔等忠君爱国，英勇尽职。皇帝陛下深信，继哈尔滨之解围，阁下及全体同事和英勇的护路队定能一如既往，坚忍不拔，使遭受破坏之铁路工程从速恢复竣工，此为皇帝陛下尤为关心之伟业。”

御前大臣 维特(签字)

## 关东省部队嘉奖令

1900年8月1至10日 第334号(抄本)

今年6月底,步兵中尉瓦列夫斯基率领的原驻盛京站护路队遭到了中国军队的袭击,后因无力抵御五十倍于我方的强大敌军,便与铁路职员南撤。该部勉力冲破封锁线之后抵辽阳站,至此又被迫折向东,直趋朝鲜边境。

6月27日,瓦列夫斯基中尉身负致命重伤。在临终前,他命令小队不要分散,共赴朝鲜边境。该队由军士皮里片科接任指挥。

军士皮里片科在带领该队的十二天中,每天都要以火力开道,并需经常击退埋伏于途的清军和武装居民的袭击。此外,该小队还必须忍受缺粮的严重困难,以致在即将到达目的地时,竟以高粱充饥。

尽管如此,军士皮里片科仍出色地完成了长官遗命。7月10日,这支有四十一名士兵、十一名铁路职员和四名伤员的小队越过了朝鲜国界。

瓦列夫斯基因负伤过重英勇牺牲,他建立起一支守纪律的分队,从而在他临终前能准确无误地执行他的命令,对此,我深表敬佩。我高度赞扬军士皮里片科的功绩,他认真地完成了他已故长官的命令,使他接任指挥的分队脱离险境,并能保持秩序和严守纪律。

为上述之功绩,基于皇帝陛下赐予我的权力,本司令特授予军士皮里片科三级战功奖章一枚,授予军士皮里片科分队中表现突出的下列士兵四级战功奖章各一枚。他们是: 第二步兵连士兵格

利戈里·伊万诺夫、尼古拉·列别捷夫、伊佐特·古利科、瓦西里·涅伊穆申、玛尔克·亚科夫列夫、亚历山大·莫那科夫、尼基塔·苏斯洛夫；第八顿河哥萨克骑兵连军士玛卡尔·卡尔波夫和哥萨克：达维得·阿列克谢耶夫、彼得·普列沙科夫、叶菲姆·乌萨切夫、捷伊·康得林、季霍·叶夫斯特拉托夫、米仑·列昂基耶夫；第十六顿河哥萨克骑兵连哥萨克叶麦里扬·叶尔米洛夫。

本嘉奖令应在步兵、骑兵、炮兵、辎重兵、各战斗小队以及各军舰和各海防部队中宣读。

关东省部队司令官海军上将      阿列克谢耶夫(签字)

## 外阿穆尔河沿岸军区对 各部队发布的命令

1902年2月10日 第100号(抄本)

1900年满洲发生骚乱时，原中东铁路护路队首先遭到敌军优势兵力之压制。护路队分成小股部队于广阔地区勇敢地保卫了它驻守的铁路，并顽强地掩护了铁路的供职人员，将他们集中到安全地带。这个重要据点哈尔滨之所以仍在我们手中，应当归功于在保卫哈尔滨中表现出坚忍不拔和勇敢精神的护路队。在后来的整个军事行动期间，护路队与野战军协同行动，并肩作战，更加促进了全面的军事胜利。

护路队的伤亡情况可以证明其努力和功绩。两名军官荣获了乔治十字勋章，四百一十七名士兵戴上了军功奖章。

我相信，护路队的光荣战斗传统，已为边防军年轻的外阿穆尔军区所继承，并将为远东未来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司令官步兵上将 格罗德科夫(签字)

## 第一章 俄中条约

1896年8月,由于俄国干预日中战后事件<sup>①</sup>,中国政府允许俄华银行<sup>②</sup>成立公司,修筑和经营贯穿满洲衔接外贝加尔省和乌苏里边区的铁路。根据1896年12月4日皇上批准之条例,中东铁路公司除负担它自身的直接任务外,还获得了开采铁路沿线煤矿及其它矿场的权利。该公司的股东只限于俄中两国臣民。租借期自全线通车之日起定为八十年。股本额为五百万卢布,分为一千股,每股为五千卢布。其余资本则由俄国政府发行定期公债筹措。

此项工程自划定线路开工之日起,应于六年内完成。公司理事会设于彼得堡,理事会由中国政府委派一名理事长<sup>③</sup>和由股东中推选出来的九名理事组成,分会设于北京。

由理事会推选出来的副理事长担任行政职务<sup>④</sup>。

综上所述可见,满洲铁路工程是尊重中国当局威望的两国共同事业。

1897年4月,首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由符拉迪沃斯托克<sup>⑤</sup>出发,前来进行开工前若干最后的勘测工作。实际上,早在1894、1895和1896年已进行过多次勘查。

同年8月4日,在俄中东部边界举行了由两国地方当局参加的开工典礼。

---

① 指沙俄勾结德、法出面干涉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一事。——译者

② 即华俄道胜银行。——译者

③ 理事长,清职官称督办。——译者

④ 副理事长,清职官称会办。——译者

⑤ 即海参崴。——译者

当时，中东铁路原拟只从东向西修筑，但 1897 年末的事件<sup>①</sup>促使俄国扩展其计划。由于 1897 年 11 月德国强占了胶洲湾，俄国政府不得不抢在英国的图谋之前<sup>②</sup>，于 12 月 3 日将部分海军开到旅顺口和大连湾过冬。1898 年 3 月 9 日，俄军志愿舰队“萨拉托夫号”军舰满载俄军开到这里，准备登陆。同年 3 月 15 日，俄中双方代表终于在北京签订了条约<sup>③</sup>，将旅顺口和大连湾及其邻近地区与附近水面租借给俄国二十五年(展限亦可)。1898 年 4 月 15 日，在彼得堡又签订一项续约<sup>④</sup>，对此条约作了补充。续约规定，中国军队应撤出租借地，设立一个中立地区，除经俄国同意外，中国不得在中立地区内驻军，并且不得对别国开放港口或提供任何租界。旅顺口纯属军港，只对俄中舰只开放。大连湾港口一部分也用于此目的；其余部分则供各国商船使用。俄国在旅顺口和大连湾获得了自行设防的权利，另外中东铁路公司又获准修筑一条将满洲铁路与大连湾、或者与牛庄和鸭绿江口中间的任何一沿海地点连接起来的铁路干线。3 月 15 日晚，俄军三个步兵连在旅顺口登陆，而宋将军<sup>⑤</sup>则率中国军队北撤。16 日，俄舰其余军队上岸，并占领了中国军队兵营。3 月 22 日，又有俄军乘三艘军舰开来，在大连湾登陆。4 月 26 日补充条约明确规定中立地区边界和金州城<sup>⑥</sup>的中国行政机构。

租让给俄国的地区定名为关东半岛，其边界走向是：从亚当湾<sup>⑦</sup>的最北端到貔子窝<sup>⑧</sup>的北端，全长五十公里。

① 指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强占胶洲湾事件。——译者

② 俄国以协助中国防备英国为幌子，擅自派兵强占了旅顺口。——译者

③ 即沙俄强迫清政府在北京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译者

④ 即《旅大租地续约》。——译者

⑤ 指当时驻守旅顺口的四川提督宋庆。——译者

⑥ 原文为 Кяо-Чжоу，似有误。——译者。

⑦ 亚当湾，即今复州湾。——译者

⑧ 貔子窝，即今皮口。——译者

中立地区边界线的走向是：从盖平稍北起一直向东到大洋河交汇处，再沿此河至入海口。

俄国在旅顺口立足后，为西伯利亚大铁路找到了抵不冻海港的通道，而这样条件的不冻港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所不及。此外，俄国在距北京较近的地方站稳了脚跟，便可对中国朝廷施加更大的压力。还有，俄国又开辟了新的贸易市场，扩大它的影响，扩展了西伯利亚铁路的活动范围。但仍须指出，1898年的条约无疑还维护了租借区内中国的最高权利；条约还规定不准往这里委派总督衙门的长官。

俄国政府竭尽可能固守关东，志愿舰队从敖得萨陆续运来军队，于1898年10月底已全部到达。迄1900年6月，这里的驻防军（包括根据1900年5月10日皇上的谕旨而扩充的要塞炮兵）有：

一、东西伯利亚第三步兵旅（编制各为两个营的四个团，即第九、十、十一和十二团）；

二、三个炮兵连（每连有火炮八门）；

三、一个外贝加尔哥萨克骑兵团（六个连）；

四、关东工兵连（包括一个通讯排）；

五、两个关东要塞炮兵营（每营四个连）。

以上共计约一万三千五百人。

## 第二章 护路队的组建及其 组织、武器和装备

1896年8月27日，俄中两国政府对延长西伯利亚大铁路达成协议，使铁路贯穿满洲衔接乌苏里。新选路线代替了沿阿穆尔河<sup>①</sup>河谷延伸的原定路线。后者，由于技术设施工艰款巨而被放弃。此外，新路线还将对贸易和其它方面带来许多利益。

随着延长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过满洲问题的解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如何抵御红胡子和当地居民可能的敌对行动、保护铁路职员的安全、保障铁路工程及将来铁路的运务问题。

由于在俄中协议中未提及俄国往满洲派驻军队的权利问题，所以为此目的决定组建一支特殊的守备队，名曰“护路队”。鉴于当前需要，先由受到优惠待遇的俄国欧洲地区的志愿哥萨克编组若干骑兵连。根据哥萨克的天赋素质，充当护路队员比其它人员更为合适；而且，其中许多人曾在中亚边境和外高加索的部队中服过役，对当前的服役特点并不完全陌生。哥萨克的长处是经常与我部队取得联系。他们热爱自己的村庄和部队，爱护部队的荣誉，约束自己的行为。保持这种联系有颇大的教育意义，并有利于维护纪律。

委派第四外里海<sup>②</sup>步兵营营长格尔恩格罗斯上校组建首批护路队，根据陆军大臣建议，他被任命为护路队司令。军官，决定从部队里遴选。最初，由被调派编入护路队的几名军官负责连队组

---

① 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

② 外里海指里海以东一带。——译者

建工作,组建了五个哥萨克骑兵连,总人数为七百五十人。这些哥萨克连队是从不同地区招募的:一个连来自捷列克河流域的哥萨克部队;两个连来自库班哥萨克部队;一个连来自奥伦堡哥萨克部队;还有一个混合连,其中一部分是奥伦堡哥萨克,一部分是外里海步兵营预备役军士。连队有严密的组织。每连有连长一名、尉官若干名、司号员两名、骑兵司务长一名、哥萨克军士十二名、士兵一百二十名、兽医一名。1899年连队里还增加了医士。

士兵的装备与边防军相同,配备有龙骑兵式的来福枪和军刀。骑兵司务长、医士和司号员配备军官用纳干式左轮手枪。所有军官都带左轮手枪,此外,还允许佩带哥萨克式军刀。士兵的装备器械中还有土木工具、水壶和饭盒。

服装样式为:黑呢制服上衣,无肩章,黄领章有领边,夏天则是粗麻布衬衫;司务长和军士的衣袖上饰以金带,以示区别。

镶黄牙条的马裤呢灯笼裤,夏冬样式不同。黄顶黑色毛皮高帽。制帽为黑帽圈,黄帽盔和黄帽盖。不过毛皮帽允许随便什么颜色,但大都是戴白毛皮帽。后来组建的连队则有所区别,制帽为黄帽圈,黄牙,黑帽盔,黑帽盖。夏天,制帽上可以加个套子。皮帽和制帽上都规定有特制的帽徽,它比一般的帽徽要大些,并缀有龙纹。缀“龙”的目的何在,不清楚。看来只有中国人对“龙”满不在乎,哥萨克人对这种异形纹饰却感到难堪。特别是乌拉尔人最反感,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旧教徒。他们认为,龙是邪恶之物,因怕受褻渎,下不了决心戴它。由于怀疑,他们曾不止一次地找护路队的司祭 A. 茹拉夫斯基,致使这位司祭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整套的宗教说教。但是这些帽徽不仅使哥萨克大为反感,就是在军官中也不受欢迎。哥萨克几乎都不戴它,军官们也很快用一般的帽徽代替了,只有在军官大衣、上衣领章和翻袖口上,以及在连队的旗帜上还留有龙和其它武器组成的纹徽。此外,高加索哥萨克在这方

面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在皮帽上一般也不戴帽徽。

后来，在中国骚乱期间，有个卡扎尔金哥萨克中尉受了伤，必须截去一只胳膊，偏巧这只胳膊上刺着龙纹。乌拉尔人把这看成是上帝对他的惩罚，都怪罪卡扎尔金哥萨克中尉为何将此“邪恶之物”刺在胳膊上。

由于当时哨所之间交通不便，服役条件和生活条件恶劣，服装方面的某些迁就，一般应当说是不可避免的。对这种情况只好容忍。

除上述物品外，发给士兵的服装还有：毡斗篷、长耳风帽和短皮袄。皮袄可套在外衣的里面。所有东西发下来时全是成品，其中每件东西都规定了使用期限。根据护路队服役的特点，使用期限较军队规定的要短。除皮帽、毡斗篷、皮袄和长耳风帽外，其余东西的使用期限均规定为两年。

部队在满洲遇到的第一个冬天，明显地反映在发放军装方面的错误：这种军装不能适应当地的气候。对满洲的严冬和刺骨的寒风，短皮袄根本无济于事。因此，不得不很快换上了长皮大衣，使骑兵能盖上大腿。此外，还补发了毡靴、绒衣和手套。

军官所发的军装样式，与军士相同。但军官服肩上有镀金丝缘。校官服除肩上的满金丝缘外，制服衣袖上还有金带，以示区别。大衣和上衣的领子上有黑呢黄边领章，领章的钮扣下面有交叉的军刀和步枪以及龙纹组成的徽记。

上衣翻袖口是骑兵式的，镶黄边，上面还有军官边饰扣眼和钮扣，钮扣上方也有龙纹。总的说来，这种样式在满洲是很适宜的，但缺少肩章却给人以强烈的感觉，而上述丝缘又不能取代。特别是，这种军装在俄国还需要试穿，所以一开始大家对它非常生疏。甚至新奇到有时人们居然把一个军官误认作学生，不让进饭馆；有时还把他们当成外国军官，常常发生多起伤脑筋的误会；

军士每月的薪饷规定为：骑兵司务长四十卢布，哥萨克军士和医士三十卢布，司号员二十五卢布，其余士兵二十卢布。此外，每年发给军用装具费五卢布。伙食按实际物价折合：一俄磅肉<sup>①</sup>、三俄磅面包、三十二索洛特尼克<sup>②</sup>大米和五戈比熟食，平均为二十三至五十戈比。但在最初几年，中东铁路修筑时，沿线的许多地方根本弄不到肉，况且由于各哨所缺乏必要的设备，也无处储藏，士兵们不得不吃野鸡和鸡之类等食物，根据这些食品的价值折算成伙食费。

至于说中国的猪，除了它令人讨厌和肮脏的形体外，它们还有吃中国人尸体的习惯，而使人产生一种极为厌恶之感。

由于是骑兵，故骑兵一切必备的哥萨克式和奥伦堡式骑兵装备，均需在俄国国内订购。军马，最初决定在西伯利亚购买，然后成群赶来满洲。为此目的，从当时组建起来的两个梯队（共12个连）中抽调出1个连，令其从奥伦堡起程途经西伯利亚，该连连长洛基诺夫哥萨克大尉奉命负责接收这批军马，并把它们赶来满洲。购买这批军马的事委托给拉普什金中校，他是当时被任命为格尔恩格罗斯上校的副手之一。虽然已掌握了一切必要的贩马行情：如从外贝加尔购买一匹马需三十五卢布，从乌尔喀需十五至三十卢布等，但由于担心当时往哈尔滨输送马群会遭到意外，加之又得到了修筑中东铁路总工程师自符拉迪沃斯托克发来的通知，说在伯都讷<sup>③</sup>城附近一带可以很容易地从蒙古人那里弄到马，因此放弃了原计划，决定在满洲就地解决购买军马一事。

1897年10月底，首批组建的五个骑兵连到达敖得萨，在这里发了军装，并于11月1日在格尔恩格罗斯上校率领下乘“沃罗涅

---

① 一俄磅合四〇九.五一克。——译者

② 一索洛特尼克合四.二六六克。——译者

③ 伯都讷，即今吉林省扶余县。——译者

什号”军舰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纵队中除格尔恩格罗斯上校外,还有十名军官和一名兽医。

太平洋冷酷地迎接了这些不速之客,十级狂风接连刮了十二天之久。在日本长崎休息之后,12月26日,纵队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

1899年初,着手组建的第二批十个骑兵连为第二梯队,总人数为一千三百九十人。其中:一个捷列克连、两个库班连、三个顿河连、三个奥伦堡连和一个乌拉尔连。

为招募这批人派出了一些军官,他们跑遍了哥萨克村屯,挑选哥萨克应征者。命令只挑选年龄和健康水平都适于中东铁路护路队服役的次一等的哥萨克。当然,应征者很多。新兵须经医生体检,确定他们是否适应从海路运往远东的要求;并要考虑到未来的艰苦服役条件。对选中的哥萨克除要求身体健康外,还要求思想可靠。这要由他们所在部队的指挥官作出书面保证。这条要求是基于下述情况而提出的。由于第一梯队中混进了一批比例相当大的行为不端者,因而不得不将他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遣送回原部队。

发生这类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事业新创及组建仓促;另一方面是因某些指挥官未能正确对待此类情况,他们不愿错过时机,把这种不良分子排除出哥萨克村屯。

为避免今后组建时再次出现类似情况,陆军大臣批准:指挥官应只许品行端正的哥萨克应征。组建结束后,各骑兵连于1899年3月底在敖得萨集结,接受了格尔恩格罗斯上校的副手祖布科夫斯基中校的指挥。前不久,决定为护路队司令官设3个新职位的副手,因为护路队大大扩编,以及为执行保护正在修建的铁路线的任务,部队驻地分散等需要。这批骑兵连也是在敖得萨领取军装,4月8日登上了法国“阿尔卑斯号”轮船。本梯队,除祖布科

夫斯基中校外，还有十七名军官、编入护路队的司祭 A. 茹拉夫斯基、第二兽医 K. 叶夫谢耶夫和五名高级医士。此外，还有一支不久前才成立的管乐队随队同行。它是选自各连队中会演奏乐器的人组成的，由一个雇用的乐队队长指挥。

司祭 A. 茹拉夫斯基作完临别祈祷之后，在自己的乐队伴着岸上的军乐队演奏的送别进行曲和“乌拉”的欢呼声中，聚集在岸边的人们挥舞着手帕，“阿尔卑斯号”轮徐徐离开码头，驰入大海，平稳地渐渐远离岸边，载送着对新的光明未来充满希望和幻想的年轻力壮的众多士兵驶向遥远的异国。全部航程都是在极为良好的天气中度过的，5月18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时受到了格尔恩格罗斯上校和当时留在这里的第一梯队的军官们的欢迎。

必须指出，在组建第一、二梯队时，军官的职权尚不明确，这个问题当时还只是刚刚提出讨论。因此，现行军官服役条例以及未来的服役情况均十分含糊。虽然如此，军官们激于新的生气勃勃的事业的需要，情愿按护路队章程的规定进入预备役，并勇敢地来到这遥远的、当时几乎是神秘的异国，参加帝国的文明进军。

### 军官名单

第一梯队军官：第一骑兵连连长巴甫列夫斯基哥萨克大尉；第二骑兵连连长波诺马廖夫哥萨克上尉；第五骑兵连连长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中尉；第十骑兵连连长博罗金哥萨克中尉和第十一骑兵连连长米茨克维奇步兵中尉（第一、二梯队各连统一编号）。尉官：巴乌法尔和皮亚夫科-多岑科步兵中尉；托尔玛佐夫哥萨克少尉；预备役步兵准尉 A. И. 古奇科夫，格尔恩格罗斯上校副官巴尔坎步兵中尉。

第二梯队军官：第三骑兵连连长斯特拉霍夫步兵上尉；第四骑兵连连长佩列韦尔泽夫步兵上尉；第六骑兵连连长斯莫利亚尼科

夫步兵大尉；第七骑兵连连长格拉德科夫哥萨克中校；第八骑兵连连长捷尼索夫哥萨克上尉；第九骑兵连连长(弗拉基米尔)巴尔坎步兵上尉；第十二骑兵连连长洛基诺夫哥萨克大尉；第十三骑兵连连长雅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第十四骑兵连连长巴尔坎(阿列克谢)步兵上尉和第十五骑兵连连长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尉官：恰连科夫和叶德列诺夫步兵中尉；古奇科夫(费奥多尔)、沃尔科达夫和卡扎尔金哥萨克中尉；别雷和伊万诺夫步兵少尉。另外，还有不属于这两梯队的军官：格尔恩格罗斯上校的副手捷尼索夫上校和拉普什金中校；库沙科夫步兵上尉；哈冈多科夫、列昂季耶夫、格卢霍夫(瓦西里)和格卢霍夫(彼得)步兵中尉；哈利耶夫和法捷耶夫哥萨克中尉以及护路队军医 I. 恰基。还有第一梯队的随队兽医 B. A. 列伊捷尔，第二梯队的随队兽医 K. 叶夫谢耶夫。

### 第三章 护路队的扩编

随着中东铁路工程的进展,原组建之护路队已显得不够,于是在1898年底从外阿穆尔河沿岸军区中抽调了二百五十名士兵成立了一个步兵连。1898年12月初,该连从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克出发抵达哈尔滨。按照中东铁路公司副理事长盖尔贝茨的计划,该连与预计在俄国组建的其它七个步兵连一样,负有双重任务,既是劳动队;又是战斗队。因此官兵的薪饷相应有所提高,列兵每月二十五卢布,下士每月三十卢布,上士每月三十五卢布,司务长每月四十卢布。但护路队各骑兵连军士薪饷发放的实际情况足资表明,这种混乱的薪饷标准利弊多,它只能使士兵纪律涣散,使军官和军士无法对其监督和教育。因此,便提出了废除步兵连队新条例,在步兵连队中实施骑兵连队条例的问题。鉴于维护纪律尤为重要,并注意到服役的性质和条件,财政大臣命令步兵连也采用骑兵连的原则。

1899年护路队又补充了在俄国组建的三个梯队,其中第三梯队(这些梯队与首批两个梯队统一编号)包括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四个步兵连,在步兵大尉巴甫洛夫斯基<sup>①</sup>率领下于1899年3月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第二步兵连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经海路派往旅顺口,去驻守正在修筑的铁路沿线各哨所。其余步兵连从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克行军向哈尔滨进发。途中,第四步兵连留在绥芬河车站,以驻守铁路东线各哨所。1899年6月,第四梯队包括第六、第七、第八三个步兵连在米先科上校率领下到达满洲。

<sup>①</sup> 陆军大尉巴甫洛夫斯基是第三步兵连连长。

第六步兵连在旅顺口登陆,其余两个步兵连经符拉迪沃斯托克,行军抵达哈尔滨。1899年11月底,最后一个梯队第五梯队,包括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四个哥萨克骑兵连,在冯-温宁格中校<sup>①</sup>率领下到达满洲。其中第十六骑兵连在旅顺口登陆,其余三个连也是先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由此开往哈尔滨,而第十七骑兵连留在中途绥芬河车站。新编之步兵连有一部分是由现役士兵组建的,有一部分是由南方各省预备役士兵组建的;此外,为加速部队组建和减少经费开支,还有两个步兵连是由居住在敖得萨的预备役士兵组建而成。第十七和第十八骑兵连是在乌拉尔部队里招募的,第十六和第十九骑兵连是在顿河部队里招募的。这样,到1900年初,护路队已有八个步兵连和十九个哥萨克骑兵连,如按定员编制计算应有两千名步兵和两千五百二十七名骑兵。但实际上,总数要比这少些,主要原因是,前两个梯队中有些哥萨克由于最初几年生活和服役条件艰苦而丧失健康,不宜再服役而返回了祖国。

---

<sup>①</sup> 冯-温宁格中校是第十七骑兵连连长。

## 第四章 官兵的权利和义务

1898年6月2日，皇上批准了陆军大臣关于在护路队官兵中实施军事刑法，以及建立护路队团级法庭，并授权护路队司令、团长有权将士兵送交法庭判罪事项的奏折。

由军区军事法庭办理的案件，需送交外阿穆尔河沿岸军事法庭审理。

接着，皇上参照1880年先皇赐予在保加利亚服役的俄国军官的权利，于1898年6月13日恩准护路队服役官兵应享受的权利和优待。根据这些规定，护路队只接受退出现役的军官，如果军官表现良好，虽已编入预备役，但实际上仍可保留在本部队的名单内，并且永远享有返回原部队的权利。提升军阶时，与本部队相同军龄的军官一视同仁。发放津贴时，两天按三天计算。士兵已按现役享有各种权利，在护路队服役两天按服现役三天计算。此点对哥萨克而言，由二等兵晋升一等兵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第五章 护路队官兵的 生活和服役特点

驻守在两千余俄里地带的护路队被分成许多单独的小哨所，每个哨所的兵力为三一四人。护路队除保护正在修建的中东铁路全线外，还设立若干哨所，驻守于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的松花江流域一带。另有两个哥萨克骑兵连驻守吉林郊区和拉林河上游的几个伐木场，连部设在吉林。其中第八骑兵连于 1899 年 6 月被调到铁岭后，又从哈尔滨派来第一步兵连的一个排接替了它。

中东铁路沿线哨所士兵的分布，完全取决于工程的进度，并无定规。在步兵连到达之前，每个骑兵连通常负责驻守平均约一百到一百二十俄里许的整个工段。步兵连一到，差不多全成了混合兵种哨所，而且，一个步兵连同时跨驻两个甚至三个工段。各哨所的士兵要负责保护铁路职员和器材，还要执行侦察、邮递和护送过路的铁路职员和车队等项勤务。此外，他们还要完成勘测、安装电讯设施以及一些其它的“非繁重”的工作。如果工程师和工长认为士兵们的工作做得好，可按工作日发给他们奖金，最多为二十五戈比。护路队士兵工作的分配、奖金的领取全由包括普通工长在内的铁路职员确定，这不仅易发生口角，而且会引起相互间不和，同时，在这些人当中还可能形成一种固定的观念，即他们是护路队士兵的上司。除上述工作外，在伊曼码头的第十二哥萨克骑兵连和乌拉尔哥萨克骑兵连的六十名哥萨克，1898 年还充当过铁路所属轮船和驳船上的水手。由于哥萨克经常抱怨驳船工长和轮船船长对待他们的态度不公正和有损他们的自尊心，充当水手的尝试

被放弃了；于是，通航期一旦结束，哥萨克就撤了下来。第二年，就只让他们作护路工作。

为安置护路队士兵的住处，在铁路建设者们的关照下，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租用了中国式小平房，或修建一些土房、简易木房或泥草房。

因只供临时住用<sup>①</sup>，这种房屋都是草草建成的，一般既不能挡风雨，又不能防严寒。但就是这样的住房，有些骑兵连也得等待很久才能住上，严冬到来，他们仍有住在帐篷里的。这种房屋有时还会发生火灾。例如，在哈尔滨，1900年2月4日午夜十一时许，第七步兵连驻地的一所泥板房因烟囱冒火，房盖被烧。大火蔓延之快，使士兵们险些跑不出来，物资尽被烧光，五名兵士被烧死。此后不久，由于同样的原因，另一所同样的板房化为灰烬，所幸这次没有伤亡。

因士兵分驻在许多小哨所里，便把伙食费发到个人，令其各自考虑解决吃饭问题。哥萨克已习惯于自己管理自己，这样做并没感到特别不便，并且面包大都可以从就近建立起来的、设有烤炉的居民点里领到。这种居民点既是哥萨克骑兵连的连部驻地，也是筑路区段段长的所在地。从这些居民点，一般可以领到大米或其它粮食、茶叶和白糖。但由于道路不好，运输困难，头几年里在许多地方不经常有白糖。至于肉，不是到处都有，特别是较小的哨所主要是吃鸡。每只鸡的价钱大约十五至三十戈比不等<sup>②</sup>，可供每天午餐和晚餐食用。但在原始森林和铁路西线各地的哨所，当地没有居民，也就弄不到鸡了。

这些哨所的士兵经常长时间没有肉吃，只吃大米和小米。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仍能多次摆脱困境，他们在满洲猎捕了很

<sup>①</sup> 这些临时建筑只使用到1900年。在骚乱期间均被中国人破坏和焚毁。

<sup>②</sup> 初期，1898年哈尔滨中国人没有玻璃瓶，他们愿意用一只鸡换一个空玻璃瓶。但没过几天，机灵的中国人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多野味，于是在餐桌上便有了野鸡肉、野兔肉、山羊肉和野猪肉，大雁过境时期还有大雁肉。如果部队是驻守在一个居民点里，又在连部附近，那末，原则上是搞集体伙食。

供职于修筑中的中东铁路沿线的护路队军官的处境，绝不令人羡慕。他们万里迢迢远离祖国，分散在满洲的各个角落，生活苦闷而单调。驻地附近往往几十俄里荒无人烟。长时期看不到报纸和杂志，甚至连亲友的信息也得不到，他们被迫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中生活。军官们除执行各种勤务、巡视哨所、有时到周围各地搜索红胡子匪帮外，其余时间均自行安排。由于没有社交活动，他们只得在哨所孤寂度日，加之邮政机关工作草率，邮件往往迟到很久，有时甚至根本收不到，因而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即把手头所有的东西一再反复看，直到再也没什么可看为止。有时护路队军官在那孤寂漫长的夜晚，思前想后，真是百感交集。这需要多么高的修养，才不致屈从于各种诱惑，才不致于酗酒、嗜赌成癖；而今又被恶劣的居住条件困扰，军官在室内也象士兵一样，经常挨淋、挨冻。为振奋精神，消愁解闷，军官们常骑马走三百至四百俄里，到哈尔滨去玩乐，即或道路不好也不以为苦。每年11月1日，逢护路队教堂节，哈尔滨都举行庆祝活动，也邀请铁路职员参加。

根据指令虽然要求进行队列训练和学习条令，但囿于部队的勤务性质以及人员分散驻守在沿线许多小哨所里，这些要求远未做到。士兵们整天的时间都消耗在执行勤务和完成筑路工人所要求的各项工作中。驻在哈尔滨的部队所处的条件较为优越，但有时也不能进行定期训练。就这样度过了两年。当然，以前训练过的科目有许多已逐渐淡忘，但由于军官是遴选的，以及因服役的特点和条件的关系，部队是完全团结一致的，并以士气高昂而著称。当需要坚决维护本国的利益，保持俄军的光荣时，他们是能够以高度自我牺牲精神和勇敢精神挺身而出的。

## 第六章 1898年和1899年护路队 同红胡子及地方居民的冲突

中东铁路护路队官兵刚到满洲，就与红胡子遭遇，并受到伤亡。第四骑兵连哥萨克军士拉扎列夫和哥萨克布尔加科夫就是被红胡子击毙的。

在述说这些冲突之前，必需简略介绍一下红胡子。

满洲的红胡子有两种，定居的和游动的。

游动的红胡子常结成人数不多的匪帮，由各种身份的人组成，多数武器装备不良。他们的活动主要是流窜抢劫和烧杀，还经常残酷地折磨当地居民，以此来恐吓他们。

红胡子用火刑拷问有钱的中国人，逼他们供出收藏钱财之处。这种事屡见不鲜。

此外，他们还常常绑架暗中物色好的有钱的中国人或其家庭的某一成员，将其隐藏起来，向他家勒索赎金，否则，便以折磨致死相要挟。

这种红胡子匪帮没有一定的居住场所，而是在某一较大的地区内流窜。

夏季里，他们时而隐匿于森林之中，时而在当地居民家里，而且每日更换过夜住所。

冬季里，他们中绝大部分都跑到隐蔽的、人们难到之处，藏在深山老林中。他们已事先在那里备足粮食、衣物，安顿好了住处。

这些匪帮非常警觉，因为他们必须随时提防，免被那些痛恨他们的乡民发现，并向当局告密。

这伙匪帮熟悉地形，灵活机警，在转移巢穴时，即使须长途跋涉也很迅速。他们可轻而易举地穿过崎岖地带，而在这些地方如果不熟悉所有小路就是单人也难以通过。所有这一切都使追捕红胡子的活动变得非常困难，而往往是不可能的。

红胡子经常于冬季化整为零，分散到城镇和乡村里充当工人。春天来临，他们便重新过着流窜生活。

从外表看，红胡子和一般中国人没有什么差别，可能引起怀疑的，是他们持有武器。红胡子还常常穿中国士兵的号衣。

护路队在满洲的头几年，由于当地居民无力自卫，害怕红胡子报复，极不愿说出匪巢之所在地。护路队士兵只好对当地居民竭力劝说，并诱以金钱。

第二种是定居的红胡子。他们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这伙匪帮力量强大，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有组织，有纪律，并有刚毅而勇敢的头领。

他们经过实践练就了独特的暴力手段，在当地居民中颇有威信，因此，凡他们有所要求不会遇到任何阻挠或拒绝。

他们不是公开抢劫，而是对在其选定区域内的农民住房、汉民酒坊和小铺课以税收，集体为生。哪怕是路过该地的商贾车队，也要收缴买路钱。如果该地有通航河道，则运货帆船也要纳税。但所征之税款一般是纳税人力所能及的。

不能说当时这些匪帮没给当地居民一点好处。

如果有一伙匪帮定居在某地，并依赖当地居民养活，他们便向当地居民保证：有他们在，其它匪帮就不敢到这里来，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因此，凡缴清税款之居民，可以平安度日。

有时，一伙匪帮久居某地，并将其牢牢控制，他们就认为，这一地区已完全归其所有，并坚决用武装来保卫他们攫取到的权利，反抗地方官吏的法令、要求。从而形成某种类似中世纪封建时代的

局面。

护路队士兵曾在辽河河谷目睹过这些情况。当时，有一帮红胡子先是把来到这里向居民收税的中国官员从当地赶走，随后又把当局派来的军队打败，惩罚了那些高傲的中国封建主。

这时，地方居民处于这些人内讧的旁观者地位。他们表面上不参与任何一方，但他们内心里一般地认为依赖红胡子要比依赖中国官员好些。

不过，这类事件很快就不再发生了，而且一般来说，这些匪帮均向中国官员缴纳一定的贡品，与官家和平相处。

匪帮向本地居民摊派的捐税安排得非常之好，使他们没有必要去进犯中东铁路；但有合适的时机，他们往往也会成为满洲俄国居民的敌人。

例如，1903年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在辽河河谷南部有个统领，有名的匪首杜立山，他属下有几个红胡子曾协助外阿穆尔军区部队侦察队在当地收购饲料。

同是这个红胡子杜立山，1902年外阿穆尔军区曾派部队多次对其讨伐，他也曾与海城地方官兵戎相见。

本章开始提到的击毙护路队第四骑兵连哥萨克事件的经过情况如下：

1898年7月，拉扎列夫军士奉派率领第四骑兵连一侦察队由哈尔滨去齐齐哈尔迎接赶往哈尔滨的马群。

因马群中传染了炭疽病，他们只好在距哈尔滨三十俄里处的松花江畔耽搁下来，并将这群马划分为若干小马群，分驻在江两岸和江心岛上。

8月9日，哥萨克军士拉扎列夫有三匹马离了群，拉扎列夫便和哥萨克布尔加科夫一起去寻找。

由于疏忽大意，他们谁也没携带武器。

他们预计到黄昏时便可返回,可是两天两夜过去了,他们仍未归来。同时,却听到中国人开始传说,红胡子在北边某地打死了两个俄国人。

于是,护路队司令立即派出一支军官侦察队,经长时间寻找,才发现了被击毙的哥萨克尸体。

这两具尸体是一个中国小孩在钱引诱下才向侦察队指出的。

拉扎列夫和布尔加科夫死在离马群所在地北十五俄里处的一个小沼泽地里。这里周围是中国村庄和高粱地。

最近的几个村庄离红胡子血腥残杀手无寸铁的哥萨克的地点不过半俄里。

军士拉扎列夫和哥萨克布尔加科夫喉咙被割断,身上有枪伤,尸体躺在相距不远的地方。

此外,哥萨克布尔加科夫手指被砍掉,头颅被打碎,上衣被撕烂,显然他死前曾与红胡子进行过搏斗。

文柴斯太尔式来福枪弹壳就落在这里。

虽经反复询问,邻近村庄<sup>①</sup>有些居民坚持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有些说那天大约中午时分,他们听见了枪声,因害怕红胡子都躲在房子里,不敢出来,所以什么也不知道。

显然,他们是在说谎,因为有数条小路从各村沿高粱地通向死者尸体附近,而这村子又是如此靠近。此地发生的悲惨事件,他们应该很清楚。

不久,中国士兵捉到了一个红胡子。他招认曾参与了杀害哥萨克事件。

他所骑的马身上打着护路队的火印,备有哥萨克的马鞍,鞍上还搭着一件毡斗篷。

但其余的红胡子却未能捕获。

---

<sup>①</sup> 紧靠肇事地点的村子叫沁克店。

这一悲惨事件成了护路队以后的教训，并告诫对红胡子不可掉以轻心，而须随时防范。

另一起事件发生在扎兰屯车站附近。

1898年9月27日，中东铁路的牛群被偷走，赶到了这里。

第五骑兵连一支五人侦察队在下士彼得·索洛维耶夫率领下，奉命寻找牛群。他们在此处追上了偷牛的罪犯。

哥萨克和红胡子对射起来。他们不顾红胡子人数上的优势，勇敢地进击。红胡子被迫退却。

红胡子一边射击，一边退往一片小树林，占领林边，企图狙击侦察队的进攻。

哥萨克迅速进逼红胡子，迫使他们退出小树林，丢下偷来的牛群落荒而逃。

追击时，下士索洛维耶夫追上了一个红胡子，将其击伤缴械，押回了连队。

剩下的红胡子则全部逃走。

1898年以后与红胡子的一些冲突并不严重，红胡子的活动似乎是企图更进一步摸清他们新的对手的一些情况。

他们的所有活动是：伏击过往的护路队哥萨克，或者图谋突然夜袭哨所。他们的活动范围是：松花江河谷和乌吉密——面坡一带，以及中东铁路南部支线和松花江河谷到昌图府车站之间。

尽管中国当局竭力把一切都推到红胡子身上，但在松花江—昌图府车站一带袭击铁路，主要的参与者是当地居民。

松花江河谷所发生的红胡子挑衅事件经过如下：

1898年7月25日，第二骑兵连十五名哥萨克护送一艘装载白银的帆船，由吉林驶往哈尔滨。一名哥萨克沿松花江岸走在帆船前面。红胡子向他打了几枪。

帆船上派出一小队哥萨克到枪响的地方搜索，离江边不远处

发现一座孤零零的房子，抓到三个中国人，并搜出藏起来的一支枪，枪筒里有新装的火药。

其中一人承认是他开的枪。他说想吓唬吓唬俄国人，打几枪开个玩笑。

打枪的那个中国人连同他的枪被押送到船上，中途把他交给了就近的一个中国哨所。该哨所认出他是个红胡子。

还有几起事件发生在松花江下游距哈尔滨四十俄里的一个采石场，第十一骑兵连的一个哨所驻地，驻有八名哥萨克。

8月4日午夜，有人朝户外值日兵打了两枪，子弹离值日兵两三步远的地方反弹回去。

从哨所派出一支巡逻队，查看了现场，但并未发现任何人。

这起事件提醒了哨所的人们，附近隐藏着红胡子匪帮，须加提防<sup>①</sup>。

果然，第二天夜里，户外值日兵循着潺潺的流水发现一条小船向江岸划来，船上坐着几个人。

为了用中国话盘问船上的人，哥萨克叫醒哨所的中国工人，但他们谁也不愿出来，还说红胡子来了，吓得到处躲藏。

哥萨克只好喊话，船上没有答话。于是，哥萨克打了几枪，小船立即掉转船头，迅即消逝。

次日，在下游一俄里处发现一条张着帆的船，近旁还有一小船。过不久，小船顺流而下，不见了。

9月里，红胡子再次企图袭击该哨所。

如9月21日午夜，哨所附近出现两只小船。

有十五名红胡子从一只小船上下来，开始摸近哨所。

值日兵叫醒哨所里的哥萨克作好自卫准备。

---

<sup>①</sup> 1898年7、8月间，靠近哈尔滨基地也发生过此类夜袭户外值日兵和哨所的事件。

哥萨克们喊话，对方无论怎样也不回答。他们只好开枪齐射。红胡子悄悄溜走了，此后再也没有滋扰哨所的事。

红胡子企图趁哨所孤立无援之机，突然袭击，进行抢劫，主要是为了抢夺枪支，然而每一次都被及时发觉并遭到反击。最后，他们只好放弃这种图谋。哨所这才安静下来。

还发生过这样的事，住在本哨所的中国工人也成了红胡子的猎物。红胡子对他们往往是进行夜袭，出其不意地抢走钱财，然后迅速跑掉。

在施工中的中东铁路东线，红胡子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乌吉密——面坡地区。

一面是富饶的蚂蚁河谷与沿河谷走向的通商大道，另一面是便于迅速轻易地隐藏起来以躲避追捕的原始森林，这个地方成了红胡子匪帮藏身巢穴。护路队最先就是和这里的红胡子发生冲突的。

但他们在这一带只是伏击或强抢在铁路上干活的中国工人以及过路的车队而已。

这一工段段长齐文斯基工程师于 1898 年 6 月首遭伏击。

齐文斯基工程师是到各处与中国工人结算帐目的，他走遍了原始森林中的各个作业点。一天，他在离乌吉密居民点以西二十俄里处的一座孤零的房子里过夜。

第二天，齐文斯基工程师在结算了所有帐目之后，继续赶路。没走出几百步远，就在隔着蚂蚁河与铁路相望的一片密林里几十步远处突然响起了枪声，旋即又平静下来。

齐文斯基工程师的臂和肩部被打伤。

为此，事后进行了搜查，但毫无结果。因此，中东铁路当局要求中国当局捕捉这些红胡子，将其送交哈尔滨法庭审判。

果然，8 月间有一个红胡子被指控为此次持枪行凶的罪犯，从

吉林被押解到哈尔滨。

根据中国当局的声明，他似乎只是单人行凶，并无同伙参与此事。

为了杀一儆百，在铁路当局的要求下，该红胡子被押回林区，在当时行凶的现场砍头示众。

齐文斯基工程师因负伤从铁路局得到一大笔抚恤金，于 1899 年初准假归国。

随后，红胡子匪帮在此地区搞了第二次袭击，事件发生在 1898 年 7 月 14 日。勘测队在乌吉密附近测量时，红胡子突然对他们开了枪。

护卫勘测队的第十骑兵连六个哥萨克迅速布成散兵线，开枪还击，掩护工作人员。

哥萨克以灌木丛和树林为掩护，发起快速进攻。红胡子被迫逃走。

红胡子在互相射击地点丢下了两具尸体。然后往原始森林逃窜，并隐蔽起来。

这一伙匪徒总共十五人。

1898 年 8 月，红胡子再次来犯。

8 月 27 日，第九骑兵连两个哥萨克到连部所在地(乌吉密)为哨所领取面包后返回。

原始森林是必经之路。这一带是搞突然袭击最适宜的地方。

红胡子趁此机会埋伏在道旁，对路过的哥萨克突然开火。

一枪打中一个哥萨克骑的马，而另一个哥萨克的枪托被打碎，军刀鞘被打穿。

哥萨克急忙一边还击一边退回哨所。

红胡子跟踪追击，几至哨所跟前，而后又迅速消逝于原始森林中。哨所虽派出侦察队，连一个人也没发现。

除上述袭击事件外，红胡子还对中国工人和大车队进行抢劫。

由于中国工人对此曾多次指控，第九骑兵连连长弗拉基米尔·巴尔坎步兵上尉协同第十骑兵连连长博罗金哥萨克中尉及连队年轻的尉官古奇科夫步兵准尉率连队于 11 月 28 日从一面坡出发，根据中国人的指点，对蚂蚁河畔原始森林中红胡子藏身的房子进行夜间突然搜查。

这次夜间行动是很冒险的。因为这里山峦起伏，地势险峻，如果红胡子事先得到消息，便可轻易地在此搞一次伏击。

整个部署严格保密，而且天完全黑了，部队才从一面坡出发。

在搜查房子时，一部分人留在院里，其余的人把房子包围起来，迅速冲进屋里，点亮灯火。

部署尽管很机密，然而许多红胡子还是得到其同谋者的预报，立即躲藏起来了，只抓到了三个红胡子，并搜出数支带扳机的火枪，一支别旦式单发步枪，一支文柴斯太尔式来福枪和一些弹药。

然而，这次搜查的效果还是很好的，使当地太平了一阵子。

最后，1898 年 12 月中旬，中国当局在当地对红胡子匪帮来了一次有组织的全面搜捕。

第十骑兵连年轻的尉官古奇科夫准尉参加了这次搜捕。

属于定居类的匪帮，控制了流入松花江的蚂蚁河河谷。

匪首马风云，绰号马老五。吉林将军曾许可他在此地开采金矿，但他每年需将其相当一部分的开采量上缴这位将军。

因马老五已一连数年未向将军缴纳款项，这位将军便决定惩罚这个不服官府的人。为此，他命令集合官军，抓住马老五一伙。

马老五一伙共四十人。他们在当地是以严厉而闻名的。

该匪帮的驻地在距街基二十五俄里的密林中。

12月13日,驻在一面坡的中国部队奉命开往街基,与集结在那里的其它部队会合。

步兵准尉古奇科夫事先得到了驻一面坡中国军官的允诺,在他未到之前,不开始搜查。于是,古奇科夫<sup>①</sup>准尉于12月14日晨率第十骑兵连六名自告奋勇的哥萨克开赴街基。

12月15日近午,古奇科夫准尉在离街基不到5俄里处碰上了一辆牛车,车上坐着三个穿中国士兵号衣的带枪的中国人。

古奇科夫准尉的随行译员对这三个士兵有些怀疑。

古奇科夫准尉不信译员的话,继续赶路。行约一俄里,他们又遇见四个骑马的中国人。其中一人身穿天鹅绒大氅,骑一匹高头骏马,鞍辔华贵;其余三个则是带枪的士兵打扮。

古奇科夫准尉对这些骑马者很感兴趣,命令译员停下来,问问他们是什么人,往哪里去。

片刻,译员回来报告,他认出那个军官模样的人就是马老五。

译员这一发现显得极不可靠。

因城内已集结了军队,即将兴师追捕这个匪首,而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于大道上,这实在令人无法相信。

然而译员对此坚信不移,古奇科夫准尉便决定追赶骑马人,将其拘捕。

骑马人被追上了,并且毫无反抗,允许解除武装。

为此,古奇科夫准尉对前乘牛车走过的中国人采取了行动。

事后,古奇科夫准尉押解着被捕的中国人来到街基。中国士

---

<sup>①</sup> 古奇科夫步兵准尉曾就读德国某大学,精通多种欧洲语言。在参加护路队之前,是莫斯科一流名誉审判员,后来又当上议会议员。他来到满洲不久,表现出具有侦查和追捕红胡子匪帮方面的才能。此后在当地居民中享有信誉,1899年5月,人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古奇科夫准尉和他弟弟费奥多尔·古奇科夫哥萨克中尉离开护路队回国了。

兵已群集于街基街头。

中国军队管带姚聂昌非常殷勤地迎接了古奇科夫准尉，并证实被拘捕的中国人确是马老五及其同伙。

姚说，马老五曾只身前来投他，但他恐怕马老五匪帮所属余匪逃散，决定暂不拘捕，而建议马老五及其同伙去兰察特一带投效将军。那里当时正想借助魏福臣统领的兵力拿获马老五及其匪帮。

当时这位中国军队管带还有点傲气地说，马老五及其匪帮早先曾在三岔沟镇<sup>①</sup>附近的俄国国境线一带活动，并与俄国人数次交锋。

古奇科夫准尉想，马老五既已拿获，则原拟定的富于智谋的行动计划已无需执行了，现在应立即去马老五家，捉拿其余匪徒。中国管带回答说，此乃冒险之举，并称，他已要求吉林拨下山炮，无论如何要等待山炮运到后才能采取行动。

古奇科夫准尉劝他勿失良机，立即出兵，但中国管带始终固执己见。

古奇科夫准尉见说服不了姚聂昌，便决定独自率哥萨克出发去逮捕其余的红胡子。

因道路不熟，需一向导。他便派译员到城里去物色。

过了很久，译员回来说，无论出多少钱，也没有人愿意夜间把古奇科夫领到匪巢去。

不得已只好请中国管带协助找个向导。

中国管带竭力说服古奇科夫准尉，要他放弃如此冒险的打算，但古奇科夫坚定不移，管带便建议次日拂晓一同前往。

他不同意夜间提供向导，推说如果古奇科夫准尉及其哥萨克发生什么意外，他姚聂昌是责无旁贷的。

因无人带路，夜间在陌生的森林里想找到通往匪巢的道路是

<sup>①</sup> 在今黑龙江省东宁县北。——译者

不可能的，所以古奇科夫准尉也只得同意中国管带的建议了。

第二天拂晓，古奇科夫准尉便和姚聂昌管带一同向马老五家进发。

随行的除护路队六名哥萨克外，还有四名骑兵和二十名中国步兵。

行约几俄里，中国管带借口说应休息一下，在顺路的房子里停下，开始吃起东西来，并不急于继续赶路。

古奇科夫准尉继续前进，不久就追上中国士兵的另一支队。

后来，发现在一所房子旁边聚集了一大群中国士兵，姚聂昌管带朝他们走过去。说明为了休息和吃点东西，还需在这里再停下来。

古奇科夫准尉从中国士兵处得知，离马老五家总共只有两俄里了；显而易见，中国该管带是在使狡计，出于某种原因想要赢得时间，古奇科夫准尉断然拒绝进屋休息，并声明他要独自率领哥萨克继续前进。

这时，姚聂昌只好承认，早在拂晓时分，中国士兵已占领了马老五住屋，并说，不久红胡子就会被押到这里来。

古奇科夫准尉不相信他的话，急忙前进，越过中国士兵。很快到了马老五住房。

马老五的住房孤零零地座落在密林之中，房周围有五—六阿尔申<sup>①</sup>高的栅墙，栅墙上有枪眼，各墙角处设有侧射突堡。

一群清兵正在门旁和院内跑来跑去，一片忙乱。

屋内有许多武器和大量的储备用粮。

红胡子们正亲自忙碌着为中国士兵准备丰盛的午餐：煮熟的许多整块猪胴，热气腾腾的白面饼堆积如山，还熬了几大锅各种菜汤。

<sup>①</sup> 阿尔申，俄尺（旧俄长度单位=0.71米）。——译者

不一会儿，中国管带来到这里。

他有些难为情，对古奇科夫准尉的指责开始辩解说，这些军队老早就已派到这里。他分明是在说假话，因为这些军队中的两名军官头一天傍晚还在街基。

无疑，中国管带在答应次日晨去马老五住房的同时，就已暗中将大批中国士兵派到了这里。

这些士兵们夜间出发，次日拂晓便到了马老五处。他们未遇到任何抵抗就捉住了七个红胡子，其中包括马老五的主要助手刘格生。

其余红胡子在此之前早已离开这里，有的人到阿什河城去了，有的人跑到了宁古塔。

古奇科夫准尉拒绝了姚聂昌管带留他共进午餐的盛情邀请，出发返回街基。

姚管带及其卫队在半路上赶上了准尉。

当晚，中国管带对马老五进行了审讯。第二天，古奇科夫准尉与哥萨克带着马老五和同他一起被捕的七个红胡子以及武器返回一面坡。

姚聂昌管带坚决要求把马老五及其同伙留在他那里，但古奇科夫准尉拒绝了。

12月19日，古奇科夫准尉回到一面坡。几天以后，有两门发射四俄磅重炮弹的中国式山炮从吉林运到这里。因已不需要，中国管带又将它们运回了吉林。

马老五及其同伙被移交给了中国当局。后来他们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马老五可能花钱赎免，也有可能他与其同伙一样被砍头示众了。

1898年，在南部支线发生下列冲突事件：

7月30日，从哈尔滨通过各哨所向伯都讷(扶余)发送一批白

银。当时，中东铁路当局在该城设有这项业务。

因哈尔滨与伯都讷有经常性的业务联系，故两地的联络由第一骑兵连的骑兵哨所负责。<sup>①</sup>

晚 10 时，在离哈尔滨七十五俄里处，两名哥萨克护送这批白银，从一哨所到另一哨所途中，突然遭到来自高粱地里的枪击。

哥萨克立即下马，予以还击。

哥萨克见歹徒的火力渐弱，纵身上马，向匪帮猛冲过去。

中国人四散而逃，消逝在高粱丛中。

只砍伤一个中国人，缴获一支装满砂弹的有扳机的火枪。

哥萨克恐再遇埋伏，返回了哨所，过了一夜，天亮时才继续赶路。

第二天，一个中国官员来到此哨所，坚决要求把缴来那支火枪交给他，并宣称，似乎是哥萨克对和平的居民进行了袭击和抢劫，除夺去一支火枪外，还抢去一百七十吊钱（约合八十五卢布）。被马刀砍伤的那个中国人的哥哥为此向他告了状。

这个中国官员还对派来调查此案的护路队军官谈了上述情况。

当护路队军官向他解释事情发生的经过之后，中国官员才同意军官的解释，但仍坚持要回那支被缴的火枪。

枪没有还他，这件事便这样不了了之。

铁路南线的另一起事件发生在 9 月间。当第一骑兵连连长巴甫列夫斯基哥萨克大尉骑马从一村庄到另一村庄去时，有人朝他开了枪，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

被拘捕的那个中国人是本村居民，他解释说，似乎是他的枪走了火。

还有一起事件发生在老少沟。当地居民在夜里开枪。

---

<sup>①</sup> 1898 年 9 月，伯都讷的业务停办，这些哨所也撤销了。

8月1日深夜2时，在这里宿营的由第十五骑兵连十五名哥萨克护送的大车队遭到了袭击，先是一阵齐射，后来是零星的单发射击。

有几发子弹打中了车队，洞穿了哥萨克睡觉的帐篷。

哥萨克被枪声惊醒，跑出帐篷，准备进行自卫。

为弄清地势，遂往枪响的方向派出一支侦察小队。该队在路上遇到一位中国军官，他是附近哨所的头目。

他解释说，枪是从村子里打来的，他已逮捕了开枪的嫌疑犯，并把他们送交了副都统。

8月18日，该地稍北，第十五骑兵连的两名哥萨克在由哈尔滨去宽城子的途中又遭到了袭击。

枪是从高粱地里打来的，一颗子弹打断了哥萨克手里的鞭子，另一颗子弹把他们同行的译员的帽子打穿。

由于敌人的行动只限于这样的射击，哥萨克仍然顺利地通过了。由此可见，这次射击的肇事者可能也是当地居民。

最后一次袭击是12月份，发生在昌图府附近。当时，在哈尔滨对这起事件曾议论纷纷。

根据筑路需要，切尔诺夫步兵大尉奉派抵此进行地形测量测绘工作。

为保护他并协助他工作，给他配备了七名哥萨克。

12月7日晚8时，一大群中国人向帐篷频繁射击，对离昌图府二十俄里的这个小组的宿营地发动了突然袭击。

这些人来势凶猛，切尔诺夫步兵大尉被迫带着钱和图纸匆忙撤退。

整个营房和财产都成了中国人的虏获品，东西全被他们抢光，一部分被烧毁。

捷尼索夫上校与中国官员一道对此事件进行了调查，查明这

次袭击虽然是红胡子所为，但近郊村庄的居民也参与袭击。

更有可能是，参与袭击者都是些当地居民，但中国当局却想以所谓红胡子所为来掩饰这一事实。实际上，他们完全未能如愿。

捷尼索夫上校在他关于本事件的调查报告中顺便指出了很能说明当地居民情绪以及中国当局对待俄国人态度的下列事实。

在他到达宽城子时，中国当局对他未予理睬，也不予以接待，而城里一群平民却对哥萨克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不含糊的进逼，致使捷尼索夫上校随时准备撤离驻地。

为防备人们冲进院内，捷尼索夫上校在门口设置岗哨。人们便扔土块打哨兵。

捷尼索夫上校要求中国当局派来巡捕，驱散这些无赖和纠缠不休的人群。中国衙门派来了一位官员，他却推说那些人不会听命于他，并建议捷尼索夫亲自出马。后来，他又要求拨给他哥萨克，他要亲自去驱散人群。

不由得使人感到，中国当局似乎是在回避，对城里平民与哥萨克发生的冲突袖手旁观。但由于捷尼索夫上校镇静沉着，才免于酿成事端。

在昌图府发生的这起事件是 1898 年的最后一次。

1898 年红胡子的袭击性质并不严重，而且多半是企图摸清新的敌情。

红胡子的活动特别谨慎，几乎近似胆怯：他们或者伏击，或者夜袭，并只限于开枪射击而已，不曾转为果敢的进攻。

然而，所有这些袭击对护路队官兵来说很有教育意义，可以使他们习惯于重视警戒和侦察勤务，提高警惕性和观察能力。

随着中东铁路全线工程的进展，1899 年不论与红胡子的冲突还是与地方居民的磨擦，其规模比前一年都要大一些。

此外，与这些冲突交织在一起的还有与中国士兵发生的某些

误会。

1899年，在中东铁路西线护路队第五步兵连的一个哨所被红胡子全歼，其详情如下。

由于工程的进展，一批批工人由松花江向齐齐哈尔方向转移。6月9日，先头的一批工人来到安达站，其中有工长、铁路医生、第五步兵连的四个士兵和一名译员。

工长和医生住在一个单独房子里。因工长与士兵关系不融洽，命令士兵住在离他远一点的地方。

士兵们便在离工长住处约一百五十步远处搭起了帐篷。

这天，有三个中国人来到这里。他们佯称是蒙古人，说是来寻找丢失马匹的。

工长请他们赶些羊来卖给他。他们欣然同意。在商定了价钱，过了一些时后，他们才走开。

就在当天夜里，红胡子匪帮悄悄摸到士兵的帐篷，一齐射击。帐篷里的哨兵大都被击斃，只有两个士兵受了致命伤，幸存的列兵弗谢沃洛德·萨基科夫匆忙跑出帐篷，趁夜黑跑到邻近的哨所，报告了他们那里发生的不幸事情。

红胡子收拾完士兵，来到工长的住处，打死了工长，打伤了医生。

然后，抢走了全部财产、现金，还带走了士兵的四支枪。

事后经详细盘问当地居民得知，这次是有名的红胡子王老虎<sup>①</sup>匪帮所为。他们共有二十三人。

这帮人在本地区抢劫已有10年之久，他们在蒙古人当中有许多亲朋，匪首王老虎在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为侦察和惩罚这帮红胡子，6月10日第十一骑兵连连长米茨克维奇步兵中尉奉派率二十五名哥萨克从哈尔滨出发。他们走了

<sup>①</sup> 1901年麦赫曼达洛夫上校曾率队讨伐的那个王老虎。

一百三十五俄里，于 11 日上午 10 时到达安达哨所。

当晚，中东铁路护路队司令格尔恩格罗斯上校也带着二十名哥萨克护卫队来到这里。

搜查结果，在离哨所四俄里处发现一把红胡子失落的步枪刺刀和一个哥萨克马鞍垫。

6 月 12 日下午 2 时，由米茨克维奇步兵中尉所率第十一骑兵连二十五名哥萨克和纳伊杰诺夫哥萨克中尉所率护卫队二十名哥萨克组成一支追踪红胡子小分队，在格尔恩格罗斯上校统一指挥下出发追捕红胡子。

因 6 月 10 日和 11 日早晨阴雨绵绵，红胡子的踪迹被雨淋得模糊不清，他们只好摸索前进。

这地区铁路线穿过遍布湖泊和盐碱沼泽地的蒙古草原。

一支寻找踪迹的拉瓦<sup>①</sup>先遣队走在小分队的后面。

有时踪迹消失了，拉瓦先遣队便返回来，小分队也只得停下，从遍布马蹄印的蒙古草原上重新辨认踪迹。

在辨认踪迹时，须特别注意钉着俄国式马蹄铁的马蹄印，而且与其并排还有骡子蹄印，似乎马、骡是拴在一起的。

经过未烧尽的草地时，踪迹尤难辨认。

晚 6 时，人们沿着迹印来到湖边，看来，红胡子在此处饮过马。

湖滨泥泞，迹印显得格外清晰，这使哥萨克有可能验证其迹印和更好地弄清楚红胡子的去向。

到处都是钉着俄国式马蹄铁的马蹄印和骡蹄印。

同时还发现一个三英分口径步枪弹夹、一小块面包和一些衬衣碎片。

踪迹由湖滨分向各处。为了弄清他们的确切去向，花了好几

---

① 拉瓦是哥萨克用骑兵散兵线包围敌人的一种战术名称。——译者

个小时。

终于在深草丛中找到一块地方，所有踪迹均在这里集中，而后合为一路，由此离去。

小分队按此踪迹继续追去。

晚 8 时 30 分，因夜幕降临，已不能再继续前进辨认踪迹了，小分队只好在草原露营。

这一天，小分队走了四十五俄里。

次日拂晓，继续前进，有些地方发现一些红胡子在安达哨所抢来的失落的小东西。

6 月 14 日，格尔恩格罗斯上校返回哈尔滨。步兵中尉米茨克维奇和哥萨克中尉纳伊杰诺夫率领小分队三十九名哥萨克继续搜索前进。

6 月 15 日，小分队越过了从齐齐哈尔通往呼兰城的大路。

据途中一村庄的居民们报告说，6 月 14 日红胡子在附近一带与一前任军官指挥下的三十名中国士兵有过接触。

在这次小战斗中，红胡子大获全胜，击斃士兵三名，俘虏十四名，并缴获旧式火炮。这些成了他们战胜中国士兵的战利品。

红胡子把被俘的中国士兵搜光之后释放了，将火炮、枪支和马匹全部带走。

现今，马蹄印里又加上了车轮迹，而且右轮辙迹每隔一定距离就有一段明显加宽。

踪迹绕了个圈，然后重又向黄成德房子伸延过去。小分队 13 日曾在离此房子不远处宿营。

据房东说，两天前，即 6 月 15 日午夜里有几个中国人在他家住宿。他们佯称是奉派来寻找丢失的马匹的。

从房子出来，在通往齐齐哈尔的大路上重又发现踪迹，然后又消失了。

寻找约3小时之久,才发现了踪迹的去向。

看得出来,红胡子企图消灭其痕迹,他们将大车抬起通过大路,把马赶往不同的地点。

离大路三俄里远处,红胡子会合了,踪迹重又出现。

小分队跟踪前进。不久,又发现一些被红胡子抢去的哨所什物,人们顿时精神抖擞,信心百倍,不久定能追上匪帮。

6月17日以及以后的三天里阴雨连绵,雨水冲没了踪迹。小分队的行动就更为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被田鼠翻松了的草地帮了很大的忙,因为车辙和马蹄印深深地存留在这些地方。

6月18日,小分队在萨尔图站越过铁路线。

在这里他们获悉:17日午夜中东铁路一大车队的四匹马和两只羊被盗。

这一情报说明,红胡子离这里只有一站路之遥,这使米茨克维奇步兵中尉更增加了勇气。

6月21日,他们在路上碰到一所单独的小城子房子,经仔细搜查。发现安达哨所工长丢失的一个茶杯,杯中茶还没凉。根据这一情况以及一些被丢落的东西判断,红胡子是被逼近的米茨克维奇跟踪侦察小分队吓跑的。

此后,在最近的一个村子里捉住一个名叫吴二嘎的红胡子,从他那里找到了医生的表和其它一些东西。

该红胡子供认,他的同伙见侦察小分队越追越近,便赶着马群逃走了。

因天色已晚,且军马疲惫,侦察队只好停下宿营。

6月22日,小分队再次搜查了小城子房子。据当地居民说,这里是个胡子窝。

在这所房子附近翻出了从中国士兵那里抢来的两门大炮以及

火枪和弹药，还有许多从中国人那里偷来的财物。

根据居民的要求，侦察队临行前烧毁了这所房子。

上午9时30分，侦察队在追踪途中突然发现了红胡子扔掉的那辆车，车的右轮有裂纹，用绳子绑着，致使车轮辙印明显加宽。

上午10时，侦察队终于传来喜讯，说已看见前面的马群和一些骑马的中国人。

米茨克维奇步兵中尉和纳伊杰诺夫哥萨克中尉命令赶着驮载马和空载马(这些马是从萨尔图站赶来)的部分人员留下，率领其余人员加速前进。

侦察队刚一爬上岗，便遇到从灌木丛中发射的火力。

哥萨克分成拉瓦式散兵线，大喊杀声，迎着枪声飞奔过去。

红胡子跑出灌木丛，跳上马，一边还击一边拚命赶着马群仓皇逃走。

小分队一鼓作气追了几俄里。后来，红胡子甩掉马群，沿草原四散而逃。

尽管红胡子的马健壮有力，奔跑如飞，哥萨克还是赶上并砍死了三个红胡子。其余的人却都跑掉了。

除了从被击斃的红胡子身上搜出一支三英分口径的步枪和三支文柴斯太尔式来福枪外，这次战斗的战利品还有从红胡子里夺回的三十四匹马。

在一个红胡子身上还发现了安达哨所被击斃的那个士兵的军装。

继续追捕逃散在草原上和藏身于隐蔽之处的红胡子是徒劳的，于是侦察队便有目标地去搜查一些村庄。据在押的红胡子吴二嘎供称，有一些红胡子曾在这几个村里住过，他们很可能在那里会合。

但这次搜查毫无结果，于是侦察队便返回哈尔滨，并于6月25

日晚到哈。

为期十六天的侦察搜索，米茨克维奇步兵中尉侦察队共走了一千一百俄里路程，平均每昼夜行程七十俄里。

因天气炎热，带去的肉很快就坏了。食物不足和草原缺水，给这次侦缉带来不少困难，加之连日阴雨绵绵，就使这次行动更加艰苦了。

虽有上述种种艰难困苦，但在这次追击中无论人还是马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7月14日，纳伊杰诺夫哥萨克中尉和瓦列夫斯基中尉又率四十名哥萨克出发，再次去侦缉这帮红胡子。

侦察队由被捕来的红胡子吴二嘎带路，查遍了红胡子曾住过和经常停留过的所有地区。

因蒙古人给红胡子报了信，他们才得以躲藏起来。从齐齐哈尔派来专程捉拿这帮红胡子的中国军官，只拘捕到同王老虎匪帮有牵连的四个蒙古人。

7月25日，侦察队返回了哈尔滨。

对王老虎匪帮采取这种坚决的追捕行动，清楚地表明，企图白白袭击护路队哨所而不受惩罚那是妄想。

果然，自此以后红胡子匪帮对这段铁路沿线各哨所不再来骚扰了。只有零星小股的红胡子仍继续抢劫当地居民，不时也抢劫中国铁路工人。

在袭击安达哨所之前，西线仅发生过一起红胡子枪击侦察队的事件。

5月24日，第七骑兵连一支侦察队从齐齐哈尔向哈尔滨进发。当他们在草原上宿营时，当晚，红胡子匪帮向他们开了枪。

哥萨克被枪声惊醒，跳起来进行还击。

过一会儿，红胡子停止射击，趁着黑夜逃跑了。

袭击安达哨所以后,1899年夏平安无事。9月前,红胡子匪帮在铁路沿线地区未敢再出现。

从9月开始,铁路沿线又出现小股红胡子进行抢劫。

例如,9月3日,第五骑兵连有两名哥萨克从齐齐哈尔往扎兰屯市镇运送邮件。在途经虎尔虎拉车站时,他们发现附近有一群中国人。当中国人看见哥萨克时,便在一辆大车旁忙乱起来。其中一个跳上马,迎向哥萨克,但没骑到跟前,便调转马头飞驰而去。

哥萨克觉得这群人行迹可疑,决定对大车进行检查。

哥萨克纵马跑到大车前,急忙下马,见车旁有四个中国人。

发现大车里藏有两支扳机火枪、三支短枪和一些弹药。

经当地居民证实,捉到的中国人确系红胡子。于是,便把他们交给了附近的哨所,以便将他们转交中国当局。

与此同时,因获悉红胡子在图尔齐哈站和碾子山站(齐齐哈尔以西)之间抢劫当地居民和中国包工,第五骑兵连于9月4日由这两个车站派出侦察队前去追缉。经一系列的搜索之后,抓到了一个红胡子。

这个红胡子指着一所房子说,这里住过红胡子头目,他把抢来的牲畜赶到了这里。

在这所房子里虽然一个红胡子也没抓到,但在棚子里却发现不久前屠宰的一头牛的牛头和牛皮。可以肯定,这就是前失主丢失的那头牛。

房东和红胡子早已逃往蒙古。

后来,在12月1日,第五骑兵连哥萨克在碾子山站抓到两个红胡子,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因为他们夜间闯入中国工人的住房企图行劫。

在铁路东线,红胡子则经常来犯。在绥芬河车站至牡丹江车

站之间他们的活动尤为频繁。

因铁路工程进展迅速，以及这里的地形岗峦起伏便于隐蔽转移，导致许多红胡子匪帮从四周赶来抢劫中国工人和包工。

他们象豺狼一样，经常出现在中国工人集中及当地居民从铁路获得的薪水较高的各个区段。

待到结算工资的那一天，他们便深夜突然闯进住宅，抢走全部现款，然后逃之夭夭。

9月9日，第十二骑兵连哥萨克拿获了曾在绥芬河车站附近的散沟作案、抢劫了中国工人的部分红胡子七人。

两名哥萨克押送他们去绥芬河车站。中途，红胡子企图逃跑，哥萨克不得不朝他们开枪。结果击斃红胡子六人，伤一人。

这次事件之后，红胡子的活动停止了。可是到夏季，他们重又出现，开始袭击护路队的侦察队和哨所。

例如，6月3日，在绥芬河车站附近，红胡子匪帮朝途经森林的两个铁路人员及第十二骑兵连的两个哥萨克开枪。

铁路人员和哥萨克急忙跑去报告就近哨所。

侦察队奉命赶来，搜查现场，但什么也没有发现。

当天夜里，靠近马桥河站的一个哨所，也遭到红胡子射击，一个中国工人负了伤。

护路队哨所内的人员，奔往枪声处，并搜索了现场，而红胡子早已无影无踪了。

6月5日，在同一地区，即离牯牛河村二十俄里通往爱河村的路上，一伙埋伏在森林中的红胡子四十余人，伏击并拦路抢劫了所有过往行人，其中有两个俄国工人因企图逃跑而被击斃。

后来，释放了所有被截的人，红胡子也匆忙溜走。

获悉这个情报后，护路队第十二骑兵连一支侦察队从牯牛河哨所赶来，进行了搜索，但毫无结果。

6月17日，在该哨所附近，第四步兵连几个狩猎归来的士兵挨了几枪，但红胡子开枪之后便钻进森林里不见了。

同一天，在小绥芬车站附近，第四步兵连列兵马金，只身留在哨所看家作饭时被击斃，哨所里被抢走三支步枪。

当时，工长和另两名士兵正在离哨所营房四百步远的森林里工作。其中一人回哨所取绳子时，发现列兵马金躺在血泊里，咽喉已被割断。

凶手之一后来被捕，较交给了中国当局，但步枪仍无着落。

6月24日，一名筑路工长携带家眷与工人，途经代马沟车站附近的密林时，被红胡子俘虏。

红胡子抢走了钱、表和其它财物，放了被截的人，然后跑掉了。

7月份，这一带尚属安静。但到8月份，红胡子又开始了袭击活动。

8月12日夜，红胡子为了抢劫，在马桥河车站附近袭击了一个中国包工，使他受了致命伤。

8月21日，红胡子对马桥河车站附近的哨所搞了一次更加大胆的袭击。

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俄国工人的工棚，把留守的一个工人绑了起来，抢走了三支别且式步枪和子弹，然后逃走了。

还有，8月15日，散沟哨所被袭击。两个红胡子夜间闯进了中国包工的帐篷。一个中国工人高声喊叫起来，想要捉住他们。红胡子用左轮手枪把他打伤。

哨所士兵听到枪声和喊声，飞快赶来，但红胡子已无踪影，因为士兵赶到时他们已停止行抢，匆忙逃走了。

11月11日午夜，在同一地区的下城子村附近，七个武装的红胡子闯进了架设电报线路的俄国工人居住的房舍。

红胡子出其不意地捉住他们，把他们绑了起来，逼问他们谁是

工长。

大概红胡子认为，工人中必有电报技师，这种人总是随身携带着公款，企图在他身上发一笔横财。

当几个工人越窗而出，大声呼救时，红胡子唯恐被捕，跑了出来，朝屋里连打几枪，迅速逃走。

后来，第四步兵连士兵抓住了三个中国人。据工人辨认，他们就是 11 月 11 日夜闯入其宿舍的部分红胡子。

除此区段外，铁路东线的其它各地段也出现过红胡子。

7 月 1 日半夜，在阿什河城东三十俄里的大房身岭山口，有一个身穿中国士兵号衣的武装的红胡子，袭击了离第四步兵连哨所一百沙绳<sup>①</sup>左右的中国包工的工棚。

由于中国工人大声呼喊，红胡子开了枪。于是，从哨所跑来四名哥萨克，他们抓住了五个红胡子，解除其武装。其余红胡子则趁夜黑溜掉了。

另一起事件发生在高岭子车站。11 月 20 日午夜，第十骑兵连哥萨克在该站抓住了三个抢劫中国工人的红胡子。

这次事件是 1899 年红胡子匪帮在铁路东线的最后一次活动，而且如上所述，匪帮的活动主要是在绥芬河站至牡丹江站区段之间。

其实，这一地区红胡子一直是很多的。

这里的几条通商大道，山里和沿河两岸的金沙矿床，早就成了红胡子匪帮的藏身之处。他们可以栖身于岗峦起伏人迹难以达到的地方，从而逍遥法外。

铁路南部支线地带，因人烟稠密，地势平坦，对红胡子匪帮活动和存在都特别不利。

在这一带，红胡子匪帮主要栖居于松花江和拉林河谷地；其

<sup>①</sup> 一沙绳，即一俄丈，合三俄尺，等于 2.134 米。——译者

次，沿海一带也时有红胡子海盗骚扰。

然而，由于铁路南线一带的居民手中都有武器，而且屡次反对修建铁路，致使这一带也极不安宁。

红胡子的第一次袭击是在7月份。他们袭击了位于松花江与铁路交汇处(江左岸)的老少沟<sup>①</sup>哨所。

7月24日午夜，他们干了一桩大胆的盗窃案：从第三步兵连五名士兵的帐篷里偷走了四支步枪。

步枪原放在帐篷后壁下的枪架上。

红胡子趁黑夜摸近帐篷，掀起篷布，悄悄地把步枪拖了出去。

当时，值日兵站在帐篷的门口。当他听到被惊醒的伙伴的喊叫声跑过去时，已经抓不到人了，只听见暗处人们急跑的嘈杂声。

事后，虽采取了各种措施，但均无结果，步枪也下落不明。

过了几天，在8月6日夜，红胡子重又来犯，并且向哨所开了枪。

人们被枪声惊醒，跑出帐篷，进行还击。

对射一阵之后，红胡子停了火。当右岸哨所八名士兵闻声赶来时，红胡子已从容地跑掉了。

第二天，发现有三英寸口径步枪子弹的痕迹，无疑此次枪击是以前从本哨所偷走步枪的那伙红胡子干的。

8月30日，离修筑中的铁路大桥上游二十俄里处，红胡子袭击了拉林河上航行的木排。

当时，铁路工程处正在拉林河上游采伐木材，然后再将木材顺水流放到铁路沿线。

8月，第二骑兵连四名哥萨克护送一箱总数价值三千卢布的白银，乘木排顺流而下。

8月27日，因逆风太强，木排只好在距拉林河与铁路交叉处

---

<sup>①</sup> 老少沟位于哈尔滨南一百二十俄里处。

二十余俄里的地方抛锚停留三天。

这期间，中国渔民曾与驾木排的几个中国人多次往来。

8月30日，木排继续往下游漂流。行不到几俄里，突然遭到来自河左岸步枪火力的猛烈袭击。

红胡子隐蔽在被灌木丛遮挡的事先挖好的掩体里，子弹如雨点般朝木排迎面打来。

哥萨克开始还击，但子弹很快就打光了，显然，驾驶木排的中国工人已惊惶失措，木排失去了控制，开始往红胡子岸边撞去，哥萨克只好跳入水中，不顾红胡子开枪追击，泅水到对岸逃命。

哥萨克离开木排后，红胡子强令中国木排工人将木排流放到左岸。

红胡子抢走了白银以及哥萨克丢下的三把军刀、三把刺刀和其它东西，并装上一只小船，然后顺流而下；部分红胡子随船在岸上步行。

红胡子共有十五、六人，身穿中国士兵的号衣。

在这次交火中，一个哥萨克腿上挂了彩；一个左肘部挫伤，身披的毡斗篷有四处被打穿，并擦破贴身的衬衣；另一名哥萨克的步枪被打坏。

事后虽进行了搜索，但未能查获红胡子。

9月，红胡子又在第二松花江站附近袭击了拉林河右岸离老少沟哨所不远的另一个哨所。

9月5日午夜，红胡子摸近住在这里的第三步兵连六名士兵的营帐，打了一阵排枪，然后点射。

开头几枪便打伤了以下几人：哨所班长中士斯捷普琴科，一颗圆形的铅弹头射进他的头部，炸裂的几块弹头铅片打进他的左侧身躯；列兵哈尔琴科，子弹射进他的腰部；列兵谢加金，弹头铅片穿进他的头部和上肢。

中士斯捷普琴科虽多处负伤，但仍拿起步枪，和同伴跑出帐篷，进行还击。

因为红胡子有的从山上，有的则躲在帐篷附近一柴垛后射击，中士斯捷普琴科把哨所的人们分为两股，命令他们向两面还击，而他自己一边监视红胡子的火力，一边鼓励士兵作战。

中士斯捷普琴科发现山上的火力逐渐减弱，而柴垛后的火力却在增强，断定红胡子已集结彼处，他高喊“乌拉”冲了过去。

红胡子没有回击，跑掉了。

这时，中士克斯蒂连科听见枪声，率第三步兵连八名士兵从松花江左岸老少沟哨所赶来增援，参与追捕逃跑的红胡子的战斗。

由于夜晚漆黑，红胡子已逃之夭夭。

除上述这些情况外，1899年5月第八骑兵连侦察队曾在吉林城郊抓到一伙红胡子。其详细经过如下：

5月里，当地居民和大车车夫对车背沟河谷一带红胡子抢劫行为进行指控，为此，第八骑兵连军士伊万·波兹内舍夫奉命率十名哥萨克从吉林驰往车背沟河谷。

这支骑兵侦察队中还配备了几名中国士兵。

5月5日，哥萨克军士波兹内舍夫等偶然发现在森林中有一座单独客栈，当时，红胡子们正在里面吃午饭。

哥萨克一到，红胡子顿时显得惊惶失措。

哥萨克军士波兹内舍夫把握时机，勇敢地跳进房子，没等红胡子清醒过来，就抓住了他们，并解除其武装。

其中只有少数人越窗而逃。

被捕人中有匪首李洪江。

从红胡子手中夺回马枪一支、别旦式单发步枪一支、文柴斯太尔式来福枪五支、有扳机的猎枪一支、左轮手枪两支、手枪一支和中国大刀两把，还有子弹若干。

同哥萨克军士波兹内舍夫随行的八名中国士兵未参加这次捕捉红胡子和缴械的战斗。

在宽城子—铁岭区段与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

4月11日，在宽城子城南数俄里处，当地居民向进行勘测工作的一个勘测队开了枪。

随队的第七骑兵连哥萨克鸣枪驱散了开枪的中国人，工作仍继续进行。

5月6日，几乎是在同一地段里(宽城子城南四十至五十俄里处)，又有一些武装的当地居民向勘测队开枪射击。

勘测队的带队段长普罗辛斯基工程师命令停止工作，返回宽城子。

5月10日，在第十五骑兵连四十名哥萨克和第七骑兵连六名哥萨克的保护下，又从宽城子派出了两个勘测工作队。

此外，根据区段长普罗辛斯基工程师的要求，吉林副都统拨给他十二名中国士兵。

他们来到上述发生冲突的地点，一支工作队留下，继续5月6日中断的工作；另一支工作队出发去自己的区段。

大车队继续前进，开往工作队预定的宿营地。

不一会儿，大车队便遭到截击。

段长普罗辛斯基工程师把两个工作队召集在一起，将哥萨克分成两部分，留六名哥萨克在身边为个人护卫，命令其余哥萨克向开枪的方向追击，去捉拿所有武装的中国人；如果他们开枪，就立即还击。

副都统派来的十二名中国士兵也随同哥萨克前往。

行约三俄里许，哥萨克在村庄附近发现一些武装的骑马人，同时，有人从村里向他们射击。

中国士兵喊道，这是红胡子，随后就开了枪，哥萨克也在马上

开枪射击。

那几个骑马的人急忙逃窜，哥萨克和中国士兵催马追赶。

他们疾驰一俄里半之后，消失于村内。顿时，村中开始吹起了信号喇叭。

哥萨克和中国士兵包围了这个村庄，予以占领，逮捕了所有武装的中国人。

总共逮捕了十四人，其中有许多人戴着中国士兵的帽子。

经审讯，确认这些被捕的人是属于民团的，段长将其全部释放了。

人没有伤亡。被俘的中国人有两匹马被击毙，为此，普罗辛斯基工程师给他们赔了钱。

中国人对所发生的事进行了解释，他们不愿让俄国人在他们的土地上修铁路，似乎俄国人踏坏了禾苗，并未予以赔偿。

此外，他们还推说，这里有一条他们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龙脉。

这条龙脉离公主岭站不远，的确，中国人认为它是神圣的。

这一带令人迷惑的地形，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被想象成一条卧龙。根据他们的说法，这条龙正在此休息。

虽然有类似抗议，勘测工作仍继续进行。

7月10日，当俄国人在铁岭车站标定轴线时，近郊的乡民手持锄头和扁担跑来，逼近勘测队，进行威胁，企图迫使他们停止工作。

在这里作业的有第二步兵连两个带枪的列兵和三个赤手空拳的工人。

在一场中国人挑起的武斗中，一个列兵的头部被打伤。

士兵没有开枪，用枪托就把前来袭击的中国人驱散了。

本月，在铁岭以南几俄里处，还与邻近几个村子的乡民发生过

一次武装冲突。

7月26日，本区段第一分段段长谢列金斯基工程师到大房河村去，继续完成其前任在该村中断了的规划铁路用地的工作。

谢列金斯基工程师刚一进村，迎面传来的是锣鼓声和喇叭声，同时，众乡民都拿着枪来到村头。

村长对谢列金斯基工程师申斥，无铁岭城的命令，不准动工，同时命令乡民不要收留俄国人，不许租房子给他们住。

村长之所以下达这样命令，说是因为俄国人毁坏了庄稼，并且似乎对此未予赔偿。

7月28日，谢列金斯基工程师为此事去见铁岭地方官。地方官声称此乃误会，并答应派官兵前往，以便就地消除误会。

7月30日，谢列金斯基工程师与几名职员在第二步兵连十名士兵和第十五骑兵连三名哥萨克的保护下，与中国官员及其所带的中国士兵出发去大房河村。

谢列金斯基一行走了不到两俄里，在新屯村停了下来。该中国官员解释说，他先行一步，去通知乡民，以平息骚乱。

根据约定，一小时之后，谢列金斯基工程师一行人也来到了大房河村。

村头挤满了人，房顶上站着一些持枪或拿石块的中国人。

谢列金斯基工程师走到村子中间时，遇到了那个中国官员。他对工程师说，铁岭地方官签发的公文无效，他需回去取另一份公文。

谢列金斯基工程师表示愿意见一见村长，但中国人却说他外出办事去了。

但谢列金斯基工程师发现村长就在人群之中，便提醒他7月26日他曾许诺过的话，并对他本人在场但却有人说他“外出办事去了”一事表示惊奇。

这时，村长清点了一下谢列金斯基工程师随行士兵的人数，吩咐乡民让出一条路来，并向谢列金斯基工程师指了指手拿喇叭和枪口对着他的中国士兵，然后又指了指摆在村中的两门旧式火炮。

这时，村头的人群哄笑起来。

谢列金斯基工程师什么也没说，立即带着人回去了。

途中，中国官员追上了他，答应为之调解，请他在新屯村静候解决该事件的佳音。

7月31日，近午12时，谢列金斯基工程师只好与大房河村村长进行谈判，而中国官员作为调解人，似乎也很热心地参与了这次谈判。

起初，村长不仅要求1899年占地，而且包括1898年占地在内，每亩青苗一律须照付两块银元。但当谢列金斯基工程师予以同意时，村长又提价到每亩四元。

谢列金斯基也接受了该条件。但村长又声称这不是最后的答应，他还需与乡民协商，而中国官员则称此议案尚需回禀地方官。

中国官员带过一匹马，上马而去。谢列金斯基工程师惟恐乡民还会采取敌对行动，遂派哥萨克去铁岭请求增派一些士兵前来。

傍晚，第八骑兵连连长捷尼索夫哥萨克上尉率十八名哥萨克来到了新屯村。他是当天率连队由吉林来到铁岭的。

返回村里的那位中国官员说，地方官的副手将亲自到大房河村来调解此事。

8月1日早7时，谢列金斯基工程师来到作业地点。地方官副手已来到这里。并说，事情已经解决，可以放心动工了。

终于一切都和解了。谢列金斯基对此感到很满意。于是，哥萨克便去高粱地里开始用军刀开辟一条田间小道。

捷尼索夫哥萨克上尉考虑到地方居民也许会采取某种敌对行动，开工前他严格命令哥萨克，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许随便开

枪：必要时，将对他们下达口令“拿起鞭子”。

工作队在田里插标划线，前进了约二百沙绳。

谢列金斯基工程师同三名哥萨克先行开路，准备选定以后线路的走向。

行约一百沙绳左右，他走出高粱地，碰上了几个武装的中国士兵，手里拿小旗和喇叭。

谢列金斯基还没来得及转回高粱地，便有数颗子弹朝他打了过来。

枪声成了信号，顿时从四面八方都响起了爆豆般的枪声。一群群武装的中国人和民团喊叫着向高粱地冲了过来。

捷尼索夫哥萨克上尉留下车队的几个步兵，下达口令“拿起鞭子”，率领哥萨克冲进高粱地，朝最初枪响的方向奔去。

捷尼索夫冲到林中旷地时，遭到了步枪火力和两门旧式火炮的轰击，一名哥萨克和两匹马当即负伤。

捷尼索夫哥萨克上尉见形势严重，遂下达“拿起军刀”口令，哥萨克呐喊着向中国人猛扑过去。

中国人抵挡不住这种突击，掉头逃走。

捷尼索夫哥萨克上尉继续向前推进，在向大房河村的方向进击时，打退了一群又一群的中国人，同时，命令车队退回新屯村。

但这时处在枪林弹雨之中的行李车队已落在捷尼索夫哥萨克上尉的后面。

来到大房河河畔附近一片林间旷场时，捷尼索夫哥萨克上尉将哥萨克集合起来，命令他们下马。

过些时候，行李车队才赶到这里。中国人又开始射击，发起了进攻。

捷尼索夫哥萨克上尉为了阻止他们前进，朝空中打了一排枪，

这反而激怒了中国人，他们气势汹汹地紧逼过来<sup>①</sup>。

这时接着朝中国人开了枪，之后中国人把伤亡的人扔下逃跑了。

哥萨克继续前进，登上一座山岗。从这里可以看见一群中国人正四散奔逃。

进了大房河村，捷尼索夫哥萨克上尉安抚了当地乡民。又过了一阵才恢复工作。

捷尼索夫哥萨克上尉察看了地形，发现此次伏击是早有预谋的，许多地方都挖了战壕，而且安放了一门中国旧式铸铁的前膛炮。

不久，在中国人开始进攻时，捷尼索夫哥萨克上尉从铁岭增调的医生和本连的其余部队也都赶到了这里。

捷尼索夫哥萨克上尉对负伤的中国人进行治疗和救护，在大房河村设立了岗哨，然后率本连余部返回铁岭。

几个邻近村庄的居民联合发动的突然袭击，就这样结束了，谢列金斯基工作队对此感到很满意。关于这次袭击的准备情况，中国有关当局不可能不知道，然而却予以纵容。他们相信能调解好，并能平安动工。

发生这次事件，唯一的解释，可以认为是中国行政当局的背信弃义。他们置自己的所有保证于不顾，事实上对俄国人极不友好，而且为了本身的利益，在地方乡民中尽可能多地培植敌对分子。

7月30日，在铁岭以北双庙子站附近也发生了下列事件。

这里也是在工作队进行勘测时，一群本地乡民百余人手持锄头和棍棒，来到现场，要求俄国人停止作业。

随队的第三步兵连十名士兵和第十五骑兵连的两名哥萨克估

---

<sup>①</sup> 这种事情在满洲已非初次发生。朝空中放枪，常常引起相反的效果，它只能激怒成群的中国人，使他们变本加厉。这就是成群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

计要发生敌对行动，把枪上了刺刀。

乡民走开了。但不久又都回来，而且在许多人手里还拿着枪。他们动手拔掉铁路里程标，并且威逼正在工作的人员。

开始殴斗起来，很快就变为互相射击。

一个中国人被一枪击毙后，人群方四散而逃。

中国人要求停工的理由，似乎是因为路方未赔偿他们的青苗和划归铁路用地的损失。

9月2日，宽城子以南六十俄里的公主岭车站附近，中国人持枪盘踞在两座房子里，不时向外打枪，迫使正在这里进行勘测铁路线路的作业停工，并且不容修复被他们破坏了此段电报线。

由于段长的坚持，中国当局调停此事，因而没有诉诸武力。

这地区最后一次敌对行动发生在12月29日。在离太阳沟村（四平街车站附近）不远处，当地乡民企图阻击采石场开采，第三步兵连的士兵把他们赶走了，采石作业未受阻碍而继续进行。这次事件中，有两名士兵受了轻伤，一名是被铅沙打伤了头部，另一名是被长矛刺伤了胳膊。

在铁路南线发生的、有地方居民参加的所有冲突，有些是对中国工人的误解造成的。

8月9日，在布海车站附近（老少沟南四十俄里处），中国工人由于某种原因而痛恨工长，拿起劳动工具，向他扑去，要打工长。

工长逃到哨所，向分段长报告，说工人要暴动。

分段长、工程师亚某急忙带领第三步兵连和第一骑兵连十名士兵赶到施工现场。

群集的中国工人正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分段长、工程师亚某来到人群跟前，不问青红皂白，就命令士兵从人群中抓走由工长指出的那个主犯。

同时，他还派哥萨克到处阻截往外跑的中国人。

中国工人由于从人群中抓走他们的伙伴感到不平，操起劳动工具，扑向士兵。

一场战斗发生了。第三步兵连列兵切尔尼亚夫斯基在战斗中被打死，列兵高尔洛夫受了伤，该分段段长、工程师亚某和第三步兵连中士霍德金斯基、列兵斯列萨连科均遭毒打。

中国人方面，四名工人被击毙。

为结束对 1899 年发生的一系列令人担心的事件的叙述，还须要谈一下中国士兵与护路队官兵之间发生的冲突。

这类冲突第一次发生在 5 月 7 日老少沟村。中国士兵同南来护送电讯工作队大车返回的第十一骑兵连两名哥萨克对射起来。

中国士兵首先开枪，想解救两名被追赶的负了伤的中国人，而这两名中国人企图搭救一名被武装的哥萨克当成红胡子的中国人。

在这次对射中，一名中国士兵被击毙，两名受了伤。

另一次事件发生于 7 月 15 日，在铁路东线细麟河站附近。当时，由于中国工人指控他们丢失了一袋面粉，几个中国士兵不问情由，便向第四步兵连哨兵开了枪。于是，该哨兵也被迫开火还击。

哨所里的人听见枪声跑了出来，中国士兵才停止了射击。

在本地区还发生过一起事件，险些发生流血伤亡。

事情发生在 6 月 24 日小绥芬站。

这天，第十二骑兵连军官别雷步兵少尉带领四名哥萨克去会见中国军官，就列兵马金被杀事件交换意见。

中国军官不知为何对别雷步兵少尉的接待很不友好，而且中国士兵开始就不愿放他们进屋。

他们交谈时，哥萨克在外间屋内休息。因中国兵开始突然进逼哥萨克，双方吵嚷起来。

中国军官闻声出来，喊了几句什么话之后，中国士兵更加凶狠

地扑向哥萨克。

别雷步兵少尉推开人群，跑到院里，随后又有两名哥萨克挣脱了中国士兵，跑了出来。

别雷步兵少尉派他们去哨所叫士兵赶来，然后他又返回屋里，发现另两名哥萨克已被解除武装，绑了起来。

别雷步兵少尉质问，这是什么意思？中国军官无礼地回答说，他以为“他们是红胡子呢”。

根据别雷步兵少尉的要求，给哥萨克松了绑。但是直至哨所的人赶来之后，中国军官才把枪还给他们。

中国官兵这种令人费解的奇怪行为，并未引起哥萨克什么反应；对这种行为只能认为是，他们怀有敌意，企图迫使哥萨克采取某种粗鲁的行动，以便借机搞公开袭击。

当然，中国官兵对护路队官兵不能友好相待，还有另一方面原因。因为护路队官兵曾多次出面保卫中国工人和地方居民，使他们免遭中国士兵的抢劫，从而成为中国士兵抢劫的障碍。

中国官兵一遇有机会就不会放弃抢劫，下述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

因传闻在一面坡与石头河子车站区段间，装扮成工人模样的红胡子，躲藏在房子里，大肆抢劫工人，区段长吉霍米洛夫工程师便委派驻守此区段的两名中国军官率领士兵去搜查所有房子，捉拿红胡子。

吉霍米洛夫工程师发给他们一张证书，作为委托他们代办的证明。

中国士兵随军官来到石头河子车站后，根本未搜查红胡子，却对中国工人和工头大肆敲诈勒索，并且把不顺从者绑了起来，用木棒惩罚。

驻本站护路队的一名军官被中国士兵的行为所激怒，命令哥

萨克立即把他们从本站赶走。

于是，他们又窜到邻近的一个车站去，依然如故。但本站却将他们逮捕起来，押送回一面坡，交给了吉霍米洛夫工程师。吉霍米洛夫工程师再也不敢委托他们干这类事情了。

护路队员除保卫铁路线及其职工并地方居民外，自 1899 年以来还成了传教士的保护人。

俄国人到满洲之前，主要是盛京、吉林两省的许多城镇里，包括省城在内，就已经有了传教士，而且其中有些人在满洲已经住了二十余年之久。

传教士们因熟悉满洲风土人情，在各个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但不知是否由于他们本身的教派关系或其它一些原因，英国的、法国的传教士们都没显出任何想与俄国人接近的愿望，而是疏远。直到 1900 年发生了骚乱，才迫使他们舍弃传教团，跑来中东铁路线，他们得到了俄国人热情的接待和充分的保护。

中国人一贯敌视传教士。在俄国人未到满洲之前，三姓城中居住的一个法国传教士就曾遭到中国人一顿毒打。

另一次类似事件，发生在 1899 年铁岭城。

8 月 9 日，一个名叫帕勒·拉马塞的法国传教士不知为什么在地方官衙门里被中国士兵痛打一顿，之后勉强逃回传教士团。

一些中国基督教徒从城里跑到俄国侨民区来求援。

哥萨克上尉捷尼索夫带领三十名哥萨克赶到城里，把拉马塞传教士接到了俄国侨民区。

这时，中国基督教徒来报告说，夜间，中国人将袭击俄国侨民区。

于是，采取了防范措施，但一夜平安无事，并未有人前来袭击。

几天后，拉马塞传教士离开了避难地，回到城里的传教团去了。

在上述 1899 年发生的所有事件中，与红胡子冲突规模虽很大，但一般说来，性质还不甚严重。

诚然，红胡子表现得很勇敢，有时甚至很大胆，但他们的行动毕竟还是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相互间的联系。

红胡子匪帮只在有利于其生存的新的条件下，才吸收其它帮派入伙。

随着筑路工程的进展，红胡子匪帮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迅速增多。

大量的金钱涌入满洲，以及从中国南部招来的大批工人，除将原有的红胡子匪帮招引到铁路上来以外，还促进了新的匪帮的形成。这些新的匪帮一部分成员是来自南方的中国人，一部分则是当地的居民，尤其是当地一些居民，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作为铁路路基，因而不得不背井离乡，另寻新生。

既然中国当局本身对红胡子作乱熟视无睹，那么，为铁路所牵制的护路队不用说对中国的这种祸害更是无能为力了。

虽然为上述目的有时也派出一些中国士兵，但本地居民受官兵之害却比受红胡子之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士兵没有买东西付钱的习惯，他们需要什么都是从当地居民那里白拿，有时他们干脆抢走。

护路队同地方居民的冲突则较为严重。

这些冲突只限于铁路南部支线地方，因为此处人烟稠密、耕地连绵之故。

当然，铁路每一工程由于征用土地，某些误会以及当地居民的抗议事件就会随之而来。

但是，如果中东铁路的建设者们和护路队方面更熟悉中国；而中国当局一方如果不要两面派，满洲所发生的一切武装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每一个中国人同自己的房子和土地息息相关，而且就在这些土地上还有尤需隆重祭祀的祖坟。

现在，突然要他们将自己习惯了的住处让给不速之客“洋鬼子”，而自己却需另寻新地方。

他们心中燃烧起来的对俄国人的仇恨是可以理解的。

再者，还应说句公道话，不论是在支付青苗赔款，还是在支付地价方面，路方并不总是那样认真对待的。

有的中国人由于地里青苗毁了，家庭经济遭受了损失，有的中国人由于被征用大部分土地，而南方又是地少人多，他就变得所剩无几，只好背井离乡另寻土地与住处。他们即使得到一点钱，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过上一年或一年多点日子就光了。

况且，在规定地价和偿付给中国人钱款时，那些由中国政府委派充当中介人的中国官员从中捞走了一大半，因此不可能把钱全部如数照付。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会使地方居民更加产生恶感和感到恐慌，加之有钱有势的中国人又利用这一点散布谣言，说什么修铁路根本不打算付钱，于是在老百姓中憎恨和恐慌的情绪就日益增长。

但无论如何，还是可以不让居民发展到武装反抗的程度，至少在规模上可以不发展到象大房河村那样严重。

中国人是天生热爱和平和严守秩序的，此外，迫于官员的淫威，他们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和忍气吞声的生活。

但是，中国当局对居民不是安抚和说服，而采取了耍两面派的把戏：一方面，他们让俄国人相信，这是小小的误会，做出竭力为之调解的姿态；与此同时，可能却暗示百姓，说一些对他们深表同情但又无能为力之类的话。

处于这种情况下，居民们无路可走，只好拿起武器，并且在某些行动中表现得相当勇猛。

所有这些反抗,对居民来说,只有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还要牺牲,这就更加激怒了他们,心怀不满的人日益增多。而这正恰恰是中国当局和有钱有势的中国人要达到的目的。

大房河村村长为何一直拒不接受谢列金斯基工程师偿付的种籽钱和将付的庄稼钱,现在已真相大白了。

加之中国官员在这些事件中的态度也就明白不过了。

1898年,捷尼索夫哥萨克上尉途经宽城子时,就曾发生过类似上述的事件。

城市市民那一次的行为表明,他们并非反对修筑铁路。

而该城中国当局仿佛不想介入似的躲了起来,以此向市民表示,他们绝不与俄国人同流合污。

所有这一切,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由1899年与中国兵发生的冲突中得到证实。

在所有这些冲突中,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证明中国士兵动用武器是正确的。

能够找到的唯一的解释是,他们对俄国人的敌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掩饰住而暴发出来。

所有这些事件,足以说明中国当局对待俄国人的虚情假意,而且成了哈尔滨所面临的不祥之兆,但人们仍然把它们看成是一些非常个别的现象,完全相信了将军们的保证。实际上,此时已经在酝酿1900年的重大考验。而且,正因为如此,这些考验对哈尔滨来说,就显得非常意外和非常突然。

## 第七章 1900年初护路队同中国 行政当局、军队及居民的冲突

1900年3月27日，中国士兵蓄意杀害了护路队第十五骑兵连连长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及两名哥萨克<sup>①</sup>，揭开了1900年满洲义和团的序幕。除此事件外，在1900年中国拳匪之乱开始之前，和前几年一样，护路队还和红胡子及地方居民发生过一些小的冲突。在中东铁路南部支线、在吉林省南部和盛京省北部与地方居民的冲突从未间断。至1900年，除铁路东线外，在南部支线的南段也发现有红胡子匪帮在活动。

相反，1900年初西线地区却十分安宁。这里红胡子几乎已不复存在，只是在兴安岭一带中国工人的暴动事件多少破坏了这种安宁。

刚一跨入1900年，便发生一件不愉快的误会。事情发生在吉林省城上游松花江边的一个大车店里。1899年12月31日，大车队从吉林向松花江上游某伐木场进发，因天色已晚，便停留在吉林上游八十俄里处一个大车店里过夜。

该车队中有一个筑路工长，一名译员，一个护送小队。护送小队由第一步兵连的五名士兵组成，队长是第二骑兵连的哥萨克军士。为调解途中可能和地方居民发生的误会，奉将军命令，大车队里还派来一名清兵。在全体人员躺下睡觉的时候，那个清兵跑进屋来，抓起了枪，用不太标准的俄语喊道：“俄国哥萨克，起来吧！红胡子多多的！”在这之前不久，工长和士兵们目睹这个清兵一进屋

<sup>①</sup> 参看有关记述。

就拿起枪装上子弹,但当时大家都不在意,谁也不想过问他要干什么。随着清兵的喊声,护送队员都跳起来向外跑去。房东和店里的中国人拦住他们,并且用中国话喊着什么,企图阻止他们出去。但在忙乱之中这种情况也没引起人们注意。士兵们跑到院里,只见一群中国人迅速在车队大车间穿过,急忙躲进小山丘中。就在这时,工长跑到车前高喊,车上丢了一个箱子。士兵们这才相信,碰上了红胡子,于是他们便对逃跑的人喊话,叫他们站住,并恫吓他们说,不然就要开枪了。中国人未予理会,继续朝山里跑去。于是,他们就向逃走的中国人开了几枪。第二天才知道,那些人根本不是什么红胡子,而是跑到大车店来赌钱的一些邻村的地方居民。

因中国政府已严令取缔赌博,该清兵叫他们不要再赌了,但赌钱的人不但不听他的,反被其干涉和纠缠所激怒,向他扑过来要揍他。当时,受惊的清兵可能是为了报复,摆脱了他们跑进屋里,求助于俄国士兵。他抓起枪,并高喊什么来了红胡子,以此报警。那些中国人听到他在屋内的喊叫声和希里哗啦的响声之后,想可别再赌了,便向山里逃去。于是,俄国士兵向他们开了枪,有一个当地居民被击毙。工长喊说有个箱子被窃了,实无其事,因为箱子俱在原处,原来是他在慌乱中查错了数。

根据与中国官员的会审,这是一次不幸的误会,并已得到调解。中东铁路行政当局向受害者家属赔偿了三百卢布的损失费,并取得收据,其家属以后不得就此事件再提出任何其它要求。

## 西 线

如前所述,1900年初铁路西线十分平静,仅发生一起中国工人暴动事件,稍稍破坏了这种安宁。这起暴动事件情况如下:4月1日,兴安岭附近,中国工人对工资的结算不满,认为自己吃了亏,便闯进了办公室,打了三个俄国办事员。护路队第十三骑兵连从

兴安岭调到这里后，便恢复了秩序。几个犯罪的中国人被抓了起来，然后被转交给中国当局。

## 东 线

1900年初，铁路东线发生过几起红胡子袭击事件，而且与前几年相反，遭到袭击的都是单独行动的俄国职员和哥萨克，而对中国工人，除横道河子站只发生的一起事件外，红胡子似乎没有再打扰过他们。

这帮红胡子共有五人。1月3日半夜他们闯入中国包工的住房企图抢劫，但被第十四骑兵连巡逻队捉住，并解除了武装。在其余几起事件中，如上所述，主要是针对俄国人。例如，3月23日，第九骑兵连三名哥萨克在乌吉密车站附近的山里打猎。当哥萨克波波夫离开其同伴们时，红胡子趁机向他开枪，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腿，打穿了小腿骨。同伴们听到负伤的哥萨克波波夫的喊声赶来时，红胡子早已逃进山里不见了。

另一起类似的事件发生在细鳞河车站和小绥芬车站之间。4月11日，这里的铁路线上发现养路工人(俄国人)被害。在侦缉这一案件中，逮捕了三个中国当地居民，因为有他们的有力罪证。

5月8日，在宁古塔大道上的牯牛河村附近又发生一起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一名俄国工人被打伤，而红胡子在袭击之后迅即逃走。

5月22日上午10时，几乎是在同一地区，在磨刀石站和代马沟站之间，发生了一起袭击铁路中国包工大车队的事件。

大车队穿过森林时突然遭到枪击，头几枪就打死了大车队的两匹马。被吓坏了的中国马车夫和包工弃车而逃，跑去报告了附近的哨所。护路队第十二骑兵连连长哈冈多科夫步兵上尉立即从代马沟站派来一支十七名哥萨克的侦察队，他本人亲自带领二十

四名哥萨克从磨刀石车站赶来。中午 12 时许，他们来到肇事现场后，哈冈多科夫步兵上尉即派出几路侦察队沿新的脚印分头追缉。

其中一路侦察队在距离被中国人放弃的大车队八俄里的森林茂密之处与十六个武装步行的中国人相遇，便准备向他们开枪。中国人一见哥萨克，马上就喊起来，为了使他们不要开枪，便把穿在里面的士兵号衣掀开给哥萨克看。正如他们表明的那样，他们确实是在军官率领下从代马沟站哨所来寻找红胡子匪帮的中国士兵。但从出事的时间这样短，地点这样近以及大车并未遭受任何损失这一事实看，不能不使人认为，袭击大车队的事就是他们干的。他们原以为暗中劫持的是一个中国富商的车队，但是他们弄错了，一看不对，便扔下包工车队，匆忙跑掉了。

红胡子最后一起袭击事件发生于 5 月 23 日，在铁路东线距离山市哨所不远的地方。四个俄国工人在由海林站去横道河子车站的路上遭到了红胡子的袭击，其中三个人被红胡子捉住，只有一个人扔掉东西跑掉，报告了横道河子车站。该站派出的第十四骑兵连侦察队搜查了铁路旁边的一所房子。据那个俄国工人说，袭击他们的红胡子就是从这所房子里出来的。这所房子的房东是朝鲜人，里面还住有两个中国人。

他们说，红胡子共十二人，他们不久前离开这里朝海林站方向的山里去了。侦察队便向这个方向追去，未到查林子房子，就在山里发现一股武装的中国人。他们向侦察队打了一阵排枪之后，就走开了。哥萨克追上去，朝他们开了枪。一个红胡子被击毙，余者均分散逃跑躲进山里。因时已黄昏，只好停止追捕。红胡子抢劫了被捉住的三个工人（搜走九十卢布和一些东西），后来由于朝鲜房东说情，才放了他们。房东这样做，可能是因为怕房子被毁，而自己就得外逃。

朝鲜人及与其同居的两个中国人终于被捕，并交给了中国当

局。

总之，1900年开始，满洲红胡子的活动与前几年相比，有所改变。他们似乎已不去打扰中国工人和包工了（一月份在横道河子车站仅发生过一起事件），只是针对俄国人。

此外，还应指出，与他们的习惯相反，袭击活动开始得较早，从四月份就开始了。这在1899年以前是没有过的。以往他们的活动开始于六月份，这是暖和的夏天，便于他们的流窜生活。

除这些袭击事件外，红胡子匪帮的活动从1899年底在乌苏里边区显著加强，特别是在1900年初，滨海省边境上、在波尔塔瓦州以及在小绥芬河下游流域大肆频繁袭击，而且，他们胆大妄为，竟敢越过国境线，甚至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袭击后，再迅速返回国境线这一边。他们感到十分安全，因为派来追捕他们的俄军无权越过国境线；而中国当局搜捕红胡子的行动，一般地说，总是不能及时予以应有的援助，有时甚至干脆采取回避的态度。所有这一切使阿穆尔省总督不得不在1900年2月向护路队司令格尔恩格罗斯提出要求，要驻在满洲的护路队在搜捕红胡子的行动时协助他们。这项任务本应由部署在靠近国境线的第十七骑兵连来承担，该连连部设在绥芬河车站。

后来发生了义和团暴乱，护路队各部调整了部署，情况就不同了。

## 南 线

在中东铁路南线，1900年初除与地方居民的冲突外，在该线南部地区也发现了红胡子的袭击。同东线的情况一样，这些匪徒从年初起就开始活动。

据地方居民报称，铁路沿线附近，时有红胡子匪帮出没。步兵中尉洛扎林奉派率领第三骑兵连侦察队由瓦房店车站前往追捕。

他们侦察到了该匪帮的行踪，并于 1899 年 12 月 31 日午夜在纪大卢村一所房子里捉住一匪首和一个红胡子，余者皆越窗逃走。

1 月 14 日夜，一股红胡子六十余人袭击了庙子沟村<sup>①</sup>的哨所。

由于哨兵机警，该哨所第十六骑兵连的七个哥萨克作好了战斗准备，用火击退了这次袭击。

当地居民肯定说，这是红胡子所为，但中东铁路旅顺口线护路队司令米先科上校在其关于这次袭击的报告中对此表示怀疑，因第二天所进行的搜捕，并未发现匪帮的踪迹，而且当地居民中谁也说不出来他们可能逃到哪里去了。

此外，在这之前，这一带从未听说过什么红胡子。即使这次袭击确系红胡子所为，也完全可能有当地居民参与。

1 月 16 日，红胡子匪帮袭击并抢劫了离铁岭城十俄里处的一个大车店。据中国受害者的控告，铁岭站派出侦察队在本地区进行了搜捕，但毫无所获。

4 月 3 日，一股红胡子二十二人袭击了在公主岭车站附近大桥上干活的中国人。第十六骑兵连六名哥萨克从哨所奉命赶来，渡河，包抄过去。红胡子发现哥萨克后仓皇后退，占据一房子，开枪迎击。哥萨克不顾敌人的优势兵力，勇敢地攻打该房子。红胡子被迫放弃房子，上马逃命了。哥萨克追击一阵，未能追上，只好返回。返回哨所途中，侦察队又碰上一股约二十五人以上骑马的红胡子。这些红胡子一见哥萨克就转到一边，迅速跑开。因红胡子已离远，而且马已疲惫，只好听任他们逃走。

5 月 6 日半夜，一股红胡子袭击了俄国工长列格斯的住宅。他与其家眷、还有两个俄国工人单独住在离瓦房店两俄里处，而且无人护卫。

工长受了致命伤，其妻被打死，打伤一工人，另一工人也挨了

---

<sup>①</sup> 庙子沟村在双庙子和四平街两车站之间。

一顿毒打。侦查这一案件时，在邻近一个村庄里逮捕了与本案有关的嫌疑犯十三名中国人。

在这起事件发生前不久，熊岳城地方官曾通知护路队第六步兵连连长库沙科夫步兵上尉，将有一些逃亡的中国人在辽东湾东海岸登陆；后来又一次通知说，中国部队已将其击溃，但部分逃散。上述通知与工长的被杀，以及后来红胡子企图抢劫大石桥车站、普兰店车站和三十里堡车站等事件恰好同时发生。所有这一切使中东铁路职员们惶惶不安，要求加强防卫。米先科上校为了使他们放心，不得不动用其为数不多的全部后备力量，并于5月8日请求给本段再增派一个骑兵连，但因哈尔滨已无多余部队可派，而被拒绝了。

由于听到上述关于逃亡的中国人登陆的消息，5月13日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拍给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如下一封电报：“鉴于武装红胡子将于熊岳城一带登陆，如无碍于公，余拟派分舰队舰只从海陆相助，当否，请酌”。

但总工程师尤戈维奇未采纳这项建议。他回电说：“我荣幸地向您报告，护路队现有之兵力足以保护铁路不受红胡子之袭击”。

5月28日，在距瓦房店站不远处又发现一伙红胡子。在当地居民的指引下，哨所（第六步兵连和第三骑兵连）派人侦察到匪徒的行踪，并将其消灭，其中四名红胡子被打死，二十四名被捕。护路队没有伤亡。

红胡子在旅顺口铁路线南部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而且，除袭击工长列格斯的住宅外，其余几次均未捞到什么便宜。应当指出，在这些袭击事件中，无论瓦房店站地区的居民，还是熊岳城的地方官都愿意向护路队官兵报告红胡子匪帮的行踪，这在铁路南线的北半部，或在东线都是从未有过的事。

与地方居民的冲突具有同样的性质，只不过在这些冲突中更

加明显地看出中国当局对俄国人是没有好感的。

例如，4月10日，护路队第十五骑兵连哥萨克索洛多夫尼科夫在布海车站不远处的一个采石场哨所练马。

有两个中国人向他开了枪，索洛多夫尼科夫从马上摔了下来，他就趁势装死躺下。当意识到有个中国人已跑到跟前，他即一跃而起，用枪托把那个中国人打倒，并缴了枪。另一个中国人掉头就逃。哥萨克索洛多夫尼科夫紧跟着朝他打了两枪，然而这个中国人终于跑掉了。

这两个中国人都是当地邻村的乡民。在审理本案件时，该村乡民威胁说，他们也要象宽城子车站附近那个采石场一样，不准俄国人采石了。

另外，从4月初，哈尔滨开始收到宽城子第三区段段长和护路队第十五骑兵连连长报告，说近日来当地居民经常切断电报线，因而紧急情报只好经邮局发送。

2月16日，武装的乡民袭击了四平街站附近的采石场，在那里采石的工长和中国工人以及两个哥萨克被迫停止工作，摆脱了追击他们的人群逃命。此后，中国人在采石的山上插上两面战旗，用以表示不许在此采石。旗旁设了岗哨，每当俄国人经过时，该岗哨便通知中国人跑上山，向过路的俄国人开枪。米先科上校得到关于这一情况的报告后，于2月18日带领哥萨克护卫队来到四平街哨所，然后转往出事现场。当米先科上校走近时，中国人又都跑上山来，但后来却又丢下战旗，迅速跑掉。米先科上校命令拔掉战旗。从山上可见，武装的中国人百余名正向村中的一个院子里集合。其中一些人站立墙头，伸出枪来，看来是在准备自卫。

米先科上校认为不必诉诸武力，便派一名译员向院门走去，然后又亲自前往。经交谈得知，中国人不允许他人破坏山石，因为此山主人似乎还没同意，为此已去盛京上告。米先科上校劝他们说，

俄国人不会让他们受到任何损失，路方随时会把山石钱付清，并要求他们打开院门，各自散开。但中国人却拒不听其劝告，仍荷枪实弹站立墙头。

这样一来，米先科上校只好返回分段，然后派人到邻近的买卖街<sup>①</sup>去找那颜<sup>②</sup>来，让他解除这群人的武装，迫令其散开。

第二天，据经过此山的哥萨克报告，他们经过时，中国人又都上山向他们开枪。晚上，那颜从买卖街来到这里。他同意米先科上校关于解除中国人武装并将其驱散的要求。

2月20日晨，米先科上校和那颜一起出发去该村。由第十六骑兵连连长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率全连哥萨克护卫队和第三步兵连士兵护送。在他们走近该村时，有二十多个拿枪的中国人从村里跑出，企图溜掉。米先科上校欲了解一下这些逃跑的中国人是干什么的，遂命令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截住他们，缴了他们的枪，并扣留他们几个人。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一一照办了。米先科上校和那颜带领第三步兵连四个士兵向2月18日中国人占领那个院子的大门走去。当米先科上校走近院门时，发现靠院墙站着一些拿枪的中国人，而且房顶上有三个中国人正朝他这个方向瞄准。

士兵们见此情况，便向房上的三个人开了两枪。一个中国人被击毙，从房上摔下来，其余两个人则跑掉了。这时，靠院墙的那些中国人也躲了起来。那颜不知何故在后面耽搁了一会儿，来到跟前时，他便根据米先科上校的建议要求院里的人把大门打开。中国人好久也没同意，并且高声喊叫着什么。最后，米先科上校根据那颜的请求率士兵离开，中国人才打开了大门。过了一会儿，那颜来请，米先科上校遂与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带着第三步兵连四名

① 买卖街，即今吉林省梨树县城。——译者

② 蒙语。蒙古贵族领主的通称。——译者

士兵走进院里，但院里根本没有枪，中国人也都空着手，却发现沿墙修筑有射击时站脚的踏垛。那颜的这种作法使人大为吃惊。米先科上校见那颜在耍滑头，他是站在居民一边的，便把沿墙修筑的射击踏垛指给他看，并且指出，显然枪已被藏起来了，因此要求进行搜查。那颜只好同意。结果，在柴草堆里搜出了二十支火枪、十支长矛和一些中国兵号衣，还有一些弹药。中国人可能已将一部分武器转移到邻院去了。加上以前从逃跑的中国人手里夺来的枪枝，俄军共缴获三十五支火枪、十支长矛和十一件中国士兵的号衣。

无疑，其余房子里也都藏着武器，但米先科上校并未坚持要搜查，只是建议那颜令居民交出自己的武器，不再阻挠路方在采石场采石。

回到分段后，那颜根据米先科上校的坚决要求，将该事件的全过程写成一份公文，并接收了被捕的七名中国人，把他们的姓名列入公文。据发生本事件时一直在场的译员说，列入公文中的姓名都是捏造的，在被捕的人中原有村长的儿子和侄子，这次武装抵抗采石的事件实际上是他们组织的。米先科上校不想就此事揭穿那颜的诡计，因为要想没有虚假是做不到的。但是，他向吉林将军作了详尽的报告，同时指出，在此次事件中，那颜的行为是不公正的、是偏袒一方的。

下面叙述的另一次冲突发生在3月份烟台煤矿<sup>①</sup>。

同中国方面订立的条约规定，路方有权在该地开采煤矿，但无权在这里设防。就这一点而言，奉派此地采煤的英国人员得不到任何保护。3月21日，第二步兵连连长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收到分段长萨夫克维奇工程师一份电报说，烟台煤矿场的鼠疫隔离病房被烧毁，英国人员被武装的当地居民所包围，特此求援。

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将本连十五名士兵和第三骑兵连十五名

---

<sup>①</sup> 烟台煤矿距烟台站以东十六俄里。

哥萨克从附近几个哨所集中于烟台车站，随后与本段段长希德洛夫斯基工程师、分段长萨夫克维奇工程师以及防鼠疫小组医生赫马拉一鲍尔谢夫斯基乘专用列车从辽阳车站赶到烟台车站，由此派第二步兵连士兵小队先行，而后于中午 12 时许带着哥萨克护卫队向矿区奔去。

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来到蚂蚱山主矿后，查明矿区附近各村的居民一般均无故仇视欧洲人，他们强迫主矿东南两俄里处茨儿山矿的中国人停止矿上的工作，强迫茨儿山矿的英国人员转移到了蚂蚱山矿。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后来还查明，中国人不许继续修建鼠疫隔离病房，此外，他们还赶走了在房身堡村茨儿山煤矿场为员工们修建住房的工人<sup>①</sup>。

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来到蚂蚱山矿后不久，突然发生了一场火警，差一点蔓延到出现危险的程度，甚至还有可能给矿山员工们带来不愉快的后果。原来在中国工人所住的房间里，铁炉炉火引着了房盖，而隔壁房间就是煤油仓库，火势蔓延，非常危险。

由于跟随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前来的士兵动作敏捷、奋不顾身地抢救，及时搬出了全部煤油桶，扑灭了大火，使员工和蚂蚱山矿免遭了一场严重的灾难。这场火除了酿成一场大火灾外，还可能为中国人利用，趁机袭击蚂蚱山矿。

下午 4 时许，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带领员工们和一小队士兵向距矿山一俄里远的鼠疫隔离病房查看，拟由此路去茨儿山矿，必要时，在那里设一哨所，使员工们能够继续已中断的工作。

果然，鼠疫隔离病房近半已被破坏：门窗均被打坏，一些病房

---

<sup>①</sup> 看来，矿山邻近的村子里一切都很平静，不过有一群约五百名武装的中国人，他们占据了从茨儿山主矿延伸过来的山梁，这件事很值得怀疑。矿山附近一带是一些从前乱挖的作业深坑，有利于搞突然袭击。因矿井分散，人力不足，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决定，一旦中国人袭击，要保卫主矿和机器房，以及与其毗连的房屋。另外，矿山员工们在建筑物周围熟练地筑起了街垒，另一面还挖了条深沟。

的墙被拆掉，主要房屋的房盖一部分已被烧毁。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向茨儿山矿出发，途中，他带领着员工拐向西面的房身堡村，想看一看为员工们修建的房屋和被中国人强令停工的施工情况。

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命令士兵警戒，然后带领人们顺着房身堡村的大道走去。

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在察看了修建的房舍、被中国人中断了的施工、以及备用的建筑材料丢失等情况后，带领铁路员工顺原路返回，开始走进房身堡村。

这时，一个哥萨克纵马跑来报告说，村头的大庙院内聚集了一百五十余武装的中国人。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估计中国人可能在庙里设有埋伏，便率几名哥萨克奔向大庙。一到庙前，通过译员质问庙里的中国人，他们为什么荷枪聚众在此。

庙门紧闭，而且加了闩，墙上掏了枪眼，一些中国人持枪守在那里。他们没有回答，而是从庙墙上放了几枪，这枪声好似用枪口顶着打来一样。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纵马驶过大庙墙角，命令哥萨克下马，与他一起隐蔽在墙角后。有两个中国人先后试图从墙内探出身来，向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一起隐蔽的哥萨克射击，但他们自己却被击毙。就在这时，第二步兵连的士兵们从村子里赶来，部署于大庙的对面，朝大庙开火。一会儿从村子方面也向大庙射击了。

为了隐蔽，第二步兵连一部分士兵占据了该村街口对面的阵地，用火力迫使中国人停止射击。过了一会儿，大庙院里的中国人停了火，躲进了庙堂。因天色已晚，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恐离开了无人保卫的蚂蚱山矿很易遭到中国人的袭击，便命令全部撤退，集合在村北面。小队集合已毕，刚要撤离村子的时候，村头出现了几个拿枪的中国人，又再次开火，马莫诺夫只好拉开散兵线开火，驱赶中国人。这次对射中，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小队的一个列兵头

部受伤；此外，还有许多士兵的衣服被打穿，如军士切列边尼科夫的短大衣肩部，列兵日乌里尼科夫的毛皮高帽被打穿，列兵托卡列夫的军服被烧坏，列兵马凯耶夫的军大衣有几处被打穿。中国人方面伤亡情况其说不一。中国当局说，打死三人，打伤二人；而有一个村子的居民却说，打死五人和打伤许多人。

当小分队回到矿上不久，来了许多中国工人。他们说，今夜武装的居民将要袭击矿山。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采取了一些防卫措施，加派了岗哨，并由一些士兵和中国工人组成一支巡逻队。但当夜平安无事，后来也一样。通过中国工人才了解到，这几次误会的肇事者是三个有钱的中国人，其中一个姓白的是房身村人，另两个，一个姓张，一个姓李，是房身堡村人。他们仇视欧洲人，并利用自己在居民中的威望唆使居民对矿山搞武装袭击，以达到其赶走欧洲人的目的。此外，他们还以每天两卢布的代价雇用了数百名志愿护矿人员。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因为俄国人没付给鼠疫病房及房身堡村建筑房屋所征用的土地钱。

居民的确武装了起来，并准备对蚂蚱山矿进行袭击。部分居民曾占领山梁，其余居民于同时占据了四个村庄，各村二百人或一百五十人不等。可能因为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率小分队及时赶到，以及房身堡村互相射击时中国人伤亡情况夸大的传闻，中国人的气焰才低落下来，被迫放弃了他们的企图。

3月23日，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留下二十名士兵保护矿山，自己率领其余人马启程返回辽阳。

3月25日，米先科上校打电报向护路队总司令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报告说，辽阳地方官否认居民烧毁矿山的鼠疫隔离病房以及向俄国人开枪的罪咎，并对俄国人在那里设守备队的权利提出异议，要求立即将其撤走。米先科上校在这份紧急报告中还说，地方官不知为何对此事件总是一味支吾搪塞。

3月30日，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收到盛京发来的一份情报：据城里中国人传说，阴历3月15日，即俄历4月1日，将有近千名志愿矿工袭击烟台矿。3月31日，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重又来到烟台矿，但该传闻并未得到证实。在离矿山七俄里的大窑村里，趁节日<sup>①</sup>和给老百姓演戏的机会，大批郊外村民聚集在这里。4月1日晚，那些从村子里来到矿上作工的人因未发给答应他们的工钱，在村子里发动了一起殴斗。在这次殴斗中，早先奉派抵此维持秩序的一名中国官员和两名士兵负了伤。

4月3日，地方官率五十名中国士兵从盛京来到烟台矿山恢复秩序，如中国士兵所说，此行是为了驱散红胡子。与此同时盛京省划归铁路用地有关事务的中国官方代表秋铭<sup>②</sup>统领也被派到这里，来调查3月21日烟台矿居民聚众闹事的原因。

秋铭统领这样晚才来到这里，不由得使人认为，中国当局欲以其按兵不动的办法怂恿闹事，如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在报告中所说的一样。

该统领在了解了4月1日大窑村发生的殴斗情况后，向希德洛夫斯基工程师抱怨说，俄国士兵来到大窑村，再次对当地居民射击。如此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真相的事对中国官员来说，已非首次。比如，盛京将军曾就3月21日房身堡冲突事件打电报给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声称：“煤矿工程师未经矿主允许便擅自开工，后经中国官员劝阻，方暂停开采。继之，由于俄国人房屋发生火警，五十余名哥萨克包围了村庄，并开枪击毙居民三人，其中有妇女一人。”

在房身堡发生这次互相射击时，在场的除在该矿任职的英国

---

① 阴历3月份，中国人除到祖坟或亲属坟上上坟外，没有什么特有的节日。这可能是当地的什么节日，也可能是表面上是为百姓唱戏，实际上后来得知，中国人在这里搞反对欧洲人的宣传。

② 人名，音译。——译者

人外，还有铁路的段长和分段长，因此不会允许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毫无理由地包围中国村庄并射杀无辜居民。那么只能解释为：这位盛京将军因未了解真相，轻信如此虚构事实，或者有意千方百计地将此罪责转嫁于俄国人。

4月6日，中国当局不知为何坚决要求护矿人员撤离矿区。在得到辽阳地方官声明担保，说烟台矿闹事事件不会重演，之后，护矿人员从矿区撤走。

在这个时间前后，在离哈尔滨不远的地方也与居民发生了同样的一场冲突。该冲突发生的时间恰好与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被害事件的时间相吻合。

3月27日，因西屯车站(哈尔滨南五十俄里)丢失了木材，铁路工长带着两名俄国工人在第一骑兵连哥萨克弗拉辛科和第三步兵连列兵科瓦连科的保护下，到一个叫头屯的中国村庄去寻找。

还有一个中国人随他们前往，他答应告诉他们窝藏被盗木材的地点。来到头屯后，他们便与这个中国人一同搜查各户。走了几个院子，也未发现什么，于是继续搜查。快到村口时，有一群中国人手持铁锹和木棒急匆匆地从地里向村边跑来，这一群人一边喊叫着，一边气势汹汹地向那个带路的中国人扑去，动手就打。这时，一个俄国工人冲进人群，解救带路的中国人，但却被推了出来，并且挨了一顿木棒。

那个俄国工人为此而激怒，要向人群开枪，但被哥萨克弗拉辛科制止。这时，人群向他们扑过来，包围了所有的人。

哥萨克弗拉辛科脑袋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从马上倒栽下来，失去知觉；列兵科瓦连科从人群中脱身后，也被解除武装，并挨了一顿毒打。

工长和两名工人挣脱出来，逃到哨所。中国人把被抓住的士兵解除武装，摘掉了他们的羊皮高帽，将他们带去见西屯村长，将

其押交双城堡中国当局。

途中，第一骑兵连四名哥萨克、第三步兵连三个士兵和司务长从哨所朝他们迎面跑来。其中有两名哥萨克骑马，其余全是跑步而来。哥萨克巴宁和列兵舒琴科进入中国人人群，要求释放他们的伙伴，索还被夺去的羊皮高帽。但中国人却立即扑向他们，缴了他们的枪，还把他们打了一顿。这时，骑马的哥萨克莫洛佐夫和舍甫琴科欲驱散人群，解救同伴，但他们也被打下马来，解除了武装。他们还夺走了哥萨克莫洛佐夫的军刀，砍伤了他的左手。之后，中国人又向其他士兵扑过去，欲将他们全部捉住。但那些士兵却挣脱出去，逃回了哨所。中国人把被他们捉住的士兵（共六名）狠揍了一顿，送到西屯，交给他们的村长。不久，村长就把他们释放了。中国人把缴获的枪支、皮帽和三匹马交到了双城堡。在与中国当局审理此事件的过程中，有十七个中国人被定了罪。中国当局声称，要将每人各打四十到五十大板，以示惩罚。毫无疑问，这种惩罚不会执行。这时，满洲已传闻义和团运动的消息，对此情况中国当局大概也有所闻。这股风是使头屯居民大胆妄为的重要原因；而且，士兵遭毒打，被解除武装，摘掉皮帽之后，中国人不把他们押送给俄国人，而送交中国当局，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事；此外，中国人不久便把一切抱怨的矛头都指向俄国人，而不针对本国当局了。

在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被杀害之前，就在这一带还发生过下述事件，几乎以流血的结局而告终。

## 第八章 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 同中国行政当局的冲突

1900年3月20日傍晚，护路队第十五骑兵连连长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获悉，有一个俄国工长和一名负伤的哥萨克被中国人扣留在陈宝村和王德仁村<sup>①</sup>，于是，3月21日派本连尉官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率十名哥萨克去解救他们，并查明被扣原因。为避免产生某种误会，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决定带着宽城子知府<sup>②</sup>于3月21日晨应允派给他的五名中国士兵同行。但这几名士兵并没有来，法捷耶夫哥萨克中尉只好带着哥萨克于3月21日上午11时出发，前往肇事地点。在距十里堡村二十五俄里的五家子村，他们听过路的中国工人说，该工长和哥萨克已被中国士兵卫队押送到距五家子村二十五俄里的八家子村去了。法捷耶夫中尉又来到了八家子村。在一个大车店里他们见到了被拘留的人，其中一个工长波波夫<sup>③</sup>，一个是第十一骑兵连哥萨克库兹涅佐夫，还有两个中国包工和一名译员，译员已带上了镣铐。旁边有清兵看守。

法捷耶夫中尉从他们急促的叙述中得知了如下一些情况：工长波波夫在陈宝村雇了七辆大车拉运东西，并雇佣了一些体弱的中国工人。根据旅途的情况，还需要一辆大车，随行的译员就借用路上碰到的一辆空车，命令工人把他的东西搬到这辆空车上，还坐上两个病人。这辆大车是来自黑林子村的，而运送这批工人正是

① 音译。——译者

② 第十五骑兵连连部设在宽城子南四一五俄里的十里堡村。本区段的段长 П. 工程师和分段长也住在这里。

③ 工长波波夫和哥萨克库兹涅佐夫是奉派从哈尔滨去南满雇用采石工人的。

顺路。

路经该村时，这辆车的老把式突然把大车转弯赶进自己院落，关上大门。车上还有两个工人和许多东西。中国工人见此情形后纷纷表示，如不将其同伴放出，他们也不往前走了，并开始往院里闯。院里的中国人或持枪或拿木棒，看来是要自卫。工人们爬上院墙，与院里的中国人对骂起来，威胁院里的人，要求放出他们的同伴。之后，哥萨克库兹涅佐夫也爬上院墙。他刚一上墙，院里一个中国人就向他开了一枪，但并未打中。库兹涅佐夫为震慑他们，也向空中打了一枪。随即，院里的中国人又打了第二枪，库兹涅佐夫头部和左侧身躯中了散弹，受到轻伤。库兹涅佐夫开枪还击，打死了那个开枪的中国人。此后，院里那些拿枪的中国人急忙跑进屋内。大门被打开了，于是大车队和工人们继续赶路。半路上，一些中国士兵追了上来，截回了所有车队，赶到黑林子村，再押送到八家子村。到八家子后，库兹涅佐夫与工长波波夫被捆绑着带去见地方官知县。在审问他们的时候，知县曾迫令他们跪在他的面前。听完这些讲述后，法捷耶夫中尉立刻去找地方官，并通过译员求见。知县传下回话，请稍候。过了一会儿，法捷耶夫中尉再次请求接见。答复说，知县正在用茶，不能接见他。法捷耶夫中尉为这种答复所激怒，显然，中国官员是不愿以礼相待了，便令译员向知县转达他的话，说他整日奔波，连茶都来不及喝，因有急事相商，再次要求立即接见。

译员回来说，中国官员建议法捷耶夫中尉暂且回店用茶，尔后勿带随从，单独来见。对此，法捷耶夫中尉命令译员转告知县，知县如此怠慢，实属无礼，并再次要求马上接见。这时得到的答复说，知县公务繁忙，堂上还有众多百姓，故不能接见法捷耶夫中尉，况且来者确系军官与否，他尚且不明，声称他还未接到宽城子有关此事的任何通知。法捷耶夫中尉命令传他的话说，本人既然通报军

官,当然是军官,对此若有疑义,事后可向宽城子询问。并再次坚决要求马上接见,因有要事相商。知县又传下话来,他惧怕法捷耶夫中尉,因为身边带有左轮手枪,挂着军刀。如果他希望被接见的話,必須解除武器。法捷耶夫哥萨克中尉拒不同意,命令转告中国官员,他无意恐吓知县,也不要求见知县了,只要求归还哥萨克库兹涅佐夫的武器。中国官员却又借口该案尚未请准宽城子知府,拒绝交还武器。法捷耶夫中尉与这个举止无礼恣意寻衅的中国官员在这些交涉上白白花费了两个多小时之后,返回了那个拘押人的大车店去。四十名武装的中国士兵紧跟着他来到这里,列队门前,堵住了门口,声称不许法捷耶夫中尉带着哥萨克进入该车店,因车店业已人满,而且法捷耶夫中尉身为军官不宜与被拘押的人同住一个车店。时已天晚,法捷耶夫中尉只好由中国士兵带路到另一个车店内住下。然后,他带着医生来看望被拘押的人们,为库兹涅佐夫包扎了伤口。中国士兵对他出入并未加任何阻拦。

第二天,法捷耶夫中尉要求中国官员释放库兹涅佐夫、铁路工长以及在押的中国人,并交还夺去的东西和库兹涅佐夫的武器。知县对此回答说,他不能将他们释放,因为哥萨克打死了中国人。他还一再重复说,况且法捷耶夫中尉是何许人,他还不清楚,但凡此种种,他已致函宽城子,今晚或明晨便可能得到回音。在未得到回答前,任何人他也不能释放。此后,法捷耶夫中尉派了两名哥萨克回去送交连长一份报告,说明这些人在黑林子村被拘捕的原因,以及八家子村中国官员的态度。下午四时许,中国当局原答应拨给法捷耶夫中尉的五名中国士兵由宽城子赶到这里。法捷耶夫中尉立即要他们去见中国官员,再一次要求释放被拘押人等、交还武器和东西。几小时之后,中国士兵回来传达说,知县尚未收到回示,今夜或明晨定可收到,因此,对法捷耶夫中尉的要求,知县不能照办。

一天又过去了。

第二天，3月23日，上午9时，法捷耶夫中尉又派中国士兵和译员去探听中国官员收到回信的结果，但仍无音信。于是，法捷耶夫中尉命令迅速备马，率哥萨克来到大车店，解救了库兹涅佐夫和波波夫，带着他们返回十里堡村。看押他们的八名中国士兵曾试图予以抵制，但面对法捷耶夫中尉的果敢行动也只好让步。

法捷耶夫中尉侦察队还没跑出八家子，村里就响起了警报，所有院门迅速关闭。法捷耶夫中尉知道围墙有一豁口处，便经此豁口顺利出村，急驰而去。在离八家子村五俄里处，有二十名中国士兵追了上来，并包围了他们。中国士兵捉住了法捷耶夫中尉的译员，还企图把逃脱出来的库兹涅佐夫和工长波波夫再抓回去。中国士兵挑衅地抓住哥萨克的军刀和步枪，把枪口对准他们，拉住缰绳，不准他们走。号兵叶列明将自己的马让给了受伤的库兹涅佐夫，自己步行。中国士兵用力夺去了他的军刀。他们如此寻衅和无礼，迫使法捷耶夫中尉命令哥萨克作好战斗准备，但若中国士兵不开枪，或没有他的命令，不得开枪。过了一会儿，有两个中国官员赶来，请法捷耶夫中尉留步，因为知县随后就到。果然，几分钟之后，知县在庞大的士兵卫队护拥下来到了这里。这支卫队与先前赶到的总共有九十二名中国士兵。

知县在路旁一座房子里停留下来，派人前来邀请法捷耶夫中尉相见。法捷耶夫中尉对中国官员此番邀请感到奇怪，他命令转告知县，他已曾登门拜访过，但一直未被接见。他不想光临彼处，而这次他将等候知县前来这里。经过长时间的交涉，知县终于同意前来，但却提出一个条件，即法捷耶夫中尉此刻不要携带武器。这实在令人费解，为什么中国官员一再坚持这一条件，难道他果真担心俄国军官会有何举动；还是他自己要对法捷耶夫中尉搞暗算呢？露天接见了中国官员，在大路的一方，哥萨克下马站立，对面

一方，即九十二名中国士兵排成队列。中国官员走近法捷耶夫中尉，伸出一只手，而另一只手却伸向法捷耶夫中尉的帽子，显然是要摘掉他的帽子，与此同时，并通过译员问道，法捷耶夫中尉在迎接他的时候，为什么不象俄国人习惯的那样脱帽致敬？

法捷耶夫中尉推开苛求的中国官员的手，命令译员翻译说，他不能强求知县用中国的礼节，也不能质问知县为什么不按中国礼节接待他，因此，知县也不应要求他用俄国的礼节。此后，法捷耶夫中尉转过身去，命令站在他身后、在摘下来的武器旁的号兵叶列明，铺上马被，请中国官员就坐。知县不解其意，大概认为是对他不怀好意，顿时向后倒退了两步。当法捷耶夫中尉吩咐完了，再转过身来时，中国官员极其怀疑和愤怒地看了看法捷耶夫中尉，一句话也没说，急转身向他的马走去。这位中国官员就这样以其不适当的举止开始，不作什么解释，莫名其妙地结束了他的这次拜会。

知县走后，法捷耶夫中尉全副武装，走到他所率的哥萨克那里，等待知县将要通过译员开始进行的交涉。但中国官员一直躲在屋里保持沉默，中国士兵们也各就各位，保持原队形。看样子如果法捷耶夫中尉再往前走，他们将用武力抵抗。

不久，奉派向连长汇报的两名哥萨克回来报告，连长将亲自到八家子来处理此事。几小时的等待令人疲惫不堪。刮起了寒冷的风，下起雨来。中国官员依旧神秘地坐在屋里，中国士兵仍列队站在哥萨克对面，看来是在等待着什么。正象法捷耶夫中尉后来通过那位被释放了的译员了解的那样，中国官员决定要在此时杀害法捷耶夫中尉。估计动手的时机是：当缓慢地踱来踱去的法捷耶夫中尉转身走向哥萨克的时候，中国士兵就向他开枪齐射。法捷耶夫中尉是在士兵与一群当地居民之间信步，因此，居民曾奉命悄悄地向别处挪动。法捷耶夫中尉的确记得很清楚，中国人开始是一个一个地向别处转移。这时，不远处出现了一些骑马的人，他们

似乎正在犹豫不定，四处观望。法捷耶夫哥萨克中尉命令吹起集合号。他们听见号声，向侦察队奔驰而来。原来这是由中国译员带领着连长派来的四名哥萨克先遣人员。他们报告说，中东铁路南线司令米先科上校已命令连长率领哥萨克用武力解救被中国人拘押的人员。中国译员进屋跟知县说了些什么后，中国官员立即离开了这里，返回八家子村。中国士兵也开始陆续散开。这样才搭救了法捷耶夫中尉的性命。看来知县从中国译员处得知护路队连长将率哥萨克前来的消息，认为还是放弃其罪恶的企图为妙；也可能是该译员向他转达了宽城子方面的什么命令，才决定返回八家子村。后来，在调查审理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被杀害事件时，宽城子的中国管带阮某，对斯特拉霍夫步兵上尉<sup>①</sup>说，当时如果他们不寄给知县“千万你别打啦！”这样简短的信，“八家子村的情况比北林子村（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遇难处）还要糟糕”。关于中国管带这些令人纳闷的自白，斯特拉霍夫步兵上尉曾向哈尔滨作了报告，但哈尔滨的长官对此并未予以重视。

已经是五点钟了。人马均遭雨淋，而且从清晨到现在什么东西都没吃，因此，法捷耶夫中尉决定继续赶路，到前边第一个村子去迎接连长并在那里宿营。跟随侦察队的，除宽城子知府所派的五名中国士兵外，那位中国官员卫队的几名士兵也来到这里。而第二天清晨才发现，法捷耶夫中尉与哥萨克住宿的客店被八家子来的中国士兵围了起来，这些人不知为何也在邻近的房舍投宿。

连长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与同来的斯特拉霍夫步兵上尉、以及分段长Г.利普斯基来到后，大家一起返回了中国官员的驻地八家子村。根据要求，中国官员向法捷耶夫中尉陪礼道歉，释放了被拘押的译员和中国包工，并交还了夺去的东西和武器。第二天，3

---

<sup>①</sup> 斯特拉霍夫步兵上尉是第三骑兵连连长。他是由营口去哈尔滨，途经宽城子。

月 25 日,他们返回了十里堡村。

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官员的举止是令人感到奇怪的,而且对待法捷耶夫中尉的态度也是毫无理由地充满敌意和具有挑衅的性质。大概,中国官员欲以其行动刺激法捷耶夫中尉,使他采取某种错误的举动,然后再以此为借口公开向他和哥萨克发起袭击。

但由于法捷耶夫中尉从容镇定,加上传来了后来中国管带也坦白承认的那道宽城子命令,才使该事件顺利了结。由此而产生一个问题:既然中国当局已将这样简短的信发至其下属,可见,暂时对他们保密,并制止他们发动的某种事件大概已酝酿成熟,而且即将发生。这样的信未发给北林子附近永义客店的中国军官,所以这位军官才率其士兵开枪击毙了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及两名哥萨克。

这一事件是在下述情况下发生的。

## 第九章 扬特克维奇步兵 上尉被杀害

1900年3月27日上午11时,分段长Г.利普斯基在宽城子车站获悉,在离该站不远的采石场,工长利姆沙和译员被中国士兵抓走,跟随他们的两名护路队士兵也被中国士兵追击了数俄里。

护路队第十五骑兵连连长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立即率十一名哥萨克出发,前去营救工长和译员。

斯特拉霍夫步兵上尉、法捷耶夫哥萨克中尉、以及分段长Г.利普斯基和一名译员也随队前往。

出事的地点(采石场)距宽城子北二十俄里,但那两名被中国士兵追击的护路队士兵没有向宽城子方向撤退,而是向北边就近的一个护路队哨所跑去。

因此,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在半路上派出两名哥萨克奔赴该哨所,命令原来与工长在一起的两名士兵返回采石场。

采石场附近,中国工人告诉侦察队说,工长和译员现被押在北林子村的一个客店里。该村离采石场只有几俄里远,客店里住着五十多名中国士兵,他们可能要枪毙俄国人;并说,中国士兵已把那个译员“挂了起来”<sup>①</sup>。

侦察队听到这些消息后,立即向该村出发。

在离该村约四分之一俄里处,他们路经几家客店,发现其中一家客店的院墙里站着两名武装的中国士兵。

---

<sup>①</sup> 这种刑法是:将受刑人双手绑在背后,再拿一条绳子,将绳的一端系住双手,另一端穿过房顶的大梁,然后将绳子往下拉,把人吊起来,在半空中悬挂几小时。

侦察队见到这两名中国士兵之后，便向这家名叫“永义”的客店走去。

当侦察队走近时，中国士兵躲进院里，关闭了大门。

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和分段长 Г. 利普斯基走上前去，说服中国人，说他们别无他意，只请打开店门，放他们进去，以便交涉有关被抓来的工长和译员事宜。

中国军官不听任何规劝，拒不开门。这时，侦察队所有的人都十分焦急。因未料到中国士兵会有何敌意，有几名哥萨克便自己动手试开大门。这时才发现，门后有一群中国士兵，他们手持武器，已作好了战斗准备。爬上了围墙的号兵叶列明也报告说，中国士兵正在朝他瞄准。因此，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哥萨克捷姆良斯基、斯特拉霍夫步兵上尉、法捷耶夫哥萨克中尉、哥萨克军士涅维洛夫、哥萨克格里戈里耶夫和伊斯托明、哥萨克军士谢瓦斯季亚诺夫、以及分段长 Г. 利普斯基和译员等都先后爬上了客店院墙，目的是让中国士兵看见他们所有的人，希望以此影响中国士兵，说服中国士兵打开大门。

当前四人爬上院墙时，中国士兵就向他们开了两枪，子弹从他们头上飞过。扬特克维奇上尉制止自己人开枪，并安抚中国士兵，说等待译员回来，便与他们开始谈判。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爬上墙头，而且并未开枪还击，以此向中国士兵表明，他完全是怀着和解的愿望来到这里，他只想接回被抓去的工长和译员。

中国士兵回答说，工长已回宽城子了，他们不能释放译员，因为中国当局将要审讯他。

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不相信中国士兵的话，他在为译员的命运而担心。根据达成的协议，中国士兵无权拘捕译员，何况是审讯。于是，他向中国官兵宣布，他决意跳进院内，搜查房屋。就在这时，有六名哥萨克从北边的哨所赶来。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命

令他们绕过客店,从对面爬上院墙,然后他将手帕为号,立即跳进院内,与他会合。

号兵叶列明第一个跳进院里,然后他帮助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跳下来。接着,哥萨克捷姆良斯基、斯特拉霍夫步兵上尉、哥萨克军士涅维洛夫、法捷耶夫中尉以及其它几名哥萨克也跳进院里。随同军官一起跳进院里的哥萨克共九名。他们慢慢地移近中国士兵,而中国士兵正往屋内退。同时,哥萨克科洛德金、利多谢夫和查马耶夫也从另一面跳下。当他们爬上墙,准备往下跳的时候,有几名中国士兵顺着房子墙根向院墙靠近,而且其中的三名中国士兵走到院内那道不足一人高的间壁墙前,把枪架在墙上,显然是准备好向这三名哥萨克开枪,但这三名哥萨克却穿过房子右侧的小门与其余的人会合了。当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率哥萨克越来越接近时,一些中国士兵继续瞄准了他们。哥萨克军士涅维洛夫能说几句中国话,他想安抚一下中国士兵。他开始拍了拍一名中国士兵的肩膀,劝他千万不要开枪,他们不会欺负中国人。但就在这时,一枪托打在他的头上,他失去了知觉。随即,中国士兵那边噼噼啪啪地响起了枪声,站在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左侧的哥萨克科洛德金被击毙倒下。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连忙拔出左轮手枪还击。他刚刚向那个开枪的中国士兵还了一枪,紧接着中国士兵又打来几枪,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应声倒毙。他打出的第二枪射向空中。站在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右前方的哥萨克捷姆良斯基的头部中弹,负了致命伤。对方是抵着他开的枪,因此他的面部已全被烧伤<sup>①</sup>。敬爱的连长之死成了总信号,刹那间,中国士兵便被击溃。七个人就地被击毙,两个人负了伤,其余的人仓皇跑进屋里,越窗而逃。据译员说,中国人伤了五名,其中有一名军官几天后就毙命了。当大家从墙上跳进院里,向站着一群中国士兵的房子走去时,

<sup>①</sup> 哥萨克捷姆良斯基受伤后十余天便去世了。

斯特拉霍夫步兵上尉瞧见一个中国士兵向干草垛后面溜去，便转身向这个中国士兵奔去。斯特拉霍夫步兵上尉越走越近，那个中国士兵向他扑来，于是两人扭打起来。一个哥萨克跑来帮助，斯特拉霍夫步兵上尉把中国士兵打倒，缴了他的械。

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开枪以后发生的。在一所房子里找到了被绑着的译员。他说，中国士兵打了他，把他吊在房梁上，搜去了他的钱和左轮手枪；工长已被释放，返回了宽城子。

死者的遗体 and 负伤的哥萨克被送回了连部。然后，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和哥萨克科洛德金的遗体又由此运到了哈尔滨。同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他们安葬在南岗公墓护路队的墓地里。

从工长利姆沙处得知如下情况。

3月25日，驻北林子村的中国士兵从采石场抓走了三十八名这天刚领到工资的中国工人。在译员的要求下，其中三十二人被释放，但他们所有钱款尽被中国士兵搜去。其余六人以及所有属于路方的劳动工具均被扣留。中国士兵还扬言，不交给他们五百元钱，其余工人和工具一概不交还。中国工人对此抱怨不平，纷纷放弃工作离去。因此，工长率两名哥萨克、中国译员和包工前往客店，与中国士兵交涉。

他们来到客店后，中国士兵三十余人竟抓住译员，动手便打；工长试图出面卫护，也挨了中国士兵一顿打，而且中国士兵还向哥萨克扑了过去。哥萨克急急跑掉，去哨所报告。六名中国士兵骑马开枪追击。

中国士兵把工长和译员绑了起来，用枪托殴打。不仅如此，还把译员吊了起来。工长因胳膊受了伤，向中国士兵跪下哀求放他到宽城子就医，随他同来的包工也一再为他求情。在宽城子站，医生为他包扎了伤口。他因不愿呆在医院，回到了本段，卧床不起约两周之久。在遭到殴打的时候，他随身携带的一百五十五卢布不

见了。事件发生之后，宽城子谢知府向吉林将军作了书面报告。该将军委托在吉林的路方代表将此报告内容转告了总工程师。谢知府在报告中说：“阴历三月初十，一俄军官率哥萨克至我新军左翼一营<sup>①</sup>之驻地，驰近兵营，竞相威胁。我官兵见此状，不欲与其口角，关闭了营门。是时，哥萨克翻墙进院，开枪射击，重伤我军官一人、士兵三人，击毙我士兵四人。我士兵见此情景，决意还击，开枪击毙哥萨克一人，击伤一人”。谢知府认为，刘翻译有挑起此次冲突之嫌疑，在这之前他曾前来要求释放因赌博而被押的包工单国祥等六名工人。谢知府恐怕俄国哥萨克采取进一步的敌对行动，已要求该区段段长从中调解，同时，他又请总工程师命令军官扬特克维奇严密注意其哥萨克。

事实真相被如此歪曲，以及军官和哥萨克被击毙的事实本身激怒了总工程师。他向吉林拍发了一份转达给将军的电报，电文如下：

“请将本电内容呈报将军：谢知府欲为中国士兵之可耻罪行辩解一事再次表明，谢不明其职责，已不能留用。身为知府者，应对犯下滔天之罪的人公正严明。俄人至满洲已三年之久，从未犯过此种罪行。不仅对犯罪之中国士兵需严加制裁，而对袒护彼等之知府亦必须严惩。诚然，俄人向中国士兵开了枪，但那是在中国士兵阴险地击毙了护路队步兵上尉扬特克维奇和军士科洛德金并重伤一士兵之后。此前，我方一枪未发。俄人若不自卫还击，无疑将与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等人一样，全部被歼。俄人至此，是为了谈判，因中国士兵无权拘押、吊打我译员。当工长要求释放译员时，中国士兵竟用枪打他。诚然，俄人进入了客店之内，但那是因为在已故之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要求释放我译员时，中国一方无人理

---

<sup>①</sup> 该营是1899年底和1900年初建立的。人们都以为该营出现在铁路线上没有多大意义，甚至哈尔滨方面也未予以重视。

睬，无一人出院进行交涉之故。根本就没有什么赌场。三十八名被拘押之工人中有三十二人经贿赂中国士兵而获释，余者则仍被拘押、毒打和勒索。谢知府说是译员挑起的事端，纯属一派胡言，颠倒是非，偏袒犯下强抢凶杀勾当之中国士兵。鄙人相信，将军不会容忍属下高级官员卑劣行径，而不采取果断措施，不严惩凶犯，而允许他们胡诌谎言。我们至满洲时已三年，我士兵常与中国士兵共同执行护路勤务，从未发生口角之事。谢知府或未向该营新军交代清楚，彼等须与俄人护路队共守铁路，保护俄人，不干那些抢劫铁路工人、捕人勒索等路方所不容许的厚颜无耻的勾当。谢知府对其士兵毫不约束，其结果造成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被害之悲惨事件。而事后，彼不但不惩办凶犯，却要求命令被害军官一方严厉对待俄人。谢不明其职责，实在不配充任知府这一高级职位，故应立即革职，以免对贵我双方造成恶果。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在铁路服役三年，一贯为维护和平和关心安宁而奔走。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均未与任何人发生过不愉快之冲突。要说可耻，要说理应受到严惩者乃是谋害他与袒护害人凶手之官员。鄙人再次请你将本电全部内容呈报可敬之将军，请他将谢知府革职，另派一名明理的、有经验的、稳重的官员接任，以惩办凶犯，并对谢知府之行径进行审理。谢知府援引段长之证词，亦徒劳无益，因鄙人在本电中已将亲赴现场查清的、令人气愤之事件详情告知。1161, 尤戈维奇。”

将军复电，同意所请。他旋即命令宽城子知府逮捕所有参与者，并即派廉管带到宽城子，授与权力，协同前宽城子舒知府处决罪犯，毋庸事前报请将军。另电复总工程师：“惊悉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不幸罹难，深为痛悼。余已委派廉管带迅即逮捕罪犯，就地审判，处以极刑。务请阁下飭令所属，静待决定，勿酿新事端。”

看来吉林将军完全迎合了总工程师提出的坚决要求，虽然在

其复电中的最后一句话“务请阁下饬令所属，静待决定，勿酿新事端。”，说明吉林将军仍然认为此事端之咎责在于俄人，似乎是俄国人首先袭击了中国士兵。这不过是盛京将军及其官员们在烟台矿场事件<sup>①</sup>中硬是归罪于俄人的一惯伎俩而已。因此，在查办此事件中，俄国人没有得到将军派来的中国官员关于完全和尽快地查明事实真相的应有的公正态度和妥善处理的任何诺言，是不足为奇的。参加查办这一不幸事件的俄国方面的代表是捷尼索夫上校和希德洛夫斯基工程师，中国方面的代表是由吉林派来的廉管带和前宽城子知府舒。

虽然俄国方面竭尽全力，事件的查办工作仍然进行得极为缓慢。中国官员舒和廉管带千方百计地拖延：上午11时，他们才来出席联席会议；中国人审问证人和被告进行得非常缓慢，断断续续，而且供词很明显是捏造的。然而，中国官员对这些供词却深信不疑。要反驳这些谣言就必须进行无休止的争辩，并且找出新的证人来。当提出要去察看现场时，廉管带却推说患病在身，不能前往，没有廉管带，舒则拒绝去现场。就这样白白地耽搁了几天。全部审理工作一直进行到7月中旬，才提出了一份长达数百页的案卷，其中充满了矛盾和臆造的中国人的供词。

廉管带和舒官员在结案中将各方面都归罪于俄国人。他们肯定：是俄国人先开的枪，中国士兵是被迫自卫；中国士兵并未诈取工人钱财，拘押的只是赌钱的人，而且其中并无中国工人；至于工长利姆沙，根本无人拘押他，更无殴打之事，而是他自己上马对空开枪，马受惊跳起，他从马上摔下，跌伤了手臂；并无人抢他的钱，中国士兵也没有向跟随他的哥萨克们开枪射击。

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虚构的谎言，其根据只是中国人编造的供词，至于中国人该说些什么，无疑是经过中国当局事先授意的；

<sup>①</sup> 参看第七章。

因此，在审讯中，当中国人由于未领会好或未记熟别人教他的话，常被一些次要的枝节问题弄糊涂而张惶失措，不知下面该说些什么，经常弄得笑话百出。

不久，满洲发生了骚乱。引起了哈尔滨的全部注意力，因此上述事件的案卷便入了档案室，而且一直放到现在也无人问津。然而，中国廉管带和舒官员在本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以及该营士兵击毙了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的中国新军左翼一营阮管带坦白承认，若无那封简短的禁止动武的信，则八家子村的情况<sup>①</sup>要比北林子村还要糟糕等话，却使人们对后来满洲发生的许多事情颇有所悟。

当日内即将决定动手将俄国人全部消灭的时候，廉管带和舒官员怎么可能不如此对待他们的士兵在北林子村所犯下的罪行呢？

当然，他们只有说谎，推脱罪责，并将事情搞乱，尽可能拖延审理案件的时间。在这方面他完全达到了目的。一营阮管带不是向北林子村的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吗？不是向斯特拉霍夫步兵上尉公开承认了错误吗？然而，几星期过后，即在7月2日开始骚乱的时候，他却率该营士兵向由铁岭撤往哈尔滨的边战边退的勒热茨茨基步兵上尉的铁岭支队发起了进攻。

---

<sup>①</sup> 参看第八章。

## 第十章 满洲义和团运动的开始

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被害以及与此不幸事件同时在南满支线发生的另几起事件所引起的争议很快就平息下来，护路队在满洲又开始了原来那种枯燥无味、毫无内容的生活，而且多半是与铁路职员扯一些是非、闲话和拌嘴之类的琐事。

就在这个时候，从中国南方<sup>①</sup>传来了一些使人惶惶不安的传闻，说是有一种秘密团体，称义和团或义和拳，他们仇视洋人，在百姓中煽动造反。

不久，从南满也开始传来了这样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所有这一切使护路队军官为之一振，他们精神焕发、服役专心，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盼望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渴望尽快与开始发展起来的敌人较量一番。但中东铁路最高行政当局中的一些人却不赞同这种观点和意图，他们并不这样看待中国和满洲，对满洲的看法仍然和从前一样。

1900年4月底和5月初，在北京和天津一带发现一些所谓“义和拳”或“义和团”。他们在百姓中宣称是“大拳头会”或“大刀会”会员，他们公开进行宣传，矛头所向是教民和洋人。

这种宣传的结果，很快便成为在义和团率领下的武装民众对中国教民的屠杀，进而便是对洋人的侵犯。此后，这种民族运动就迅速转变为中国官军（似乎是参与了这个运动）反对欧洲列强的真正的战争。6月6日在天津附近，派往北京保护使馆的联军登陆部队，被配备有大炮的中国官军和义和团率领的武装民众所包

<sup>①</sup> 实际上指满洲以南，即山东、直隶等地。——译者

围。登陆部队不得经过一场激战，才击退了优势之敌。接着，6月7日，中国人突然从大沽口要塞向停泊在白河<sup>①</sup>河口的离要塞不远的俄国及其它列强的炮舰开了炮，各炮舰受到了严重损失。俄国陆战部队发起猛攻，攻占了大沽口要塞。这样一来，由义和团发动起来的这次运动，据说中国政府无力平息，在中国官军参与下，变成了反对欧洲列强的真正的战争。这时，北京各国公使馆均被武装的民众和加入民众之中的中国官军所包围，而他们企图在这里歼灭登陆部队，阻止其开往北京解围。不久，在北京和天津附近开始的民族运动就波及到满洲。

1900年5月中旬左右，营口就出现了大拳民会或者如他们自称的“为正义而战的大拳头战士会”的一些拳勇。他们在百姓中间公开进行宣传，散发揭帖，号召聚众造反、扶清灭洋。至五月中旬，三十名外地来的拳勇在营口组织了一次盛大的游行。他们和一群百姓肩扛长柄双面刃大刀经过城里各条街道，以此表示他们是属于“大刀会”派。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向哈尔滨的正式报告中说，中国人皆惶恐不安，欧洲人正在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该城；因为风闻盛京一所高等学校似乎已被烧毁，城里某高等学校恐遭同样下场，业已关闭；又说，这种风潮是由天津传来的，那里俄军已与义和团发生了冲突。此处风潮也日甚一日。现将义和团在百姓中散发的揭帖在这里译附两张。

#### 揭帖译文：

##### 1. 六名拳勇的问题：

“花台上出现了几朵鲜花。

刘兰再现，闪电般地飞越长城。月亮在五站南半露。

满清王朝统治天下已三百年矣。

眼看，和平盛世中执剑武士要起刀兵。

<sup>①</sup> 白河，即海河。——译者

五不见六(即旧历初五,不等到初六)。

到处烽火连天,火光照中华。

黄旗军,东西奔。

黄河一段强烈耀眼睛。

一个人的名字叫八牛(姓朱),

其威名可使鬼怪叫,可赶鬼怪跑。

其勇猛坚不可摧,可将五江九省骚扰。

可笑!但勿动问,你总会知道。

黑的将堵住白的路,白的将要来挡道。

到那时,

所有神仙都打颤,

妖魔鬼怪都乱叫。

将要披起甲冑,

将要响起枪炮。

到那时,

天空乌云散。

红灯照十五,

十五一到全分晓。”

## 2. 义和团揭贴:

“天主教和基督教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降出神兵,驱逐洋人。刀兵滚滚在眼前,旗民百姓不得安宁。义和拳勇乃上天之信徒,可助朝廷和百姓。

得此揭贴而不传他人者,定遭大灾大难。传他人者,免灾;散发十张,全家免灾;散发五十张,全村免灾。

不驱走洋人,天不降雨<sup>①</sup>。

举国商人乡民均需知道。

<sup>①</sup> 1900年夏季少雨。义和团欲利用这一点煽起民众反对洋人。

销毁本揭贴者，男盗女娼。”

---

义和团想用这些揭帖煽惑百姓，激起他们敌视洋人的情绪，从而拿起武器造反。为扩大对民众的影响，义和团要民众承认他们是玉皇大帝的使者，负有把国家从那些不速之客洋鬼子的压迫和屈辱下解放出来的使命。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在城乡表演各种法术，向观众证明他们对敌人的刀枪不入，可以完全保险，而且这种本领还可以传授他人。

当吉林的义和团当众表演时，护路队第二骑兵连连长萨维茨基哥萨克大尉曾建议义和团拳勇试验一下自己的神力，看能否避过俄国步枪的子弹。他宣布，如果试验成功，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但是，无人愿意做这种冒险的试验。还有一次，那已经是暴乱期间发生的事了。8月份，在阿什河城以东，当义和团被击退之后，有两名少年拳勇因中弹负伤而被俘。他们还完全是小孩子，一个伤了手臂，一个伤了腹部。在后者的衣领上发现缝着一小条白布，上面划着一些莫名其妙的红色符号。这就是义和团坛主发给的护身符，带上它似乎就可变得刀枪不入了。当人们指着护身符问此少年拳勇，既有此符，为何仍被我打伤了时，他不顾腹部重伤而活跃起来，坚决否认这一点。他肯定说，不是俄国人的子弹打伤了他，而是中国人的子弹打的，因为似乎谁不往前冲，中国人就拿枪打谁。不管他说的是不是老实话，但他说的不是真情，因为伤痕清楚地表明，这是俄国人子弹打中的。然而，这更加说明，他对义和团首领的圣洁和赐给他们的护身符不可摧毁的神力是深信不疑的。

义和团在营口的宣传看来并无成效，城里表面上仍保持着秩序。根据俄国和其它各国领事的坚决要求，道台出了告示，不仅以死刑威胁暴乱者，而且还牵连其亲属。但张贴的这些告示无疑只是为了安抚欧洲人，因为虽然义和团不断进入营口，而且参与其宣

传的百姓也陆续增多，但他们并无一人被抓去处死。6月22日，义和团拳勇、驻营口城的中国士兵以及城里市民对城里的洋人居住区发起袭击。这次袭击被打退了。水上的两艘俄国炮艇向城里发起炮击，俄国军队从陆路攻占了营口城。道台也逃之夭夭。本来，有两艘停泊在河面随时可炮轰城区的炮艇，以及驻在营口上游三俄里处俄国人居住区的护路队，再加上增援的野战部队，完全可以使道台一开始便制住义和团与百姓，迫使道台和官军不转向义和团那方面去。始自营口的宣传，很快的便沿铁路线传播开来，盖州、熊岳、海城、辽阳、盛京、铁岭、开源和宽城子等城镇都出现了义和团。6月11日，护路队第十五骑兵连连长恰连科夫骑兵上尉从距宽城子若干俄里的俄国人居民点(十里堡村)向护路队总司令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报告说：有些人从南方来到宽城子，进行宣传，欲以杀戮传教士为开端，筹谋宗教暴动，故传教士均由城里迁至俄国居民点；而中国当局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制止此种宣传。

除铁路沿线各城镇外，有传教士的地方，以及离铁路线较远但有护路队哨所和铁路职员的其他居民点也出现了义和团。例如，他们很快就出现在吉林；甚至在鸭绿江口朝鲜边境线上的大孤山<sup>①</sup>一带也出现了义和团。铁路当局正在这里采伐木材，护路队第三骑兵连的一个小哨所在此驻守。

鉴于义和团出现在哨所附近，并搞一些敌对活动，该哨所小队长不得不命令铁路职员由四名哥萨克护送，带着该哨所的文件和二十万卢布公款登上一艘顺便驶入大孤山的日本船，来到芝罘<sup>②</sup>，然后由芝罘转到旅顺口；而哨所小队长伊万诺夫军士本人与两名哥萨克布尔洛和达尼里琴科，带着日本船不能运载的九匹马跑出山区，直奔铁路线，历时五天，于7月初平安到达普兰店车站。

① 指鸭绿江口以西大洋河右岸的孤山。——译者

② 芝罘，即烟台。——译者

为嘉奖军士伊万诺夫所采取的行动及其勇敢精神，授于他一枚四级战功奖章。此外，中东铁路行政当局还奖给他一百卢布，奖给其余哥萨克每人三十五卢布奖金。

随着满洲义和团的出现及其公开进行的宣传，城市平民的情绪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们变得举止无礼，而且具有挑衅和明显的敌对性质。

例如，6月9日，在盛京，一所高等学校校舍被炸时，民众对当时在城里的俄国人便很敌视。6月12日，护路队第十五骑兵连连长恰连科夫骑兵上尉自宽城子再次向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报告说，中国人的举动已具有极大的挑衅性质，许多人甚至做出敌对和侮辱性的越轨行为。以前他们对此是想也不敢想的。又如，6月16日，护路队第三骑兵连外出搞食物的三名哥萨克在熊岳城门口遭到了民众和中国士兵的袭击。他们被迫拔出军刀杀出重围，跑回哨所，但就在这时，中国士兵从城墙上和城门上向他们开了枪。熊岳城地方官却不顾中东铁路南线负责人的要求，断然拒绝对罪犯进行侦缉和惩办。

关于城镇平民情绪发生变化的报告由南部支线迭次传来，致使铁路最高行政当局发出指示说，非极端必要，任何职员不得到城镇去。除城镇外，义和团还在中国铁路工人中间进行宣传。例如，6月初在开原和铁岭发现了一些拳勇，他们唆使中国工人反对教徒和洋人，煽动停工，与义和团一道去破坏正在修筑中的铁路。不久，几乎整个南部支线的中国铁路工人中间都出现了义和团。

当营口刚刚出现义和团宣传的时候，Г·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受防鼠疫小组委托向哈尔滨报告说，据俄国领事获悉之情报，发动这次运动的目的旨在强烈反对筑路和反对俄人。6月7日，米先科上校又从营口打电报给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补充Г·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的报告说，他认为局势很严重。为保障铁路和职

员的安全，“须火速加强铁岭至关东省之间的护路队”<sup>①</sup>，而且，他已命令第十六骑兵连的四十人、第八骑兵连（该连已从铁岭调到辽阳）和第六步兵连的七十八人集结到这里，“但第六步兵连须待八至十天以后，旅顺口军队接替了他们，方能到达”。米先科上校报告说，如此加强仍远远不够。为保证铁路安全，他要求立即从哈尔滨至少派来两个骑兵连，并将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第一步兵连七十人的一个小队派到这里来。

6月8日，米先科上校再次表示，立即并大大地加强中东铁路南部支线的护路队是极端必要的。此外，米先科上校还报告说：“随着宣传的不断扩大，盛京省的军队已开始集结于盛京—盖州一线，秘密部署于铁路沿线各村，以煽动乡民反对修筑中东铁路及俄人。许多哨所还发现，中国侦察马队正在窥探我兵力之部署”。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人开始毁坏铁路。

例如，6月9日，中国人曾企图在熊岳城车站附近纵火烧毁桥梁、拆毁路轨。米先科上校向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报告这一情况时指出，职员惶恐不安，于是许多人放弃了工作<sup>②</sup>，情势危急，应速派兵增援。他的意见是，可怕的“不是义和团，而是中国军队。他们的调动颇为可疑”。此外，在该电报中他报告了关于天津一带的事态，第十二团在那里伤亡惨重，因此已派出一个团前去旅顺口增援。6月10日，盖州和熊岳城两车站之间有破坏路基的新情况。6月13日，八十名中国工人袭击了范家屯车站（宽城子车站南三十俄里）。该车站尚未完全竣工，只有几名中国看守人管看房子。

① 南部支线由铁岭至旅顺口由第三骑兵连和第八骑兵连、第二步兵连和第六步兵连驻守，共计约二百名哥萨克和四百八十名步兵。关东省（旅顺口、普兰店—貔子窝站）也驻有第六步兵连的一部分。米先科上校已请求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派旅顺口驻军接替他们。

② 因离开铁路的职员日益增多，总工程师6月19日发布命令说，凡已免除现役在铁路供职的预备役士兵须坚守岗位；6月20日发布的第二道命令中又说，任何职员不得擅离职守，否则，以不服从命令依法论处。

袭击的工人殴打了看守人，捣毁了门窗，并扬言夜里要来烧毁车站。6月14日，辽阳以北九俄里处和鞍山站附近的两座木桥和两幢营房被烧毁，电报站被捣毁。在这次事件中，赶来的护路队侦察队抓住了二十五名暴徒。此外，就在这天，约一群五百余名中国人，心怀敌意包围了辽阳车站。米先科上校在向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报告这一事件时指出，他已请本区段段长希德洛夫斯基工程师致电盛京将军和辽阳地方官，请他们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破坏铁路的事件；否则，俄国人将拿起武器保卫铁路。同一天，辽阳南又一座桥梁被烧，路轨被拆，电报站被捣毁。第八骑兵连侦察队在反击破坏铁路的人群、追击纵火烧桥的二十五名骑马的中国人时，在辽阳城外遭到中国士兵的排枪射击，哥萨克阿加波夫被击毙，两匹军马被打伤。就这样，中国士兵在辽阳城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表示支持那些破坏铁路并躲进城里的暴徒。米先科上校在报告这一事件时补充说，大概破坏铁路的就是装扮为地方居民的士兵所为。

在这同一时期，中国士兵和城镇居民还开始迫害那些为俄国人效力的中国人，抢走他们的钱财，殴打他们，逼他们离开俄国人，放弃铁路的工作，甚至还有人被打伤<sup>①</sup>。

铁路行政当局对中国士兵和城镇居民的这种横行霸道的所有控告均被中国当局束之高阁，无任何结果。护路队总司令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曾严格命令护路队，要求竭尽一切努力避免与地方居民发生误会，甚至避免捕人，所以在保护铁路上供职的中国人方面便显得软弱无力了。6月19日，米先科上校在报告这种一筹莫展的局面时，请示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允许对铁路所必需的中国人予以保护，否则，他们将被迫离职，那时就会全部停工，因为中国当局方

---

<sup>①</sup> 中国士兵往往穿着普通中国人的服装，很难将他们与居民分开。据受害者控诉，发现有中国士兵参与上述事件。

面绝不愿采取任何措施。不久，中国士兵所施的压制愈益加强，他们逼迫为俄国工作的所有中国人立即离职，违者以处死威吓。结果，许多中国工人、包工、仆役和厨师纷纷弃职逃走，致使铁路南部支线的工程大大缩减，而辽阳以北已完全停工。

除上述情况外，促使中国人逃跑的原因还有让中国人相信，所有俄国人不久即将被杀光。有许多忠实的中国人还把这些话告诉了铁路职员和护路队官兵。正如米先科上校与各区段段长工程师所报告的那样，中国官员在整个运动中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他们不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蛊惑宣传，甚至拒绝接收拘捕到的破坏铁路的暴徒，无视中东铁路最高行政当局将这些人移交中国当局的命令和对他们从严处理的要求。因中国当局采取了这种态度，6月14日只好将这些暴徒释放了。盛京省当局对俄国人的不友好的态度还可以由下列事实说明：6月16日，因电报机被破坏，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发给南线米先科上校的一份密码电报只好发往铁岭，烦中国电报站转交，但铁岭的中国官员却推说他们的电报机也坏了，未予受理。俄国电报员料到其中有谎，便亲自到中国电报站查看，见电报机正在正常工作，揭穿了官员的谎言，这时电报才被接受办理。但这份电报是否按收电人姓名、地址送到，或有意弄错原意，尚不可知。

另一次事件发生在营口。6月17日，俄国领事欲拍电报给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要求提供军队保护营口领事馆，而中国电报站却根本不予办理。盛京省当局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一方面是因哈尔滨曾严格命令“不得以任何借口与居民发生误会，对中国军队应以友好国家之军队相待<sup>①</sup>”；另一方面是由于护路队官兵与南部支线行政当局已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自然使人产生了他们软弱可欺的印象，这就使中国人手里多了一种武器，因而有利于准备

<sup>①</sup> 该命令将在下文见到，是哈尔滨依据彼得堡财政大臣来电发出的。

暴动。

就在这时，哈尔滨也开始收到铁路其它线路发来的令人惶恐不安的报告。

护路队第十二骑兵连连长霍贡多科夫步兵上尉6月14日从铁路东线来电报告说，中国士兵一个营扔掉武器从爱河要塞逃走。该要塞包括三个独立的由中国士兵加强设防的营盘，位于牡丹江边离铁路线不远处去中国军队驻扎的宁古塔的大道上。

6月16日，他又电告说，铁路沿线的中国哨所正在撤除，向牯牛河和细鳞河村，即向铁路线穆棱站和小绥芬站之间集结；报告还说，宁古塔城内正在招募新兵。

6月12、13日，护路队第五骑兵连连长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从铁路西线富拉尔基站报告说，据中国人说，齐齐哈尔将军已接到将其一部分军队南调的命令；又说，中国货币开始贬值。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在后一份报告中指出，齐齐哈尔省城已宣布军事动员，八旗军正在集结，据传，这些军队将奉命南调。6月16日，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再次来电报告说，中国军队包括炮队正在调动，其一部调往扎兰屯，另一部派赴海拉尔，但其行军路线及兵力情况尚不明；炮队已装上帆船，据说运往嫩江下游。接着，他又报告说，将军不准供给铁路所需之大车；当地正在加紧屯积粮草，对牛和马的需求量很大，因此，那些常与俄国人交易的中国人也弄不到牲畜了。

在6月16日的报告中，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还报告说，他出席了齐齐哈尔的阅兵式，看见中国人装备着带欧洲炮车的最新式大炮。

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的报告结尾指出，居民心情忧郁，许多人正在离开城市。

与此同时，令人惊慌不安的各项报告仍由南部支线纷纷

传来。

例如，6月15日，第十五骑兵连连长恰连科夫骑兵上尉从宽城子报告说，城里盛传，哈尔滨将要开进或者已经开进了军队。但军队从何而来，是哪国军队，中国人却不愿说明<sup>①</sup>；他还报告说，马价上涨两倍；据说中国士兵在蒙古购马数千匹。

6月初，南线负责人基尔什曼工程师自旅顺报告说，部分中国居民已变卖了财产。6月13日，米先科上校电告，奉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命令，要将军官及职员的家属由旅顺口遣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米先科上校本人也认为，必须坚决将家属、医院的伤病员撤离铁路沿线，送往旅顺口。他接着报告，军官们询问，如因暴乱被迫停工，将把职员运往何处。他说，命令到达前，铁岭以北撤向哈尔滨，铁岭以南则向旅顺口转移。最后，米先科上校请示了一旦与哈尔滨电报联系中断，应如何行动。

6月16日以前，哈尔滨方面从忠实的中国人那里得到了一些关于中国军队的消息，只是有些夸大其辞。这些消息说，呼兰城集结了一千余名中国士兵，有火炮两门；三姓集结了一千五百人，并在距该城六十俄里处筑起一欧洲式的要塞。虽然关于此要塞早有耳闻，但后来发现完全是虚构。这一传闻可能指的是三姓下游数十俄里松花江沿岸山谷里几个独立的营盘。还有的消息说，阿什河城内集结了马队，有二百五十余名骑兵，另有炮兵，其数不详；双城堡城内集结了三百五十余名骑兵。后来又接到报告说，宁古塔也集结了大批军队，其兵力也未探明；哈尔滨东一俄里处的一个烧锅院里已驻中国兵五百人，以前仅六十许。前已说明，这些消息都是夸大了的。此外，因为以前护路队司令部没有监视过中国军队，

---

<sup>①</sup> 这些传闻可能和外阿穆尔河沿岸军区部队奉格罗德科夫将军命令准备开赴满洲有关。是时，关于这一点，哈尔滨却毫无所知。从下文中可以看出，哈尔滨获悉此消息后，曾经强烈地反对过。

故上述数字不能说明各点究竟增加了多少兵力，很难依据这些情报得出什么结论。另外，护路队司令部在收集和核实这些情报方面是毫无准备的。第四骑兵连虽然自1898年就驻在阿什河城，但因没有可靠的关系，就了解不到那里有多少炮兵。宁古塔究竟集结多少兵力，哪怕是大概数字也不知道。因此，只能满足于“那里集结了大批军队”这样不准确的情报。然而，总工程师尤戈维奇还是于6月16日将这些情报电告在哈巴罗夫斯克的格罗德科夫将军。这时，在哈尔滨也已明显地看出，中国人和士兵的情绪发生了变化。每与俄国人相遇，他们故意挑衅，不给让路，并且威胁说，不久就会把俄国人斩尽杀绝。

由于天津一带军事行动的发展，阿穆尔河沿岸军区发布了动员令。这一消息是格罗德科夫将军在6月11日自哈巴罗夫斯克通知哈尔滨的。他命令，动员令自6月12日起生效。这份电报使中东铁路最高行政当局感到惊恐不安。从下文中可以看出，中东铁路最高当局早已怀疑俄国会对中国宣战。

那时，紧急报告象雪片一样从铁路东、西、南部各线向哈尔滨飞来，其中包括早在1900年4月底步兵中尉伊万诺夫发来的关于中国军队沿齐齐哈尔大道向瑗琿集结的报告，以及5月中旬第十三骑兵连连长自兴安岭发来的关于中国人向海拉尔城运送大炮的报告，而且后一情报在晚些时候第五骑兵连连长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自富拉尔基多次发来的报告中得到了证实。这些报告似乎应该打破中东铁路最高当局的一切幻想，迫使他们认真地考虑一下如何保护铁路和职员的问题了。然而，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仍然认为这种军事调动是中国人自己内部彼此倾轧的结果，它无论如何也不会严重威胁正在修筑中的中东铁路。尤戈维奇的一切外交交涉主要都是通过当地最高长官吉林将军进行的。

另一方面，6月12日哈尔滨收到财政大臣的电报，对总工程

师尤戈维奇起了安定作用。

这份电报是在下述情况下发来的。早在6月初，铁路南线负责人基尔什曼工程师曾电告总工程师尤戈维奇说，在关东省行政当局中存在着与中国交战势不可免的坚定信念。尤戈维奇得此报告后，立即致电彼得堡，要求打消这种念头。对于这一要求，财政大臣复电说：“俄国不想对中国宣布任何战争，俄军在北京附近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弹压民乱和帮助中国政府，他们感到很遗憾不能平定暴乱。”

奉皇帝陛下谕旨，俄国政府认为，在其对华关系中必须始终不渝地奉行友好政策。”

铁路南部支线负责人曾报告的“在关东省行政当局中存在着与中国交战势不可免的坚定信念”这一点无疑可归结为：中国欲以自己的行动诱使俄国开战，而关东省当局对这种情况不可能未予见到，因为他们很了解这次运动的性质，很熟悉中国政府的策略手段。

虽然善于随机应变的北京政府赋予这次战争的性质似乎是民乱厥起，反对洋人，清军只是参与其事，可以随时为自己开脱。但是上述看法不久果然得到了证实。

站在这一运动前列的是势力强大的亲皇太后的主战派。这一事实现在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秘密了。

财政大臣在电报中说，只有中国决定与俄国开战时，对于铁路，才可能构成唯一的危险；否则，筑路的条约不可能遭到破坏。相反，在一旦需要时，各位将军及其军队将会出兵保护铁路。这份电报使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完全放了心，使他更加坚定了他原来的观点。因此，总工程师尤戈维奇不顾那些相当清楚地描绘出的运动以及对铁路即将来临的危险情景的一系列报告而心安理得，是不足为怪的。

这些报告涉及的内容是：迅速蔓延的宣传目的何在；城镇平民情绪的转变；中国行政当局对此运动袖手旁观，乃至公然相助的态度；中国军队可疑的调动及其对铁路的敌意；一些忠实的中国人关于中国当局对此运动同情和支持的警告；以及齐齐哈尔将军认真备战等。后来，齐齐哈尔将军解释说，他之所以发布命令，是因阿穆尔河沿岸军区军事动员而引起的。正如他在给总工程师尤戈维奇的信中所说，他不理解外阿穆尔河沿岸军区军事动员目的何在，而动员军队似乎会使百姓人心惶惶。显然，他是在说谎。因为早在1900年4、5月份他已向瑗琿集结军队，往海拉尔运送大炮了。那时谁也不会预见到将动员军队。但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却似乎认为将军的这番辩解是合乎情理的，因此他在致彼得堡的电报中曾说，外阿穆尔河沿岸军区动员军队一事已在满洲产生了不良影响，而且也影响了将军们对他的诚挚关系。

## 第十一章 1900年6月1日前中东 铁路护路队的总人数及其部署

至1900年6月1日,中东铁路护路队组成如下:八个步兵连、十九个骑兵连、一支独立侦察队,计六十二名军官<sup>①</sup>、一千九百五十名步兵、两千四百五十名哥萨克骑兵、两千零五匹马。

护路队总司令是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护路队各部队分布在三条铁路沿线:

1. 额尔古纳河支线:一个半步兵连、五个骑兵连,分布在满洲里站——松花江站<sup>②</sup>之间,全长八百七十俄里,由驻在富拉尔基站的祖勃科夫斯基上校指挥。

2. 松花江支线:三个半步兵连、九个骑兵连,分布在松花江站——绥芬河站之间,全长五百一十俄里;哨所部署在松花江沿岸和吉林省城,由驻在一面坡站的捷尼索夫上校指挥。

3. 旅顺口支线:三个步兵连、五个骑兵连,分布在哈尔滨——旅顺口之间,包括营口和大连湾两支线,全长九百二十五俄里,由驻在铁岭站的米先科上校指挥。

各连连部所在地如下:

1. 额尔古纳河支线:第八步兵连和第十八骑兵连——在海拉尔站;

第十三骑兵连——在兴安岭站;

第六骑兵连——在扎兰屯站;

---

<sup>①</sup> 其中有六名军官未在满洲。

<sup>②</sup> 松花江站,1903年7月改称为哈尔滨站。——译者

- 第五骑兵连——在富拉尔基站；  
第十一骑兵连——在齐齐哈尔站；  
第五步兵连半个连——在船坞车站<sup>①</sup>。
2. 松花江支线：第五步兵连半个连——在哈尔滨码头<sup>②</sup>；  
第七步兵连、第七和第十九骑兵连——在哈尔滨；  
第一步兵连——在大房身岭(二层甸子<sup>③</sup>)站；  
第一排——在吉林省城；  
第四骑兵连——在帽儿山站；  
第九骑兵连——在一面坡站；  
第十骑兵连——在石头河子站；  
第十四骑兵连——在横道河子站；  
第十二骑兵连——在磨刀石站；  
第四步兵连——在马桥河站；  
第十七骑兵连——在绥芬河站；  
第二骑兵连——在吉林城内。
3. 旅顺口支线：第一骑兵连——在西屯(双城堡)站；  
第三步兵连——在老少沟站；  
第十五骑兵连——在宽城子站；  
第八和第十六骑兵连——在铁岭站；  
第三骑兵连——在大石桥站；  
第六步兵连——在熊岳城站。

---

① 该船坞在哈尔滨江北。——译者

② 哈尔滨码头，又称埠头区，相当于今哈尔滨道里区一部分。——译者

③ 二层甸子，即玉泉。——译者

## 第十二章 护路队各部队从中东 铁路西线各区段撤退

1900年4月底，发现中国军队沿中东铁路西线又增设了新的哨所。

近6月中旬，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扎兰屯站、博克图站、兴安岭站和海拉尔站集结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6月，扎兰屯站除驻有中国骑兵和步兵外，还运来了六门大炮；中国人还把大炮秘密地运到兴安岭站和海拉尔站。

6月中旬，驻扎在扎兰屯的中国士兵修筑战壕。他们解释说，之所以修筑战壕，是因义和团即将出现，需用以保护铁路。

时间过去了，但义和团仍未出现，于是一些忠实的中国人警告护路队官兵，提防危险。

所有这一切在铁路职员中不可能不引起恐慌，因为这时他们已听到了铁路南部支线发生暴乱的传闻。

当然，这些传闻同往常一样都是过于夸大，但仍旧使人们对相邻区段发生的一切感到惊慌不安。

6月28日，海拉尔中国驻军统领全福终于通过译员对护路队第八步兵连连长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警告，他已接奉对俄人开战的命令，因彼鉴于故交旧谊之情，他请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率领所有俄国人于6月29日凌晨以前，如期尽快撤离满洲。

此外，全福统领还说，若不从命，他将不得不向海拉尔的俄人居住区发动进攻了。

同时，他还告知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6月29日，在扎兰屯、

富拉尔基和哈尔滨等地将同时向俄国人发起攻击。

因此，职员们的情绪极为紧张。6月28日中午，在收到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副总工程师伊格纳齐乌斯和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联名签署的立即撤往俄国国境的电报命令后，沿线俄国人立即忙忙乱乱、匆匆撤走。

铁路全线几乎是同时开始撤退的，而且每一区段都各自单独行动，并不等待邻近的区段。

第一批撤退的是离国境线最近的第十八骑兵连。他们保护着职员和大车队离开铁路线，直奔阿巴海图站，于7月2日到达，一路畅行无阻。

同一天撤离的还有第八步兵连和第十八骑兵连连部。他们保护着本段职员和大车队，从海拉尔站向老祖鲁海图哨所进发。

7月2日，该连到达老祖鲁海图，一路上也毫无阻碍。

随后，第十三和第六骑兵连保护其余各段职员和车队沿铁路线撤退，未经海拉尔，而直奔老祖鲁海图哨所。

最后撤出的是第六骑兵连及本段职员，他们到达老祖鲁海图较其它连为晚。

这些区段是根据形势，不得已而撤退的，很值得注意，因此需分专章叙述。

## 第十三章 撤离海拉尔

第二筑路区段由护路队第八步兵连的二百一十名士兵和第十八骑兵连的一百三十名哥萨克驻守。本段护路长官是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

1900年初，当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在离铁路干线二十至三十俄里处骑马时，他常与向海拉尔集结的中国军队相遇。

相遇时，中国军队对护路队士兵非常亲切，而军官们则彬彬有礼地向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致军礼，并完全遵照中国礼貌，盛情邀请他到府上作客。

关于中国军队向海拉尔集结之事，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向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作了报告，但收到的却是一些安定人心的复电，其中有一份电报称：华南的暴乱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可能波及北满，因暴乱主要是反对教徒及其它列强，而不是针对俄国的。关于这一点，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应向铁路职员说明，使其放心。

6月初，这时全福统领率千余名中国官军步兵抵海拉尔，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曾请他解释海拉尔如此集结军队是何意图。

对此，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得到了似乎相当合乎情理的解释，全福统领是奉齐齐哈尔将军之命，来海拉尔郊外与蒙古马队联合举行秋季操演，因此，如在海拉尔郊外出现六千人之多的蒙古马队时，务请不必惊慌。

与此同时，6月10日左右，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得到靠近兴安岭的一个哨所小队报告说，哥萨克在帮助中国人拖出一辆陷入泥潭的大车时，摸出车上拉的是一门最新式的钢炮，炮身用毡子

裹着，上面覆盖着谷草。

他们追上车队，检查了其余所有大车，发现这些车上还藏有三门大炮、炮架及一些卸下的大炮部件。这些都是运往海拉尔的。

显然，是在准备某种非同寻常的军事操演，不然，中国人没有必要如此秘密地调运大炮和炮弹。

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立即将此情况报告了哈尔滨，但是大约在6月18—19日，即开始军事行动的前十天，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却回电指示他说：“勿以此类消息扰乱铁路职员之心”。

收到这份复电的当时，已听得见中国人在离海拉尔两俄里处进行实弹演习的轰轰炮声。

由于事实说明中国人正在准备军事行动，而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在与中国人的密切交往中对此更加深了怀疑，因此，不管哈尔滨怎么说，他表面上对全福统领客客气气，经常拜访或请客上门，以此设法将该统领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但在护路队内部则常常搞警报演习，以防备中国人对海拉尔俄人居住区进行突然袭击。

这样做的结果是，当全福统领心绪不佳时，他总是通过一名叫伊万·伊万诺维奇，曾在布拉戈维申斯克<sup>①</sup>生活了五年，精通俄语的官方译员，对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表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暗示，他预计俄中关系将会发生变化；但即使两国关系恶化，基于对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的好感，他对大尉的私人交情仍依然如故。

此外，在6月27日前不久，全福统领预告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说，他在等候齐齐哈尔的命令（他没有说明什么命令），如双方关系恶化，他将在二十四小时前通知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以便将职员家属和工人送到国境线去；如果中俄开战，他将出来与俄国人厮杀，因为他必须服从最高当局的命令。

6月27日上午9时，还是那个译员伊万·伊万诺维奇来见本

<sup>①</sup> 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译者

段段长雷若夫工程师，代表中国军队统领全福要求俄国人撤离海拉尔居住区，转移到俄国境内。

译员进一步说明，他是受全福统领正式委托来告知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统领昨夜接到了齐齐哈尔将军与俄军开战的命令，因此，他请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将士兵和职员撤离海拉尔铁路居住区，并送往俄国境内，否则，6月28日上午9时，他将令其军队和炮兵向铁路居住区推进，并开始炮击。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将军命令，必须对俄人居住区发动突然袭击，全福统领的预先通知，是对海拉尔俄国人特别关切的表现。

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请译员转告全福统领，他对贵统领的礼遇深表钦佩，但因尚未接到本国上司关于撤离本站的命令，故对撤走士兵的要求，恕不从命。但他可能会把眷属送出国境，而本人率哥萨克在此留守，负责保护一切。

译员走后，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与雷若夫工程师商定召开一次军事会议。

这天在海拉尔站的有：

护路队第六捷列克骑兵连的尉官、第四Л.Г.皇家步枪营舍维奇步兵中尉和护路队第十九骑兵连前任连长伊诺捷姆采夫哥萨克大尉。伊诺捷姆采夫哥萨克大尉因患病在身，是在这里待机归国的。

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助手博季斯科步兵上尉当时不在，被派出检查海拉尔至阿巴海图，即直至外贝加尔边界的各哨所去了。

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伊诺捷姆采夫哥萨克大尉、舍维奇步兵中尉和雷若夫、库拉科夫两位工程师聚齐后，讨论了目前的局势和今后的行动计划。

首先，他们计算了现有的战斗力量，清点了护路队的薄弱兵力：包括病弱在内，仅有四十八名步兵和二十六名哥萨克。

而中国人的兵力：有两千名训练有素的正规八旗军，一个配备四门大炮的炮兵连和六千名蒙古马队骑兵。蒙古马队中有一半装备有最新式的枪枝，另一半则装备有扳机枪、弓箭和梭镖。

另外，本地俄国人居住区根本不适于战斗，房屋分散，排成两行，长约一俄里许，而且房子都是板夹泥结构，只能作为防枪击的掩体，不能防炮轰。

居住区所处的地形则更差，因为它紧靠着伊敏沟河下游河岸，另外三面高地环抱，东两俄里内是高约十至十五沙绳的高地，北和西北二十俄里内是一沙绳许的高地。

尽管车站本身在地形上存在着上述不利之处，但还是决定留在这里，挖掘战壕，守护车站。

会后，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和雷若夫工程师共同拟了一份发给护路队总司令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和阿穆尔河沿岸军区司令格罗德科夫将军的电报，报告了所发生的情况和作出的决定。同时考虑到由此通哈尔滨的电报可能被破坏，该电文一式抄写两份，另一份是在俄国国境线上距海拉尔一百一十俄里的老祖鲁海图俄人居民点拍发的。

这时，关于全福统领发来了最后通牒的消息已在俄国人居住区内传开，于是女人们开始哭诉，俄国工人都酗酒来。

小铺子的老板们亲自搬出名贵的葡萄酒、香槟和烈性甜酒，请工人们白吃白喝。

为此，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命令全体士兵闯入酒店，砸开酒桶，把酒倒光，并且采取了直至以枪毙相威胁的一切最严厉的措施来杜绝这些不成体统的事情。秩序恢复之后，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把所有俄国工人通通派去干活，在库拉科夫工程师和舍维奇步兵中尉的监督下挖掘战壕。

下午2时，全福统领的译员又来到居住区，再次坚决要求俄国

人撤走。

这时，电报员鲍德古尔斯基向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报告说，通哈尔滨的电报线可能在海拉尔附近某地被割断了。

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立即号召，有谁自愿去修复线路，第八步兵连列兵卡麦什亭和军士科索夫欣然前往。他们抓起一卷电线，飞身上马，从海拉尔向东急驰而去。

不到3个小时，这两个好汉便修好了电报线路。

电报线接通后，收到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和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共同签署的从兴安岭转来的第一份电报。这份电报还是早9时发出的。电文如下：

“海拉尔—哈尔滨铁路干线自中段（扎兰屯站）起以西所有哨所立即放弃一切，仅携带现金和财会单据，保护职员和工人撤离铁路线，向西部边境转移。

护路队将铁路职员护送至国境线后，速回哈尔滨。”

接到电报后不到20分钟，居住区里顿时呈现一片可怕的骚乱情景。

客店遭到了猛攻，工人们骑上没有备好鞍的马，象发疯似地无目的地在海拉尔车站上疾驰；女人和孩子们哭号泣诉，跑来跑去，使人更加心慌意乱；有的人还忙着把家具装上大车，有的人往外赶牲畜，有的人冲进商店想白捞点什么东西；许多人毫无目的、毫无必要地站在大街中间莫名其妙地大声喊叫着；然后，人们一群群地突然向伊敏沟河渡口奔去，争先恐后、丢三拉四，密密麻麻地接连不断。

本段的大车店里原有一百多辆车，近两百匹马，而现在竟连一辆车一匹马也没有了，就连雷若夫工程师私人的一辆三套马车也被一个工人套好马，准备拉走。

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见此情景，立即派舍维奇步兵中尉率一

侦察队奔赴渡口。渡口离居住区三俄里，只有一条小平底渡船。他命令舍维奇步兵中尉截住那些逃跑的人，赶回车马，以便驮运医院的伤病员，以及现金、办事处用具和重要单据、文件等。

3 个多小时以后，才算比较有了秩序，开始陆续地有秩序地撤退。至晚八时许，最后一辆马车载着雷若夫工程师的家眷走出该站，居住区就此撤空。

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派步兵将职员护送走了之后，率哥萨克又在居住区留守了一夜。第二天上午 10 时，得到最后一批支队已经过了河的消息，他们才撤离车站，向渡口出发。

这期间，中国军队排成战斗队形，开始向俄国人居住区进发。

这里应提到如下这一事实：在最后一支侦察队撤离居住区之前，全福统领履行了他不开始军事行动的诺言。他在离居住区一俄里处展开战斗队形，但并未进军，在确认俄国人完全离开居住区之后，才占领了它，然后三次齐射，但并非射向撤退的俄国人，而是向帮助并给予他们如此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的神灵致鸣枪礼。

傍晚，撤退的人们才好不容易地来到了离海拉尔十五俄里的墨尔根河畔，扎寨宿营。他们决定在这里等候海拉尔稍远的一些哨所的人员和从牙克石站撤下的第三区段的职员。

6 月 30 日下午，大队抵达老祖鲁海图。

他们在这里宿营，等候由第十三乌拉尔骑兵连和第六捷列克骑兵连护送的第四和第五区段的到来。

## 第十四章 撤离兴安岭

6月28日晚，一支载着铁路职员及其家属的庞大大车队从兴安岭出发。

有八百六十五辆大车的车队<sup>①</sup>，主要装载的是铁路器材和近三千名职员、妇女和孩子。第十三骑兵连的全部器材都扔下了。

第十三骑兵连连长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率全连护送此庞大的运输队，并维持其秩序。

和第十三骑兵连一同出发的还有第八步兵连一个哨所（共二十人）和第六骑兵连一个哨所（共十名哥萨克）。他们是和铁路职员一起于当日从博克图站抵兴安岭站。

俄国人刚一离开兴安岭，中国士兵立即向铁路各建筑物进击，大肆抢劫和破坏。

中国人焚烧建筑物，火光照亮了撤退队伍的道路。

人们不由地想到，既然他们已决意对铁路建筑物进行抢劫和破坏，难道他们就不会指使中国士兵在路上某地对俄国人进行袭击吗？

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在撤往海拉尔的途中与所属十三骑兵连其余几个哨所会合了。

6月30日，最后一个哨所的十二名哥萨克与哥萨克军士索洛维耶夫在牙克石车站会合。

这个哨所是在铁路职员6月28日撤离该站后唯一保存下来的，他们被迫开枪反击多次前来袭击车站的大群武装的中国人。

<sup>①</sup> 其中约有五十六辆马拉大车，装运铁路的白银。

这些中国人抢劫关闭的小卖店、铁路各仓库和分段长住宅。

7月1日,这支队伍抵达扎罗木得站宿营。

据报,海拉尔城内已集结大批中国军队。因此,部队须渡河绕过此城。为此,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于是日早晨派吉涅维奇中尉带领三十名哥萨克前往哈克车站,以便对海拉尔河进行现地勘察。当晚,吉涅维奇中尉即率部返回营地。

因未发现可以涉水而过的浅滩,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决定架桥渡河。

海拉尔河宽约四十沙绳,河岸遍布沼泽。

7月2日晨5时,队伍向哈克站进发,中午12时来到该站后,立即着手架设木架支桥。

由于和连队一同撤退的许多铁路职员中,大多数是工人,并且在该站找到了储备材料,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四个小时桥架已准备就绪。

架设工程进行期间,从海拉尔方面出现一排中国骑兵。

队伍立即慌乱起来。随身带枪的许多职员,掏出枪来打算开枪。

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止住他们,占好阵地,派连队骑兵司务长带一名译员和五名哥萨克迎着越来越远的那排中国人走去。

该排的中国军官对骑兵司务长说,中国军队不会麻烦俄国人,只要求队伍尽快离开满洲。

此外,该军官还说,中国居民意欲抢劫俄国人,他们是奉派来保护的。

谈判结束后,这排中国士兵便向西去了。

两小时后,有三个中国人从海拉尔城纵马驰来,他们给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送来了昂邦<sup>①</sup>的信。昂邦在信中建议不必架桥,邀

---

<sup>①</sup> “昂邦”(满语)是中国清朝政府“大臣”、“大官”的意思。清初,用于亲近重臣;入关后,用于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译者

请他们直赴海拉尔，还答应继续迎送撤退的队伍。

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对昂邦的邀请心怀疑虑，便推说随大车队来的许多俄国工人，到了海拉尔城内就要酗酒并和中国人打架斗殴，而谢绝了他的建议。

架桥结束后，开始渡河。渡河完毕，已近日落。

过河后，队伍便沿铁路继续向老祖鲁海图哨所进发。行约十俄里停下来宿营。

从下面发生的情况可以看出，全体铁路职员惊慌不安到了何种程度。

第二天，7月3日，队伍正行进时，后面出现了几个游动的蒙古人。

大车队里顿时喊叫起来，中国人来袭击了，于是发生一场混乱<sup>①</sup>。

7月5日，队伍安全到达老祖鲁海图。这样庞大的大车队，七天行军竟达三百六十俄里。

为了和第六骑兵连取得联系，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7月2日于架桥处留下二十名哥萨克，由军士图尔切夫任指挥。

7月3日，一排中国骑兵跑来这里，要求他们离开便桥回俄国去。

军士图尔切夫拒绝离开。直至7月4日晚仍未等候到第六骑兵连，他们离开了便桥，向老祖鲁海图进发，7月7日到达。

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对铁路职员和第六骑兵连的命运担心。当日他派出侦察队先行，然后亲率全连出发。7月8日，他离开老祖鲁海图五十俄里许，即与护送扎兰屯—博克图区段铁路职员的第六骑兵连相遇。

该区段是在下列情况下撤退的。

---

<sup>①</sup> 在这次混乱中有个工人用枪自杀。此后，所有工人的枪枝都被上缴了。

## 第十五章 撤离扎兰屯— 博克图区段

从萨拉至博克图站全长一百三十俄里的区段内，驻扎着第六骑兵连的哨所，连部设在扎兰屯站。

6月28日晨，中国人在扎兰屯进入他们事先挖好的战壕，揭起红旗，以示宣战。

当天近午时分，车站收到哈尔滨电报，命令立即撤向国境线，于是人们便开始仓促准备走上吉凶莫测的漫长行程。

这时，驻扎兰屯站的中国军队司令是博统领，他经常在第六骑兵连连长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和段长处作客，并和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

博统领探听到有关准备开拔的消息之后，就开始说服他们延缓一天动身，并一面肯定地说，这完全是某种误会，大约次日将有另一命令下达。

博统领的话有多少可信之处，实在难说，但他后来指挥中国军队在牙克石站附近，力求挡住奥尔洛夫将军部队的去路。

傍晚，一切准备就绪。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只等成吉思汗和碾子山二车站的第五骑兵连各哨所的职员一到，便下令出发。

这时，和各哨所的电报、电话联系已经中断。

至晚9时，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考虑到第五骑兵连各哨所大概已撤往富拉尔基会让站，否则，按时间计算的话，他们已应抵扎兰屯站了，于是决定离开该站，并于晚10时出发撤往国境线。

连同萨拉哨所在内，扎兰屯集合了六十名哥萨克，一支载着许多职员及其眷属的大车队在他们的保护下出发了。

职员或哥萨克扔掉了自己所有行李，只带些最必需的东西，完全是轻装上路。

随同一起出发的，有借口进行所谓保护的两个中国步兵连，一连在前，一连在后。

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对中国人存有戒心，命令哥萨克、上好枪弹，作好准备。

队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了一整夜，但至拂晓，却发现中国步兵连不知去向。

此外，俄国人刚刚撤离扎兰屯居民点，中国士兵就急忙对建筑物动手，开始抢掠遗留的器材，烧毁建筑物。

队伍夜间行进三十俄里，6月29日晨抵哈拉苏车站。

车站已空无人迹，燃尽的建筑物余烟仍在，遭中国人洗劫过后，残存器材弃置其间。

因未发现尸体，可以肯定职员在这以前早已离去。他们撤后，该分段才被洗劫与焚烧。

队伍稍事休息后，继续前进，并于傍晚抵达巴林站，自6月28日晚起，走了六十俄里。

职员们放弃的巴林车站，也被中国人放火烧光了。

毫无疑问，所有铁路职员和护路队官兵均已先后撤离自己的区段，向边境行进。

为了在连队到达前把他们拦住，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刚到巴林站，便派出由斯托伊洛夫军士指挥的三人骑兵侦察组，命令追上撤退的各哨所的人，并传达命令：“停止前进，务等连队到迭”。

军士斯托伊洛夫在博克图站追上了从哈拉苏、巴林和雅鲁哨所撤退的人。在这里他们曾被中国军队截住，令他们交出武器。

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从扎兰屯站仓促出发，并以为各哨所都备有口粮，故随身几乎未携带任何备用粮草，以致队伍到达巴林就深感粮食相当欠缺。

因此，第二天总共才走出三十俄里，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就不得已在雅鲁哨所停下宿营，以便能从该站找到面粉烤制些面饼，备路上食用。

此外，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还决定在雅鲁站等候被他留在扎兰屯-富拉尔基区段各哨所的人到来，说不定他们因故未能退向富拉尔基。

果然，成吉思汗哨所十名哥萨克与职员，于6月30日半夜才与队伍会合。

原来，该哨所在集合职员时耽搁了，该哨所职员到达扎兰屯站时，连队已经离开该站。他们只得绕过扎兰屯站，平安到达雅鲁站。

另一从碾子山站撤退的哨所有十二名哥萨克，由军士佐洛塔列夫指挥，他们带领十名职员来到成吉思汗站时，遭到了中国士兵的射击。哨所队长佐洛塔列夫军士当即向后返回，往富拉尔基会让站转移，但在途中从中国人处得知，俄国人放弃的富拉尔基，被中国人占领了。

军士佐洛塔列夫决定不经过富拉尔基，因为走那条路必须渡过嫩江，于是重又返回，从西南方绕过铁路线，途中与远离铁路线制作枕木被留下来的几个俄国工人会合，然后，平安到达海拉尔。

当快要到达海拉尔时，哥萨克把子弹藏在马鞍垫下，步枪藏在大车里，换了衣服，装扮成铁路职员。

中国士兵友好地接待他们，甚至还给他们提供几个中国骑兵充当带路人，领他们走上通往老祖鲁海图的大路。

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的队伍到达雅鲁站，晚9时一连中国兵也来到了，他们住在离俄国人队伍宿营地三百步左右的房子

里。不久，岗哨报告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发现了中国的侦察队。

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由于不明该连的真实意图，因而命令马不卸鞍，连队要充分保持备战状态。

职员当中有许多人是预备役士兵，由他们组织起一个五十人左右的步兵排，一些人使用骑兵的支架步枪，一些人使用猎枪和文柴斯太尔式来福枪，来保护宿营地。

整夜都是在极端警觉的情况下度过的，因为随时都要防备中国人背信弃义的袭击。早6时许，队伍又继续赶路。

在队伍出发的同时，中国步兵连紧跟在队伍的左侧前进。

行约十二俄里，队伍发现前方路旁有个十字架，就在这时候一个哥萨克兵士骑马驰来报告，路右边的山里，中国部队已进入阵地。

事后知道，此处便是6月28日中国士兵袭击过路的雅鲁站哨所职员，并击毙三名哥萨克的地方。

道路从这里通过一个隘口，左边是雅鲁河，其徒涉场此时已不能通行，右边是大山的两个支脉，距大路延伸两俄里，然后又转向大路。

这两条支脉直伸到大路，形成小山谷，是个适宜的阵地。

两条支脉后的大山急转向右，远处有一开阔的山谷。

已得到报告：中国人进入雅鲁河右岸两支脉间的阵地，与此同时，又发现一个中国步兵连占领了两支脉对面河边的一栋房子。

这样一来，通过隘口，队伍将遭受来自两方面交叉火力的袭击。

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立即派出步兵排，前往占领山岭，必要时掩护大车队。

骑兵连也继续前进，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命令，如果中国

人开火，便向他们发起进攻。

占领了支岭间的大山侧翼阵地的中国人放俄国部队过去，并未开枪。

后来听说，中国士兵原拟袭击撤退的队伍，但未下决心，打算把他们全部消灭于博克图。

队伍继续前进，离博克图还有十二俄里时，迎面碰上了哈拉苏站的分段长，他前来报告说，中国管带把几个哨所和职员都拦截在博克图，要求交出武器，还威胁说，否则任何人也不放行，于是哥萨克决定把枪枝藏在大车里，并改换装束。

这些哨所撤退的情况如下：

6月28日，雅鲁、巴林和哈拉苏车站的职员在护路队官兵的保护下，向兴安岭转移。与其一同转移的还有雅鲁和巴林的哨所人等。

接近上面谈到的那个隘口时，由四名哥萨克组成的先遣侦察队被四名中国骑兵拦截，盘问他们往何处去，干什么等等，随后非常突然地用枪口对着他们射击，与此同时，埋伏在支岭上的中国士兵也向队伍开了火。

哥萨克米特洛凡·斯库拉托夫、尼古拉·索洛马哈及与他们在一起的工长基谢列夫当场被击毙，哥萨克加夫里尔·费多罗夫也负了致命伤，但他终于稳住在马上，急驰而归，被带回部队。

哥萨克瓦西里·谢里旺捷耶夫往右边山里跑，但被中国人追上，就地击毙。

有许多职员吓得丧魂落魄，也朝山里跑，因而失踪。包括妇女在内，约五十名职员皆下落不明。

当哈拉苏站撤出的队伍赶到时，中国人才跑掉了。于是各哨所的人一路上毫无阻碍，来到博克图站，但在这里却被中国人截住，要求他们留下武器。

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获悉中国管带在博克图站不让俄国人通过,并要求交出武器的消息之后,选定了阵地,令其队伍停止前进,筑起车垒,然后亲率译员出发前去谈判。

他对管带说明,所拦截的人,皆铁路职员,他们没有武器,与职员同行者确有六十名哥萨克,但他们是奉命护送职员的,因此必须放他们通过,否则,他们将被迫以武力冲破阻截。同时,区段长又送了些钱给中国管带,这样,终于说服了他,同意可不交出武器而放行。

次日晨,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命令哥萨克提高警惕,子弹上膛,随后带着队伍向博克图进发。

在车站附近,中国士兵全副武装,队列监视着通行的队伍,一名中国中士站在旁边,高声核点通过的哥萨克人数。

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和被截在车站的哥萨克和职员们会合后,继续向西进发。

中国士兵队列森严,给队伍造成一种紧张气氛,令人感到必须作好准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

队伍从博克图站将出发时,前面出现了中国一连步兵。该连距大路约五俄里处,占据了路旁陡峭的高山。

中国管带率其卫队把队伍监送至这座山前。

离开了博克图站,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命令化了装的哥萨克再换上自己的军装,把藏起来的步枪拿了出来。

中国管带发现哥萨克的人数突然变多,才明白自己受了骗,然后他笑了笑,不怀好意地用手指指着那些现已认出来的、熟识的哥萨克。

中国管带在路上询问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他是怎样通过6月28日哥萨克被击毙的地方的,并要他谈谈这次行军的队形,以及哥萨克是怎样使用军刀的。

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将所有这一切都作了说明，看来中国管带很满意，并且称赞了哥萨克。

山下告别之后，中国管带返回博克图站，而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带着队伍继续赶路。

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由于某种原因中国人打算除掉这个队伍，但不知又因为什么未能动手。

前面还要经过大兴安岭的一个隘口。兴安岭已被中国军队占领，队伍必须从中国军队当中通过。中国军队两个步兵连，列队于隘口，垂手握枪，夹道立正，放行俄国队伍。

走出兴安岭，未遇到中国大部队，只是与某些中国侦察巡逻队偶尔相遇。

7月5日，队伍抵哈克站。他们在此处经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所架设的便桥渡过了海拉尔河，然后向老祖鲁海图进发。

队伍走近墨尔根时，碰上约五十多个带家眷的俄国人，他们原在海拉尔城外干活，从中国人那里得悉俄国人已撤退，便偷偷奔赴国境线。

工人及其家眷加入队伍的撤退行列后，于7月8日到达老祖鲁海图，途中与第十三骑兵连相遇。

队伍十天共走了四百二十俄里，即平均每天走四十二俄里。

此次撤退是极其艰难的，在每个参加者的记忆中都留下了使人非常不愉快的回忆。

除6月28日遭到中国军队的一次袭击外，一路上与中国军队并未发生冲突，虽然如此，但人们仍然极度紧张地经历了艰难的日日夜夜，一直在中国军队中间穿行，时刻须提防着象6月28日那样，遭到中国人突然背信弃义的袭击。

即使在宿营地，队伍也处于紧张状态，因为有时靠近宿营地驻扎着中国军队；近处有时完全出乎意料地出现中国步兵连，也在我

队伍旁边宿营。

他们来的目的及其真实意图何在,谁也不能确切地说清楚。

除这些所经受过的、使人惊恐不安和难以忍受的精神紧张外,队伍还饱尝了饥饿的痛苦。

由于没有任何储备粮食,人们几乎在全部行军中,只好用从各哨所搜集到的面粉烙些饼和小米饭以充饥。

在冒着盛夏酷暑,途经海拉尔河至老祖鲁海图哨所全长一百二十俄里干旱的蒙古草原时,此种缺粮之苦尤难忍受。

如上所述,在这些区段撤离之前,中国人已在铁路沿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因此,很难想象为数很少的哥萨克士兵既要保护中东铁路职员的撤退,又要阻止企图袭击并消灭俄国人的中国军队。

只好作出这样的推测:虽然中国人已于7月2日开始炮击布拉戈维申斯克,但当时中国军队并未得到作战的命令;或者,齐齐哈尔将军确实也如他对修筑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宣称的那样,发布的命令是只要俄国人撤离满洲,则放其通行,不得阻截。

## 第十六章 编入奥尔洛夫将军部 队的中东铁路西线护路队 各连队的行动

撤至外贝加尔国境的各护路队的部署如下：第十八哥萨克骑兵连驻扎阿巴该图；第八步兵连和第六、第十三骑兵连驻扎老祖鲁海图哨所。其中后一个据点的连队由于要进行战术与队列训练，待命开赴满洲，一直留到7月17日。

7月12日，奥尔洛夫少将带领两个外贝加尔步兵营和并入其支队的护路队第十八骑兵连，离开阿巴该图向满洲境内进发。第三上乌丁斯克哥萨克骑兵团和外贝加尔哥萨克炮兵连，留在阿巴该图休息两天。

集合在老祖鲁海图的护路队各部，也同时出发，向完工站挺进，以便与奥尔洛夫将军部队会合。

和他们同期出发的应该还有运送全连队食用面包干的车队，但因7月11日下雨淋潮了面包干，因而这些连队只好延期到7月17日出发。

第十八骑兵连走在从阿巴该图出发的连队前头，于7月14日在赫尔洪德站未经战斗，就俘虏了五十名用文柴斯太尔来福枪武装起来的蒙古兵和两名军官。这是连队与敌人的首次接触。

奥尔洛夫少将令第十八骑兵连从赫尔洪德站前进，向完工站推进三十俄里，步兵营在赫尔洪德站停留一天。

随着部队向前推进，建立了兵站并修复了电报通讯。

第十八骑兵连连长鲍季斯科步兵上尉快到完工站时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消息说,该站前面驻有蒙古人骑兵四连。

因此,奥尔洛夫少将派了一个上乌丁斯克骑兵连增援第十八骑兵连。

7月16日晨,两个骑兵连驶过完工站时与蒙古兵遭遇,跳下马后,向蒙古兵开了火。

几次齐射之后,蒙古人一边还击,一边开始撤退。我骑兵连追击约两俄里,尔后,蒙古人跑掉了。

外贝加尔营也于同日抵完工站湖畔露营。

车站附近地形有以下特点:海拉尔河流经站左,险峻而陡峭的河岸环绕着一个湖,并截断了从赫尔洪德至海拉尔城的大路,路南一栋房子,就是完工站的火车站站房。

前面地势十分开阔,有些地方有少数的沙丘灌木丛。

7月17日早晨5时,中国军队自海拉尔方面出现,向第十八骑兵连各岗哨逼近。

获此情报后,部队的步兵占据了河岸坡地,部署于陡峭的河岸;第十八骑兵连一面用骑兵队迫使蒙古人后退,一面返回阵地并占据了右边步兵的阶梯坡地;站房前部署了一个外贝加尔哥萨克步兵连和上乌丁斯克半连骑兵;半个骑兵连和第十八骑兵连的一个排,部署在站南,另外还派侦察队弄清楚右翼的地形。

蒙古人骑在马上,边开枪边呼啸着往前冲。

敌步兵随其骑兵之后散开,开始进攻;同时,蒙古人在俄军部署的左翼集结,几次想从这里向站房发动进攻,但每次均被占据车站的我步兵击退。

敌全部进攻部队人数达八千到一万,并备有大炮两门。

奥尔洛夫少将在用火力遏止了中国人的进攻的同时,打电话给赫尔洪德站,命令第三上乌丁斯克哥萨克团和外贝加尔哥萨克

炮兵连迅速向支队靠拢。

这时，敌军散兵线向支队阵地推进了一千步，部署在路南土丘上的敌军两门大炮也不断向车站和步兵占据的阵地轰击。

支队当时的处境越来越危急。

中午 12 时左右，炮兵连（六门炮）和第三上乌丁斯克哥萨克团终于赶到了支队阵地。

他们来到以后，支队的兵力增加到两千五百人。

立即动手将大炮部署在大路和步兵右翼之间的阵地上，但没有开炮，因为该团的战马需要一些时间休息。

奥尔洛夫少将拟定向敌军进攻的计划如下：

先派第三上乌丁斯克哥萨克骑兵团包抄敌军左翼，然后进行炮火袭击，最后转入全面进攻，中国人对此出奇不意的行动大为惊愕。因为，他们以为支队没有配备大炮。

下午 2 时左右，上乌丁斯克哥萨克骑兵团出发包抄敌军阵地左翼，20 分钟过后，炮兵开始袭击。

炮兵的准确射击，很快就使中国人的一门大炮“成为哑吧”，另一门大炮也被迫转移阵地。

炮兵的轰击转向步兵，下午 2 时 35 分，奥尔洛夫少将便发出总攻击信号。

敌军没有回击，便开始退出阵地。

第十八骑兵团立即上马，挥舞军刀，追杀逃敌。该连冲入中国人群，挥刀砍杀，缴获中国将领的旌旗数面。

其中有一面大旗是在这次战斗中受了擦伤的博季斯科步兵上尉亲自夺得的。

上乌丁斯克人砍死不少在逃的敌人；步兵也投入了战斗，他们把盘踞在各砂丘上灌木丛间的中国人用刺刀驱赶出来。

中国部队仓皇逃窜，我骑兵团跟踪追击十五俄里。

随后，奥尔洛夫少将把部队召回完工站，另派一支流动侦察队侦察敌情。

这次战斗，击毙约八百中国人，其中有海拉尔驻军统领全福。此外，他们还损失了两门大炮，是当时他们仓皇撤退时被迫扔掉的。

第十八骑兵连一名卡诺维茨哥萨克受伤，骑兵连长博季斯科步兵上尉也被擦伤。

奥尔洛夫少将的整个部队伤亡情况是：死八人，伤十八人。

此次胜利战果是蒙古人离开了清军，并放弃了海拉尔城和城里的全部战备物资。

7月20日，奥尔洛夫少将从完工站派第十八骑兵连去接应自老祖鲁海图开来的护路队。该连与护路队分手后，直赴海拉尔城。

7月17日，护路队第六、第十三骑兵连和第八步兵连，护送为奥尔洛夫少将部队运输面包的车队，从老祖鲁海图出发直奔完工站。

第十三骑兵连作为侧翼部队在左侧掩护这支队伍。

护路队各连队人数如下：

第六骑兵连：两名军官（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和舍维奇步兵中尉）和一百四十名哥萨克；第十三骑兵连：两名军官（亚基莫夫斯基步兵大尉和齐涅维奇步兵中尉）和一百二十八名哥萨克；第八步兵连：一名军官（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和一百七十五名士兵。

总共一百七十五名士兵和二百六十八名骑兵。

这支队伍由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指挥。

各连队都配有供其使用的八辆大车的辎重车队，装载着备用枪弹，其数量按每支枪配备五十发，此外还有够三天食用的面包干和燕麦，以及手提武器。车队中还有一辆救护车。

队伍冒着酷热，在干旱的草原上行进，走了近六十俄里，于7

月 20 日在离海拉尔三十俄里的地方停下宿营，并派出第六骑兵连一个排，由舍维奇步兵中尉指挥侦察选择渡河地点，并安排渡河事宜。

各排派出若干侦察小队，其中一个侦察小队经过很长时间的搜索后，终于和奥尔洛夫少将支队取得了联系，并得到消息说，支队正向海拉尔方向行进。

7 月 21 日，所有支队来到海拉尔河边，此处距海拉尔城还有十二俄里。

晚上渡河时，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接到奥尔洛夫将军的命令，要求强行军向海拉尔城挺进，以便和支队会合。

队伍渡过了海拉尔河<sup>①</sup>，7 月 22 日早 6 时，第六和第十三骑兵连在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指挥下，继续强行军前进，入夜时抵海拉尔城，这一天走了六十五俄里。

骑兵连留在此地，以继续侦察敌情，直至 7 月 26 日。

第八步兵连和各骑兵连辎重队于 7 月 25 日中午到达海拉尔城。

7 月 26 日，第六、第十三、第十八骑兵连奉奥尔洛夫少将之命，在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统一指挥下，向东挺进。7 月 29 日，他们通过免渡河站以后又行进十五俄里，遇上了被中国人逼退下来的布拉托维奇骑兵上尉与其率领的流动侦察队的第三上乌丁斯克哥萨克团的混合骑兵连。

在小规模的对射以后，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退回免渡河站，因该站离主力部队驻扎地一百二十俄里。

7 月 30 日，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派第十三骑兵连一个排，在步兵中尉齐涅维奇指挥下去侦察爱敏沟河，选点渡河，后因遭到中国人袭击，被迫退回。

<sup>①</sup> 辎重和装备用船渡，马和人泅渡。

中国人对他们跟踪追击，直至河边。

第十三骑兵连在该河一座桥旁迎击了中国人。中国人伤亡甚重，被迫撤走。

此后不久，大批敌军再次来犯。

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率部占领了火车站并向敌开火，迫使中国人展开队形，从而暴露了他们的兵力。

中国人的兵力达七千人。指挥他们的是赫赫有名的、中国人公认的一员大将博统领。

的确，他的军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

中国人企图包抄骑兵连右翼，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率部在敌发动的逼攻下进行撤退，后撤进行缓慢，傍晚占领了免渡河山口，中国人没追到此处，便停止了追击。

第十三骑兵连奉命留守山口，监视敌情，而全部先头部队随着夜幕的降临后撤约两俄里，至“哥萨克牙克石”哨所，宿营。

宿营地后方一俄里半处是牙克石山口。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派护路队第八步兵连在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指挥下占领了该山口<sup>①</sup>。

次日早晨6时左右，接替第十三骑兵连留守山口的第十八骑兵连的一个排，开始受到敌军的逼攻，在敌转为进攻的情况下，被迫退回部队的宿营地。

这个排在这里同徒步掩护了其余各部撤退往牙克石山口的骑兵连会合。各部在牙克石山口占领阵地，其部署如下：

在路南的突出部，部署了第六骑兵连，其中有半连人员首先进入战壕。

路左阵地上部署的是撤回来的第十八骑兵连，其左侧是布拉托维奇骑兵上尉率领的外贝加尔混合骑兵连。

<sup>①</sup> 傍晚，骑兵连撤往“哥萨克牙克石”哨所时，第八步兵连赶来。

在他们之间稍后之地，部署了第八步兵连。

因第十三骑兵连熟悉所有小路，遂被派往侦察右翼阵地地形，以防敌避开大路，从南面绕过山口，迂回到部队的后方<sup>①</sup>。

敌军占据了免渡河山口之后，成战斗队形慢慢下山，直奔哥萨克牙克石哨所而来，并派出其骑兵队侦察免渡河河谷。

敌军骑兵涉过免渡河浅滩，绕过哨所，然后在哨所下游再渡河返回，然后，配合其它部队开始向牙克石山口发起进攻。

中国人为了包抄我右翼之阵地，沿凹地派出一支独立的部队。

午后 2 时许，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先令第八步兵连后退，当中国部队靠近一千步时，向敌进行几次齐射，然后开始撤退。

第六骑兵连担任部队后卫，掩护撤退。

傍晚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和第三上乌丁斯克哥萨克团会合。该团奉奥尔洛夫少将的指派带着炮兵连走在前面，在离牙克石山口大约十八俄里的牙克石车站附近宿营。

晚 10 时左右，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带领第十三骑兵连也来这里宿营。

博统领带领中国军队在离我部队宿营地不到十俄里处宿营。

夜里 3 时，部队集合，并隐蔽地进入了阵地。

阵地左翼濒临海拉尔河，右翼靠近大路右侧的山脉。

阵地被这条大路分割成差不多相等的两部分，其左边部分地形特点是岗峦起伏，到处都是散乱的山岗和灌木丛生的低山脉。

右边部分，则是走向大路的三条山脉，有几处覆盖着低矮灌木丛和一片树林。

三条山脉中第一条由我部队占领，其余两条处在敌军前方。

阵地后方多为山地，由一些独立的高地和低山岭组成。

护路队各部和上乌丁斯克骑兵连占据了阵地左半部，其中第

---

<sup>①</sup> 牙克石车站与“哥萨克牙克石”哨所距离二十二俄里。

六、第十三骑兵连向前推进，占据了阵地左翼对面前两俄里半处的前沿据点。

第八步兵连部署在大路右侧的战壕里，作为炮兵连的掩护部队。

炮兵连的另一方为上乌丁斯克团各骑兵连。

早晨 6 时，中国人发动了攻击。

第六、第十三骑兵连在两千步距离外向他们开了火。

中国人缓缓前进，不断以新的部队加入散兵线，并回击我骑兵连。

7 时许，中国人的先头部队向我第六骑兵连阵地推进了一千步。

当时，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命令半连骑兵后撤，占领后方阵地。

这项命令执行完毕时，其余半连骑兵也开始撤到下一个阵地。

当时发现敌军顺大路拖来两门大炮，摘掉炮前车，便朝我骑兵连开炮。

冒着炮火的轰击，第二批撤下的半连骑兵与前次撤下来的半连骑兵顺利会合，然后便朝近处八百步远的中国步兵散兵线开火。

该骑兵连仍以上述方式(每次半连)继续后撤，并以火力牵制中国人的行动；午后 1 时左右，该连在阵地上和其余部队也会合了，并配合第十八、第十三骑兵连以火力阻止中国人继续前进。这时敌散兵线，在有利的支援下接近我阵地六百至八百步，而且几次试图转为进攻，但每次都被我骑兵连准确的火力所击退。

约早晨 8 时半，敌炮兵连(四门大炮)占领大路右边的山脊阵地，并开炮轰击。

敌人的炮弹有的在第八步兵连战壕的胸墙里爆炸，有的落在我炮兵连的后边，威胁着大炮的前车和炮弹箱，因此必须把它们

转移。

也就是这个时候，在第八步兵连和炮兵连的阵地前面中间的那条支脉上，出现敌军的密集散兵线，他们不断开枪射击。

近午 11 时许，中国步兵散兵线向右翼突入，企图包抄炮兵连的侧翼。

为反击敌军的火力，掩护炮兵连的第八步兵连的一个排，被调到炮兵连阵地的右侧。

下午 1 时左右，在阵地右翼集结了人数众多的中国步兵，威胁着炮兵连的侧翼。当时，根据炮兵连连长哥萨克中校菲利莫诺夫的命令，第八步兵连第二、三排和两个上乌丁斯克骑兵连调出来攻击敌侧翼，以迫使敌军退出其所占阵地。

第八步兵连的第二、三排配合两个上乌丁斯克骑兵连包抄了中国人的侧翼，并在他们接敌约八百步之后，占领阵地，开枪齐射，这就迫使中国人撤去其一部分散兵线，并将敌军火力引离炮兵连。

半小时后，第二、三排接到同连队会合的命令，他们执行了此项命令。

午后 2 时左右，奥尔洛夫将军率领步兵赶到，他们的到来使部队兵力增加到四千三百人。

奥尔洛夫将军巡视了阵地，表彰了护路队各部的勇敢和顽强精神。

新来的步兵一部分成散兵线部署在炮兵连右翼，一部分部署在右翼之后作为预备总队。下午 3 时决定发起总攻。此时雷声隆隆，大雨倾盆，使总攻击推迟到午后 5 时。

下午 5 时，当敌炮兵连被压制，我炮兵向山间支脉进行火力袭击后，部队转入进攻。

在左翼，由于中国人利用岗峦起伏的地形，占领了独立的山峰或小山岭，并竭力坚守阵地，护路队骑兵连不得不下马以步兵队

形，挥舞军刀，将中国人赶出阵地。

尽管中国人占有优势兵力并占据着利于防守的岗峦起伏的地形，但还是被我骑兵连赶出阵地，并在我骑兵追击下仓皇逃窜。

阵地上的敌军全线崩溃，丢掉辎重，仓皇逃命。

追击中国人的行动一直继续到夜色降临。其中护路队各骑兵连在哥萨克牙克石哨所突然与宿营的敌军遭遇，于是和外贝加尔骑兵连一起奋勇策马向敌人发起冲锋。

敌军再次丢弃所有宿营帐篷和辎重逃跑。

各骑兵连奉命在哥萨克牙克石哨所停下宿营。

次日，第十三骑兵连向前进发，途中在免渡河站发现敌军遗弃的大炮。在追击逃敌时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所率第八步兵连并没有落在骑兵连之后，他们也参加了对盘踞在牙克石山口的中国人的进攻。第八步兵连在哥萨克牙克石哨所加入了护路队各骑兵连的宿营地。

因白天劳累而疲乏的人们刚要入睡，宿营地里便响起了枪声。这共同感受的惊慌不安使人们立即行动起来。

旋即就弄清楚了，原来是一场虚惊。

残存于后方的个别中国士兵流窜到兴安岭，碰上了我警戒哨。哨兵向他们开了枪，枪声报警，使整个部队惊动起来。8月3日，在部队后方哈克车站附近发生的另一次虚惊更加使人不愉快。流动邮政所把赶着牲畜渡过海拉尔河的几个蒙古人当成了敌军，对此未加判断，便报告了哨所。

根据上述报告，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奉派立即带领护路队第六、第十八骑兵连和一个上乌丁斯克骑兵连，从哥萨克牙克石哨所附近的宿营地出发，前往剿敌。

这支队伍走出四十五俄里抵扎罗木德站时，才弄清楚，又是一场误会。8月5日，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带领各连返回宿

营地。

由于接到奥尔洛夫将军要求寻找蒙古人，并向他们购买部队食用牛的命令，第十八骑兵连便留在扎罗木德站。

第十八骑兵连的一个排，作为奥尔洛夫将军的个人护卫队留守部队。

8月6日，全部骑兵队出发前进。其中护路队第六、第十三骑兵连和布拉托维奇骑兵上尉的外贝加尔人混成连，在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的指挥下组成前卫队，先行了两站地。

8月7日，这支骑兵队的前卫队到达免渡河站东南二十二俄里的哈拉沟站。

从该站派出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带领的护路队第十三骑兵连和布拉托维奇骑兵上尉指挥下的外贝加尔人混成连前去兴安岭侦察敌情。

8月8日，在布拉托维奇骑兵上尉指挥下的第十三骑兵连一支侦察队，在伊列克德站前方消灭了敌军的骑兵岗哨。当时军士格里戈里·普列特涅夫和哥萨克安东·叶尔古切夫表现得尤为勇敢，此外，安东·叶尔古切夫还在此处夺回十四匹马。

是日午夜，第十三骑兵连派出两支侦察队去侦察占据兴安岭山口，并构筑防御阵地的敌军兵力部署，其中一支由哥萨克米仑·鲍罗金率领的由哥萨克叶尔莫利切夫、鲍奇塔林、古季诺夫、哥萨克军士基里洛夫组成的五人侦察队绕过中国人的左翼，越过山口顶上的大庙，迅速深入到了敌军部署的最后方<sup>①</sup>。

另一支侦察队也同样准确地弄清楚敌人在兴安岭兵力的部署情况。

敌军(右翼)的炮兵连部署在大路右边的山坡上。

---

<sup>①</sup> 第十三骑兵连的另一支侦察队由库德里亚舍夫、什里亚耶夫、萨文、索洛多夫尼科夫、马克辛、涅巴谢夫(列昂季)、克拉斯尼亚托夫等八名哥萨克组成。

山口前面，以及林木丛密的山坡上和各山脉山头上都修筑了步兵掩体，此外，中国人还占据了枕本垞和山口凹地上的木构房屋。

主力部队的宿营地驻扎在山口西边大庙附近。

一条只有通过几处可以涉过沼泽地的小河沟对阵地的正面起到了加强作用。

中国军队一共集结了大约一万人左右。

由于伊列克德站的中国骑兵岗哨被除掉了，以及第十三骑兵连和混成连的进一步行动，敌军骑兵各岗哨匆匆撤回兴安岭山口，中国人所占山口阵地前面一俄里许的两个独立高地空出来了。

这两个高地既是敌军很好的前哨据点，又是占据山口的中国人进攻时最适宜的出发阵地，因此，8月8日，派上乌丁斯克团的哥萨克骑兵连协同护路队第十三骑兵连占领了这两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高地。

8月9日晨5时，第六骑兵连奉命火速行进，增援被中国人猛攻败退的上乌丁斯克人骑兵连。

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率骑兵连向前推进，并再次占领高地左边的低山脉，设立了若干岗哨，其右侧第十三骑兵连骑兵司务长率本连一部坚守岗哨。

骑兵半连人马占领了右山岭，但由于骑兵部队在森林中无法行动而下马徒步行进，另半连占领了左山脊，这里的树林比较稀疏，因此哨兵均是骑兵。

中国人一直竭力要把第六骑兵连挤出去，但由于连长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及其预备军官舍维奇步兵中尉沉着镇静，以及捷列克人<sup>①</sup>作战顽强，中国人每次进攻均被打退，其中部分敌军是被放入直接射程之内击溃的。

<sup>①</sup> 全骑兵连都是从捷列克哥萨克军队中招募来的。

8月10日下午2时，先头部队派出护路队第八步兵连前去增援第六骑兵连。第八步兵连占领了高地左山脊，并设岗哨；而第六骑兵连全连则占领了高地右侧，并设岗哨。

傍晚5时，敌军向两个高地开了炮，并用部分兵力涉过小河，多次试图向第八步兵连和第六骑兵连的各岗哨发起冲锋，但每次均被我火力击退。

晚9时，敌军停止射击，完全静了下来。

8月9日，我部队主力转移到哈拉沟站，骑兵部队已到伊列克德站附近。

8月10日，奥尔洛夫将军派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指挥下的第十三骑兵连和两个上乌丁斯克人骑兵连，从敌军阵地的左翼迂回过去，以便从其后方发起冲击。

这支队伍要经过中国人所占之主山口以南三十俄里的火了沟山口。

部队行军约八十俄里，于8月11日近午，终于赶到了中国人撤退必经之路。

同一天，部队步兵向伊列克德站转移。8月11日午夜2时，整个部队分为若干纵队从伊列克德站出发，向敌阵地发起进攻。

纵队向导都是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留下来的第十三骑兵连哥萨克，他们异常熟悉地形。

外贝加尔人炮兵连顺利地通过所有障碍，占领了右边高地上的阵地；其左边是护路队第八步兵连，根据作战部署，负责向敌军正面攻击。炮兵连右边是外贝加尔人一个营。

奥尔洛夫将军派出三个营，包抄敌军右翼。赤塔步兵团各步兵连作为总预备队在战斗队形的右翼之后。

其余上乌丁斯克人骑兵连部署在通往山口的大路上。

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所率护路队第六骑兵连必须于右翼

采取行动。

8月11日早晨6时半左右开始炮击，而中国步兵从自己的战壕里迅速开枪还击。

撤回宿营警戒并占领了炮兵连左翼阵地的第八步兵连，也向敌散兵线及其转移过来的援军开火。

这时，第六骑兵连出发包抄敌军左翼。但连队必须越过沼泽地小河沟，翻过陡峭的大山，对大部分路程，骑兵连只好牵马徒步而行。

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接近敌阵地侧翼后，发现敌人炮声沉寂，并且中国人的枪声也已完全停止。

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推测中国人可能已撤退，便沿大路策马奔向山下的山口。

果然，被外贝加尔人营从右翼包抄的中国人，已从阵地上拖走大炮，慌忙撤退。

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到达山口时，接到了奥尔洛夫将军追歼敌军的命令。

第六骑兵连策马前进，很快就赶到其它部队的前头，并在大庙近处翻过山口继续前进。

骑兵连大约跑了一俄里路，驰出群山之后，便与密集的正在撤退的敌军纵队遭遇。

捷列克人勇猛地杀入敌军队伍，所经之处满布中国人的尸体。

许多中国人吓得丧魂落魄，丢下武器跪在地上恳求饶命，还有些人虽也惊慌失色，但仍然顽强抵抗。

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被打伤了右腿，大腿骨被打碎，他就这样瘸着腿跳着前行。

捷列克人小心地让自己勇敢而敬爱的连长躺在毡斗篷里，跟在骑兵连后边抬着走，因为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不同意离开

连队。

这位英雄没有能和自己的连队一起呆多久，因为伤口很快就得了坏疽病，与自己的捷列克弟兄们永别了。

捷列克人为敬爱的连长之死而愤怒，誓向敌人讨还血债。

骑兵连冲杀数俄里，所到之处，敌军尸横遍野。

舍维奇步兵中尉接任骑兵连指挥。

该连穷追敌军十八俄里。

该连继续前进，又追上中国人的另一支纵队，发现他们已经把大炮拖到阵地上就要开炮。

捷列克人勇猛地冲上去，霎时不知不觉地出现在大炮之间，朝中国人左劈右砍。中国人吓得丧魂落魄，丢下武器弹药，逃进山里。

由于他们在前哨苦战了两昼夜，已弄得人困马乏，又因山路崎岖，行动困难，便停止追歼。骑兵连步行唱着歌顺大路向火了沟河口进发。在这里他们和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的第十三骑兵连会合了。

这次勇猛追歼敌军获得的战利品有：从阵地夺得的克虏伯大炮五门，其中有两门已装好炮弹；大批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中国旗子；近一百辆大车的辎重；其中大部分装的是战备物资和武器，以及大批家畜和马匹。

当第六骑兵连从阵地的一个方向奋勇向前追杀撤退的敌人时，出色的护路队第十三骑兵连也从另一方向勇猛地大力痛击敌人，迎着六连驰来。

马队绕过火了沟山口，出现在敌阵地后方，即敌人的退路兴安岭—扎兰屯大道<sup>①</sup>上，不久，他们就堵住了仓皇撤退下来的敌纵队。

---

<sup>①</sup> 这条道路尽在山谷之中，谷宽平均为四分之三俄里，两侧耸立着不高但很陡峭的山岭。

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考虑片刻，率第十三骑兵连，勇敢地冲了上去，杀入敌军队伍。

外贝加尔人也随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之后，冲了上去。

敌军突然遭遇哥萨克，瞬间便被击溃，乱作一团，往山里逃去。

第十三骑兵连向兴安岭继续追击的途中，又碰上另一支中国人纵队，再一次冲杀过去。

惊慌失措的中国人，一部分掉头向山里逃走，另一部分留在原地还击。

这时，第十三骑兵连连长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的马被击毙，一个中国人扑向亚基莫夫斯基步兵上尉，想对他开枪，但哥萨克马赫列夫及时赶到，用军刀砍倒了这个中国人。

骑兵连一边砍杀中国人，一边前进，不久碰上了三门已摘离前车的敌军大炮。

年轻的乌拉尔人<sup>①</sup>勇敢地冲了上去，刹那间那些大炮就落到了他们手中，而敌炮手则被全部砍死。

中国人一个纵队全被消灭，少数残部逃到山里去了。

三门克虏伯大炮、炮弹和五面大旗，成了骑兵连勇猛冲锋的战利品。

第十三骑兵连顺着大路继续前进时，在火了沟河口和第六骑兵连会合了。

第八步兵连也付出了不少的力气。

该步兵连被中国人搞得忐忑不安，在前哨阵地熬了一整夜，前已提到在战斗打响那天他们占领了炮兵连左边的阵地，随着部队转入进攻，该连必须越过沼泽地小河沟向敌军迎面冲锋。

乔格洛科夫步兵大尉向这方面冲杀过来，并歼灭了来不及

<sup>①</sup> 第十三骑兵连是由乌拉尔军队的哥萨克组成。

逃出战壕的中国步兵,随之率领连队很快就赶走了敌方其他部队,到了大庙之后,从山口下山。

该连从这里上了大路,突然遭遇了几股中国人,在跟踪敌军中连队渐渐进了山,他们在山里要爬陡峭的山坡,行军非常艰难。

出山后,连队继续前进,傍晚抵达火了沟河河口,离兴安岭四十五俄里处,在这里和部队骑兵连一起宿营。

这次战斗中护路队各部伤亡情况如下:第六骑兵连斯莫利亚尼科夫步兵大尉和两名哥萨克被打死,第十三骑兵连伤两名哥萨克,第八步兵连伤一名士兵。

中国人伤亡惨重:其部队几乎近半数人员被歼,余部逃进兴安岭荒无人烟的群山中,其中许多人饿死。

由于这次战斗的胜利,整个齐齐哈尔省<sup>①</sup>已控制在奥尔洛夫将军支队的手里。从此,将军的支队勇往直前,所向披靡。

部队通过齐齐哈尔,于9月9日到达伯都讷城。部队在这里收到停止前进,返回哈尔滨的命令。

护路队各部队于9月14日进入哈尔滨,受到伙伴们的愉快的迎接。

在海拉尔部队<sup>②</sup>的整个行军过程中,护路队各骑兵连一直走在前面,当部队的向导,侦察敌情,而且在这些侦察活动中哥萨克有时非常果敢大胆,如第十三骑兵连在兴安岭的侦察活动便是如此。

各骑兵连还经常担任前哨,有时两昼夜不得换班,第六骑兵连就是这样。

在会战中,这些骑兵连和步兵部队一样布置成散兵线进行战斗,在追击时,他们挥舞军刀勇猛冲杀。

---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海拉尔部队,指从外贝加尔开来的奥尔洛夫将军部队。——译者

第八步兵连也一直走在大部队步兵的前头，跟骑兵伙伴一同行军从不落后，并参加射击，如在牙克石战役之前的侦察活动，以及后来追击敌人的活动中都是如此。

所有重要任务也都落在第八步兵连的头上。例如，在兴安岭，由于要守住敌人因疏忽而未占领的高地，第八步兵连就被派到前方去充当前哨，与第六骑兵连一起担负起守住高地的任务。

总之，护路队的这些部队熟悉地形和敌人的特点，具有崇高的道德精神。他们在海拉尔部队胜利的和战斗光荣的道路上一直冲锋在前，为奥尔洛夫将军部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 第十七章 撤离富拉尔基 —哈尔滨区段

1900年春，中东铁路护路队第五骑兵连连部和第八步兵连部分士兵驻在富拉尔基站。

骑兵连连长是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

富拉尔基小城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铁路西线工程分局在这里，有许多职员及其家属，二是因为嫩江从它旁边流过，此城附近大跨度木结构的嫩江铁路大桥刚刚竣工，此外，还因为这里有些临时性小型工厂。

离富拉尔基北二十八俄里处，是中国北满重城齐齐哈尔。

俄国人与中国当局及居民之间的关系，于2月底前还是十分正常的，甚至是良好的。

但至2月底后，对俄国人素无好感的寿将军<sup>①</sup>接任了齐齐哈尔省将军(总督)。

自任命寿将军以后不久，就开始感觉到中国人的态度有所改变。

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4月份曾来到齐齐哈尔城，他不可能不注意到该城表面的变化。

环城周围及城内都在忙于构筑工事，街上军队来来往往，其中还有配备最新式大炮的炮兵连。

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很想了解城内紧张的军事生活，于是便向兵营走去，从前这里他可以进进出出，无所阻拦。可这次却遭

<sup>①</sup> 即齐齐哈尔将军寿山。——译者

到了婉言谢绝，不允许进入。

过了几天，骑兵连译员听到从齐齐哈尔来的人说，城里和近郊出现某些陌生人，他们会各种神奇的法术。

译员解释说，这些人可以使自己的身体刀枪不入。

不久，在居民中就流传开来，关于中国神仙的神秘弟子的故事，据说走在这一大帮弟子前面的是个刀枪不入的贞洁幼女，白天手持红帕，夜晚手提红灯，红灯一照，敌人全部毙命。

中国工人当中，有人把中国死尸扔在俄国人住宅窗下，然后就散布谣言，说这些中国人是被俄国人打死的。

有这样一些鼓动者说，俄国人打死中国人是要拿中国人熬出油来润滑轮船，并作教堂里点灯用。

这种谣传使工人们感到惶恐不安。

于是在当地居民中出现的对待俄国人关系上的险恶征兆越来越多。

自然现象对此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这样几天，太阳好象遮上一层薄纱，而傍晚血红的太阳向地平线西沉时，对面却升起了一轮血红色的满月。

就象两盏彼此对照着的红灯悬挂在空中，红灯令人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祥之感。

出于惊惧的中国人，解释这种现象时说，“中国土地上将要遭流血之灾”。

6月初，吉祥统领<sup>①</sup>在富拉尔基—哈尔滨区段，驻扎护路队哨所的地方，部署了中国哨所，而且很多处的中国士兵人数均超过护路队士兵。

郊区到处都进行适令八旗人的兵检，并在齐齐哈尔步军统领衙门里登记。传说要召募他们去当旗兵。城乡居民均明显地忧郁

<sup>①</sup> 吉祥是齐齐哈尔义胜军左路统领。——译者

不安。商贾与译员倍加焦急，根据传闻编造各种暗语，并辗转相告有关北京发生的某些不吉利的事情，同时也有这样说的，对那里的俄国人都很好。可当局无所表示，但部队调动频繁，并加紧演习。

另一方面，接到的却是安全施工，加速铺轨，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及采购粮食和面粉等项指令。

有关调拨弹药的要求，没有得到答复。

6月20日后，富拉尔基周围一些中国村庄的居民，纷纷开始离开自己的居住区。

6月27日晚，到齐齐哈尔去的骑兵连队译员，返回到富拉尔基向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报告说，上尉雇用的马匹都留在城市附近，同时并劝告不要骑马进城；还说，中国士兵再次证实，他们关照居民不得把任何东西卖给俄国人。

6月26日早晨7时，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带着两名哥萨克从富拉尔基站出发到齐齐哈尔去。

所有城门都有武装的中国士兵把守，正如事后得知，他们不许任何一个俄国人出城。

经向居民详细打听之后才弄清楚，前一天在城寨里举行了十分隆重的祭炮仪式，以示将对俄国人开战。

城里，将军府上空飘扬着两面红旗，这是进入战争状态的标志。

与此同时，有两个建筑中东铁路第四区段大车队的俄国总管和包工伊凡诺夫来见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他们报告说，6月24日第四段装载的大车队从齐齐哈尔开赴兴安岭隧道。他们渡过了嫩江第一支流，但要渡第二支流时，渡船主推说未接到渡俄国人的命令，不予渡运。

因此，大车队总管返回了齐齐哈尔，但中国人不放他出城，也不放包工伊凡诺夫出城。

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派人去巡捕局要求放大车队总管和伊凡诺夫出城，中国人很客气地同意了，并对此事造成的误会作了解释。而后，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便进城采购马匹去了。当他经过道胜银行分行门前时，看见有一支中国军队，守立大门两旁。

他走进银行，向中国职员打听后方才得知，银行的白银已被将军查封，而中国官员正在进行清点。

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想阻止这种专横行动，但他无能为力，因为当时他身边只有两名哥萨克。

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返回他的住处，恰逢从富拉尔基派来找他的两名哥萨克，他们带来由陆军大尉乔格洛科夫和工程师雷若夫签署海拉尔发给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总督的电报抄本，电文称：6月29日，中国人已在海拉尔对俄国人开战。

当时在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住所前站着一名中国官员。同时，通往城南门的大路上，挤满了人群。

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立即出发返回富拉尔基。

晚7时，他在途中又碰上两名哥萨克，他们带来了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和尤戈维奇工程师发来的电报。命令立即撤离铁路线，火速去哈尔滨。

晚9时，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回到富拉尔基，在那里正碰上由于下列情况引起的一片惊慌。

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由富拉尔基去齐齐哈尔以后，第六区段区段长格尔绍夫工程师接到中国统领邀请他去共进午餐的请帖，但他谢绝了。

看来这次谢绝，对于送吉祥统领请帖的人来说是出乎意料的，因而他大为不满，拂袖而去。

格尔绍夫工程师白天得到消息说，中国军队将在夜里袭击富拉尔基，以图歼灭俄国人。

格尔绍夫工程师得到这个消息后恍然大悟，中国统领之所以邀请他共进午餐，是想要把他这个高级人员诱入陷阱，继而拘捕。

白天，修筑铁路的中国人已停工，纷纷离去。

富拉尔基周围开始出现了中国军队。

电话和电报刚刚向沿线传达了关于往富拉尔基或往西撤退的指令后，自下午 2 时就都不通了。

格尔绍夫工程师在接到尤戈维奇工程师停止施工立即撤往哈尔滨的命令后，由于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不在，为了监视中国人，便命令哥萨克包围居民点。同时，他还命令竭尽全力继续施工，但却把一些平板车厢通过临时木桥从江右岸推到左岸去，并悄悄地准备列车撤离这里，去哈尔滨。

为使不增加惊慌，电报内容暂对职员们保密，只让少数人知道。

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回到富拉尔基之后不久，一群中国人趁黑夜冲上木桥，企图拆开桥上活动部件。

哥萨克根据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的命令，驱散了这群人，将其中最顽强的坚持拆桥的一些中国人推入水中。

车厢顺利地推到江左岸去了。

当居民把自己的一部分东西带过桥去的时候，中国人从北边打来几枪。

哥萨克进行了侦察，但究竟是何人打枪，未能弄清。

中国军队占领了富拉尔基以北约五百步远的小树林之后，仍保持战斗状态。

至晚 10 时，职员及其家属已全部登上火车，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随之采取了保护列车的安全措施，然后派出巡逻队检查了富拉尔基，看那里是否还留下俄国人。

晚 11 时将过，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接到报告说，一群武装

的中国人抢劫区段办事处，遂下令把他们驱散。

在办事处院子里的中国人，看见俄国士兵赶来之后，就逃跑了；而在办事处内的中国人却对士兵迎面开了枪，所幸没有伤人。

这是酿成后来事态的最初的几枪。

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检查了办事处，拿走了文件，然后回到已经准备开车的那列火车上。

火车迟迟未开，只因在铁路上工作的 Г. 别利亚耶夫小组还没有从江右岸赶来。该小组是在下午 2 时左右就已离开图尔齐哈，但不知到哪里去了。

午夜前后，侦察队报告说，中国人正向嫩江左岸调动。

与此同时格尔绍夫工程师接到齐齐哈尔车站的报告说，在本列车开往齐齐哈尔的铁路沿线发现几支中国侦察队。

富拉尔基城内已是大火熊熊。

所有这些情况都迫使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和格尔绍夫工程师下令开车。

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命令军士布拉兹诺夫率十名哥萨克留在桥上，等候别利亚耶夫小组，直至拂晓，然后奔赴五家子村与本连会合。

后半夜 1 时许，火车在先遣侦察队在铁路线两旁护送下，从富拉尔基开出了。

直到哈尔滨，火车一路通行无阻，只是偶尔发现有的地方，轨道上堆放些枕木，破坏桥梁，由于车上带着修复铁路的必要材料，已造成的这些破坏，很快就都被修复了。

6 月 30 日，这列满载富拉尔基—哈尔滨区段的职员及其家属的列车，终于到达松花江站（江北船坞）。

## 第十八章 编入尼科利斯克部队的 护路队各部队的行动

驻守苇沙河站到牡丹江各哨所的第十四骑兵连，遵照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的命令，于1900年6月27日押运满载铁路器材和职员的大车队向牡丹江站转移<sup>①</sup>，并于6月29日到达这里。这支部队包括一名军官，一百二十一名哥萨克和九十六匹马。7月4日，从各哨所撤下来的第十二骑兵连也到达这里，此连有两名军官和九十八名哥萨克骑兵。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第十七骑兵连（由乌拉尔哥萨克组成），原拟由此经海路去旅顺增援米先科上校支队，但6月25日接到哈尔滨的命令，要求立即出发去哈尔滨。该骑兵连乘火车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6月27日到达穆棱站，从这里再行军去牡丹江站。6月28日该连两名军官、九十六名哥萨克和九十三匹马，连同辎重车队从穆棱站出发开往代马沟站。

离代马沟站八俄里处，连队上山，进入密林。这时埋伏在密林丛中的五百人左右一伙红胡子，以密集的火力迎头袭击了连队的先头侦察队。

连长文宁格步兵中校命令全连下马，成散兵线前进。乌拉尔人不顾优势之敌火力猛烈，仍然迅速前进。经过短时间的对射之后，他们手持军刀，高喊“乌拉”冲了上去，击退了红胡子。而红胡子被击毙近百余人，余部仓皇逃走。原来这些是有名的刘单子红胡子匪帮。他们使用的武器是文柴斯太尔式来福枪和左轮手枪，

---

<sup>①</sup> 牡丹江临时车站 在牡丹江右岸，距1903年建成的铁路大桥一俄里半，当时用平底渡船渡江。

他们还有士兵的新式装备。这次战斗中，骑兵连的损失是五人伤亡，五匹战马受伤。

该骑兵连在代马沟停留了几天，于7月2日来到牡丹江。此前从尼科利斯克城来的一个步枪连、滨海州龙骑兵团的一个骑兵连和山炮连一个排已到达此地。

护路队集中到此的骑兵各部队由捷尼索夫上校担任指挥，步兵和炮兵临时由阿法纳西耶夫中校指挥。前面曾提到过，牡丹江车站位于江右岸，离江边一俄里半。江右岸为山地，紧连着江，左岸离江较远，形成一宽阔的沼泽谷地。

车站以南一俄里半处，有一条宽约四俄里，长约六俄里的东西向大山岭，一直伸延到江边。从这条山岭往南则是约八俄里宽的爱河河谷。在这个河谷里，离山岭脚下两俄里处有中国士兵占据的三个营盘。往前在江边便是名叫爱河的大屯子，该屯利用平底渡船和帆船和左岸保持联系。此外，屯子后面又是牡丹江河谷山地的岸边。一条大土路出爱河屯穿过营盘从东面绕过丛岭伸入这里的狭窄山谷，从山谷出来往后通向磨刀石山谷。

7月5日和6日的战斗，就是在这一带发生的。

7月4日半夜，从宁古塔调来军队，以加强驻在营盘里的中国军队。

7月5日下午4时，中国人转入进攻：从东面绕过山岭，以部分兵力顺山路进军；部分兵力于山岭右侧占领山岗。

捷尼索夫上校接到关于中国人发动进攻的报告后，便带领部队前进，并占领了山岭上的山岗阵地和山岭左翼地带。步兵连占领了右翼阵地，其左翼部署的是炮兵连。骑兵作为总预备队部署在左翼的后面。中国人利用其优势兵力（达三千人），将其战线往右方拉长，企图包抄我部队的左翼。于是，捷尼索夫上校命令第十二骑步连前进，并攻入敌右翼。骑兵连长霍冈多科夫步兵上尉非

常隐蔽地带领骑兵连从山岗之间通过，再从敌人阵地右翼的对面出来，占领有六百步远的其中一山岗之后，从侧翼开了火。与此同时，捷尼索夫上校带领第十四和第十七骑兵连和龙骑兵连占领了敌炮兵连以左阵地，向敌阵地开火转为进攻。在我军各部队正面强大攻势和第十二骑兵连对敌侧翼的进攻下，敌军退出阵地急忙逃回营盘隐蔽起来，然后开枪迎击追击他们的我骑兵部队。中国人在当天夜里放弃营盘向爱河屯方向退却。为证实这一消息，7月6日由第十四和第十七骑兵连派出一侦察队。此侦察队约有一百四十五名哥萨克，由文宁格中校指挥。当侦察队越来越接近爱河屯时，中国人全力转入进攻，并开始逼近侦察队。文宁格中校撤退时不得已几次命令骑兵下马，同时用火药击退逼近骑兵连的敌军。这时的部队宿营地也行动起来，并出发前进，占领原有阵地。中国人则一面追击文宁格中校的骑兵连，绕过山岭后，一面开始按原定方向进攻，并占领了阵地开火。

由于敌人停留在原来占领的阵地上，并未转入进攻，所以捷尼索夫上校便转为冲锋。中国人没有冲锋，便急忙开始后撤。我骑兵连追击他们直到营盘线上，由于天色渐晚而返回宿营地。

这一天，第十七骑兵连有一名哥萨克被击毙，文宁格中校坐骑受伤，两名步兵负伤。

7月12日，由于尼科利斯克支队的其余部队均已抵达牡丹江站，捷尼索夫上校便带领第十四和第十七骑兵连出发去支援哈尔滨。整个队伍由三名尉官和二百零六名哥萨克组成，另外还有用作骑兵连队中的驮载辎重。队伍沿着正在施工的铁路线行进，没有铁路线的地方，就走路基。枕木间的空档，给行军造成很大困难。人们吃的是驮载队带来的干粮，以及从被破坏和烧毁的建筑物中搜集起来的面粉做成的面饼，马则靠放牧，有时也喂些在车站废墟里弄到的剩余谷物或包米，但都是潮湿发霉，或者有焦糊气味的。

由交叉哨所至帽儿山段(约一百七十俄里),通过原始森林的行军就更为困难,在涉越沼泽地和碎石泥泞小径、以及难以通行的泽间小路时,人们只能一个一个地鱼贯而行。7月18日,捷尼索夫上校在顺利通过了每一步都可能冒着遭遇伏击危险的这段路程之后,来到阿什河城附近,在离城六俄里的地方宿营。晚上第十七骑兵连从宿营地派出首批侦察队,探察通过阿什河的铁路大桥,发现已被中国人烧毁。

7月19日凌晨,第十七骑兵连又派出第二个侦察队,由哥萨克军士索罗多夫尼科夫带领的六名哥萨克组成,寻找浅滩,或侦察可否能用任何一种方法渡过当时下雨而河水又上涨的阿什河。

侦察队在离被中国人烧毁的大桥不远处捕获一只渡船,但立即在阿什河城方向出现很多中国士兵,他们与侦察队对射起来。由于哥萨克军士索洛多夫尼科夫被击毙,侦察队只得后撤。

捷尼索夫上校接到关于捕获渡船的报告之后,派出第十七骑兵连一个排在步兵中尉阿斯达霍夫带领下先行,随后他亲自带领骑兵连直奔河边寻找渡船。但这时在阿什河城附近出现一支中国部队,向我骑兵连开炮。捷尼索夫上校带着连队往山里撤去,在靠近小树林地方占领了阵地,以防中国人发动进攻。捷尼索夫上校当即决定走山路奔阿什河河口<sup>①</sup>,因为他考虑,从这里和哈尔滨取得联系较为容易,必要时还可以得到支援;此外,山岭地带,便于防御。捷尼索夫上校前进了一段路之后,从北边绕过城,中国人没有追击他。7月21日,部队派出侦察队同巴甫列夫斯基哥萨克大尉的部队取得联系,他已由码头乘汽艇顺阿什河前来接应捷尼索夫上校部队<sup>②</sup>。很有可能是,7月17日,位于阿什河方向离哈尔滨

---

① 阿什河在哈尔滨下游六到七俄里处入松花江。

② 捷尼索夫上校曾由阿什河城附近的宿营地派两名志愿哥萨克往哈尔滨递送我骑兵连行动计划的报告。

九俄里的一个恒盛烧酒厂被袭击，第二天又被放火烧毁(中国人于当天夜里因为对晚上从码头乘火车赶到的一个新步兵连和大炮十分恐惧，放弃烧酒厂而逃走)，于是中国军队被牵制在阿什河，从而打乱了他们在7月18日追击捷尼索夫上校的骑兵连的行动。7月17日的失利(袭击恒盛烧酒厂)却在这方面得到了某些补偿。

除所经道路极端险阻及其他困难而造成的疲劳外，捷尼索夫上校部队此次行军还是非常顺利的。虽然沿途未经战斗，然而，该部队毕竟是在敌人的国土上行进了五百五十俄里的路程；部队所经之地，有许多地方便于搞伏击。敌人只需布置少量步兵就能够向我骑兵连射击而不受报复。此外，捷尼索夫上校不知道，萨哈罗夫将军部队已沿松花江开来，甚至对哈尔滨的命运也毫无所知<sup>①</sup>。

留在牡丹江的第十二骑兵连编入尼科利斯克支队，参加了向宁古塔城的进军。

8月15日，尼科利斯克支队在奇恰戈夫将军指挥下分两个纵队从牡丹江站出发，沿着爱河村旁的宁古塔大道行进。

走在右路纵队前面的是第十二骑兵连，左路纵队前面的是志愿步兵队。接近爱河村时，第十二骑兵连遭遇密集的火力射击。村下游河边的高地上也开始射击。该村已被中国骑兵占领，村子下游高地后面就是步兵宿营地。霍冈多科夫步兵上尉命令骑兵连下马之后便开了枪。不久支队步兵赶来重新调整了战斗队形，并在炮兵开炮以后开始了进攻。霍冈多科夫步兵上尉带领骑兵连前进，向村子进攻，并在村子里缴获了中国人未来得及运走的军用物资。骑兵连穿过村子，穿过泥泞的小河沟，来到原中国步兵宿营地。

原来，中国人的主力部队在我支队逼进时就先已撤退了，留下来的只是其主力的后卫。他们正跟随其主力的后面沿宁古塔大道匆忙撤退，一部分人已乘帆船渡到牡丹江左岸。在支队继续进攻

<sup>①</sup> 萨哈罗夫将军的部队于7月16日由三姓(即依兰)出发向哈尔滨进军。

时，第十二骑兵连为左路纵队的前锋。撤退的中国部队由于和沿途各据点宿营的新军会合而得到加强，他们曾三次占领阵地阻击我支队的进攻，使其主力部队有时间渡过牡丹江到达左岸。但我支队刚刚展开兵力并接敌阵地时，中国人却撤出阵地，急忙继续撤退。走在队伍前面的第十二骑兵连多次下马与其对射，在接近敌步兵时，再上马向前迂回过去以攻击敌军侧翼，但每次都是中国人先一步撤退。当第十二骑兵连沿大道驰近停泊在离宁古塔城七俄里的右岸渡船处时，遭到右岸一小山包上两门大炮的阻击。

霍冈多科夫步兵上尉派出一侦察队，以便从侧翼袭击敌炮，然后命令骑兵连下马布成散兵线，发动了进攻，但敌大炮急忙撤出并躲入山中。

中国人在匆忙撤退时未及将渡船毁掉，于是便被我骑兵连获得，以备摆渡之用。支队在渡口附近停下宿营，其中一部分当天便渡江到达左岸。第十二骑兵连和龙骑兵连在参谋长布尔斯基步兵大尉的统一指挥下被派前往右岸侦察宁古塔城。通过这次侦察，探明：中国军队在牡丹江右岸，即宁古塔城的对面集中了相当多的兵力，并已渡江到达左岸。

侦察部队在接近敌人时，遭到中国人的炮击，因而返回主力部队。

8月16日清晨，我支队其余部队开始渡江。由于只靠一支渡船渡江，从而拖延了时间，霍冈多科夫步兵上尉得到允许后，率骑兵连泅渡过江，登陆后向宁古塔城挺进，其右侧为龙骑兵连。行约三俄里，骑兵连便遭遇到城前方阵地上大炮的袭击，大炮附近有一小队中国士兵。

霍冈多科夫步兵上尉命令骑兵连下马，之后，从一千七百步外一齐开火，迫使敌炮撤出阵地，并向城后撤去。骑兵连继续前进，在离城一俄里半处捕获一渡船。几名哥萨克立即奉派驾此渡船驶

向下游支队渡江的地点。骑兵连由此继续前进，并分三部分进入该城。

在骑兵连右侧行进的龙骑兵连，这时从西面绕过了宁古塔城。骑兵连进入该城时，占领一火药库，霍冈多科夫步兵上尉在火药库旁设置了岗哨。

中国人已放弃宁古塔城，码头上仅剩一支部队，正在急忙抓帆船，欲渡至右岸逃命。骑兵连一出现，许多中国士兵跳入水中竭力泅水逃命，但都已溺死；其余在帆船上的士兵则慌忙离岸，他们也几乎都被骑兵连击毙。

宁古塔城被占领了，第十二骑兵连在尼科利斯克支队的任务既已完成。骑兵连由此重返各个哨所，驻守铁路沿线。

## 第十九章 撤离帽儿山 —哈尔滨区段

1900年6月底以前，帽儿山—哈尔滨区段由护路队第四骑兵连和第一步兵连驻守。

第一步兵连连部设在帽儿山站。

指挥步兵连的是斯卡里亚京步兵上尉。

帽儿山站共有十二名士兵，其余士兵分驻在正修建中东铁路沿线各小哨所里。

6月25日，段长瓦尔加索夫工程师收到筑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的急电，命令“准备”撤离铁路线。

6月28日晚9时，斯卡里亚京步兵上尉接到季霍米洛夫工程师从一面坡站打来的急电(第三八九号)，自乌吉密至大房山岭(二层甸子)的分段长、站长、护路队军官们：

“今天，6月28日，将从一面坡开出一列载运妇幼之列车。各站妇幼请乘此列车撤离。所有职员均应留站等候下一次列车，最早将在6月29日方能开出。”

6月29日傍晚，两列火车满载护路队军官家属，铁路管理人员家属和许多工人从东开往帽儿山车站。

列车里的工人开始酗酒，因此斯卡里亚京步兵上尉不得不下令销毁车厢里搜出的所有酒类。

工人中间虽出现了怨言，但由于在镇压措施的威胁下被制止了。

夜晚，斯卡里亚京步兵上尉接到从诺维会让站发来的急电，内

称,会让站的铁路员工被中国人包围,特此求援。

该会让站只有第一步兵连五名士兵和三名铁路员工。

斯卡里亚京步兵上尉立即带领两名哥萨克乘机车出发前往会让站。

原来,警报是虚假的。

没有任何中国人。

会让站站长认为,五名士兵不能构成可靠的防御,他指望用急电促使斯卡里亚京步兵上尉加强会让站的防御。

斯卡里亚京步兵上尉在诺维会让站时,接到第四骑兵连连长沃尔科达夫哥萨克上尉从阿什河站发来的急电,内称,中国人袭击了连哨所,破坏了铁路,他和铁路员工正从这里撤离去哈尔滨。

斯卡里亚京步兵上尉在诺维会让站搭上季霍米洛夫所乘坐的从一面坡开出的列车,到达帽儿山站,列车在该站需要挂上运送铁路管理人员和铁路物资的几节车厢。

列车继续往前行驶。

列车开得很慢,并采取了预防措施;如列车前面有检路的轨道车;车上有筑路器材和护路队士兵。

机车上也有几名士兵。

列车所以放慢速度并采取了预防措施,是由于怕罢工的中国筑路工人会袭击列车。虽本区段里几乎没有中国士兵。

6月30日傍晚,列车到达小岭站。以工程师希尔科夫亲王为首的铁路职员在这里等候。

列车一天仅行驶四十四俄里,因为每到一哨所都要停车,以便铁路员工和护路队士兵能上车,并装运物资。

列车到达小岭站之后,希尔科夫亲王说,由于6月28日下了雨,二层甸子和阿什河两站之间的铁路已被冲坏,尽管他今天(6月30日)白天从小岭站发了几列满载妇幼的列车,但他仍不相信

列车将能顺利通过两个车站抵达哈尔滨。

因此决定,尽快发一列工程车追上前面的几列火车,并以现有全体铁路管理人员充当工人。

由于希尔科夫亲王的努力,该列车当天(6月30日)便出发驶向二层甸子站,并由季霍米洛夫工程师承担施工的领导工作。

他们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些列车都在6月30日如期到达哈尔滨。

第一步兵连和第九骑兵连<sup>①</sup>在巴尔坎步兵上尉(第九骑兵连连长)统一指挥下,到达二层甸子站。

该站原工程师杨松一直不同意离开车站,因为他深信铁路管理人员撤离车站去哈尔滨完全是误会。

6月31日,步兵连和骑兵连到达阿什河站,但7月1日又和希尔科夫亲王一起返回二层甸子站。

希尔科夫亲王到达该站后,接到如下一封长电:

“我,尤戈维奇工程师和格尔恩格罗斯、伊格纳齐乌斯,一同研究了局势,最后作出如下决定:已撤离的车站,不要再去占领,既离开自己岗位的全体职员,立即全部运送哈尔滨。希尔科夫亲王:委托您,作为最高长官留在当地主持一切,并将全部护路队和斯卡里亚京步兵上尉、沃尔科达夫哥萨克中尉,巴尔坎步兵上尉和鲍罗金哥萨克中尉等军官们,以及他们的骑兵连和步兵连在撤退前,临时全拨归您指挥,一切由您全权处理。我们认为,需要留下的全体职员和工人也归您领导,以便完成赋予您的下列任务:望您能恢复大房身岭(二层甸子)—哈尔滨之间机车的通行;修复铁路桥梁;保持正常通车;并保护铁路免遭种种破坏。此外,还委托您把工资发给您所属区段的工人,以及莫利耶夫、雷巴尔金、季霍米罗夫等人所管辖的工人。委托雷巴尔金和季霍米罗夫工程师立即把所有

<sup>①</sup> 第九骑兵连从一面坡站赶来。

家属及您认为多余的职员运送走。请注意，大房身岭—哈尔滨区段的铁路及建筑物应当用武装的护路队予以保护，即使是较安全的地方，也请至少派遣两人以上。如果阿什河发生暴乱，您应当离开大房身—阿什河区段，撤退到阿什河车站，您应竭尽全力守卫该站，但部队的指挥权应交当地军官中级别最高者。本命令签署者：总工程师尤戈维奇、护路队总司令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和工程师伊格纳齐乌斯。

请宣读转抄该命令，并请告知大房身岭到哈尔滨之间所有的人员。我们也已向这里所有指挥人员宣读了，我们将亲自宣读（以下电文不清）。何时将妇幼运送至哈尔滨？请抓紧此事。我收到了新的情报。”

6月31日午夜，护路队第十骑兵连在鲍罗金哥萨克中尉的指挥下到达二层甸子站，他们把雷巴尔金工程师办事处的现金和在原始森林里干活的许多俄国工人运送到这里。

7月1日晨，根据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的命令，护路队各部队从二层甸子站转移到了阿什河站。

7月1日傍晚，该车站的护路队由护路队第一步兵连（四十名军士）、第四和第九骑兵连（各骑兵连不多于六十名哥萨克）组成。

队长为巴尔坎步兵上尉。

7月3日，本站接到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给巴尔坎和斯卡里亚京两步兵上尉、沃尔科达夫哥萨克中尉和工程师杨松发来的急电，电文如下：

“据悉，在第四、第九骑兵连和第一步兵连中，有些人认为他们很快就要撤离所占领的地方。兹预告诸位：阿什河—哈尔滨一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撤离；修筑铁路的工程很快就要恢复；放弃的各分段和区段都将收复。因此，巴尔坎步兵大尉必须占领阿什河站，立即恢复电报事宜，所有职员都需返回原地。沿阿什河方面

的阵地一经选定,应立即占领,除非万不得已,只有当情况紧急时,方可从车站撤往经设防和布置的阵地,如希尔科夫亲王返回阿什河—哈尔滨区段,该段防务仍由他负责,并根据三人签署的授与希尔科夫亲王的权力行事。如发生军事行动,即遭到进攻时,则由第四和第九骑兵连和第一步兵连所组成的部队抵御。我任命巴尔坎步兵上尉担任指挥,从此他可以独立采取行动。我命令各方面都更需要沉着、镇静。此外,并派去一名精通中国文字的译员米沙姆。”

由于难于弄到食物,护路队部队在阿什河车站留驻到7月12日。

7月10日,工程师希尔科夫亲王到达阿什河车站,以便和阿什河城当局进行外交谈判。斯卡里亚京步兵上尉带领护卫队护送他到城里去。但中国人关闭了城门,只允许希尔科夫亲王、斯卡里亚京步兵上尉和东正教徒朝鲜人译员丘普列夫入城。那是相当大的危险,因为中国人想取俄国来人的脑袋,但由于当局认为希尔科夫亲王是皇族而害怕担当责任才没有同意。

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希尔科夫亲王返回哈尔滨。

当时,驻阿什河站护路队的情况已经危急:储备的陈粮即告用尽,而新粮,即使是花钱也无法弄到,况且格尔恩格罗斯将军有命令,不许敲诈勒索。

7月12日晚,巴尔坎步兵上尉打电话给格尔恩格罗斯将军,说明了护路队的情况,请求准予放弃车站,撤往哈尔滨。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批准了。部队在夜里沿铁路路基逐步撒开警戒散兵线,同时乘三列火车撤离车站约一俄里半。这次行动在拂晓时被中国人发现。天色黎明,我部队一面继续向前推进,一面撤离沿路各哨所。鲍罗金哥萨克中尉带领一个排直奔哈尔滨。7月13日上午11时左右,我部队到达扎立特技师的第九区段第二分段(现为会

让站程<sup>①</sup>)。职员们登上火车后,列车开往原会让站城高子。

第四骑兵连的几个侦察队离开会让站城高子大约半俄里,便和所遭遇的中国军队互射起来。

根据巴尔坎步兵上尉的命令,斯卡里亚京步兵上尉把步兵连从列车(行车九百三十二俄里处)上撤下来,第一排在离铁路路基右边对着哈尔滨方向布开散兵线。斯卡里亚京步兵上尉观察了地形之后发现,前方是一条小土沟,再往前是一条伸过一宽山沟的土埂,再往前又是一条约三人深的深沟,路基右边是庄稼地,左边是青纱帐。山沟另一头的沟岸上,离路基有二百至三百步远处是一个要塞——烧酒厂。烧酒厂围有土墙,四角筑有炮楼。斯卡里亚京步兵发现,路基左边青纱帐前面有人数不多的散兵线,后来才弄清楚,原来他们就是走在火车前面的第四骑兵连。

敌人躲藏在离路基左侧数十步(正对着路基)远的一堆砖垛里,此外,左边青纱帐里也有中国人。

斯卡里亚京步兵上尉发现,部署在右翼的散兵线(第一排)不起任何作用,于是,便命令步兵连第一排绕过右翼,包抄砖垛,将中国部队赶走,同时切断他们向烧酒厂撤退的去路。

斯卡里亚京步兵上尉带领第一排的两个班直奔铁路左侧砖垛,并向其猛烈开火。该排其余两个班也绕过侧翼逼近砖垛。在离砖垛不远的地方,该排向隐蔽在砖垛后的敌人冲去,此时作为总预备队的步兵连第二排在司务长库拉金指挥下也已赶到。于是中国人全部被击毙。

由于敌人从路旁烧酒厂的墙边开枪暴露了目标,因而斯卡里亚京步兵上尉命令步兵连沿路基跑步占领山沟后面阵地。

跑到山沟后面的士兵,爬在深沟一侧向烧酒厂开了排枪。

中国人开枪还击。特别是当火车从烧酒厂旁边开过去的时候

<sup>①</sup> 即原程家店。——译者

候，他们打得相当起劲。但后来敌我双方的枪声都停息下来。

在这次战斗中，第一步兵连负伤的列兵有：弗拉斯·乌尔瓦诺夫、费多尔·亚宁和基里勒里·什罗鲍科夫；骑兵连无损失。

当所有列车刚一通过烧酒厂对面的深沟，步兵连便沿铁路路基慢慢走近列车，他们上了各自的车厢，便于下午2时半开往哈尔滨。

开往哈尔滨的各次列车行驶缓慢，列车两侧和后方都有侦察队。

列车突然停下。原来中国人企图烧毁途经的木桥，但幸好先头侦察队赶上把火扑灭了。

技师扎立特检查了大桥，认为列车慢速行驶可以通过。

列车通过时，大家都揪着心盯着大桥，怕它经受不住。

然而列车均平安地通过。

行约二至三俄里之后，列车又停了下来，因为发现前面路桥被烧毁，只剩下几块烧过的木头还在阴燃着。

无奈将三列火车全部甩掉，只好听天由命了。

除把列车甩掉外，部队还不得不把储备的面粉、以及公用的和官兵私人的物品扔掉。

在巴尔坎步兵上尉所召集的会议上有类似关于部队被迫丢下东西的纪录。

同时，巴尔坎步兵上尉命令司机们破坏机车，使之完全不能开动，并把所有铜制零件拆下，扔进桥旁的小河沟里。

命令电报员用车站夺来的电报机接通与哈尔滨的联系。

当与哈尔滨联系上后，巴尔坎步兵上尉便发电给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将所发生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当部队开始通过小河沟向山沟西面转移时，天色已晚。人们尽量带走全部什物，在黑暗中部队点燃蜡烛，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

受了惊吓的羊群赶过河沟。

此时,鲍罗金哥萨克中尉在击退向哈尔滨进攻的中国人后,奉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命令,立即率侦察队赶来接应这支部队。

## 第二十章 驻苏家屯站 护路队的行动

6月23日前，苏家屯站有五名铁路职员和护路队第二步兵连的十二名士兵。

6月23日晨，约有三百名中国人袭击了车站。

护路队队员抵御到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并用刺刀将埋伏在车站里袭击我军的敌人撵了出去。

当全部子弹都打完时，护路队员和铁路职员试图冲出去，但他们已被中国人包围，从而开始了白刃战。

只有三名士兵和两名铁路职员从中国人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骑上被击毙的敌人的战马跑到辽河边躲藏在芦苇丛里，等到天黑向下游营口城奔去。其余士兵和铁路职员均被中国人击毙，砍掉四肢，挑开腹部，并在胸部上砍了许多十字刀口。车站被烧，铁路和电报路线被毁。

躲在芦苇丛里的那几个人，于7月13日到达营口。他们曾有二十一个昼夜在路上。沿途各村总有人向他们打枪，一名士兵肩部受了伤。他们只得用庄稼穗子、青蛙和贝类充饥。

他们来到营口时几乎已没有任何衣服，下肢浮肿溃疡，然而还带着步枪。不久，其中一名士兵死于医院。

遗憾的是，这些蒙难者的姓名都未能查明。

## 第二十一章 瓦列夫斯基步兵 中尉支队的行动

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是盛京站守备队长。至 1900 年 6 月 22 日，该守备队由护路队第二步兵连十五名士兵和第八骑兵连的二十四名哥萨克组成。

铁路职员共十九人，其中俄国妇女二人。

6 月 22 日，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接到情报：配备四门大炮近五千人的中国部队已从城里来到离城十五俄里的车站，并进入战壕。

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立即命令在车站附近的鼠疫隔离病房设置防线，守备队官兵和铁路职员都往该处集中。

与此同时，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发现电报线路已被破坏，便派人给最近的岗哨送去书面命令，要他们冲破包围，向他靠拢。

6 月 23 日晨，中国人放火烧毁俄国人留下来的所有房屋，同时向远离其他房屋的、平原上的鼠疫隔离病房开火。由于地形开阔，护路队得以反击，并击退了中国人上午 10 时左右发动的一次进攻。

将近中午，原在盛京站北二十俄里的蔡窝堡站的第二步兵连八名士兵、第八骑兵连的八名哥萨克和五名铁路职员来到鼠疫隔离病房。

这些勇士发现瓦列夫斯基部队被中国人包围，便以刺刀猛攻，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然后同部队会合了。

傍晚，对射停止了。

天黑时，中国人基督教徒来通知说，义和团今天向满洲所有俄

国居民点同时发动进攻。

这一情报表明，守备队不可能立即得到援军，因此，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决定会同沿途各哨所往南向辽阳站突围。

整个小队包括铁路职员于6月23日午夜从盛京站出发。

中国人忙于抢夺我方遗弃的物资，因而未曾追击。

向浑河哨所队伍会合的，有护路队第二步兵连的十五名军士和一名工人。

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冲往苏家屯站救援该站的守备队时，击溃了近三百名的中国部队，但这次战斗却是多余的，因为苏家屯站已被中国人抢光烧光，仅守备队一部分人突围，而大部分已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中牺牲<sup>①</sup>。

小分队继续往南向辽阳站转移时，被盛京军追上，这些中国人是在抢光了俄国人的物资之后，追上去的。

据参加这次战斗的人们说，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英勇无畏、拚死战斗的精神，使部队受到鼓舞。甚至连伤员也跟随他投入了战斗。他当时手持步枪，冲锋在前，第一个向追击的敌人冲去。

中国部队大约有五百人，尽管发起一系列冲锋，然而他们并未能将我部队从占领的阵地上打退。由于敌人损失惨重，开始有秩序地往南向辽阳撤退，以至对米先科上校部队会合的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只是鸣枪追击。

我分队在烟台站附近又与来自辽阳的中国军队遭遇，将敌击溃后，分队于6月26日晚抵达太子河畔。

四名士兵被派往辽阳城侦察敌情，原部队工程师维尔霍夫斯基自愿随行。

侦察兵悄悄地潜近辽阳城，穿过中国人驻军警戒散兵线，来到俄国人居住中心的白塔寺村。

---

<sup>①</sup> 参看《驻苏家屯站护路队的行动》一章。

侦察兵发现白塔寺村已被烧光，然后，又溜到鼠疫隔离病房，在这里他们见到的也只是成堆的死马和从坟墓里掘出来的尸体。

这种景象，使人非常沉痛。不由地使人们想起米先科上校部队全军覆没的情景。

侦察兵在回来路上所捕获的中国士兵告诉他们说，米先科上校部队在鼠疫隔离病房里自卫了三天，于6月25日夜撤向沙河，中国军队正在追击他们。

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听了侦察兵沮丧的报告，并从中国基督教徒那里得到关于在满洲各处要斩尽杀绝俄国人、烧光他们的住宅的消息后，便把队伍集中起来，宣布他要东去朝鲜的决定。他认为，离开中东铁路线越远，敌人驻军就会越少，小队也就越容易通过。

工程师维尔霍夫斯基对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的决定，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到朝鲜国境线路途遥远，最好去营口，该城大概还在俄国人手里。他并建议，不能整个队伍一齐行进，而要分成小分队沿辽河河谷行进。

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没有同意维尔霍夫斯基工程师去营口的建议，至于把队伍分散的意见，他也未予考虑。

6月27日晨，小队沿太子河河谷向东方出发了。

下午3时许，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接到先头侦察队报告：在队伍前进中，太子河两岸的高地均被中国军队占据，绕过敌人阵地是不可能的，因为河谷两侧均是高山峻岭。

尽管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极力避免同敌人遭遇，然而情况迫使他又一次投入战斗。

小队占领了阵地，并开始对射，直打到黄昏时分。

小队没有受到损失。

对射一停下来，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便集中队伍，派出前哨。

前哨刚刚派出，中国人又开始射击。

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派十二名士兵反击，而他自己也卧倒在山头的散兵线上，观察对射情况。

但他未能看到对射的结果。

一颗鹰炮炮弹击中他的左胸。

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刚刚包扎好伤口，他就要求把哥萨克军士鲍罗季奇找来，把钱(约二百卢布)交给他，要他寄给他母亲。

小队全体都聚集在中尉周围，聆听他的遗言：“沿太子河，直往南走，任何地方也不要拐弯，不要屈服于中国人，象以前一样，打败他们，队伍绝对不能分散。”

看得出，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用微弱的声音说完这些话之后，他的伤势折磨得他非常痛苦，他抓起手枪，想以此结束痛苦。

但守备队员们没有让自己的中尉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把手枪夺了过去。

几秒种以后，瓦列夫斯基便死了。

所有的人都痛哭起来。

据当时在场的人说，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之死，使全队深觉失去亲人一般。

近半夜，中国人停止了射击。原副小队长皮里边科中士命令安葬死者。

因缺少挖土工具，只好用石块将遗体围上，然后作了祈祷。

哀祷仪式结束。皮里边科中士向全队宣布，为执行死者遗言，他将在天明带领小队奔赴朝鲜边境。

护路队员分头去休息。

但他却没有休息多久。

不久，一个士兵来找皮里边科中士报告说，他听见几个铁路职员和士兵们交谈说，要分成小组走。因为没有军官带领，人数不多

的小队恐不能突围出去。

皮里边科中士立即向铁路职员询问，他们是否确实企图劝诱人们分小组走，但他们否认了。

铁路职员中有一人用斥责的语言指责皮里边科说：“您不应当扰乱军心，我们有自己的上级，连您也得听命于他。”因为是在黑暗中，说话的人是谁，看不清楚。

皮里边科中士看出队伍里出现了分歧，需要采取坚决措施，于是立即命令队伍出发东进。

皮里边科中士从侧面绕过中国军队。第一次休息点名时发现，十四名士兵以及维尔霍夫斯基工程师和大部分职员都已不在。留下由皮里边科中士所指挥的士兵只有五十八人了。

离开队伍的人的命运是很可怕的。

工程师维尔霍夫斯基被折磨致死，他的头颅被装在笼子里在辽阳城墙上悬挂了许多日子。

铁路班长亚辛斯基和工长（姓名不详）被俘后，吃了许多苦头。

八名士兵和哥萨克也被俘虏，其中五人被残暴地折磨致死。

技师、电报员及其妻子、司机的妻子、六名兵士、几名工人（很遗憾，他们的姓名不详）也去了朝鲜。虽然他们到达了国境线，但他们所受的苦，比皮里边科的部队要多得多。该小组里有个电报员只好把自己受伤的妻子丢下，听任中国人摆布，因为无力抬她跟随队伍前进。

皮里边科中士的队伍，虽也经受了许多苦难，然而他们用手里的武器打开了一条出路，并且找到了食物。

7月8日，小队抵达安东城。

朝鲜人亲切地接待了小队，并遵照俄国领事Г.巴甫洛夫的指示把他们护送到汉城，再将他们从海上送到旅顺口。

小队到达汉城时，人数总共五十六人，其中伤员四名。

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在旅顺口授予该小队包括皮里边科中士在内的十六名士兵战功奖章。

## 第二十二章 撤退沙河、鞍山站 和汤河各哨所

1900年6月中旬，辽阳南十八俄里的沙河大桥护路队由护路队第二步兵连的十三人组成，由上士帕达尔克指挥。

桥上有五名中东铁路职员。

当地中国居民警告上士帕达尔克说，中国军队可能向各哨所发动进攻。

果真，附近村庄均被中国军队占领，而且靠近铁路线还经常出现中国骑兵侦察队。

6月23日拂晓，哨所里的人们被从四面八方哨所突然打来的枪声所惊醒。

晨雾和大雨难于看清打枪的人，但根据枪声的密度判断，他们至少有五百人。

哨所也开始了反击。中国人曾多次试图发起冲锋，但未能成功。

于是中国人抱来柴草，堆在营房周围，然后点火烧营房。

火很快把营房的门板和房盖烧着。

人们被围困在营房里，情况危急，他们只好往外冲。

帕达尔克上士带着小队高喊“乌拉”从营房里冲向中国人，趁着瞬间的混乱，顺路基跑出三百沙绳，占领了另一营房。

中国人追赶上来，包围了这个营房，而且把它也点着了。

哨所情况再度告急，帕达尔克上士期望邻近车站发来援军，并意识到，在暴露地带中国人会把所有士兵一个个都射杀光，便决定

尽可能坚守营房。

营房整个房盖都在燃烧，火焰已烧到顶棚，有一个角落的部分顶棚已完全烧穿并正在坍塌，顶棚随时都会整个垮下。然而，也许是天意，俄国士兵们命不该绝，使哨所真的得救了。

当天早晨8时，有个中国人跑到鞍山站报告，说有六百左右的中国士兵袭击了沙河哨所，正在杀害俄国人。

该站第二步兵连的九名士兵组成护路队，由中士卡尔宾科夫指挥。

卡尔宾科夫中士为了立即带领小队去救援沙河哨所，请求站长派出一辆挂一节车厢的机车。

鞍山站的人们也预料到一、二日之内要受到袭击。并且早晨已发现靠近车站的山上有许多中国人。

站长恐遭袭击，要求卡尔宾科夫中士把小队半数士兵留在车站，但因为人员太少，卡尔宾科夫中士决定全部带走，因此，站长、副站长、技师、铁路线路领工员和工长等铁路职员们也决定随小队同行。火车司机名叫丘赫雷。

快到沙河时，从火车上遥望，已能见到燃烧着的营房和营房附近的中国人群。

该营房就在路基旁边。司机把火车向营房又开近四百步左右停车，于是，士兵们便从机车上、车厢里向中国人群一齐开火。

中国人以密集的火力还击。这时，士兵们高喊“乌拉”向营房冲过去，于此同时，护路队也从燃烧着的营房里跑了出来。

卡尔宾科夫中士一发现自己人，便带着小队更加勇猛地往前冲去，而被这种场面所吸引的火车司机也拉响了尖声的汽笛，开动机车向铁路线上的中国人猛冲过去。

两个小队会合后，一起端着刺刀向敌人猛扑过去。中国人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但他们却被这种意外地袭击搞得惊慌失措，纷

纷溃逃。

在雨水淋透的泥土路上追击他们是相当困难的，但中国人还是被击毙四十人，击伤约二十人。

中国人跑过铁路路基，迅速整顿一下之后，便向此时正与营房并排的机车快速射击。

司机为了让一心追击敌人的士兵们迅速返回，发出了警报汽笛。

时间没超过5分钟，两颗子弹打在司机丘赫雷的头上，使他失去了知觉。

机车助手惊慌失措，于是开动机车全速前进。

机车带着车厢向拥挤在铁路上更加猛烈开枪的许多中国人急驶过去。

在机车上的列兵格仑特科夫斯基推开机车助手，给了回汽，使机车开了倒车。

机车在营房旁边停下来，接应士兵们上车，其中包括手臂骨被击碎的列兵特卡切夫。

然后，机车拖着车厢迅速倒开，驶往鞍山车站。

为了便于观察铁路线是否完好，在货车车厢的后壁上砍开一个洞口。

中途，从一个村庄旁通过时，车厢和机车再次遭到交叉火力射击，但都安全通过，到达车站。

这次事件，巴达克中士哨所人员，除列兵特卡切夫手臂受伤外，还有领工员普里霍夫斯基被击毙。

哨所两起伤亡遇难者，均是在听到援兵来到之后，大家从燃烧着的营房里往外冲时被击中的。

职员和哨所士兵见山上中国人人多势众，担心一旦中国人烧了他们后方近山的大桥(鞍山江大桥)，他们的退路将被切断，况且

他们兵力单薄,仅有二十一名士兵、十名职员和两名伤员,于是便收拾起全部器材,装上火车离开鞍山车站开往海城站。

途中又在汤河会让站把哨所的器材装上火车,而把一些军士和第二步兵连的八名士兵留了下来。

后来,机车拖着几节车厢来接他们,但他们因中国骑兵部队的追击已撤离了。

放弃的车站和桥梁立即被烧毁。

由于护路队官员的说服劝导,和海城站站长Г. 别廖佐夫本人的勇敢,海城站没有撤退,全体职员一致同意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担心辽阳俄国居民点的命运。

## 第二十三章 撤离烟台站哨所

1900年6月底，烟台站的哨所由第二步兵连的二十二名士兵和第八骑兵连七名哥萨克驻守。哨所哨长是中士伊凡·卡尔宾科。

6月22日上午9时许，从哨所发现车站以北的铁路线上浓烟滚滚。

卡尔宾科中士以为中国士兵把大桥点着了（在这之前中国士兵几乎占领了铁路线附近所有村庄），便带领哨所里的半数人员乘坐机车和平板车出发，去扑灭大桥的火。平板车上的四周沿边用石块砌成掩体。

行约六俄里，卡尔宾科中士才弄清楚：大桥完整无损，着火地点是前面的一栋空营房。

机车带着平板车开到营房跟前，立即遭到附近村庄步枪火力的迎击，它只好倒车往回开。

卡尔宾科中士在返回的路上，发现前方离路基五百步远的一个村庄跟前，有许多人跑来跑去，过不一会儿就从那里向机车开枪。

返回必经的那座大桥已陷入大火之中。

机车在追击与堵截的情况下，全速倒开，从大桥上顺利地急驶而过，安抵烟台车站。

不久，路基上出现了一群群的人和数面红旗。

无疑，中国士兵来进攻车站了。

哨所还未来得及准备防御，从车站以东六百步远的村庄便传

来密集的步枪声。

卡尔宾科中士派哨所的士兵占领站房，开始反击。士兵每人总共只有一百二十发子弹。

没过十分钟，中国人从四面也猛烈地开火，还有大批部队从北面逼近过来。

卡尔宾科中士发现敌方拥有如此优势兵力，便决定撤退。

卡尔宾科中士派了四名骑兵哥萨克顺路基去辽阳站进行侦察；他自己带领步兵、留下来的三名徒步哥萨克（马已甩掉）和五名武装的职员，乘坐平板车冒着中国人的火力往辽阳站进发。

他们从机车上和平板车上进行回击。但由于机车锅炉里水少，机车刚走出一俄里半后，便不得不在一个给水塔旁停下加水。

卡尔宾科中士带着一些人隐蔽在水塔旁一堆圆木后面，用火力掩护机车。

水塔已被中国人破坏，水未上成。

火车只得继续慢速开行。不久他们看见派出的几名哥萨克由于遭到四面八方的射击，未能冲将出去，而纵马驰回。

哥萨克甩掉坐骑，跳上平板车，列车继续前进，并随时准备迎接新的袭击。

果真不久，子弹从四面八方飞来，射向平板车上的石块和机车。

第一座桥完好，机车安全通过，但又行约三俄里，就被迫停车，因为前面的大桥已被放火烧着。

火车从烟台站开出总共行程只八俄里，到达辽阳还需十二俄里。

没有任何办法可想，只好离开平板车和机车，徒步前进。

幸好，此地没有中国士兵，卡尔宾科中士把自己的人布成散兵线，用别旦式独弹步枪武装起来的职员作为预备队，沿铁路路基向

前推进。

这是在离土坎屯三到三俄里半处发生的事。当时，米先科上校和中国士兵正在该屯附近进行战斗。

卡尔宾科中士没有回击沿途村庄居民的射击，在青纱帐的掩护下，带领小队迅速前进。

不一会儿，他听到枪炮的射击声，于是加快了脚步。

快到土坎屯的时候，中国士兵发现了小队，并向它开了枪。

卡尔宾科中士只好转向铁路路基的西面，边还击边钻进青纱帐，同时，派出哥萨克齐宾到前面去侦察并通知我方部队，小队正向它靠拢。

中国人用火力追击小队，卡尔宾科中士就在这吋左胸中弹受伤。

卡科林中士接任指挥。小队在高粱地的掩护下，向听见枪声的方向行进。当土坎屯处发出“乌拉”的齐声呼喊时，小队已到达铁路路基。小队跑到那里以后，便和米先科上校的部队会师了。当时，米先科上校部队已对敌人进行报复，用火力追击他们。

两名士兵守护留在高粱地里受伤的卡尔宾科中士，后来抬回部队。这位了不起的中士看见了敬爱的长官米先科上校时，忘记了伤势的严重，高兴地向他报告了哨所顺利到达这里的经过。

## 第二十四章 米先科上校支队从 辽阳站向大石桥站转移

从1900年6月初,中东铁路南部支线开始流传一种模糊的谣言,铁路线可能要遭到袭击,其中包括辽阳站的白塔寺哨所和营口俄国人侨民区。到处都在议论出现了义和团,说他们鼓动居民和怂恿他们全面暴动,来消灭传教士、俄国人和中国基督教徒,并破坏正在修筑的中东铁路。

与此同时,在铁路上供职的中国人转告铁路代表和护路队官员,说中国人已把盛京城里的中国军队调到铁路沿线。后来,从铁岭城到营口城铁路沿线护路队各哨所均发现有中国军队调动的情况。

特别是收到了许多有关盛京站附近中国军队的调动情况。

这些情报均来自步兵中尉瓦列夫斯基,因中东铁路旅顺口支线护路队司令米先科上校曾委托他进行侦察。

瓦列夫斯基步兵中尉向米先科上校报告说,他亲眼看见了几批军队,兵力约三百到五百人,并配备有四门大炮,先是沿北京的大路经盛京站南下,但后来又折回,分驻在车站附近的各个村庄里。

鉴于这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米先科上校于6月初来到营口。他深信义和团运动和中国军队的调动对中东铁路来说是存在危险的,于是把在原铁路南部支线的护路队官兵包括预备队在内,集成几个大型哨所,其中:营口一百人,海城三十人,辽阳一百五十人,盛京五十人,铁岭七十五人,宽城子七十人。

当时，米先科上校还请求护路队总司令准予撤出关东省护路队，然后再撤出辽阳护路队，并请求从哈尔滨派来援军。

6月22日前，辽阳站已集结二百二十四人，盛京站三十九人，铁岭站一百五十人。

这项预防措施是必要的。

早在6月9日，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就此报告米先科上校，白塔寺哨所最近将要遭到夜袭。米先科上校立即从营口赶到这里，并将第八骑兵连调到了白塔寺哨所，这次传闻没有实证。

6月14日，马莫诺夫哥萨克中尉再次向米先科上校报告，距辽阳北十俄里的大桥和营房突然被暴徒放火烧毁，并说，他们派去一个由步兵中尉谢金指挥的侦察队开枪赶走了纵火犯。此外，第八骑兵连十一名哥萨克在追赶白塔寺以北十俄里处放火烧桥的二十五名骑马的人时，于辽阳城下突然遭到六十名正规军士兵的伏击。他们一齐开火，击毙了哥萨克阿加波夫和两匹马。

盛京将军和辽阳城地方官急忙对这次事件表示深切的慰问，此后，一切又似乎都安定下来。

米先科上校再次赶到辽阳，命令尽可能将护路队集中为大部队，直至他亲自证实了6月20日辽阳地区确已完全安定下来为止。

这期间，只是从盛京以及北至铁岭的各火车站传来一些令人不安的传闻。

6月20日，烟台煤矿报告，居民威胁要火烧煤矿。而6月21日，该矿果然被烧。

米先科上校拟于6月22日派护路队一百人去烟台，重新夺回矿区。但只好等待第六步兵连和第三骑兵连七十名士兵小分队从辽东开来，才能采取行动。

但6月22日上午11时，奉派乘机车从辽阳去烟台的萨夫科维奇工程师从九俄里处返回，他向米先科上校报告，土坎屯附近的

大桥被焚，盘踞在屯子里的暴徒向机车开了枪。

米先科上校立即派哥萨克上尉捷尼索夫率领第八骑兵连五十名哥萨克前往扑灭桥上大火，惩办罪犯。

与此同时，铁路行政当局开始准备火车，装运第六步兵连五十名士兵，他们在步兵上尉库沙科夫指挥下，准备开赴辽阳。

第八骑兵连于中午 12 时出发，开赴大桥灭火，第六步兵连出发的时间因火车迟到而拖延到下午 3 时。

当第六步兵连士兵乘坐的火车通过太子河大桥时，桥旁哨兵向米先科上校报告说，他们听见土坎屯方向有密集的枪声和数声炮响。

又走了几俄里，米先科上校发现四个哥萨克，其中有两个伤员，另外两个是护送伤员的。

他们报告说，第八骑兵连在离土坎屯三百步远的地方，遭遇中国士兵的排枪和火炮袭击，两名哥萨克被击毙，两名受伤；又说，骑兵连已下马后撤，与三百多中国士兵交了火。

不久，米先科上校便看见第八骑兵连跑过来，他命令火车停下，要第六步兵连人员下车。当他听到捷尼索夫哥萨克上尉报告说村子里有许多中国士兵之后，便派人传达命令给白塔寺哨所，增派第二步兵连二十五人支援，援军在步兵中尉谢金的指挥下迅速来到。

部队到达之后，米先科上校便从铁路路堤的两面发动了进攻。中国人猛烈开火，两门山炮连发了五发炮弹。

部队出现伤亡，必须加紧发动进攻。

米先科上校命令部队在离村子九百步远的地方停下，挑选志愿兵，命令他们以路堤为掩护跑到前边去，绕到村子侧面，以纵向火力向村子射击。

第三骑兵连哥萨克军士伊格那季·塔兰跑在最前面，步兵中

尉谢金很快就追上,几分钟之后,志愿兵便向中国士兵所占据的村子开枪。

这时,我部队又接近村子四百步,已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中国人从村子里往小树林跑去。

步兵中尉谢金当即带领二十名志愿兵首先冲进村子。

我部队同心协力继续进击,穿过村子,劈死村中留下来的士兵,又跑到村北边,以火力追击逃跑的中国人。

幸好,此事件发生的同时,正当我部队在土坎屯结束对射时<sup>①</sup>,被中国人从哨所赶出来的原烟台站护路队二十九名士兵(第二步兵连二十二名,第八骑兵连七名)带领该站全体职员与部队会合了。

当天,我部队有二人被击毙,七人受伤。

据中国人遗弃在村内外田野的尸体数,可以肯定,敌人伤亡约二百。中国人原本至少有五百人,配备大炮两门。

部队收拾了我死者的尸体,并抬回伤员,晚9时半乘火车返辽阳。

必须指出,集合在宝塔寺里的传教士于6月20日前后告知米先科上校,盛京城里的所有天主教传教士团皆被杀戮,其教堂也被烧毁殆尽,许多中国基督教徒也被杀死。

米先科上校将这次事件和烟台矿被烧,以及6月22日事件联系起来看,认为宝塔寺村距辽阳城又近在咫尺,部队在此不可久待,命令护路队官兵和铁路职员立即转移到离宝塔寺约一俄里的鼠疫隔离病房。而且,由于谢金步兵中尉的积极工作,已事先在该病房挖掘壕沟,并在草泥墙跟下填好了土,加强防御工事。

米先科上校来到宝塔寺哨所之后,采纳了留在宝塔寺哨所的哥萨克中尉马莫诺夫的建议,将物资转移到鼠疫隔离病房去了。

<sup>①</sup> 参看“撤退烟台站哨所”一章。

6月22日一夜安然无事。

6月23日晨，继续积极从白塔寺往鼠疫病房转移物资；同时准备列车往旅顺运送伤员，并继续培土加固围墙和砌筑踏垛。

上午11时左右，载运伤员的火车出发南下，但因中途一座桥梁被烧毁，且有中国人袭击火车，而被迫从九俄里处返回。

余下一整天时间，等待中国军队来自辽阳方面的进攻。

但是，中国人专注于抢劫白塔寺哨所遗留的财物，仅向停在鼠疫隔离病房附近的火车打了几枪。

6月22日午夜，米先科上校用电报与鞍山站的基尔什曼工程师联系，要他立即通知步兵大尉斯特拉霍夫带领护路队一百名士兵从营口出发；通知古列维奇步兵中尉带领从辽东集合的七十名士兵，前来增援辽阳。

同时，米先科上校还请基尔什曼工程师从旅顺派出配备大炮的小部队来增援辽阳。

米先科上校认为，在大桥被烧毁而使铁路交通阻断的情况下，只以兵力很少的部队作掩护<sup>①</sup>，护送携带妇女和孩子的一百零四名职员从辽阳城撤走，是极端危险的事，因为，毫无疑问，来到这里是配有大炮的大批中国军队，因此，认为应留在鼠疫病房进行自卫直至援军到来。

6月22日午夜，米先科上校派人去盛京站给步兵中尉瓦列夫斯基和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送去一纸便函。

送此便函者是自告奋勇的第八骑兵连的哥萨克军士鲍恰罗夫、罗曼诺夫斯基和哥萨克斯皮里多诺夫。

上校在便函中通知驻扎在中东铁路盛京站至铁岭站区间间的

---

<sup>①</sup> 这段时间内，由米先科上校指挥的总共有五名军官和二百二十四名士兵（其中有第三骑兵连二十名哥萨克、第八骑兵连八十一名哥萨克、第二步兵连五十八名士兵和第六步兵连六十五名士兵）。

护路队官兵，密切注意有关辽阳将要发生的冲突，建立一支三百人兵力的集中统一部队，将沿线全体职员聚集到一起，尽可能利用铁路向辽阳撤退。

志愿哥萨克们理应返回去见米先科上校，向他报告北部的事态。

6月23日晚，有两个穿黄衣服的中国人，来到停在鼠疫隔离病房旁的火车前，做了些什么手势，好像还用黄色的方巾挥了挥。

本来可以把他们当作被派来谈判的人，但铁路职员未经米先科上校同意，便开枪把他们赶跑了。

为了把来这里的中国人再度召回，米先科上校拿着旗子骑马走出警戒前哨，并派一名译员到白塔寺居民点去。后来，他意外地碰上来到白塔寺居民点高地的哥萨克希涅尔尼科夫，从他那里得知，高地后边有许多中国人，因此米先科上校又折返回来。

6月24日晨，那两个身穿黄色衣服的中国人又到达车站。

当米先科上校走到他们面前时才发现，他们原来是些处于某种妄诞、兴奋状态的自称神仙的义和团头领。

为此，米先科上校下令把他们赶走了。

接着，中国军队向鼠疫隔离病房的东面，即朝着辽阳城的那一面发动了进攻，而且攻击进行了整整一天。

中国人从上午9时开始远距离射击，并分成小而灵活的散兵线向鼠疫病房方向跑来。

在这之前，米先科上校已下令撤离太子河大桥原哨所和辽阳站哨所。

哨所的人员已经和铁路职员一起及时进入鼠疫隔离病房的院内。

上午10时左右，传来了第一声有四俄磅重似的炮弹炮声。中国人将该炮部署在我部队右翼对面五百沙绳的高地。

我部队立即分三面部署：东面为第二步兵连，由哥萨克中尉马莫诺夫和步兵中尉谢金指挥；南面为第六步兵连和第三骑兵连的一个小队，由步兵上尉库沙科夫指挥；北面为第八骑兵连，由哥萨克上尉捷尼索夫指挥。

敌方火力从上午 10 点开始加强。

中国人把主力集中在白塔寺居民点里、从石围墙后面沿白塔寺以北高地，发动了快速进攻。

敌步兵、骑兵手举黄、红两色旗，在高地的掩护下向车站和火车急速追捕。火车最后一节车厢位于我部队左翼阵地的对面四百步的地方。

第一个高地打响了第一炮，在其附近的另一个高地上又发现了第二门大炮(山炮)。后来在白塔寺墙后，直对我部队正面四百步的射程内，又发现第三门大炮。

我部队从病房院子三面协同齐射，开始回击。

很快发现，已占据火车站和盘据于车厢里的中国步兵，以及部分包抄鼠疫隔离病房以北我左翼部队的中国步兵，开始后撤。

黄旗倒了，插在地上的红旗周围连一个人也没有了。

就在这时候，哥萨克中尉马莫诺夫和步兵中尉谢金，以加紧齐射迫使其中一门大炮不时转移阵地。

中国步兵的正面攻击，也被我火力压了下去。他们开始往后撤，撤至八百至一千步射程内路旁坟堆和地沟后面，最后又往白塔寺居民点退去。

哥萨克中尉马莫诺夫采取齐射，迫使其中一门大炮长时间沉默，显然炮手已被击毙。

在击退敌人对右翼的进攻中，第六步兵连给予了有效的支援。该连一排长卡尼斯基中士在自己的周围集合了二十名步枪射手，他们准确地测量了距离，子弹象雨点一般落在中国人的散兵线上。

东面，第六步兵连列兵马基拉一直冒着弹雨在围墙上监视敌情，及时报告有关中国军队每次调动和大炮各次射击的情况，使我部队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伤亡。

枪炮射击，整日不停。病房墙壁高于胸墙的部分弹痕累累。

炮弹时而在病房时而在院子里爆炸，拴在院子里的马（九十四匹）差不多有一半（四十匹）被炸死。

原躲在一个病房里的妇女和孩子已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窖里。

以上情况持续到晚8时。

中国人打了一百多发炮弹<sup>①</sup>，其中大部分穿入围墙，或在院内爆炸。炮弹在围墙里爆炸，我部未受损害，但落在南北两面的一些炮弹，炸死了六人。

我部总共有九人牺牲。阵亡人数之少，可以说明我部指挥官善于对付敌军火力。

由于中国人齐射或者开炮时，人们都躲藏在围墙后面，只等枪炮声一停，或发现中国军队转移时，士兵们便立即根据指挥官的命令，站起来以快速齐射压倒中国人，使之长时间不能恢复射击。

此外，由于预先准确地测量了距离，我部队的射击因而非常奏效。

中国人至少有两千人，但他们未敢向病房发起冲锋，这一点就可说明，中国人伤亡之惨重了。

战斗中我部队的射击曾长时间中断，因米先科上校惟恐到了关键时刻，子弹用尽，所以命令停止射击。

的确，部队士兵和哥萨克每人原有二百五十发子弹，到傍晚每人只剩下五十到六十发子弹了。

三天内经历了两次战斗，近三个星期期间，几乎没有轮换过警

---

<sup>①</sup> 据萨夫科维奇工程师计算，院墙里爆炸了一百零五颗炮弹。

戒执勤人员,人们已疲惫不堪,加之子弹欠缺,这种状况,若仍持续下去,固守鼠疫隔离病房则将是相当危险的事。

所以,晚9时前后,米先科上校召集全体军官、工程师和医生会议,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部队是留在鼠疫隔离病房一天等待援军,还是于夜间撤退?并且指出完成这项撤退决定的严重危险性,因为我们不能期望中国人会让我部队从病房安然撤走。

人们表示赞同立即撤离病房,于是米先科上校命令大家抓紧时间吃晚饭,剩余子弹相互平均分配,掩埋好死者,于晚9时,全体职员随从队伍,准备出发。

这时,中国人从三面向病房开枪,加速齐射。

米先科上校揣度,中国人可能要趁黑夜发起猛攻。

所以,我部队重又分散部署于病房的三个方面,并急速射击,进行自卫。

又过了半小时,看来中国人并不敢猛攻。

米先科上校当即命第二步兵连留在那三个方面,坚持战斗,其余人等撤下,到院子里整队出发。

纵队前头是第六步兵连,后面是编成小队的职员(其中包括妇女和孩子),最后是第三和第八骑兵连哥萨克。

院子的西墙(即后墙)扒开一个破口作出口,当部队经破口全部走出后,米先科上校命令哥萨克中尉马莫诺夫把第二步兵连从墙上撤下来,只留下十八人,由谢金步兵中尉指挥,并加速火力射击,以掩护我部队从病房撤退。

由各部队分别派出先头、后卫和两翼巡逻队。

队伍离病房半俄里的地方停下,把队伍紧接在一起,再继续行进。一开始时往西行进,后来又急转向南前进,以便能绕过数个村子,在沙河附近走上铁路线。

队伍行军时,每过半小时停一下,便于把大家拉近、集中。

哥萨克把自己的马差不多全都交出来,给伤员、妇女、孩子、老人和极度疲惫的体弱者骑用。

队伍不走大路,整夜在青苗地和已耕地里行进。

在沙河附近作了长时间(一个半小时)的休息。

在休息处,顺铁路路堤一带发现散落的子弹和子弹壳,养路工人宿舍的墙上满是弹痕,宿舍也已被烧毁,显然在队伍到达前不久,这里原哨所的护路队员十三人,曾同中国人发生过冲突。

宿舍和路基附近未留有尸体和血迹,可见哨所的人已经撤走,这才使部队放了心。

米先科上校后来得知,大群中国人袭击了这个哨所。哨所小队在中士巴达尔基的指挥下,先是部署在路基后边,后来转移到养路工宿舍里,同这帮中国人进行了战斗。

这群中国人紧紧围住宿舍,在其周围堆放些高粱秸,然后点火。

哨所被破坏已不可避免,但他们仍成功地冲了出去,上了机车,迅速开往海城车站<sup>①</sup>。

部队在沙河停留时,发现东面高高的山岭上一群群拿枪的人。他们停留在山头,未敢进攻。

部队顺利地开向鞍山站,于6月25日上午10时到达。

护路队官兵与职员在没有大道的情况下,夜行三十俄里。许多人已完全筋疲力尽,有些人脚被皮靴磨破出血,便脱掉靴子赤脚行走。

这样一来,必须使部队有长时间的休息才行,米先科上校宣布,在车站将停留到下午3时。

下午1时,一个中国仆役跑来对米先科上校说,部队从鼠疫隔离病房撤走后,有百余名俄国人跑来增援支队,进入病房。

<sup>①</sup> 参看《撤退沙河、鞍山江和汤河各哨所》一章。

怎么办？当时很难决定。

米先科上校仍决定，部队重返辽阳站，但这时设置在山上的各哨所报告说，有一支骑兵袭来。

部队准备好自卫。

很快就发现，从辽阳向车站方向来的，原来是由斯特拉霍夫步兵上尉指挥的第三骑兵连七十名哥萨克和第二步兵连四十名士兵<sup>①</sup>。

米先科上校见没有中国人追击，而第三骑兵连的到达，使支队得到加强，并已在鞍山站找到了阵地，他便决定留在该车站，一面等待南面部队到来，一面期待留在盛京站以及该站以北的护路队各部队和职员们能够来到这里。

部队在鞍山站驻扎到6月29日，而铁路代表与家属，于6月26日在原哥萨克上尉捷尼索夫所属部队几名哥萨克的护送下，乘火车向南开去。

6月28日，和米先科上校支队会合的还有由哥萨克中尉古列维奇和罗热林率领的第六步兵连和第三骑兵连的一百人。

米先科上校在清点人数时，发现部队在从辽阳转移时，斯特拉霍夫步兵上尉从营口往辽阳转移，及返回鞍山站时，第二步兵连有六人失踪。

米先科上校在鞍山站逗留时，曾设法通过中国基督教徒得到留在盛京站以及该站以北护路官兵和职员遭遇的情报。为此，他派了三个可靠的中国人北上，预先应允他们，如果能带来有关他的同伴们的消息，就给他们一大笔奖金。

同时，米先科上校还命令步兵中尉谢金率第三骑兵连五名哥萨克去大石桥车站，请求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第十一团团长东布罗夫斯基上校，对营救留在北方的人员一事予以支援。

<sup>①</sup> 参看《陆军上尉斯特拉霍夫部队往辽阳转移》一章。

谢金步兵中尉在中国军队驻地内走了六十俄里，于8时内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危险的使命，但遗憾的是，没有什么结果。

部队在鞍山站附近停留的头四天里，也没发现任何地方有中国军队。

仅一些中国基督教徒报称，该站以西七俄里处，去营口的大道上常有途经的大批中国军队，但米先科上校派往四面八方的我部队侦察队，在任何地方也没有碰到过他们。

6月29日白天，一名中国基督教徒来见米先科上校，说部队阵地以东二俄里，即他所在的村子里，来了二百名中国士兵，打死了他的家眷。

下午4时，米先科上校派出的侦察队送来报告说，他们发现在车站东南，即在部队后方有数百中国士兵。

不久中国侦察兵就出现了。

此外，海城站站长通知米先科上校说，和俄国人和睦相处，曾保护车站和铁路的海城地方官已被撤换，另一地方官来接替他的职位，此人已接奉烧毁车站和破坏铁路的命令，他好像是从盛京带来了约两千名士兵。

所有这一切，都迫使米先科上校撤往海城站。

由部队派步兵中尉罗热林率半连骑兵为前卫先行。中途，中国人同他们交了火。

部队于晚7时出发。半连骑兵前卫等部队从其旁边通过时，和部队会合。

6月30日拂晓，部队来到海城站，车站上有护路队员二十六人，还有站长和一系列配有乘务员的火车。

必须指出车站站长别廖佐夫的高度勇敢精神，他仅带着护路队员二十六人和几名职员，留守车站达八天之久，藐视危险，克尽职守。

部队来到车站后 1 小时，科里耶夫步兵中尉指挥下的第七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的第七步兵连上了火车。

从车站往南，即与大石桥站驻军部队的联系途中，有一座独立的大山。这座山的侧面，紧贴着铁路通道，几乎无法攀登。中午 12 时左右，发现了中国军队，他们形成密集的散兵线，据守在高地的山脊。

派往高地方面去的侦察队，遭到密集火力的射击。

在自己的后方不能让敌军占有强大的阵地，因此促使部队立即向高地移动，打算占领高地。

第二步兵连有一半兵力作为纵队的先头部队在步兵中尉谢金的指挥下奉遣先行，并检修线路和电报线。跟在后面的是第六步兵连，它加强了步兵中尉谢金新布置的散兵线。再后是第二步兵连另半个连，最后是作为总预备队的第七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的第七步兵连。

第三和第八骑兵连渡河到了南岸，然后从西面迂回包抄中国人所占据的大山。

部队整个战斗队形以铁路路堤作掩护，迅速向大山挪动。

步兵中尉谢金的半个步兵连，差不多已到达大山脚下，第六步兵连的散兵线以快速火力袭击山脊。

米先科上校认为，如拖延发动进攻的时间，只能导致扩大损失，于是命令第七步兵连号兵吹起冲锋号。

步兵中尉谢金听到号声之后，喊着“乌拉”向山上冲去。

第六步兵连立即响应，整个部队随之而上。过半小时，中国人的阵地便被强攻下来。

许多中国士兵被打死在山上，逃跑者被第三和第八骑兵连的哥萨克追击了一俄里半之远。

米先科上校担心发动进攻的是来自城里的中国人，因为城里

驻有大量的中国军队，这是我部队在海城站停留八小时的时间内，敌军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情况。所以勉强阻止住第七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第七步兵连的冲锋，而向火车移近。

同时，米先科上校发出“集合”信号，各步、骑兵连都集合起来，并带来下列战利品：两面中国军队的旅部军旗，几门后膛装好炮弹的鹰炮及其他许多武器。

这两面军旗是第二步兵连的半连士兵和第六步兵连的士兵夺得的。

夺得军旗的是第二步兵连列兵阿基姆·沙雷和波尔菲里·拉祖缅科，第六步兵连伊万·秋布拉什金。列兵波尔菲里·拉祖缅科在夺旗时阵亡。

战斗结束后，东布罗夫斯基上校带着第十一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的半连步兵从大石桥站赶来部队，他应允次日派其所属部队的半连炮兵和一个步兵连，去讨伐海城，以报向我部队发动进攻之仇。

东布罗夫斯基上校返回了大石桥站，而部队连同第七团第七步兵连一起占领阵地，即从中国人手中夺得离海城半俄里的大山。

这次战斗，护路队士兵牺牲三人，受伤五人。

中国人遭到巨大伤亡，一部分死于山上，另外在山头附近追歼的路上还发现三十五具尸体。

6月30日夜，东布罗夫斯基上校通知米先科上校，他将于次日早8时带着步兵连半连炮兵来炮轰该城。

次日拂晓，在护路队步兵中尉罗热林和第七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第七步兵连候补准尉亚戈金的监督下修筑了四座大炮掩体。掩体面朝该城，距城八百五十沙绳。

米先科上校估计，海城可望轻而易举地攻取，并将其烧毁，对破坏铁路和多次袭击护路队官兵和铁路职员的中国军队以示

惩罚。

为此，按照他的意见必须：控制该城南面附近的高地，并至少连续轰击该城 1 个小时，当敌军和居民在炮轰和枪击下撤离该城时，以骑兵连发起冲锋追击，与此同时，步兵则入城将该城烧毁。

东布罗夫斯基上校不同意他的意见，但又无权干预，于是部队于 7 月 1 日只限于炮轰和猛烈射击那些从城里出来企图进攻的中国部队，但后来他们又退回城里。

步兵上尉彼得连科指挥的半连炮兵和由步兵大尉伊凡诺夫指挥的第十一东西伯利亚步兵团一个步枪连，于上午 9 时从大石桥站到达这里。

这半连炮兵还没有来得及占领阵地，中国军队就从城里出来向我部队左右两翼同时发动进攻。

赶来的步枪连在右翼，护路队的第二步兵连在中路，护路队的第六步兵连在左翼，以快射迎击中国人的进攻。

不到 1 小时，中国军队便开始全面撤退。炮兵连火力在步兵上尉彼得连科的指挥下准确地从一个目标转到另一个目标，加速了敌军的撤退。

紧接着，炮兵连轰击了该城。

炮兵连的炮火在步兵连急速射击的火力支援下，把中国步枪手从城墙上赶下来，整个城东一带都是溃逃的敌人。

米先科上校命令：第十一东西伯利亚步兵团一个步兵连和护路队的第二步兵连，向前推进，以保护炮兵连免受损失，同时对占据城墙的敌军步枪手可以进行更加有效的射击。

哥萨克中尉马莫诺夫把他的步兵连带到河边，以更近的距离把中国人从城墙上打下来。

遗憾的是，这次战斗竟到此结束了。

东布罗夫斯基上校建议米先科上校从阵地上撤下炮兵连，并

把步兵连也召回来。

随后米先科上校又把护路队的第二步兵连召了回来。

撤回的步兵连和炮兵连奉命坐上火车，返回大石桥。

半小时以后，护路队部队和第七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第七步兵连也离开了该城，其中步兵是乘坐火车离开的。

护路队各骑兵连作为后卫以骑兵队形徒步行进，并向后方和两翼派出侦察队。

中国人发现我部撤退，从城里又纷纷出来，以远距离火力追击，但我部毫无损伤。

这次战斗，我部只有两名士兵受伤。

离大石桥站约八至九俄里处，我部追上了停在铁路线的第一列火车。

乘该列火车的第十一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的一个步兵连，下了火车进入铁路西线高地，向拦截去路的敌军开火。

米先科上校立即命令护路队和第七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第七步兵连下车助战，但此时已不需援军，因为，步兵连的火力和步兵中尉罗热林指挥的护路队各强大侦察队的活动已迫使为数不多的中国民团和义和团向西南逃跑了；而且，在追击时步兵中尉罗热林率领侦察队砍死多人，并夺得了书有“保卫祖国和真理”的义和团团旗一面、鹰炮数门及若干其他武器。

义和团团旗是护路队第八骑兵连哥萨克谢苗·克鲁钦科夫夺得的。

此后，各部队又乘坐火车，并于晚8时顺利到达大石桥车站。

烟台站以南护路队各部队和中东铁路代表往大石桥站的撤退，即以此次战斗而告终。

除五名职员和五十名护路人员外，他们全部撤离了各哨所，都顺利来到大石桥。五十人中有十八人阵亡和重伤致死，二十二

受伤，四人受挫伤，六人失踪。

米先科上校在向护路队总司令所作关于这次撤退的报告(1900年7月6日第1180号)的结束语中说：“我认为，我有义务证明护路队的军官和士兵，在护路勤务中以及中国军队配有大炮及人数众多、而我方在兵力薄弱的条件下所进行的一系列战斗是那样艰巨，并表现出高度英雄气概、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

我还要证明，派赴海城增援我们的步兵连和炮兵连在屡次战斗中表现了优秀的品质。

6月24日，许多职员持枪沿墙守卫于鼠疫隔离病房，他们的崇高英雄气概和勇敢精神，堪为士兵们的楷模。

我虽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但我亟望能作为他们功绩的见证人。有关情况，工程师列兹佐夫和萨夫科维奇将会呈报长官，妥善办理。”

## 第二十五章 斯特拉霍夫步兵 上尉的支队向辽阳转移

米先科上校于6月22日夜要求中东铁路工程南部支线负责人基尔什曼工程师向营口第三骑兵连连长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转达命令,命令他率该连和第二步兵连余部速来辽阳,并督促他们尽快出发。

6月23日早4时,营口接到了这项命令。

但由于列车未准备好而耽搁了时间,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于晚6时,即在接到出发命令14小时之后才从营口出发。

当日深夜列车才到达海城车站。

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带领调来的第二步兵连四十二名军士和该连六十名哥萨克骑兵,于第二天,即于6月24日早7点乘火车出发,但在站北十俄里处由于一座桥梁遭到破坏而被迫停车,改为步行继续前进。

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在开赴鞍山站的途中碰见沿路几座桥梁着火,他们扑灭了火,并在现场拿获中国纵火犯,并就地处决。

附近村中居民,有破坏铁路和烧毁桥梁的嫌疑者,连所在的村庄均予烧毁。

沿途部队不得已曾和小股中国部队发生三次互相射击。

部队于6月24日当天下午4点到达鞍山站。

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在这个车站得到中国基督教徒的情报,内称,米先科上校的部队在辽阳被大批中国军队包围。因此决定不惜任何代价要赶在拂晓前到达辽阳城。

晚8时左右，部队抵达沙河木桥，并从这里渡河。

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从该渡口派出中士排长科瓦连科带领十五名哥萨克，前去搜寻当日早晨在这里被中国人击毙的领工员布尔霍夫斯基的尸体。

侦察队在进行搜索时，突然遭到来自沙河堡村的枪击，紧接着又是大批子弹向我部队方向飞来。

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命令将马拴在营房后面隐蔽（因此地有一个哥萨克和一匹马受了伤），他带领部队在铁路路堤的掩蔽下向前移动，并以步枪手占领离该村约三百步远的对面路堤。

猛烈的对射开始了，直到天黑前约半小时战斗仍在继续。

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派出了志愿兵，要他们过河占领铁路线旁的土坑。

哥萨克军士德沃尔宁带领十名军士迅速过河并占领了土坑，不久，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又派去十四名军士加强他们的兵力。

哥萨克军士德沃尔宁又得到一些士兵的支援，他几乎对着该村，准确地一阵接一阵地进行射击，之后便同哥萨克军士科瓦连科一起喊着“乌拉”冲进村里，并立即放火焚烧该村。

部队所有其余的人员，跑步越过铁路土坑，随后也都冲进村里。

中国人仓皇奔逃，除有时停下一阵齐射外，几乎一直不停地跑了两俄里。

这时已是晚上11时左右。

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集合了部队以后，继续前进。

我部队停在离辽阳七至八俄里的一座大山下，以便使疲劳的步兵尽量集中，但又不能耽搁太久，因为天快亮了。

部队仍继续赶路，在离辽阳站两俄里的一个烧毁的营房旁停下来，上尉斯特拉霍夫派了几个侦察队先行。

过了一会，部队在挡住辽阳城的铁路路堤的掩护下又向前走了一俄里路，到了一个铁路过道口处停下来。

天开始亮了，从一个山丘地传来了枪声。之后，我部队才发现，许多中国人从白塔寺哨所向鼠疫隔离病房发动攻击。

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认为米先科上校当时在鼠疫隔离病房里（虽然来到辽阳以后中国基督教徒说米先科上校已去营口），于是命令步兵占领过道口和路堤，向留下来抵抗我部队的中国人和向我方打枪的山岗开枪。

他亲率骑兵连上马，从左边插过去，以包抄中国人并接近病房，但偶然发现一个村子，有人从村内向我骑兵连开枪。

与此同时，中国人从山丘向我步兵和骑兵连辎重车队打来榴霰炮弹。

这时，跑回来的侦察队向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报告说，鼠疫隔离病房里没有俄国人。毫无疑问，米先科上校的部队于夜间离开了辽阳，中国人估计错误，他们所进攻的只是个空无一人的病房。

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向步兵发出撤退的命令，带领骑兵连开始向南撤离。

从山丘下来的中国人转入进攻，并开始进逼我步兵。

这期间，第二步兵连列兵沙里耶夫牺牲了；列兵别廖佐夫斯基被俘后又 被盛京将军放回；第二步兵连列兵奇日科夫和科斯丘琴科、以及第三步兵连列兵西里凡奇科夫失踪；骑兵连里有哥萨克乌山牺牲，四匹马受伤；此外，骑兵连辎重队的全部骡子被击毙；因此，除哥萨克奥赫里缅科抢救出来的一个钱箱子外，不得不把辎重队丢掉。

中国人追击我部队约七俄里，直到大山为止，此后，只有居民向我部队开枪，我部队于下午 4 时许来到鞍山站，与米先科部队会合。

在这次失败的战斗中，步兵的处境最为困难。

在这之前，他们曾长途行军，途中在沙河还打了一仗；彻夜未眠，一直处于运动状态中，人们已筋疲力尽，因此在撤退时，尽管中国人随后追击，他们连一步也走不动了，都躺在高粱地里。

中士卡尔边科夫只好含着泪央求这些士兵不要躺下，站起来继续赶路。

列兵奇日科夫、科斯丘琴科和西里凡奇科夫可能就是这样因筋疲力尽而掉队，成了中国人的牺牲品。

从6月24日上午8时到25日下午4时，部队共走了八十俄里，路上进行了三次互射和一次沙河战斗，并且从辽阳撤退时边战边退走了七俄里路。

## 第二十六章 萨维茨基哥萨克 大尉支队撤出吉林

在 1900 年事件开始前，护路队第二骑兵连（连长是哥萨克大尉萨维茨基）和第一步兵连的一个排驻在吉林，其中驻在吉林城里隶属骑兵连的共约四十人，其余都分散在离吉林城二百五十至三百五十俄里的松花江和拉林河上游各伐木场哨所。

6 月初，哥萨克大尉萨维茨基从哈尔滨收到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的命令：除拉林河一哨所外，其余哨所全部撤下来集中于吉林。

6 月 14 日，奉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之命，由吉林派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带三十五名哥萨克开赴中东铁路南部支线。由于该城义和团在居民和军队中公开散布在盛京发生暴乱，并有可能袭击俄国侨民区，而且将军已提出警告等等传闻，于是职员们的所有眷属在二十名军士的保护下都已于 6 月 19 日撤往哈尔滨。

此前，除驻在松花江上游，加贝舍夫哨所的十二名士兵外，其余哨所所有人员都已集中到吉林。

当发现中国电报员虽然接收电报并收取电报费，但并不往哈尔滨发报时，萨维茨基大尉便于 6 月 25 日派骑兵司务长麦佳尼克带领两名哥萨克去第二松花江站（老少沟）利用铁路电报向哈尔滨发了报。

6 月 28 日，骑兵司务长麦佳尼克带着格尔恩格罗斯将军 6 月 25 日的命令回到吉林。命令内容是：萨维茨基不得放弃吉林，要留在该城，以便利用房屋进行防御。

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命令中还通知说，从哈尔滨派出援军，需十

天以后方有可能。

同一天，城里接得中国皇帝关于把外国人驱逐出境的敕令。中东铁路办事处当即根据吉林将军的建议，带着文件和一部分职员，在十八名士兵的保护下离开吉林。6月29日，其余职员在二十二名士兵的保护下也出发了。

空出来的俄国侨民区里，留下了包括骑兵连长萨维茨基在内的共五十六名哥萨克。

中士加贝舍夫小队从松花江上游没有按时到达，萨维茨基担心他们的命运，决定亲自去那里寻找。

他要离开省城，吉林将军准予发给他一份护照。

送护照的官员稍能说几句俄语，萨维茨基花了金子，从该官员嘴里得知，他回吉林是危险的，因那时候要袭击他。

考虑到以上消息，加之俄国侨民区已处于中国军队占据的营盘包围下，要进行防御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萨维茨基最后决定离开吉林城到郊区去占领阵地，等待来自哈尔滨的援军。

萨维茨基担心中士加贝舍夫由于情况不明而跑到吉林城里去，落到中国士兵手里，于6月29日带着骑兵连为加贝舍夫中士备置十二匹快马，迎着他跑去，以便在渡口截住他，防止他可能从这里乘船顺松花江去吉林。

萨维茨基的担心得到了证实。他7月1日来到渡口之后得知，中士加贝舍夫头一天晚上就来到了渡口，并已乘船去吉林。

萨维茨基拟在另一渡口截住他，便命令骑兵司务长把骑兵连带去该渡口，他亲自带了几名哥萨克向这个渡口驰去，并在这个渡口截住了中士加贝舍夫及其小队。

就在此时，萨维茨基部队中因军马疲惫而掉队的两名哥萨克，也赶到了渡口。

他们迷了路，往吉林方面走，后因在吉林附近遭遇中国侦察队

的袭击，又进山隐蔽起来。

由于中国侦察队从各个方面袭击这两个哥萨克，萨维茨基决定从西面绕过吉林，然后走上老少沟的大道，在那里等待可望来自哈尔滨的援军和今后行动的命令。

萨维茨基于7月3日晚绕过吉林以后，来到杜洪德村。该村在老少沟大道上，离吉林三十俄里。

第二天清晨，有人向他报告说，这个村子里来了一名中国军官，住在对面一个大车店里。

萨维茨基带着将军的护照，同时希望和中国军官保持以前的良好关系，便去会见了他，也受到了他的殷勤接待。

拜会后一个半小时，骑兵连准备出发，当哥萨克人在牵各自的马的时候，哥萨克丘马克发现一些持枪的中国士兵，往骑兵连所占据的大院的方向跑来。

还没等萨维茨基发出“持枪”的命令，中国人占据了邻近房子的房盖和院墙之后，射击的子弹如雨点一样飞撒下来，对准牵着马站在院子中央整连的骑兵，十分猛烈地射击。

枪响，哥萨克军士伊里英、鲍德鲁日内、奥萨乌连科和哥萨克菲尔索夫、瓦西里耶夫就牺牲了，另一些人受了伤，此外，还打死了许多马。为找寻掩蔽物，所有的人都跑到房子里去，于是萨维茨基决定就在这座房子里进行自卫。当萨维茨基正在瞄准时，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轮手枪，弹片伤了他的右手和右眼，他在这里受了轻伤。

不久，中国人运来两门大炮，他们置自己人的安全于不顾，对准房子用榴霰弹轰击。

萨维茨基发现，房子已被炮弹射中起火，根本不可能再在房子里呆下去，而且此时军马已近半被击毙，便决定放弃坐骑，突出重围，冲入田野。

骑兵连丢下死者，抬起五名伤员，喊着“乌拉”从房子里冲了出来，穿过大门时，又牺牲了几人，但很快就来到村外，由此向前面八俄里可以看见的山岭奔去<sup>①</sup>。中国人因忙于抢劫丢下来的马匹及其驮载的东西，而追击就不十分起劲。

萨维茨基冲出敌人的火力圈后，检查人数，原六十八人中，已有十二人牺牲，六人失踪，五人受伤。

这样一来，不到半小时全连人员损失了三分之一，被迫丢掉了全部马匹及其驮载的东西。

他们都只身着一件外衣；带着随身的步枪和少量子弹。

这天，在被追击的途中，中士加贝舍夫和列兵康斯坦丁·尚图罗夫、奥西普·库普佐夫自告奋勇接受派遣，走在第一步兵连的前边，去哈尔滨报告骑兵连的情况。

这些好汉并没有完成他们所承担的任务，因为他们没有到达哈尔滨就失踪了。

萨维茨基带着包括五名伤员在内的四十七人撤退。他想隐蔽自己的踪迹，以摆脱中国士兵的追击，便命令于7月4日整夜继续行军。

哥萨克军士舍维列夫在行军中迷路掉队，后来他一个人侥幸赶到了哈尔滨。

7月5日，萨维茨基想越过铁路南线往西北方向转移时，据当地居民说，误入了已被中国军队占领的村庄区域。

为了不使敌人发现，从而避免可能导致我小部队覆灭的冲突，只好在隐蔽的庄稼地和冲沟里，从这些村子中悄悄穿行。

然后，为避免与中国士兵遭遇的危险，萨维茨基决定向北拐直奔松花江，再渡江到右岸，在人烟不那么稠密、行军比较隐蔽的地方涉行。

---

<sup>①</sup> 骑兵连除丢下房里死者外，还有些不能行动的重伤员声明自愿留下。

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不堪，使行军更加困难。

许多哥萨克由于饥饿、长期行军和连夜不眠，身体已很虚弱，为了轻装行军，他们把湿透了的皮靴和上衣扔掉，只穿一件衬衣背着一支步枪和子弹继续前进。

有一些哥萨克已开始感到绝望，他们向萨维茨基请求将部队分成三至五人的若干小组逃命。

尽管严令禁止，然而7月5日午夜，沿松花江边灌木丛行军时，仍有八人失踪，他们是：哥萨克军士尼基塔·鲍尔托拉茨基、年纪较大的非战斗人员费奥多尔·卡尔加诺夫和哥萨克尼基塔·鲍鲁辛、费奥多尔·奥包茨内、谢明·阿雷莫夫、费多特·阿尔菲罗夫、特罗菲姆·雷季科夫和斯捷潘·奥斯塔宾科。

当发现他们不在，萨维茨基便决定寻找他们，但留队的一些哥萨克却表示，不必去找失散的人，因为他们是蓄意要离队，而且还唆使别人也走。他们当中只有卡尔加诺夫于7月20日得以顺利到达哈尔滨，跟他一同走的哥萨克奥斯塔宾科在阿什河镇附近，被中国士兵击伤并被俘。

继之于8月5日拿下阿什河城，在城后副都统府大门对面找到了哥萨克斯捷潘·奥斯塔宾科的尸体。他是在当天早晨被中国人处死的。

死者只穿一条内裤，喉咙被割断，脸部有刀痕。

至于其他的人，全部下落不明。后来，萨维茨基在进行搜索时，一些中国人对他说，中国士兵捕获的许多俄国哥萨克和士兵都已处死。

骑兵连行军一整夜后，7月6日早晨才碰上一条帆船，将部队两次分渡到右岸。中国人索去渡江费近四十卢布，他们解释说，要价如此之高的原因是假若中国士兵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定要遭殃。

这些中国人还告诉说，7月5日晚，有三个俄国士兵乘坐一支

小船往下游驶去。

根据一切迹象看，这些人是佳贝舍夫及其同伴。

小队吃了些中国小米饭，又沿着江边继续出发。

中途，他们碰到了中国步兵三人巡逻队，由于情况突然，竟使中国人惊得呆若木鸡，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萨维茨基从他们旁边走过去之后，朝前面松花江下游两俄里，依稀可见的小树林走去。

由于一条没有浅滩的小江岔子挡住了去路，小队只好绕道而行，以至没能走近小树林。

这时，小队后方出现了中国军队的散兵线，子弹从头上呼啸掠过。

小队在中国士兵追击下，涉过小河岔子，然后向西北方林木丛密的高地奔去。

萨维茨基带队爬上高地之后，占领了阵地，准备迎击中国人。

此时弄清楚了，高地后面是个无浅滩的支流，而这个支流就是前不久小队从其浅滩涉过来的支流的延续，因此，他们不知不觉已落入圈套，通路已从四面八方被切断。

时已黄昏，中国人停止了追击。他们未涉过河岔子，在前面部署了散兵线，两翼布置了强大的哨卡，然后宿营过夜。

敌人没有设防的只有松花江及其支流无浅滩的一段。

处于此种情况，决不能留在这里等待天明，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夜色掩护下设法过江远逃。

幸好，随着夜色的降临，雷声大作，大雨倾盆而下，中国人放松了警惕。

萨维茨基趁此有利时机带领哥萨克军士格柳霍夫、哥萨克伊格纳特·奥夫切连克和瓦西里·布鲁斯，出发往中国士兵方面寻找浅滩，因未被中国士兵占领的那段支流无浅滩可涉。

经过两个小时的艰苦搜索，终于找到了一个仅有一沙绳的地段，能够涉水通过。

此时，小队顺利地从这里涉水过去，行约一俄里，不得不停下来休息约两个小时，用以恢复体力。

天刚发白，小队继续出发赶路。他们一边寻找隐蔽之处行军，一边掰生包米充饥。

小队在离陶赖昭站还差二十俄里的地方，看见一座单另房子。人们由于饿得难以忍受，便决定进去。

人们在这里饱尝了一顿小米饭后，解除了饥饿，并且得到陶赖昭站还有俄国人的消息。

7月7日当晚，小队顺利到达车站。

人人疲惫不堪，风尘仆仆，面黄肌瘦，衣着褴褛，光着双脚，两腿浮肿，遍体鳞伤，看了使人非常难过。并且由于内心非常激动，乍一见人，连话都说不出来。

7月8日，从哈尔滨来了医生，包扎了他们的伤口，于当天将整个小队送至哈尔滨。

五个伤员当中，以哥萨克军士尼古拉·里特维年科、哥萨克伊凡·萨莫伊连科、列兵尼基塔·巴克拉诺夫、卡林·查列夫等四人的伤势极为严重，其中列兵巴克拉诺夫胸内有子弹，哥萨克军士尼古拉·里特维年科的手掌被打坏，伤口在路上生了蛆。

他们从7月4日开始，伤口无法包扎，而且连续四昼夜几乎毫不停歇地行军，途中只有生包米充饥。

## 第二十七章 格尔恩格罗斯少将 同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和 萨维茨基哥萨克大尉 两部队联系的命令

护路队总司令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由于自6月27日以来没有得到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部队的任何消息，便于6月30日派人给第十五骑兵连连长骑兵上尉恰连科夫（宽城子站）送去一项命令，要他在撤出铁路第三区段之后，率领骑兵连一百名哥萨克，骑上最好的马，并带上足够的子弹和干粮，到双庙子去接应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的部队。

骑兵上尉恰连科夫未能完成这项命令，因为第十五骑兵连的马根本没有这种能力。此外，骑兵上尉恰连科夫报告说，从宽城子到双庙子的铁路线全部被破坏并被中国士兵占领，并且，他不相信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的部队安然无恙，因为根据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本人6月27日发自双庙子的报告，他已遭到中国部队约一万五千人的攻击，当时他的处境已十分危急。

于是，7月1日，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命令第三步兵连连长步兵大尉巴甫洛夫斯基，带领第三步兵连一百五十人和骑兵上尉恰连科夫指挥下的第十五骑兵连一百名哥萨克和最好的马，留在第二松花江站（老少沟），其余全部士兵到松花江右岸，以加强到哈尔滨的铁路沿线哨所。

此外，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还命令步兵大尉巴甫洛夫斯基在江左岸选定阵地，修筑好防御工事并坚持到最后，等待撤退到第二松花江站的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和哥萨克大尉萨维茨基的到来。一俟到达，全体再过江到右岸，同时销毁渡江工具<sup>①</sup>。

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在这封电报里指示步兵大尉巴甫洛夫斯基，7月3日至4日，哈巴洛夫斯克可能派来援军，那时，哈尔滨将组织强大的部队，强行进入双庙子城，解救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sup>②</sup>。

6月28日从吉林出发，7月1日到达第二松花江站的职员们报告说，吉林接到了中国皇帝关于驱逐外国人出境的敕令，继之将军便要求外国人离开吉林城，因为有俄国人在，会刺激军队，如果他们离开吉林城，他将“保证”他们出城的安全；随之，洋务衙门撤销，同将军的交往就已中止；军队的总指挥已任命外国人的劲敌明副都统<sup>③</sup>。另外，到达老少沟的铁路人员报告说，哥萨克大尉萨维茨基根据他们接到要留在吉林城里的命令，拒绝去哈尔滨，而带着六十名哥萨克出发奔松花江上游，去救援一哨所，据说中国士兵已切断他们往吉林的去路。

7月2日，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收到一个中国人转送来的哥萨克大尉萨维茨基的报告说，吉林城里局势严重，担心他的骑兵连会遭受损失，最后说，因在吉林城里无法进行自卫，他已带人出城。

格尔恩格罗斯将军派这个中国人送交一项命令与哥萨克大尉萨维茨基，令他立即经第二松花江站赶来哈尔滨，此外，还从陶赖昭两次派第二骑兵连的哥萨克军士叶夫多基缅科，带领志愿兵去寻找哥萨克大尉萨维茨基，以便把这项命令转告给他。

① 渡过松花江的工具，有一只平底渡船和两只小汽艇。

② 见格尔恩格罗斯将军7月1日发的第四十九号电报。

③ 可能指6月调任三姓副都统的明顺。——译者

头一次因为遭到中国士兵火力追击，哥萨克军士叶夫多基缅科只得返回。

7月5日，他第二次又出发，顺利地溜到吉林城附近的神山，并搜集到了一些关于哥萨克大尉萨维茨基部队的情况。

在返回的路上，中国士兵向他追击。为摆脱中国人，他被迫泅渡松花江。

7月4日，格尔恩格罗斯将军建立了一支由哥萨克自愿组成的一百二十人的志愿混合骑兵连，由三名志愿军官担任指挥，他们是：骑兵连连长步兵上尉别列维尔捷夫、尉官哥萨克中尉鲍罗金和步兵中尉皮亚夫科-多增科。当晚8时，这个骑兵连乘坐火车前去陶赖昭，以便渡过松花江并继续寻找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部队的下落。

为使骑兵连在吉林省内能够通行无阻，在驻哈尔滨的中国代表中指派了一名中国军官和三名中国士兵，但火车即将开出哈尔滨时，中国士兵突然不见了，而那个军官则根本没有来，也无法去找他，骑兵连在没有他们同行的情况下出发了。

第二天，7月5日，骑兵连过了松花江以后，发现曾占据老少沟村俄人居民点房屋的中国士兵已不见了，残存的只是他们劫后的遗迹和遭受破坏的居民点房屋。

据当地居民说，这支中国部队已于当天清晨匆忙离开，去向不明。

一直拖延到中午12点过江，12点刚过，骑兵连又继续前进。

步兵上尉别列维尔捷夫刚一走过老少沟村，接到派到前面去的侦察队的报告说，发现了敌人；一会儿又报告说，发现了护路队哥萨克。

果然骑兵连很快便和骑兵司务长鲍科夫指挥的第十九骑兵连的侦察队会合了。

骑兵连和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部队的哥萨克相遇，真使人非常高兴，因为大家都以为这些人已不在人世，现在虽然见到他们，但还不敢相信是活着的人。相见之下互问短长，就地邀请这些饥饿的同伴们饱餐一顿面包干和罐头。

原来这是一支流动侦察队。他们是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从饮马河站<sup>①</sup>派出的，目的是前往了解松花江渡口是否被中国人占据。侦察队的后面是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整个部队。

部队流动侦察队长骑兵上尉格里戈里耶夫来到松花江畔，从居民那里打听到第二松花江站没有中国士兵，便乘坐铁路小平车去车站，而侦察队就在骑兵司务长的指挥下，派往俄国居民点。

来自老少沟村的志愿兵骑兵连，在哥萨克中尉鲍罗金的指挥下返回了渡口，留下的军官带着一排哥萨克前去迎接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部队。

走了十五俄里，他们相遇了，向自己的战友们高呼“乌拉”致敬。战友们晒得黑黝黝、满是泥土的脸上喜形于色。终于能看到自己人，而且结束了漫长而艰难的旅程。

老天下起大雨，加之夜幕降临，耽误了部队的行军和到达第二松花江车站的时间，因而也破坏了相逢的喜悦，略觉扫兴。要布置宿营，无奈时已深夜，到处一片漆黑。而且，还发生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件：辎重车队行进时，由于道路被雨水冲刷出许许多多的沟坑，又分不清道路，一辆拉着伤员的轿式马车翻倒了。这些不幸的伤员，从前由于没有车，在漫长而艰难的路途上已经受够了痛苦，而现今这种痛苦仍无法避免。

7月6日，随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一同来到陶赖昭的职员和哥萨克，渡过了松花江，并于7月7日晚到达哈尔滨。这里为他们

<sup>①</sup> 车站和俄国居民点在江边两相邻的小山沟里，两个小山沟之间相距二俄里，而中间隔着一座很高的山岭。

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志愿兵混合骑兵连奉命留在松花江左岸。

7月7日，又派出由步兵中尉皮亚夫科-多增科率领的四十名哥萨克组成的流动侦察队，向吉林方向进发，去寻找哥萨克大尉萨维茨基。

但在当天晚上，哥萨克大尉萨维茨基便带领小队来到了陶赖昭，于是步兵上尉别列维尔捷夫奉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的命令，带领志愿混合骑兵连其余的人去吉林，召回步兵中尉多增科的侦察队。

7月9日，步兵上尉别列维尔捷夫部队在离吉林六十俄里处的土城子村附近，遭到中国军队所占营盘的交叉火力射击，损失了一名哥萨克之后，被迫后撤了六俄里。就在这时候，往回走的步兵中尉多增科流动侦察队也在这个村子附近遭到中国士兵的攻击。步兵中尉多增科带领侦察队冲了出去，从另一条路奔向第二松花江站。

对射后，步兵上尉别列维尔捷夫的骑兵连，经夜行军于7月10日早6时也来到第二松花江站。

步兵上尉别列维尔捷夫到达两小时以后，接到哈尔滨的命令，要求立即带领骑兵连渡过松花江去陶赖昭，以便去哈尔滨。

这种仓促退却，是由于齐齐哈尔将军的一封信引起的，他在信中通知尤戈维奇工程师说，他将派自己的军队来摧毁哈尔滨。

从陶赖昭至西屯站(离哈尔滨五十五俄里)铁路线上全部护路队已撤离，所有铁路职员转移到哈尔滨。

撤离后的部分铁路线立即遭到完全破坏，连同建筑物和桥梁被中国人洗劫并烧毁。

从中东铁路南线撤退的职员和护路队就这样到达了哈尔滨。

## 第二十八章 米先科上校所 指挥的护路队各部从营口 向盛京挺进行动纪实

米先科上校在获悉霍隆任科夫上校部队已迫使熊岳城驻军溃退的消息、并接到侦察队关于有几股敌军向营口逃窜的报告之后，组成了一支包括三个步兵连、两个骑兵连和两门大炮<sup>①</sup>的部队，于7月13日凌晨从营口出发，去迎击退却的中国人。

护路队第三和第八骑兵连为前卫，由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指挥；第七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的一个半步兵连和护路队的一又四分之一步兵连为主力，由中校卡尔宾科指挥；护路队第六步兵连的一个排为后卫。

部队从东北方绕过营口的中国清军部队，从旁经过东要塞(营盘)，并在这里停下休息。

完全出乎意料，发现要塞上升起军旗，围墙上一片忙乱；此外，用望远镜还观察到要塞正面所有炮门均已安装要塞鹰炮，中国士兵已各就各位。

这样一来，米先科上校决定探明中国驻军的意图，便派步兵中尉罗热林随同翻译前去询问，中国人备战意图何在。

要塞司令回答步兵中尉罗热林说，他发现俄国部队正在调动，并已知道俄国人正在与中国人打仗，故此备战。

---

<sup>①</sup> 第七东西伯利亚步兵团一个半步枪连、护路队一个半步兵连和两个骑兵连以及东西伯利亚炮营第一炮兵连的两门炮。

米先科上校再次派人去说，如果要塞驻军从墙上撤下，他就不采取敌对行动，否则将开枪射击。

中国人仍然保持原状。

米先科上校见此状，第三次又派人去提出警告，如果一小时后中国人仍不按要求执行，他即将下令开火。

此后，要塞里越加忙乱，正面出现了数列持毛瑟枪的步枪手，及几个手拿指挥旗的长官，骑兵们纵马进城，而且在部队里还望见城墙上也开始拉开步枪手线。

1个小时的时间似乎拖得没有尽头。

剩下5分钟，米先科上校将部队改变为战斗队形：护路队各步兵连由步兵上尉库沙科夫和哥萨克中尉马莫诺夫指挥被派往东、北两个方面，第七东西伯利亚步兵团和步枪手（由步兵上尉特罗茨基和步兵中尉普罗科宾科指挥）留在右翼，以防中国人从城内发起进攻。

过了整1小时后，部队的半个炮兵连开了炮。

中国人加紧鹰炮轰击，半俄磅重的炮弹落到四个护路队员的散兵线上……，但是步枪手准确的齐射和频繁的炮击很快就把营盘的守军从墙上打了下去。

各步兵连不停歇地前进。

10分钟后，护路队员们已经登上围墙，而敌人朝大门冲去，跳到墙外的壕堑，乱哄哄地向城里逃去。

步枪手们扑过去阻截，而护路队的两个骑兵连在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和哥萨克上尉捷尼索夫指挥下从村子里飞跑过去，用军刀对付逃跑的敌人。

护路队步兵连刚从营盘出来，城墙上就齐射过来。步枪连立即停下，分散开枪还击。护路队第六步兵连布成散兵线，向城里发动了进攻。其余各连作为总预备队留在一个砖窑后面待命。

就在这时，米先科上校接到信差送来驻营口俄国领事的一封信，要求停止攻城，因为以道台为首的营口居民愿与俄国人和睦相处，住在城里的欧洲人都请求停止射击。

米先科上校不愿违背领事的意见，何况并未授权他独立行动。

从熊岳城撤退出来的中国人看见米先科上校部队后，便顺城郊各村庄逃散。

部队开进营口俄国人居民区。

7月19日，米先科上校获悉，于7月3日起关东军司令就发布命令，部署在旅顺—盛京区段的护路队各部统归关东军司令阁下节制。

此外，米先科上校还获悉，他的部队已并入南满部队，任命弗莱舍尔少将为该部队司令，克维钦斯基中校为部队参谋长和参谋本部参谋长。

部队在营口停留期间极为紧张，特别是刚刚开到这里的手更是如此。

警戒勤务做得很出色，尽管如此，有一次还是发生了如下情况：傍晚，听到大石桥与盖州一带传来炮声，但在入夜时，却静了下来。

近半夜。夜色漆黑，十分闷热。

突然，从营口方面，步枪连驻地附近传来几声枪声，接着是人们齐声呐喊“乌拉”，然后是密集的射击，远处传来了嘈杂的叫喊，整个宿营地“义和团！杀人啦！警报呀！”一片喊声。

部队哨所里响起了枪声，河边装运弹药的马车处也随着响起了枪声。

整个宿营地子弹呼啸，打在营房盖上噼啪直响。

1分钟过后，整个部队全都骚动起来了。

在审查这起事件时才弄清楚，原来是一个步枪手走出营房时，

不知谁打了他的头，他跑回营房，大喊“义和团，杀人了”，士兵们一跃而起，见一个血污的士兵跑进来，便都立即“作好战斗准备”。

有人从睡梦中惊醒，竟忘记对面就是步兵连营房，操起枪就朝窗子开火，打得那里玻璃碎片四飞，子弹呼啸；这个步兵连士兵都拿起枪对准窗子开火。于是，这两个邻居连队彼此便对射起来。

结果，有四、五个人负了伤。

两轮马车近旁的哨兵们听到枪声后，叫人出来守卫。一些中国平民大为恐慌，拚命跑上船顺流急驶，而士兵们以为他们就是敌人，开枪就打。

各哨卡的人也都在惊慌起来。他们看到宿营地到处都在厮杀，便跑来救援。

总之，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夜战，经历了一场如此极端的混乱。

7月底，当营口城内居民开始有意寻衅时，第七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的一个步兵连被派到这个城里来。

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其原因是由牛庄来的一位胡管带所引起的。此人到任后第二天就到处张贴告示，说定要将洋人斩尽杀绝。

中国军队与义和团已联合在一起。为此曾联合隆重庆祝，到处悬挂红旗，燃放焰火。

他们接受了道台的规劝，答应在俄国部队北撤之前不采取积极的行动，但条件是他须签署一份关于灭绝洋人的告示。

居民们对这个道台不信任，也不喜欢，因为他与洋商来往密切，人们认为他已被洋人所收买。

胡管带抵营口后，该道台发现，他对百姓已丧失威信，义和团员对他的规劝公开予以嘲笑，而中国军队则完全拒绝执行他的命令，因此，他用巨金为自己雇用了保镳，并于7月22日晨离开了

营口。

道台的出走消息,当即引起满城风雨。众说纷纭,传言他的保镖打死了许多义和团员;有的人则断言,道台投靠了俄国人。

一群义和团员和看热闹的人朝洋人防御栅栏走来,大胆的拳民们在前面蹦蹦跳跳,进行野蛮、疯狂的武术操练,挥舞刀剑,口喊“洋鬼子”,进行辱骂和恫吓。有一个耍武术的人向志愿兵哨所冲去,因此,驻在城内的步枪手便开了枪,步枪连也立即赶到了闹事现场。义和团员愈走愈近,竟直接爬上栅栏。步枪连连长命令朝人群开几枪,结果有九名义和团员被打死,人群中许多人被打伤。

义和团员与人群立即走散。

南满部队司令弗莱舍尔少将接到关于栅栏外开始闹事的报告后,命令米先科上校率护路队两个步兵连(第二与第六步兵连)、两个骑兵连(第三与第八骑兵连),携大炮一门<sup>①</sup>,于7月22日下午1时从居民点出发,从西南方攻城;第七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的两个步枪连占领城内洋人侨民区;“雷鸣号”炮艇开往河口,炮轰该处要塞;“勇敢号”炮艇则从河面上炮击营口城。

将近下午3时,米先科上校部队开到早在7月13日曾一度攻占,但后来再度被中国军队占领的营盘附近。

骑兵连被部署在与营盘毗连的一个砖窑厂,然后开始互射。

在他们的火力掩护下,护路队第六步兵连由步兵上尉库沙科夫指挥,布成一战斗线;第二步兵连由哥萨克中尉马莫诺夫指挥作为总预备队待命。

一阵排枪之后,营盘的驻军退入城内。即时放出了信号弹,“勇敢号”炮艇随即开始炮轰营口城。

中国军队迅速跑出南门,于城外沿城根重新布置战斗队形。但护路队步兵连先于他们布置队形前赶到,将他们打回城里。

<sup>①</sup> 巴拉诺夫斯基式大炮,炮手是水兵和护路队士兵。

当敌军成队地入城时，步兵连的齐射使他们遭到重创。当时敌军的火力已不足为害，只是在城外，当步枪连大约是从房子窗户往外射击时，护路队才有几个人受了伤，他们是：第二步兵连的列兵鲍尔菲里·齐甘科夫、第六步兵连列兵巴维尔·马洛夫和第三骑兵连哥萨克军士斯捷潘·捷利亚特尼科夫和斯捷潘·布拉捷茨基。

战斗刚刚打响时，许多中国士兵就扔掉武器，向小船跑去，然而位子抢不上，一些人又跑回城门。在城门附近，他们全被护路队第六步兵连击毙。

这时，米先科上校派遣了第二步兵连投入战斗。

胡管带迅速集合了一些军队，带领他们沿城外靠城墙边一带潜向东面要塞，显然他是想要占领要塞。但当时正与护路队第六步兵连的一个排和从俄国居民点赶到这里的炮兵连的一个排遭遇，在这里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战斗。

胡管带本人受伤，坐骑被击毙。他扔掉自己的大旗和轿子，带着他的卫队徒步钻进了青纱帐。

中国人如此之多，尽管米先科上校部队竭力拉长战线，也不能将其全部包围。许多人从两侧奔向盖州大道逃走，还有许多人扔掉武器，躲在房子里，佯称平民。

所有大道、小路和大街小巷里，士兵的上衣和帽子遍地皆是，那些“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员也都扔掉自己的大刀和头巾。

在中国人四散逃跑时，米先科上校派步兵中尉罗热林向弗莱舍尔少将报告，请求他将驻城里洋人区警卫的无事可作的步枪手派来，参加追歼中国人的战斗。

此项命令下达已迟。只有第七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的半个步枪连自告奋勇在战斗结束前赶到了东门，而另一支什么部队却从北面向米先科上校部队已经占领的要塞开火。

部队入城后，夺取了军火库和军用仓库，根本未发现大炮。

这次战斗，护路队缴获了四十一门新式鹰炮，两面插在要塞上的道台旗、四面胡管带营旗、九面步兵旗和四面骑兵旗。

郊外和要塞附近击毙很多中国人，而城内尸体却很少，显然，是建筑物挡住了子弹，炮弹打得不准；炮击遭到的破坏也就很小。

占领营口之后，米先科上校留下护路队半连步兵在城内，然后带队返回俄国居民区。

7月26日，米先科上校部队奉命从营口出发，与部署于大石桥村附近宿营的大军会合。

同一天，中东铁路医生赫马拉·鲍尔谢夫斯基自愿前来为部队效力。

中国军队的先头部队已占领了牛庄、海城和大石桥车站以东五俄里处偏北的高地。而我部队就在大石桥附近宿营。

7月28日，南满部队司令弗莱舍尔少将命令向中国人发起进攻，攻占中国军队控制的高地。

因中国人的阵地拉得长达六俄里之远，所以弗莱舍尔少将命令部队分三路纵队进发：中路纵队，阿夫列纽斯上校（第三东西伯利亚步兵团，八门大炮和一个班哥萨克）；右路纵队，东布罗夫斯基上校（第十一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的四个半步枪连，四门大炮和一个排哥萨克）；左路纵队，米先科上校（护路队两个步兵连和两个骑兵连，第一外贝加尔哥萨克炮兵连和十名工兵）。

米先科上校部队应于上午10时从宿营地出发，然后穿过义州村，过大庙，经丁滨固，沿一些小高地继续前进，以便出现在敌军右翼，向他们发起冲锋。在攻占敌阵地后，骑兵连应追击中国人。

当天异常炎热，气温高达四十五度。

约上午10时，当烈日已开始毫不留情地晒得人马灼痛时，部队出发了。

这天，弗莱舍尔少将部队有五名步枪手中暑身亡，整个辎重队全部病倒，昏迷不醒。

想要等待掉队的人、把纵队拉开的距离缩短些都没有时间，原因是敌人正在逃走，而应当阻止敌人的兵力重新集结起来，并将其去牛庄和北去海城的退路切断。

东布罗夫斯基上校纵队沿着自然山路，包抄了敌人的东哨卡，把他们从山里打了出来，推向第三东西伯利亚步兵团那边，但阿夫列纽斯上校因收集掉队者，以至他的纵队落到了后边，敌人竟从他们前面跑过，与被米先科上校击退的军队合为一处。

因此，中国部队加强了两连的兵力。当他们发现面前的米先科上校部队兵力并不多时，便决定在葫芦城停下来，转退为进。中国人的炮击非常出色，他们准确地轰击了原队中的外贝加尔哥萨克炮兵连，击毙了一些军马，炸坏了一门炮车的车轮。

于是，炮兵连连长谢切诺夫哥萨克上尉开始迅速地从这一阵地转移到另一阵地，步兵也勉强地跟上。同时，该炮兵连以准确的炮火阻止敌人集中到任何一个据点上去。外贝加尔士兵紧追至山丘，袭击出现的中国纵队；通常是落在后面的步兵尚未赶到时，炮兵连驰近敌纵队约六百步远，只开一炮，便迫使敌军后退。

敌军被赶出坟地，逐出村庄，最后从葫芦城被赶跑之后，炮兵连从速向中国军队阵地的右翼方面跑去。

米先科上校将护路队第三、第八骑兵连同时调到那里，试图将葫芦城部队推往阿夫列纽斯上校纵队，然而阿夫列纽斯上校纵队未来得及赶到战地，只是一些志愿队和白炮连参加战斗，对翻山北撤的中国人进行追击。

中国人撤离葫芦城时，放火烧毁了自己的弹药库。

米先科上校纵队的士兵也放火烧了一些房屋，大火笼罩了全城。

黄昏时，各路纵队在一宽敞的高地上会师，并于此宿营。

次日，7月29日，东布罗夫斯基上校部队与护路队第八骑兵连被编入了弗莱舍尔少将指挥的纵队。该纵队拟沿铁路线北进，开赴海城。

米先科上校纵队应与弗莱舍尔少将纵队偏西平行，并尽可能在同一高地上前进。

中国军队云统领<sup>①</sup>虽知我部队兵力很多，但他仍不愿让弗莱舍尔少将轻而易举夺得海城。

云统领见左路纵队(米先科上校部队)兵力薄弱，便整天在该纵队前调动部队，占领一个又一个高地，以此迫使米先科上校以战斗队形行进。

主力纵队(弗莱舍尔少将所率)以平常的行军队形前进，只是在先头部队里发生过为数不多的几次互射，但纵队的行进仍很缓慢。

米先科上校竭尽全力试图将中国人逼向主力纵队，但因弗莱舍尔少将纵队落后了约两俄里，中国人还是溜掉了。

下午3时许，当主力纵队与米先科上校部队之间的距离拉开到三至四俄里时，云统领利用主力纵队休息之机，决定为米先科上校设下圈套。

高丛茂密的青纱帐，使中国人能够将其部分部队隐蔽于路西老百姓事先挖好的战壕里。

米先科上校部队的侦察队与巡逻队未发现这一埋伏，而米先科上校一直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行军路线以东中国炮兵连占据的高地上。

云统领指望吸引我部队去攻打炮兵连，那时他就可从后方发起攻击。

<sup>①</sup> 云统领，指清军统领云海。——译者

幸好，米先科上校派出攻打敌炮兵连的只是部分部队，而将余部留在路上，自己也未亲临出击。

他将预备队布置在路上一深洼处，隐蔽起来，令其监视邻近的一个村庄，并派出了侦察队。总之，他一面力图弄清自己的处境，同时采取了防范措施。

派出攻打敌炮兵连的部队有：由步兵中尉博季斯科率领的第一东西伯利亚步兵团志愿队、哥萨克骑兵中尉马莫诺夫率领的护路队第二步兵连的半个连、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率领的护路队第三骑兵连及步兵上尉斯丹克维奇率领的炮兵排。

部队的炮击极为成功，敌军散兵线大约已撤到山脊之后；炮手们只是偶而跃出，予以快速瞄准开炮，有几枚炮弹打落到中国马兵处，以至战马受惊脱逃，把一门炮也弄坏了。

中国人发现俄军向其阵地急忙迂回过来，便迅速撤退。

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未放过这一有利时机：率其库班哥萨克从村后跃出，立即纵马疾驰，直捣敌炮垒。须臾，炮垒已控制在哥萨克手中。

哥萨克缴获了刚刚发射过而尚有余热的大炮，将炮口转向逃跑的敌人。哥萨克军士切尔宁科熟悉炮战，利用敌人的大炮袭击后撤的敌军。

米先科上校派来半个步兵连增援库班哥萨克，而数以千计的中国军队则乱作一团，窜入高粱地里仓皇逃命。路上尸横遍野。

高粱喀嚓喀嚓的折断声赛过了枪声；尘土飞扬；“乌拉”的喊杀声与中国人的尖叫声、嘈杂声混成一片；中国人的骑兵在高粱地里横冲乱撞践踏自己的步兵。

此时，护路队第六步兵连和炮兵排仍停留在路上。

忽然，从他们的后面一片枪声响起，子弹呼啸而来，所幸，皆从第六步兵连的左侧飞过。

第六步兵连(连长是库沙科夫步兵上尉)和哥萨克上尉谢切诺夫所率领的炮兵排迅速转移阵地,开火还击。

米先科上校与数名士兵爬到树上,指示敌人所在之方向与距离。此刻敌人距他们已只有五百步远了。

大炮装上霰弹,打了几发,高粱地里形成了几条往埋伏敌军战壕的通路。步兵连发起冲锋,中国人则窜入灌木丛中四处逃散。

当米先科上校致力于伏击时,在被夺取的炮垒附近发生了如下情况:义和拳勇见官军节节溃逃,甚至弃炮而不顾,他们便大张旗帜,吹起喇叭唱着歌,结队上山,欲与洋兵白刃格斗,决一死战。第二步兵连半个连赶忙开枪射击,然而并未吓退这些勇士,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仍然继续往上爬;十二岁左右的少年、年轻的姑娘、年迈的老人毫无畏惧地迎着敌人冲锋陷阵。

所有义和拳勇皆手持冷兵器,上体裸露涂油,似乎是准备一对一的决斗;头上和腰间都系有黄绸,绸上有字:女绸上面写着“红灯照”,男绸上写着“义和拳”。

库班哥萨克大声呐喊着,挥舞军刀,从侧翼向他们冲过去,把他们驱散。

这一带地方找到了很多尸体。

退却的中国人占领了距海城一俄里远的一个高地。弗莱舍尔少将命令米先科上校将它攻取。

时已黄昏,甚至连射击的方向也辨认不清,因此,米先科上校决定延至次日拂晓发起进攻。

米先科上校选择了距敌阵地约七百沙绳远的地方为宿营地。此处非常平坦,而且正朝大路。

周围高粱丛密,必需打开几条通道,并于通道上密布岗哨,近半数的人为此忙碌,不得休息。

飞来的子弹常常蹦弹到拖拉炮的马群附近,天完全黑下来时,

有几匹马负了伤。宿营地后面约一百沙绳处有一较大的村庄。

直至深夜 11 时许，中国人所占据的山头防御阵地上枪声不断，火光耀眼，而后，则又变得死一般的寂静。

次日凌晨 2 时，悄悄地传来了集合的命令，两三分种后，部队已集合完毕。

中国人的阵地上鸦雀无声。

护路队第二和第六步兵连布成长长的散兵线，逐渐深入高粱丛中；恐互相失去联系及迷失方向，人们鱼贯而行。

这两个步兵连奉米先科上校命令向右翼迂回，志愿队射手留下掩护炮兵排，而库班哥萨克则奉派去抄中国人的后路。

尽管护路队员竭力放轻脚步，悄悄地走近敌人阵地，但在清晨的宁静中仍可听到高粱喀嚓喀嚓的响声和轻轻的脚步声，此时一群乌鸦叫着飞着，愉快地盘旋在部队上空，等待猎取新的食物。

待走近敌人阵地时，才发觉中国人正在撤退。

不可等待了。

发出了“散兵线跑步前进”的命令。护路队员跃出了高粱地，跳过一道道壕沟，沿险峻陡峭的山坡向山崖爬去。

突然，主力纵队发出一颗信号弹；一颗重型白炮炮弹在高地上爆炸，发出一阵轰响。

散兵线的士兵爬近战壕，但……已空无一人。

炮兵排向城里开炮，东部高地上的中国人也以野战炮开火还击。

在北坡后面一所房子附近，一些中国人从潮湿的壕沟里拖出一辆炮车，开了几炮；之后，他们割断拖炮的马套，放弃山炮，上马疾驰而去。

此时，米先科上校派步兵连抵达相距一俄里的海城。

步兵连刚到城下，从城郊四面八方以及北部丘陵地带一齐打

响了枪声，然而城墙上仍是一片寂静。

步兵迅速破门入城，并未遇到反抗者。

他们奔向东门；是时，哥萨克上尉捷尼索夫已率其骑兵连由此门冲进城来。

护路队员爬上东墙，发现一些中国人正在把一门庞大的克虜伯野战炮运走。

护路队员一齐开枪，骑在马上的人催马疾驰而逃。第六步兵连士兵夺得野战炮。

北部高地上的中国人加强了对城内的炮击，米先科上校部队的炮兵排也进入阵地开炮还击，双方开始对射。炮兵排的火力与哥萨克的追击迫使中国人撤离北部丘陵高地。

主力部队当即入城。列队行进，歌声与“乌拉”的欢呼声响彻全城。一面俄国国旗飘扬在城中尖塔的上空。

攻克海城之后，所有部队在海城附近扎营，开始了连续四十二天的休整，等待由俄国国内开来的军队。

趁此时机，护路队第三和第八骑兵连，后来还有苏博吉奇将军在辽东半岛招募的上乌丁斯克人部队，对敌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侦察。

哥萨克上尉捷尼索夫尤其能干。他率领他的流动侦察队深入到敌军兵力部署的中心，钻进敌人前沿哨所后面很远的地方：如，到过牛庄镇，去过析木城，登过鞍山峰顶以及其它各地。

哥萨克上尉捷尼索夫侦察队是于8月2日、6日、11日、29日、31日，9月1日和11日进行侦察的。

9月8日前在海城，俄军南满部队已集中了四十七个步兵连、二十八门炮及两个半哥萨克骑兵连，总计约九千人。

据护路队各路侦察队、民政部委员以及中东铁路工程师基尔什曼各代理人得到的情报，中国军部集结于辽阳与盛京之间，马、

部队约五万人(一百零六个营),并且配备有克虏伯、马克西姆和诺尔登菲尔德式新炮六十门。

步兵是以精良的带弹仓的毛瑟枪和曼利赫尔式步枪,骑兵是以双铤有弹仓的步枪装备的。

9月8日,苏博吉奇中将接任俄军南满部队司令官。

苏博吉奇中将刚一到任,便立即召集所有高级指挥官,听取他们关于下一步应如何攻取盛京的意见。

多数人赞同全部作为一个纵队一举连续攻取鞍山站、沙河、辽阳与盛京,而对牛庄的中国部队则未予足够重视。

弗莱舍尔少将深知,中国部队一直不断地向牛庄集结,而且该城驻兵近日又增添一千五百余人;因此,他持相反意见,提议首先粉碎牛庄部队,而后于鞍山站设兵阻截,整个部队由牛庄沿大路直攻辽阳与盛京。

为使自己后方及营口俄国人居住区各重要铁路仓库免遭危险,苏博吉奇中将不赞成将牛庄中国部队置于不顾。

若整个部队攻打牛庄,并由此北进,将鞍山站与沙河中国部队留在自己的侧翼,则更为冒险;假如阻截部队抵挡不住中国人向我军后方与基地海城的进攻,将奈何?况且,如此运兵,势必将战线拉长。

鉴于上述理由,苏博吉奇将军命令部队分三路纵队进发:1. 左路攻取牛庄,粉碎西部中国部队,并由此向东迂回中国部队(鞍山站)之右翼;2. 中路正面进攻鞍山阵地;3. 右路宜轻装,机动灵活,走铁路以东的山地,迂回敌人左翼。

如后来所知,中国部队拟定的行动方案大体如下:1. 牛庄与鞍山站驻有先头部队,第一路为六千人,第二路约为一万四千人;2. 总预备队为三万人,屯于沙河。而辽阳与盛京则如后方各据点一样,只驻有巡防部队。

鞍山站部队应迎击苏博吉奇将军部队的进攻，并予阻截，至牛庄部队转移到后方为止；因此，鞍山站部队奉命加固高地防御工事，并于此部署了野战炮近三十门。

鞍山站高地各部队如在失利情况下，切勿撤往总预备队驻地（沙河），避免将俄军引至自己方面，而应东去千山，让俄军攻打沙河，他们便可趁此时机转移到后方。

9月8日前，鞍山站附近高地为强固守备，已修筑战壕二十四道，龙山修筑战壕两道，整个阵地共部署大炮二十四门。

9月10日，弗莱舍尔少将率左路纵队出海城，攻取牛庄。

该纵队由第一、第二和第十一东西伯利亚步兵团、一个步炮连、骑炮连的一个排以及上乌丁斯克哥萨克团两个骑兵连组成，并配有一个流动红十字班。

牛庄部队寿统领获悉，有一支俄军劲旅向他这里运动，便觉察到，他的部队欲迂回包抄已不再可能，遂令其先头部队沿辽阳大道陆续向牛庄城撤退，并亲自率领整个部队于九月十日晚沿同一条大道撤至距牛庄城六俄里远的一个村中。在未探明弗莱舍尔少将部队动态之前，他们一直驻扎在这里。

这样，弗莱舍尔少将部队便于9月10日与寿统领先头部队遭遇。该先头部队占据了牛庄周围的大片村庄。当地百姓奉寿将军命令在各村都修筑了颇为坚固的战壕。

牛庄四周，地势平坦，高粱丛密。正当高粱长高之际，人们骑在马上也可隐匿其中。这块平地上，通向四面八方的狭窄、低洼、弯弯曲曲的乡间道路纵横交错。

部队判断方向极为困难。

轻装的中国部队迅速地由一村庄转移到另一村庄，迫使我部队展开，在这样的高粱丛中是极为困难的，容易失去联系和迷失方向。

部队当时的行动几乎全凭听力，时常只得停下来细听，是谁的枪声，是自己人的还是中国人的，胡乱猜测着打枪。至于断定距离，就更谈不上。

全然没有炮兵阵地。

条件尽管如此艰难，部队行动仍然相当迅速，也较有秩序。

中国人虽在自己家中，仍屡遭不利；高粱地也遮住了他们的眼睛。

当俄军先头部队迅速而又意外地出现时，中国人的损失尤为惨重。

第一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的射手们（步兵中尉博季斯科所率领）还截获了大炮一门。

我部队各部偶而也遭到伏击，并有二十四名士兵伤亡，两名军官、一名军医负伤。

傍晚，弗莱舍尔少将部队肃清了牛庄城东郊的中国部队，于离牛庄城二俄里半处扎寨宿营。

9月11日晨，弗莱舍尔少将部队占领了敌人放弃的牛庄城。

弗莱舍尔少将留下小股部队驻防牛庄，旋即率部向鞍山站阵地右翼迂回。

寿统领万没料到竟被俄军逼得这样措手不及。他估计俄军在城内至少要作短暂停留，因此，中国人在距牛庄六俄里处还宿营一夜，次晨才不慌不忙地继续撤退。

未料俄军先头部队很快就赶上了中国人，开始追击他们。

寿统领恐部队被截，催促部队竭尽全速奔往沙河，但上乌丁斯克哥萨克还是追上了他们。哥萨克炮兵连的一个排极准确地炮击了他们尾部。不久，中国正常的撤退迅变为溃逃。其结果，六千余人的部队抵达沙河的只剩下两千余人，其余人等皆在郊外村落和高粱丛中四散逃跑。

左路纵队追击寿统领部队的时候，苏博吉奇中将的其余各部已整装待命攻克鞍山站。

定于9月13日，即弗莱舍尔少将部队接近敌人右翼之时，发起进攻。

9月12日，野战司令部司令阿尔达莫诺夫上校抵此部队，亲自视察了各要冲及阵地。

上校率两个骑兵连走遍了加强防御工事的各个高地，亲自巡视，填充地形草图，部署炮兵阵地。最后，为弄清敌情，他率骑兵连急驰至距敌前沿阵地三百步远处，诱迫敌人从战壕里开枪和派出兵来布成散兵线，这样就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他们的兵力部署。

9月13日凌晨5时半，中路及右路纵队由海城宿营地开赴鞍山站。

阿尔达莫诺夫上校的中路纵队由第十三、第十四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第十五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的两个步兵连、三个半炮连、一个机关枪连和一个上乌丁斯克哥萨克排组成。

该纵队奉命向敌人部署的正面进攻。

米先科上校右路纵队是由护路队两个步兵连、两个骑兵连和第一后贝加尔哥萨克炮兵连四门炮组成，其任务是进攻敌人左翼。

拂晓，中国人全部撤离鞍山站高地和龙山。仅以若干小股部队占领鞍山站之通路和大屯村一带的高地，而将主力部队部署于北部约三俄里远的千山第一道山岭的背后，也就是说，他们所控制的据点均是米先科上校纵队进攻的路线。

米先科上校部队从宿营地开拔时，还是一片漆黑。

部队行约七俄里，被中国人发现并朝他们开了火。

纵队稍有损失，一举攻占大屯村旁之高地。中国人迅速向村子方向撤去。护路队第六步兵连趁机将其最东部的一个哨所士兵紧逼至冲沟处，将其歼灭。

从山巔俯瞰村里可謂了如指掌，故各連槍炮火力很奏效；中國人在村內抵擋一陣之後，匆忙退至鞍山站通路。

部隊在村內休整片刻，便向鞍山站進發。

護路隊各騎兵連以高地為掩護，全未被覺察，迅速突然出現于鞍山站通路旁，跳下馬，排槍齊發。後貝加爾部隊也向此處炮擊。待步兵連趕到，通路業已拿下。

在鞍山站一戰中，護路隊有七名士兵傷亡，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臂部、腹部中彈，負了致命傷<sup>①</sup>。

9月13日這天，中國人極不順遂：牛莊部隊因弗萊舍爾少將部隊緊緊追擊，在中途便被驅散，未能起到迂回縱隊的作用；鞍山站部隊雖曾試圖從側翼擊潰米先科上校部隊，但他們對此舉缺乏信心，此外，弗萊舍爾少將部隊又及時趕到，再者，阿爾達莫諾夫上校縱隊也打亂了中國人包抄米先科上校後路的行動。

9月14日前，全部中國軍隊聚集于鞍山站與遼陽車站之間的沙河堡村附近的高地上。他們擺開了長約十二俄里成馬蹄型的陣地，其頂部是沙河堡村，繞村的兩邊：一邊沿千山東部山脈西部，另一邊則沿鐵路路基與村莊邊緣，以防備側翼包抄來犯之敵。

駐守這裡的是盛京軍預備隊，逃散的牛莊部隊殘部也麇集于此。從鞍山站撤下的部隊未能如期抵此會合，他們與蘇博吉奇中將主力部隊幾乎一直沿東部山脈平行並進，並與其同時抵達沙河。

弗萊舍爾少將縱隊對牛莊部隊的快速逼攻與堅決追擊不僅未給中國人由西部包抄蘇博吉奇中將後路以可乘之機，而且于半路將其驅散，使敵人軍心渙散，士氣沮喪。

該縱隊在鞍山站車站休整一日，打亂了鞍山站部隊一萬四千人由東部繞行的打算。中國人發現蘇博吉奇中將留下的總預備隊，便無心戀戰，匆忙奔赴沙河，以便加強其總預備隊，與他們協同

<sup>①</sup> 步兵上尉斯特拉霍夫于海城逝世。

作战。但苏博吉奇中将也率其主力部队开赴沙河，并与中国人同时出发，甚至比他们还早些到达沙河。

待主力部队已再无必要留在后方时，苏博吉奇中将立即将其撤下，命令它与自己进攻的路线平行地开往沙河，仅留下两个步兵连与两门炮驻守鞍山站。

沙河一带的中国部队约一百零六个营，按每营编制五百人计算，即共有五万三千人。但寿将军部队被弗莱舍尔少将追击而撤退时，据寿将军供称，逃散减员约三千人。鞍山站部队一万四千人未及赶来参战。他们只是在极其险峻的山路上奔波了十五俄里路，拖着炮车爬了数十个陡峭的山坡而已；他们只是在约四俄里远处向行进中的苏博吉奇中将主力部队开火，但对方几乎毫无伤亡。

参战的中国军队总预备队约三万人，全都部署在各阵地上。

米先科上校纵队仅四百人，阿尔达莫诺夫上校也只率同等兵力；主力部队因拨给弗莱舍尔少将纵队，所余兵力也很薄弱。

所有在沙河参战的兵力计十八个半步兵连、两个骑兵连、大炮三十门和机关枪四挺。

战斗是由米先科上校部队的两个步兵连和两个骑兵连、后贝加尔哥萨克炮兵连的四门炮首先打响的。

他们的任务是：搜索敌人，判定其部署，报告主力部队。

米先科上校部队作为先头部队于凌晨六时出发，距其后八俄里是列什中校率领的主力部队的前卫队。

行约十二俄里，米先科上校收到各路侦察队报告说，东部山脉皆为敌军占领。须臾，又一骑兵侦察队报告说，沙河堡村驻有敌军。随后，从西部一孤零零的小山附近传来了枪声。

米先科上校想更准确地判断敌情，立即率护路队两个步兵连奔向最近的一个小山。山上的数面旗帜和一小股敌步兵部队依稀可见。

中国人控制着该山头，从横亘在面前的高地上向我部队猛烈炮击。我部队也开炮还击，但因人数不多，不能转为进攻，只有击退中国人的冲锋。

苏博吉奇中将获悉米先科上校部队的处境的情报后，遂命令前卫队加速前进，命令炮兵连越过纵队，火速增援米先科上校。

近午 11 时，炮兵连抵达米先科上校部队阵地，进入与后贝加尔部队相邻阵地，随之炮弹上膛，十二门大炮一起开火急射。

继炮兵连之后，第十四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第一营（列什中校率领）和机关枪连（盖捷诺夫中校率领）也陆续赶来增援。

机关枪连进入炮兵连左翼阵地，开火射击。

中国人注意到赶来增援米先科上校的部队不多，再次开始由两翼进攻。

阿尔达莫诺夫上校与米先科上校、列什中校鉴于主力部队已近，决定让主力部队去击退敌人的侧翼迂回进攻，他们则率身边的步兵连去进攻敌人的正面，目的是要突破敌人正面防线。

阿尔达莫诺夫上校率第十四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的两个半步兵连奔向邻近的一个村庄；与此同时，米先科上校率护路队一个半步兵连直取前面中国人盘踞的设有中国军队大本营的指挥高地，第十四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的一个连奉命随护路队各连出击。

此次进攻极为迅速果敢。步兵团各连将敌人从村内赶跑，占领村庄周围地带，枪弹齐发，追击退却的敌人。米先科上校所率各连将守敌从山上击退下去，追过狭谷，又赶出第二道高地，一直追击至沙河彼岸。在此次战役中，护路队第六步兵连（步兵中尉库沙科夫率领）还缴获了速射炮一门、鹰炮十五门和敌人炮兵旗帜数面。

尽管敌军占有优势兵力、装备良好，而且当天战斗也比较顽强，但到下午 4 时许，他们还是放弃了全部阵地。

中国人失利的主要原因,显然是部队缺乏单一指挥制,一般说来,整个部队纪律松弛。

苏博吉奇中将部队就靠近沙河边宿营。

沙河一战之后,盛京军队已溃不成军,其统领寿、云及凤<sup>①</sup>在部队撤退后,均逃往盛京城。

被其将领弃置不顾的部队,开始很快地在整个南满及蒙古一带逃散。

刚在辽阳编成的各营原地未动。他们企图阻截苏博吉奇中将的进攻,以便城中百姓有出走或藏匿他们自己财物的时机。

沙河一战击溃敌军之后,苏博吉奇中将立即命令火速攻取辽阳。

他将部队分为三路纵队:左路由弗莱舍尔少将率领,右路由米先科上校率领,中路由阿尔达莫诺夫上校率领。

据各骑兵侦察队报告,敌人停留于去辽阳城途中的马家屯高地,正面向南,所以苏博吉奇中将命令左路纵队于9月15日晨6时半出发,绕过马家屯高地,然后从西面一举攻夺辽阳城。

为使弗莱舍尔少将有充分时间,中路纵队于宿营地按兵不动,至早八时半,苏博吉奇中将才将该纵队从西侧派往马家屯高地。

右路纵队则应穿越山路,向敌军左翼迂回,从东门冲进要塞。该纵队于早8时20分出发。

弗莱舍尔少将派出一支由第一、第五和第十一东西伯利亚步兵团、两个骑炮连与一个半上乌丁斯克骑兵连中挑选的志愿者混编的别动队,走在纵队的左前方。

这支别动队由哥萨克大尉马特里托夫率领,很快就追上了败退的中国军队,并连续将他们从三个村庄赶跑。中国马队见我先头部队人数少,曾两次试图发起冲锋,但遭到哥萨克大尉达拉耶夫

<sup>①</sup> 凤,指海城县知县凤鸣。——译者

斯基率领的哥萨克用军刀反冲锋还击,将其驱散,从而夺得战马二十匹。

在辽阳城西约八俄里处,我先头部队再次追上中国人,并逼其退向辽阳城。志愿队与哥萨克截击了渡太子河逃跑的敌人,缴获了辎重,逼迫他们向东北方山里退去。

被逼退回的中国部队向我先头部队扑来,先头部队以排枪迎击。中国人惊慌失措,四处逃散。他们藏起武器,扔掉号衣,钻进各村落的房屋,佯称平民百姓。

约午后 2 时,弗莱舍尔少将接近辽阳要塞城下。

他派第三东西伯利亚步兵团两个步枪连控制太子河渡口,令第十一东西伯利亚步兵团去城西侧,第三东西伯利亚步兵团去城北侧,而第一东西伯利亚步兵团为总预备队。

要塞毫无抵抗,因其守卫者已匆匆逃往东部山里;仅纵队的先头部队(第三东西伯利亚步兵团)遭到部分逃跑驻防军射击,伤亡七人。

在第三东西伯利亚步兵团第二步枪连的掩护下,格拉莫夫中校所率领的炮兵连进入渡口附近阵地,向败逃的敌人快速射击。敌人丢弃了两门炮,泅水渡河,四处逃散。

在河对岸,事先派出的两个步枪连(在亚勃洛奇基中校率领下)追上了敌人马队,并截获该马队的大炮一门。

缴获的大炮中有两门是 1890 年造的克虜伯大炮,一门是发射定装式炮弹的诺尔登菲尔德式大炮。

阿尔达莫诺夫上校纵队迅速赶到马家屯高地,开始炮击,以此吸引敌人,使左翼纵队乘隙悄悄地开向辽阳。

待弗莱舍尔少将部队深入敌后,阿尔达莫诺夫上校旋即率部发起进攻,将守敌赶进村里,高地唾手而得。

部队以步枪、机关枪火力追击仓皇退去的敌人。

此后，因要塞上已飘起弗莱舍尔少将升起的俄国旗帜，中路纵队停止了进击。

而米先科上校率领的右路纵队却与沙河一战后逃匿于山里的敌军以及马家屯阵地退下来的各营敌军相遭遇。中国人在此被统称为“千山”的山谷里聚集了约六千军队、大炮四门。

这些军队接受夏副都统指挥，他是义和团头目之一，是个宗教狂，仇视所有洋人。

米先科上校部队迫使这支六千人的敌军从四个山头阵地连续撤退。

中国人的行动极不果断：他们恐怕被我骑兵包围，避免让我军靠近，有时将其阵地尽量拉长；仅是在一个阵地上，当护路队第六步兵连向右过分冒险进攻时，中国人才决定冲下冲沟，企图实行包抄，但第六步兵连火力过猛，他们又想放弃原来的打算而向东撤去。

我部队占领了辽阳平原前最后一个制高点时，目睹中国人陆续向山里撤去，越去越远。

米先科上校请示部队司令，本纵队应追击中国人，还是与其余部队会师辽阳？

苏博吉奇中将命令，勿远离进攻路线，向辽阳进发。

晚 5 时前，部队抵白塔寺宿营。

护路队有八名士兵于本日阵亡<sup>①</sup>。

苏博吉奇中将令所有部队于辽阳休整一天。

9 月 15 日，苏博吉奇中将呈报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辽阳城已占领，拟于 17 日攻取盛京，并报告说：“于今日之激战中，余再次体察到部队高昂士气与坚韧不拔之精神。

<sup>①</sup> 阵亡的八名士兵是：军士司达夫采夫、哥萨克军士别雷、哥萨克谢苗诺夫和列兵沙雷、丘丘尼克、巴拉诺夫、莫纳科夫、舍列斯特。

骑兵连及护路队、步兵连在长途行军与连日激战中，表现尤为突出。”

部队在辽阳住了一整天。

苏博吉奇中将确信，沙河一战之后，中国军队是节节逃跑，而不是退却。

9月17日早7时，苏博吉奇中将命令继续攻取烟台、白塔铺及盛京。

护路队奉命充当先头部队。上乌丁斯克骑兵连、第十四和第十一东西伯利亚步兵团若干志愿小队与第一后贝加尔哥萨克炮兵连也加入了该先头部队。

先头部队之后是东布罗夫斯基上校率领的前卫队：三个半营、十六门大炮、四挺机关枪、工兵和一个哥萨克排；再后是分为两梯队行进的主力部队。

9月17日一整天，米先科上校部队顺利前进，未发生战斗，是夜于三家子村附近宿营。

晚饭后夜幕降临时，士兵们在护路队第二步兵连前沿哨所捉住中国军官爱德及其仆从一人。

9月18日晨，米先科上校派哥萨克上尉捷尼索夫率一流动侦察队向白塔铺村去侦察。驻守在那里的中国军队看到侦察队后，便迅速撤至浑河对岸。

所有部队随侦察队之后行进，预计这样行军一天便可到达距四十五俄里远的盛京城。果然，哥萨克上尉捷尼索夫率其骑兵连于是日疾驰而入盛京城南门。

把守门的士兵砍杀后，占领了炮楼及一段城墙，密集火力射向搭在街上的中国卫兵的帐篷。中国士兵拚命从帐篷里往街上跑，甚至把武器也扔掉。片刻之后，全城皆惊呼，俄国人已占领了城门和南城，正在开枪扫射，乱杀乱砍，沿街疾驰。

要塞中所有的人都吓得丧魂落魄，逃往城北郊。

几乎所有的人都扔掉武器，躲在屋里不敢出来。

哥萨克上尉捷尼索夫对街道一直未停止射击，当他弄清楚在城南门一带有少量军队之后，便经此门疾驰入城。

当骑兵连最后一个排驰经城门时，突然发生了爆炸。

后来得知，原来中国人在城门下埋设了地雷，还在马路上撒下火药。

马蹄的踏击踩燃了炸药。

爆炸使两名哥萨克烧成重伤，四名轻伤，他们的军马均被炸死。

哥萨克们把伤员放在马鞍上，然后全连急驰入要塞中心区——皇宫。骑兵连在街上遭到枪击，有几匹军马受了伤，然而哥萨克上尉捷尼索夫终于占领了皇宫所有大门，并向逃跑的慌乱人群开枪。

哥萨克上尉捷尼索夫的计谋是：尾随溃逃的中国人冲进皇宫，并将其占领，坚持到其余部队到来。

这一冒险计划执行得很果断，并因骑兵连的袭击突如其来，勇猛异常，所幸损失甚微。

因此举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中国布雷工兵未能埋完地雷，立即仓皇逃走。

中国人尚未清醒过来，先头部队的其余骑、炮兵连已驰近盛京城。一群群惊慌失措的中国军队和义和团听说又有一支俄军赶来，都向炮兵系马桩和骑兵连跑去。

各骑兵连和炮兵连也奔向皇宫（第二道城，内部要塞）；哥萨克上尉捷尼索夫在大门前迎接他们，并报告了占领都城之经过。

日落时，步兵上尉库沙科夫率纵队步兵跑步入城，当即奉米先科上校命令把守皇宫内墙的八个大门；哥萨克上尉捷尼索夫奉命

守卫皇宫，而步枪团射手驻守将军府。

其余骑兵连则奉派去消灭那些沿街趁火打劫的人和纵火犯。平民百姓被赶到城里失火处，迫令其救火。纵火者，不容分辩，一律处死。因此，至晚 8 时许，城内秩序较为好转。

哥萨克上尉捷尼索夫被任命为要塞司令。他穿过大火熊熊的街道，至军需库，赶走了那些盗窃武器的中国人，并于此处设了岗哨。

米先科上校先头部队攻占盛京时，主力部队驻扎在白塔铺村。

苏博吉奇中将知悉整个战役圆满结束，致电米先科上校：“祝贺出色的先头部队攻占盛京。向部队全体官兵致敬。苏博吉奇将军。”

这一光辉战绩是该部队在八天中经四次战斗后取得的。

因沿途分兵驻守各车站，部队兵力已不过七千人，炮三十门，而它面对的敌军却五万余众，炮六十门。

南满部队自海城出发之日起，即八天内，损失如下：阵亡或伤亡军官一人、士兵四十一人；负外伤或震伤军官二人、军医一人、士兵七十八人，总计一百二十三人。

## 第二十九章 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 支队从铁岭向哈尔滨撤退纪实

1900年6月22日晚前，铁岭已组成一支拥有一百六十六名哥萨克和三十九名士兵的驻防军(第二骑兵连三十五名哥萨克、护路队司令部骑兵侦察队二十一名哥萨克、第八骑兵连三名哥萨克、第十六骑兵连一〇七名哥萨克及第二步兵连的三十九名士兵)。

铁路职工住在铁岭城北约三俄里处柴河一所单独的中国式大院里。驻防军保护住在这里的职员。

与城相望的铁岭车站由第二步兵连的十二名士兵驻守。

驻军司令是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

铁岭车站距铁岭城约两俄里。

城与车站间是郊区。城郊边的房屋距车站仅二百七十五至三百步远。

6月23日凌晨5时，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获悉：一群武装的中国人出城攻打车站，于是便亲自率领第十六骑兵连奔往车站。

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抵车站后，发现中国人已返回城里。

于是，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派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率骑兵侦察队去城内侦察。

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从南面绕过该城，登上城东与城毗连的山头，只见城内大火熊熊，英、法布道团驻地被焚；法国布道团驻地在城东墙附近。

据中国教徒报称，城内除义和团外，还有官军五百人。

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欲探明参预破坏布道团驻地者为何许

人，便与修筑中东铁路第四段段长卡兹-基里工程师一同入城，并走进了法国布道团的大院。

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令侦察队下马，在院中停留，亲自率领几名哥萨克闯入布道团教堂，只见一些武装的义和团勇正在捣毁教堂陈设的家具。

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被如此亵渎神圣的行为所激怒，向一个义和团勇开了枪。此时，另一个手持龙形刀的义和团勇向他扑来，但也被打回。

这时，院内哗然，响起了枪声。

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冲出教堂，跑到门前的台阶上，驱散了那群动武的中国人，令侦察队上马，疾驰出城，返回车站，向陆军上尉勒热武茨基报告此处发生的事情。

上午10时许，在车站处发现，有一纵队中国士兵由城南向北运动。

这天，将有中国官军五百人由盛京开进城。

当日清晨，铁岭南部铁路线被中国兵破坏，因此新台子车站和羊圈子哨所的驻军奉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的命令撤了下来，集结于铁岭。

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派出侦察队，侦察刚刚出现的那支中国军队时，就遭到了火力迎击，随后，这些军队从大路上掉转来，向车站发起了进攻。

当时在车站的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率第十六骑兵连五十名哥萨克占领了站北阵地，其左翼布满了刚刚返回的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骑兵侦察队散兵线。

中国部队遭到不多的排枪还击，便撤回城里。

于是，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命令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率十五名哥萨克留守阵地，用以掩护从城市方面向车站的袭击，自己率其

余哥萨克进入站房。

过了一会，一纵队中国骑兵出城，以郊区房屋为掩护，直取车站。

队中有一骑士，全身白色，手持利剑，肩上斜挎着蓝色肩带。

待中国马队走到约一百五十步远时，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下令朝他们一齐开火。走在队前的骑士及另外四人当即被击毙。

全纵队立即掉头逃跑，钻进郊区就近的街道，躲到房屋后面。

与此同时，中国人从郊区向侦察队开了火，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并未予以还击。不久，枪声消逝。

次日，6月24日，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率第二骑兵连侦察队对郊区及至羊圈子哨所一带进行了侦察（羊圈子位于铁岭南十二俄里），因为这一天中国军队将由南部开赴铁岭（将于傍晚到达，约六百人）。

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此时查明，羊圈子哨所已被中国人烧毁而铁路又被破坏。

同一天，步兵少尉扎列姆巴截获了一辆中国驿车，搜出了中国皇帝关于将所有洋人逐出中国的上谕和命令官军援助义和团的敕令。

此外，还搜出盛京将军及吉林将军的来往函件。

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从这些函件中获悉，七百余名中国士兵正向铁岭运动，以袭击俄国人；而且米先科上校可能已离辽阳回营口。

同时于6月24日晚8时，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又获悉，中国军队由铁岭城向俄国人居民点进发。

俄国人居民点驻防军根据警报，立即进入阵地。

一小时以后才弄清，原来警报是假的，但城里的中国人当时却是一片喧嚣，城墙上张灯结彩，鞭炮齐鸣。

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得此消息后，将驻防军撤离阵地，派设了值班部队。

10 时许，俄国居民点驻防军重被调上阵地。

此次，警报属实：一大群中国人正向本居民点运动。

待他们距俄国居民点约四百步远时，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下令开火。

中国人招架不住，军心动摇，仓皇逃走。

6 月 23、24 日，以卡兹-基里工程师为首的武装的中东铁路职员积极地参加了柴河哨所反击中国人袭击的战斗。

中国人已采取公开的敌对行动，当地驻防军的兵力组成很薄弱（一百六十五名哥萨克和三十九名士兵），还有大量的铁路员司及其家属（近二百人）以及中国教徒（约二百五十人），而且无论从哈尔滨，还是从南部米先科上校处均不可能指望得到援助，这一切情况都迫使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决定向哈尔滨（距离四百四十俄里）撤退<sup>①</sup>。

6 月 24 日深夜 2 时，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部队带领铁路员司及其家属、中国教徒及大车队（十四辆中国轿式马车），开始了北上撤向哈尔滨的艰难历程。

行约五俄里，支队回头望见，大火冲天，刚刚撤离的柴河俄国居民点已被焚烧。

人们意识到：子弹储备已不多（每支枪约二百发）；除仅有的少

---

<sup>①</sup> 原修筑中东铁路第四区段段长卡兹-基里工程师在审阅本章关于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决定由铁岭向北撤退一段时，写道：

“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在撤退与否的问题上自己仍犹豫不决。考虑如果非撤不可时，撤向何处，铁路职员与军官们也众说不一，意见纷纭。铁路员司提出，他们不是来作战的，而是来修路的。而且，因缺粮少水，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在此处呆下去。于此情况下，6 月 24 日晚 11 时，我作出撤退的决定。因此，我于深夜 11 时来见勒热武茨基，告诉他，应该撤退。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说，如果这样的话，他立即下令撤退，并决定于深夜 2 时开始行动。”

许面包外,已无一点余粮;而饲料也已用尽了,此情此景,人们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了。

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率第二骑兵连一个排与步兵少尉扎列姆巴率护路队司令部侦察队掩护支队撤退。

支队撤退秩序极为混乱:铁路员司(近二百人)有的骑马,有的骑骡,也有的步行,使纵队拉得很长。

清晨,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与连长格里戈里耶夫骑兵上尉、尉官弗谢沃洛多夫率领的自双庙子车站赶来应援他的第十九骑兵连相遇。

铁岭以北第一站开原已被中国人烧毁,支队就在距开原城不到五俄里远一条可以涉水而过的小河边宿营。

这一天,支队行军三十五俄里。

6月26日凌晨4时,支队启程,继续北上。鉴于昨日纵队秩序紊乱,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安排了如下行军序列:

前卫队与一支精干的巡逻队先行开路。

纵队的前头是第十六骑兵连,其后是步兵<sup>①</sup>,然后是铁路员司及其家属与中国教徒,最后是第二和第十九骑兵连哥萨克。

支队途经开原城郊时,中国军队出城占领了一个与该城毗邻的山顶,向支队开了火。

在几名中国人和几匹骡子被打伤后,子弹向支队的大车队飞来。

顿时,大车队乱成一团。

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当即命令骑兵少尉弗谢沃洛多夫率第十六骑兵连半个连,向盘踞在距支队行进路线不远的小山丘上朝大车队开枪的中国人发起冲锋。

弗谢沃洛多夫骑兵上尉迅速前进,赶走了阵地上的中国人,攻

---

<sup>①</sup> 大部分步兵乘大车而行。

占了小山丘。

与此同时，第十六和第十九骑兵连其余哥萨克与步兵也布成散兵线，开枪射击。

各部队的火力以及步兵少尉扎列姆巴、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所率领的骑兵向中国人右翼阵地的冲锋将中国人遏制于原地，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乘机整顿好大车队秩序，继续前进。

为减轻骡子的负重，并为安置伤员（五名哥萨克和第三步兵连的两名士兵），他们只好将大批物品和银箱从车上扔掉。

中国士兵向银子和物品扑过去，步兵立即以准确的齐射迎击这些强盗，而后迅速撤走，与支队会合。

中国士兵尾随追击。途中，他们企图绕过右翼，占领支队必经之路路边的一个村庄。

骑兵少尉弗谢沃洛多夫见此情况，便率第十六骑兵连半个连飞奔过去，占领该村，以火力迎击中国人，然后放火烧庄，继续撤退。左翼的步兵少尉扎列姆巴、正面的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也以准确之火力击退了追击的中国人。

几次反击制住了中国人的进攻。

从早7时至晚六时，支队一直处于中国人的追击中。

抵近沙河子时，支队遇上了中尉法捷耶夫从沙河子哨所出迎的第十五骑兵连十二名哥萨克（两名哥萨克和第三步兵连两名士兵仍留在哨所）。

支队于沙河子宿营后继续赶路，上午10时抵双庙子<sup>①</sup>。

抵双庙子后，人员增添，支队扩编至二百七十四名哥萨克和七十名步兵。

双庙子哨所也是本分段段长的住地。它是有三个泥草院墙的

---

<sup>①</sup> 第十五和第七骑兵连二十九名哥萨克以及第三步兵连十四名士兵于此处加入该支队。此外，本分段员司及其家属也随支队撤离。

独立院落。

第一个院子最大，每边长约二百步，第二个约一百步，第三个约六十步。第一个院外局部地方环绕着一道一沙绳深的壕沟。

各院前面(南面)约三百步远处有几座砖窑、一堆堆的青砖和一垛垛的秫秸。

再往前是一条约两沙绳深的冲沟。

院北约八百步远也有一条冲沟。

支队抵双庙子后，分驻三个院落，人们开始准备午饭。

不到半小时，一支约一千五百人的中国部队，发动突然袭击。部分步兵占领了砖窑和砖堆后，向各院内快速射击。

军官们喊着“持枪”向本部队跑去，率领士兵们冲出院门，向敌人冲击，打退进攻。

那个大院的门前有一面墙遮挡。士兵们冲出大门，冒着中国人打来的子弹，向左侧的壕沟奔去。

第二个院子的人们刚冲到大门口，便遭到了中国人猛烈火力的迎击，约十余人当即负伤。

与护路队员一起往外冲的还有很多铁路职工，第一个负伤者为一工人。

哥萨克与步兵随军官们冲出，高喊“乌拉”，飞步赶到砖窑，一瞬间，将中国步兵赶跑了。

支队继续追击，冲入冲沟旁中国人的主力阵地。

此处，战死的中国士兵尸体填满了冲沟。

中国人撤至约一千步远，占据了一些房舍和院落，向支队快速射击。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在占领沟沿、整顿队伍之后，命令向中国人开火。

攻克中国人阵地中心后，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与骑兵上尉格里戈里耶夫率身边的骑、步兵连士兵冲击敌人右翼，沿冲沟支干道

向一独立的院落追击而去。

与此同时，步兵少尉扎列姆巴率司令部侦察队与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率第十五骑兵连部分哥萨克攻击敌人左翼一座小庙，并继续追击至沟沿。步兵少尉扎列姆巴率其侦察队占领了沟沿阵地。

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整顿部队后，将沟后阵地分段派兵防守。

步兵少尉扎列姆巴率侦察队及其它部队部分士兵留在右翼，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部队居中，左翼则是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

骑兵上尉格里戈里耶夫一直骑在马上居于散兵线内，传达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的命令并观察战况。

中国人数次企图发起进攻，但每次均被从正面及两翼准确的火力所击退。

近晚5时，鉴于子弹消耗过多，又因中国人此时已将其阵地两翼拉长并开始迂回，恐其袭击铁路职员，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命令支队撤下来，占据各院落。

步兵少尉扎列姆巴率侦察队占据了那个小院落，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率第二骑兵连进入第二个院落，其余部队则安置在最太的院子里。

中国人立即向前推进，占领了冲沟。其中一部分沿一凹地隐蔽前进，占领了小庙。该庙距扎列姆巴步兵少尉侦察队所驻的小院仅三百步远。

中国人占领阵地后，子弹如雨点般地向各院落射来。

中国步兵一部分已占领了铁路路堤。

约晚7时，北面路堤处出现一支马队，挥动军帽疾驰而来。

原来，这是第七和第十九骑兵连的十八名哥萨克。当步兵护送铁路职员由双庙子以北约三十俄里的一个分段撤往哈尔滨后，他们便决定返回，支援撤退的战友。

中国人见他们赶来，便沿铁路路堤迅速逃走，边跑边开枪还击。

骑兵上尉格里戈里耶夫与步兵少尉扎列姆巴率领一支由四十四名自告奋勇的哥萨克组成的骑兵队，由院内迅速跃出，在院墙上步兵的掩护下，向冲沟奔去，并与赶来应援的哥萨克会合。

与此同时，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和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率众勇士翻过院墙，向占据铁路路堤后面阵地的中国人发动了佯攻，这些中国人正朝赶到的哥萨克以及迎面赶来的志愿哥萨克开火。

他们以佯攻吸引了中国人的火力，并将其牵制于原地。

这次出击，有两名铁路工人参加，他们负了伤。

夜幕降临，中国人停了火。

返回来的哥萨克每人自带五百发子弹，使人们非常兴奋，因支队当时所存的子弹已经很少。

在这次战斗中，支队的损失为十八人负伤。

因支队子弹不够用，辎重极多，而能否得到援助又成问题，所以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决定突围去哈尔滨，但要竭力避免战斗，使支队免遭损失。

因此，当他得知双庙子车站以北一带几个俄国居民点遭到中国人围攻时，便决定连夜离开双庙子车站，悄悄地摆脱了中国人的包围。

为此，决定将营盘北墙拆个缺口。

据卡兹-基里工程师建议，把拆墙填沟的工作交给了谢列金斯基工程师。他领着四个工人静悄悄地拆完了墙，填平了沟。

深夜2时，支队与辎重车队以及铁路职工悄悄地经此缺口继续北撤。骑兵上尉格里戈里耶夫和弗谢沃洛多夫骑兵少尉率本连哥萨克（第十九骑兵连六十二名哥萨克）掩护撤退。

早6时半，支队到了距双庙子北十八俄里的庙子沟村附近。

离庙子沟村不到四俄里，支队遭到隐蔽在壕沟前高粱丛中中国人的火力袭击。

支队左侧的卡西诺夫少尉命令哥萨克迅速下马，布成散兵线，与步兵少尉扎列姆巴所率领的第二骑兵连哥萨克、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所率领的第七和第十五骑兵连及侦察队一起高喊“乌拉”，向相距不过三百五十到四百步远高粱地里的中国人冲去。

中国人被如此猛烈的逼攻所打退，仓皇撤至壕沟的对面，其首领陈统带用部分兵力占领了原中国路工居住的有泥围墙的院落。

院外堆放着许多圆木。

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与步兵少尉扎列姆巴带队追击中国人，并向该院落发起冲锋，其中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率哥萨克自西面冲入院内。

他们在这里击毙了陈统带，并夺得战旗两面，一面写着：盛京省步兵统带陈；另一面黄旗写着：“义和团军”。

与此同时，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击退了敌军的左翼，追敌至山下一座寺庙处。

因未带军马，只得返回。

正好支队的大车队抵达沟边，安排休息。

突然，由北部沿铁路路堤左方，出现中国人的马队。

骑兵上尉格里戈里耶夫令步兵占领铁路道口，布成散兵线，一齐开枪射击。

中国兵近二百，下了马，并卧倒于沟对面，向大车队齐射。

此时，勒热茨基步兵上尉率领第十六骑兵连沿铁路路堤右侧前进，去包抄敌人的左翼。

勒热茨基步兵上尉令骑兵下马，跃上路堤，向中国人侧翼冲锋。中国人掉头逃跑，消逝于庙后。

几乎在同一时刻，有几队中国马队自右侧中国村庄的方向驰

来。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率哥萨克纵马迎击。

待他们走近，双方进行了短时间的对射。几个中国人被击毙之后，中国马队便离开村庄，沿铁路仓皇北撤。

车队驶至沟边，下到沟底时，从灌木丛中飞来数颗子弹，所幸并未伤人。原来是隐藏在灌木丛中的八到十名中国宗教狂人向车队开火。后来，他们全被哥萨克杀死。

这次战斗，士兵阵亡一名，负伤一名，此外，伤军马若干匹，而中国人则伤亡惨重。

据当地居民说，陈统带所属近七八百名士兵驻守此地。

支队继续转移，在出了庙子沟村十俄里处宿营。

深夜，第十五骑兵连连长恰连科夫骑兵上尉由宽城子派来接应该支队的第七骑兵连哥萨克军士叶利谢耶夫率第十五骑兵连三十五名哥萨克和第七骑兵连十五名哥萨克携子弹一万四千发，在此处与支队相遇。

叶利谢耶夫哥萨克军士向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报告说，在支队行进路线的前方，约距十二至十五俄里处有一析木城村。据当地百姓报告，该村为一支约五百人的中国军队所占领。

叶利谢耶夫哥萨克军士不得不极力克制，免与敌交战，而绕过了这个村庄。

为避免战斗，支队趁夜由宿营地开拔，从东部绕过析木城村，然后再重新回到铁路上。

此番绕行极其艰难，只能在荒郊野地里跋涉。在穿过大地田垅坎坷不平的土路时，大车和中国轿式马车上的伤员们饱尝了颠簸之苦。疲惫不堪的人们沿路皆是。

行军途中，步兵少尉扎列姆巴与侦察队遇到一个中国哨所，哨兵正在酣睡。

顷刻间，中国兵全被砍杀，仅一士兵幸免逃脱，但他却与哥萨

克中尉法捷耶夫遭遇。他向法捷耶夫开了枪，但未击中，反遭击毙。

支队停在距宽城子南八十四俄里处宿营。

勒热茨茨基步兵上尉鉴于人们已筋疲力尽，决定休整一天。

休息日，中国教徒们离开支队分头到各村探听消息。据称，哈尔滨已被烧毁，俄国人全被杀光。

7月1日，支队继续北移，行约四十俄里，停在铁路线旁被中国人烧光捣毁了的原第三区段一个分段驻地附近宿营。

离宽城子只剩五十俄里左右了。傍晚，第十九骑兵连司务长率侦察队奉命由宿营地去那里侦察。7月2日凌晨，支队继续赶路。因宿营地缺水，马未能饮足，所以行约十俄里，又在沿途村旁停下饮马。

部分部队饮完马，成纵队继续前进，一边等待其余部队。

早8时许，第十九骑兵连司务长率侦察队由北面飞奔归来，他报告说，中国军队正随后追来。

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率骑兵连前进，刚走出小树林，便立即遭到西面灌木丛及沿途中国村庄的火力袭击。

法捷耶夫哥萨克中尉命令哥萨克下马，在双方互射一阵之后，转入进攻。

同时，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也率领第二骑兵连哥萨克向开枪的中国人冲过去，但却遭到了铁路路堤后面的侧翼袭击<sup>①</sup>。

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掉转头来，朝中国人冲去。这些中国人和从村里赶出来的中国人一起向后撤退。

马队逃跑了，而大约有五十余名步兵却盘踞在一个独立的房子里开枪顽抗。

这时，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率领一些哥萨克摸近这座房子，放

<sup>①</sup> 第二骑兵连有六匹军马于此处被击毙。

了一把火把它点着了。

从房子里跳出来的中国人，被及时赶到的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所属的第二和第十五骑兵连哥萨克全部击毙。

当法捷耶夫哥萨克中尉进攻这座房子时，得到了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的命令，火速增援扎列姆巴步兵少尉。

原来，步兵少尉扎列姆巴所属支队先头部队（第七骑兵连和侦察队）在行进中遭到了排枪袭击。子弹从四百步远处一个独立的院子里打来。

扎列姆巴步兵少尉命令人们下马，布成散兵线前进，占领了一条距院墙二百步远筑有土堤的冲沟。

中国人的火力愈加猛烈。

该院边长约一百沙绳，土围墙高约两个半阿尔申。

扎列姆巴步兵少尉高喊“乌拉”向前冲去，哥萨克们跳过围墙，冲进院内；两名哥萨克侦察队员在这里负了伤。

中国人从这里逃出，又占领了邻院，再次开火。哥萨克忙向邻院冲去。最后，中国人从邻院逃出，向山里撤去。第三步兵连有一名列兵在此地阵亡。

与此同时，骑兵少尉弗谢沃洛多夫率领第十六骑兵连半个连和第十九骑兵连部分哥萨克也向中国兵盘踞的三个大院发起进攻，并把他们赶出大院。

随后，全支队以战斗队形上山，继续追击。中国人已不再抵抗，开始撤退。

他们扛着步枪，步行撤退，即使队中有些人被迫赶上，也不想脱逃，就地死于军刀或刺刀之下。他们都是身体魁梧、衣着整洁的吉林军。

其管带阮<sup>①</sup>在山上被击毙。他曾在宽城子统率步兵团，与护

<sup>①</sup> 指吉林新军后营管带阮复元。——译者

路队军官素有交往。阮管带的辎重车队也在山上被截获。

因为人、马疲惫，以至停止了对中国人的追击。仅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率第十六骑兵半连插入撤退的中国人侧翼，砍杀了数人；法捷耶夫哥萨克中尉沿铁路路基前进，占领了路堤后面的阵地，以侧翼火力追击撤退的敌军。

此外，他曾试图以马队向中国人发起冲锋，但疲惫不堪的军马却怎么也不肯在高粱地里快步奔跑。

支队中许多中东铁路职工组成了一支特别小队，他们也参加了这次战斗。其中技术员 И. А. 鲍古拉夫斯基负了致命重伤。情况是中国人从被攻打的大院里逃出时，有一名哥萨克瞄准了一个从他身边跑过的义和团拳勇，鲍古拉夫斯基向哥萨克喊道：“等一等，别浪费子弹，让我用军刀收拾他……”，一边向该拳勇扑去，但那个拳勇却用枪顶着他的肋部开了枪。鲍古拉夫斯基是一个亲身参加了支队自铁岭撤退以来的历次战斗人员。

在这次战斗中，支队士兵阵亡三人，伤十四人。

中国部队兵力达七百人，他们的损失惨重。部队近半被歼，残部则丢弃枪支，逃散于附近各村庄，或折回宽城子。

仅少数人得以回城，报告部队被歼的消息。

奉命去宽城子方向侦察的第九骑兵连司务长，走到第十五骑兵连和第三区段办事处驻地的俄国居民点，探悉，俄国人已撤往哈尔滨，宽城子集结了大批中国军队；这个居民点，如沿途其它俄国居民点一样，已被捣毁烧光。

因支队现已有伤员三十一人，这就严重地限制了支队的行进，而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又不愿使支队重陷危境，于是他决定由宿营地出发，从西面绕过宽城子，开赴蒙古。

支队走了一整天，连续又走了几乎一整夜，到7月3日和4日，才结束这次绕行。

人、马在一切方面，都经过了极其艰难的历程。

尤以伤员所受折磨较重。他们很不舒适地挤在支队的轿式马车或大车上；穿过农地时，他们更要忍受巨大的痛苦。

7月4日傍晚，支队在饮马河车站以南约二十俄里处重返铁路线，并于此宿营。

7月5日晨，又继续北上。

行约十五俄里，侦察队报告说，前面发现中国骑兵侦察队。

率第十五骑兵连先行的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发现，约有四十名中国骑兵离开大道转向中国村庄急驰而去。

法捷耶夫哥萨克中尉一行转向该村庄奔去。当他们行至一片小树林边（一中国人坟地附近），遭到了村里猛烈火力的迎击。有七匹战马负了伤。

法捷耶夫哥萨克中尉命令骑兵下马，以散兵线占领坟地一带，开枪还击。

此时，步兵少尉扎列姆巴率侦察队和第七骑兵连哥萨克、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率第二骑兵连也布开散兵线，向中国军队牢牢控制的村庄侧翼发起进攻。

法捷耶夫哥萨克中尉把没有战马的七名哥萨克留在林中，令骑兵连上马，向村子的另一侧奔去，下马后发起进攻。

从村中被赶跑的中国人，隐藏在庄稼地里和把庄稼地隔成一片片的灌木丛中，后撤至冲沟，再上山退至就近的村庄。

法捷耶夫哥萨克中尉和扎列姆巴步兵少尉正追击至沟边，传来了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停止追击、立即归队的命令，他们便勒马停步，返回支队。

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率骑兵连离村庄追至山前，在山下向中国人右翼发起一次冲锋，夺得大旗一面。

中国人占据了山头，是否进攻尚犹豫不决。于是支队便畅行

无阻地开抵饮马河，经过完整无损的大桥，安全渡过此河，然后继续前进。

又走了十五俄里，在距松花江约十五俄里处，支队遇到了7月4日晚由哈尔滨派出寻找他们的志愿哥萨克骑兵连。人们还以为这个队已被中国人全歼了呢。

支队在历次战斗中负伤三十余人，这些伤员与支队一起抵哈。此外，有十余人或因阵亡或因伤亡葬于沿途。

在这次行军中，主要的负担都落到了骑兵的身上。他们一直要负责侦察、保护职工和大车队；在与敌人遭遇时，则首当其冲，下马徒步进行战斗。无论敌军多寡，他们均能英勇作战，冲锋陷阵。

可能是某种奇怪的巧合，支队与中国人开战的那几天，恰恰都是轮到步兵少尉扎列姆巴、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或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率所部哥萨克充当先头部队的时候。因此，在6月28日、7月2日和7月4日的几次战斗中，这些部队总是一马当先，并因出击勇敢而坚决，有时在其余部队尚未到达之前，他们便孤军奋战，顺利地克敌制胜。

铁岭支队的来到，给哈尔滨驻防军增添了生气勃勃的气象。

该支队司令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荣获了四级常胜乔治勋章一枚。

## 第三十章 中国人对“奇毕斯号” 驳船的猛烈袭击

为保护仓库和铁路职员，护路队第五步兵连在松花江左岸与三姓城相望处设立了一个哨所。中士安德鲁什金率十四名士兵在这里驻守。

1900年6月中旬，三姓城开始增加中国军队，6月底中国人着手从城东和城北修筑步、炮兵防御工事。

在松花江左岸铁路码头的下游，还有一支齐齐哈尔军队集结于此。该部队携有大炮一门。

7月6日，三姓副都统派一个翻译捎信警告说，集结于江左岸的中国军队已得到齐齐哈尔将军关于攻打哈尔滨的命令，该部队统带已决定沿路袭击铁路码头。

路方职员、管理码头的退伍上校文尼科夫认为此系某种误解，立即赴三姓与副都统晤谈。

7月7日凌晨3时，文尼科夫返回码头，并告知，齐齐哈尔省中国军队确欲袭击码头，但副都统已允相助，他将派所属军队阻止齐齐哈尔军，劝其打消袭击俄国人的念头。

大家都为这样谈判的结果而高兴，紧张的心情也安静了下来。

但宁静的情况不长，不久又得到副都统的通知说，他本人似乎无力保护俄国人。

文尼科夫认为，这是因为码头位于齐齐哈尔省界内，而按中国人的常规，未经许可是不得往他省派遣军队的。于是，他决定带全体职员和哨所士兵乘“奇毕斯号”驳船顺流而下，然后横渡至对岸，

在右岸三娃城附近靠岸抛锚。

这样，大家则将处于吉林省界内，免受他省军队的威胁，而感到更加安全。

但文尼科夫估计错了，他未料到中国人会背信弃义。

聚集于驳船上的职员总共四十九名。在他们准备开船时，朝码头奔来了一俄人牲口贩子，他是从中国兵手下逃出来的，这天他正与同伙在牧场，中国兵袭击了他们，并打死了他的同伙。

驳船尚未靠岸，中国兵便在刚刚离开的那个码头出现了，并开始掠夺仓库中以及留在岸边的四艘驳船上的东西。

这时，一只木船从上游驶来。

中国兵一发现木船，便向它开火。

文尼科夫用望远镜观察，见船上乘坐的是俄国人，便命令士兵朝左岸开枪的中国人射击。

这样把中国人的火力吸引过来了。木船很快就靠拢驳船。发现船上的三个俄国人均已负伤。

他们刚把这几名伤员接上驳船，传来了一阵汽笛长鸣声，上游一艘轮船正向驳船刚刚离开的码头驶来。它一出现，中国人便朝它猛烈射击，想迫使它向右岸靠拢。

驳船立即以速射还击中国人。大家都高兴地呼喊着重迎驶近的轮船，期望轮船把他们接走。士兵们为掩护轮船行驶也毫不吝惜子弹。但轮船竟不顾驳船上的呼喊，全速通过，消逝于江湾。这多么令人失望啊！

中东铁路这艘轮船辜负了“托尔布金将军”的称号，竟丢下驳船不管，任其听天由命。

事后才知道，当时轮船的水手们全被敌人猛烈的火力赶至底舱，而船长一时又拿不定主意是停车拖上驳船，还是将驳船上的人接到轮船上来。

轮船驶去后，中国人将全部火力集中驳船。但距离太远，中国兵在抢掠了码头并将全部器材付之一炬之后，再渡到右岸来对付这群孤立无援的俄国人。

他们在江右岸占据距驳船约一百五十步远的阵地，开始了最后一次射击，有两名职员当即负伤。

所幸中国人的大炮留在左岸。因为距离较远，他们的枪法又不甚高明，以致损失不大。他们的子弹呼啸着飞过甲板，打穿操舵室，或打进士兵们隐蔽在其后面还击中国人的箱子里。

所有职员，包括女人在内，均躲于底舱。

7月8日凌晨3时，中国人在连续射击12小时后，一面继续射击，一面点燃了留在左岸的四艘驳船，任其朝着“奇毕斯号”驳船冲去。

眼见几艘燃烧着的驳船即将袭来，文尼科夫急令起锚，亲自在工作室操舵，使驳船顺流而下。

中国兵沿江岸狂奔，不停地射击。

行约四俄里，后面射击停止了，而驳船离开了三姓，别了副都统平安地驶去。文尼科夫当初还指望在副都统处，为职员们避开齐齐哈尔军队觅得一安全之地。诚然，该副都统本人并未与俄国人开衅，但对异省军队在其眼皮底下干出此种勾当也并未予以阻止。

7月8日午后3时许，驳船途经江右岸的巴彦通要塞。

驳船一出现，要塞立刻骚动起来，揭起了红旗，但驳船仍安全驶过。

又行约五俄里，驳船突然意外地搁了浅。大家一齐努力往前推，也没有推动，后来又卸下了东西，但仍无济于事。

在这一阵忙乱的时候，一群武装的中国士兵从要塞方面跑来，他们手摇蓝旗，嘴里还大声吆喝着什么。

文尼科夫恐落入圈套，不离开驳船，也不许任何人上岸。

不过 5 分钟，这些中国士兵沿江岸排成散兵线，向驳船开火，驳船上的士兵也以排枪还击。

因驳船距左岸较近，中国兵便渡至左岸，由相距约四五百步远处向驳船射击。

不仅如此，中国人还从要塞运至江左岸两门大炮，不一会，中国人的子弹象弹雨般地射向驳船，同时还加上大炮的轰击。

具有杀伤力的攻击，立见成效，第一发炮弹的一块碎片便把一直坚守在甲板上操舵室内的退伍上校文尼科夫击毙了。

底舱里的职员也负伤多人。

文尼科夫阵亡后，中士安德鲁什金承担了总指挥。

驳船上的人处境极其危险，他们已无任何可退之路，只能呆在驳船上坐待，说不定何时将被炮弹击中。万一炮弹落下，即使不把所有的人都炸死，也可能把驳船炸沉或者引起着火。

果然，有几发炮弹在甲板上爆炸了，曾屡次引起大火，但每次均被忘我的士兵所扑灭。突然，一颗炮弹落到联结舵和轮的装置上，把它炸坏了。

几名士兵立即向船舵扑去。

另一颗炮弹爆炸，列兵多罗菲耶夫当即毙命。但这并未阻止住其余的人，他们更迅速地将船舵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然后返回自己的岗位。

对驳船如此可怕的连续射击自下午 3 时一直持续到深夜 12 时。

停火后，周围一片寂静。大家走到甲板上，想呼吸点新鲜空气并弄点什么来充饥。

可怕的炮击持续了一整天，谁也没有吃过什么东西。

承蒙文尼科夫生前的关怀，在驳船上储备了足够的食物，因此

大家未遭到忍饥挨饿之苦。

因船尾底舱几乎都被弹片打穿，弹痕累累，所以决定让所有女人都转移到损坏较小的船头底舱去。

随后，提出了如何摆脱如此困境的问题。

一些职员提议抛弃驳船，把人们分成几个小组乘舢舨脱险，但这个建议不受欢迎，而决定大家同舟共济，听任上帝的安排。

士兵们清点了子弹，发现原有的一千四百发只剩下一百五十发了。

子弹如此之少，抵抗的时间稍长一点就不够用了。打完最后的一颗子弹，不可避免的全体覆灭时刻就会到来。

但可能又是上帝注定不让驳船落到中国人的手里。

7月9日拂晓，一夜之间江水上涨，终于将驳船浮起。在大家一片欢呼声中驳船又顺流而下。

当即指定了几个人操舵。船尾布置了士兵，掩护他们。这些士兵们开始以排枪还击再次开火的中国人。

行约数俄里，驳船终于摆脱了中国人的追击。

大家都高兴地划起十字，感谢上帝如此奇迹般地拯救了他们。

行至崑子浅水滩附近，一些当地的中国居民告诉他们说，有几艘满载俄军的轮船由江下游驶来。

他们送给这些中国人两个糖坨子和一袋面粉，以感谢他们带来了如此令人快慰的消息。

果然，7月10日，驳船于浅水滩下游与萨哈罗夫将军部队相遇。

勿庸讳言，这艘驳船和船上人们的样子给该部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驳船船舷上满是窟窿，操舵室被子弹和炮弹片打得弹痕累累。人们因心情过分激动，说不出话来，只是不由自主地泪如泉涌。这

一切就清楚地说明了他们所经历的遭遇是多么惊险！

“莫利号”轮船将“奇毕斯号”驳船拖往哈巴罗夫斯克，而萨哈罗夫将军的部队对巴彦通要塞以及三姓城背信弃义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惩罚。

## 第三十一章 中国人对“敖德萨号” 轮船的猛烈袭击

7月3日，“敖德萨号”轮船<sup>①</sup>和另两艘驳船满载铁路职员及其家属千余人由哈尔滨开往哈巴罗夫斯克。这是最后第二次航行。最后一次是7月10日，在铁岭支队及职员到达哈尔滨以后启航的。

押运别旦式步枪与子弹来哈尔滨的步兵少尉兹洛宾奉派同乘此船返回哈巴罗夫斯克，向外阿穆尔军区司令报告满洲的局势。此外，船上还有六名士兵护航。其中四名原属第五步兵连，另两名原属第一和第十一骑兵连。士兵每人携带步枪子弹五十发。

7月3日和4日，轮船平安行驶。7月5日已驶过巴彦通要塞。

就在7月5日午后4时，中国兵突然由江左岸向轮船和驳船猛烈开火。

此时，轮船距江岸约六、七百步远。

飞来第一批子弹就击毙了别尔恩什捷伊尼工程师，重伤了一名妇女，震伤一个女孩，即阿乌耶尔巴赫工程师的女儿。

轮船和驳船上顿时呈现一幅紧张的景象：妇女们绝望的呼喊，孩子们放声哭叫，男人们神色惊惶。人们东躲西藏，四处乱跑。即使是比较镇静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焦急不安起来。

兹洛宾步兵少尉一边竭力使乘客们平静下来，一边立即命令士兵们到轮船甲板上去，还击中国人。

<sup>①</sup> “敖德萨号”轮船船长是布亚诺夫。

根据火力判断，中国人将近六十人。

刚一还击，就打死了两名中国兵，这使船上的人颇受鼓舞，同时也使敌人火力的准确程度受到了影响。

士兵们一边还击，一边说笑，同时安抚那些惊慌的乘客。

第五步兵连列兵康斯坦丁诺夫更为冷静。他并不隐蔽进行立射，边放枪边说笑。

很快，中国人的枪声渐稀。过后，轮船就完全摆脱了敌人的射击。

趁此机会，对乘客进行更好隐蔽，并用各种东西把他们掩护起来。

当时，尤其是轮船上面的人们正处于无援的境地。位于甲板上的轮船客舱，对中国人的子弹没有任何保护作用，反而只能成为他们很好的靶标。

两条驳船上的乘客则均避于底舱，并将朝着中国人的一面，用各种东西挡住，作为掩护。

因此，死于敌人枪弹之下的蒙难者仅限于轮船上面的人们。

行约三俄里，轮船再次遭到江左岸阵地上中国人的袭击。

因射手太少，步兵少尉兹洛宾亲自持枪参加了这次还击。在对射的时候，他左臂肘部受了挫伤。

此外，还有一名技术员和一个小女孩——护路队步兵上尉伊瓦什克维奇的女儿负了伤。

驶出火力圈后，又行约十俄里，轮船又遭到中国人第三次袭击。

这次，轮船只能在距离江左岸三百五十到四百步远处行驶，而中国人就隐蔽在左岸上总长四百余步远的战壕里和几所房屋中。

这次，除猛烈的枪击外，还向轮船开了炮。

中国人共放三炮。但炮弹均落到轮船附近，并未命中。

炮击的间隔较长，轮船趁机顺利地从大炮旁驶过。

中国人的枪弹长时间不断地向轮船飞来，但船上乘客掩蔽得很好，此次并未蒙受任何损失。

此后，轮船要通过狭窄危险的崴子浅水滩，而这里轮船后面的两艘驳船不能同时并行。

所幸，中国人未扼守此浅水滩。为了不致因复杂的运行浪费过多的时间，以避免在这样复杂的运行中可能招致的中国人突然出现和开火的危险，根据船长的建议，两条驳船上的乘客合乘一艘，甩掉一条空船。这样，轮船和驳船才顺利地驶过了浅水滩。

7月6日午后3时许，轮船与开赴哈尔滨的萨哈罗夫将军部队相遇。此后，轮船的航行就一帆风顺了。

“敖德萨号”轮船就这样遭受敌人的弹雨，沿着恶劣的航道，并时刻冒着搁浅或被俘的危险，非常圆满地完成了这次航行任务。

## 第三十二章 保卫船坞(哈尔滨附近)

1900年6月30日前不久,由连长阿波斯托洛夫步兵中尉和奥鲁任斯基步兵中尉率领的护路队第五步兵连一百三十名士兵进驻了船坞。该连奉护路队司令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的命令驻守船坞,并在这里修筑防御工事。

自6月30日起,该连在呼兰城、对青山车站和沟村<sup>①</sup>一带进行了周密的警戒和侦察。沟村已为中国军队的先头马队所占领。

30日夜,对青山哨所<sup>②</sup>发现,大批中国军队由伯都讷向呼兰城方向运动。

因护路队各侦察队在船坞、对青山和满沟<sup>③</sup>间不断巡逻,所以中国军队只能在夜里调动。

6月29日拂晓,护路队第五步兵连士兵们在撤掉连队驻对青山车站哨所之前,切断了伯都讷—呼兰间的中国电报线。

第五步兵连进驻船坞后,立即着手修筑防御工事,至7月5日已于此处筑起五道可立射的战壕。

各战壕分布如下:第一道,位于给水塔附近,被称为“值勤战壕”。它切断了沿铁路路堤越过船坞江岔子去船坞的通道。

这道战壕横断路堤而筑。为使从船坞去战壕的路通畅而隐蔽,又沿路堤护道上的临时铁路用附近堆积的和上面滑落下来的土修筑了一些高台。

---

① 沟村,大约是今圈子沟村。——译者

② 对青山,位于哈尔滨以西29俄里。

③ 满沟,位于哈尔滨以西59俄里。(今肇东。——译者)

第二道为备用战壕，位于船坞江岔子的右岸，在值勤战壕右三百步左右。拟由此隔着江岔子射击铁路右侧护道以及扫射直至松花江的船坞江岔子本身。

部署在这道战壕里的后备队，以岸上土堤为掩护，即可以与连队的右翼，也可以与值勤战壕秘密地取得联系。

第三道为右翼战壕，在值勤战壕右一千二百步远，位于船坞江岔子和松花江汇合处。由此可扫射整个船坞江岔子、越过江岔子的铁路路基、松花江的上、下游以及毗连的各小岛。

第四道为本连的左翼战壕，距值勤战壕五百步远，位于铁路路基左侧一灌木丛生可控制所有毗连地区的孤立的高地上。

为防备敌军从本连驻地的后方登陆，即防备来自码头<sup>①</sup>方面的袭击，另有第三道战壕（右翼战壕）派出的一个埋伏哨和第五道战壕。第五道战壕筑于松花江左岸江湾处半岛之顶端，距第三道战壕约七、八百步远。

大桥建筑工地附近停泊着汽船和帆船，也有常设哨所，因周围有土堤，未修战壕。

此外，为与左翼联络，把路基掘开若干段（大桥建筑工地附近的路基高二沙绳，而水塔附近的路基则高于护道三至五沙绳）。

为沿松花江及船坞江岔子上游地带巡逻侦察，另备小艇数艘。

因该连兵力薄弱，固定防地只限于船坞江岔子南面一带，即自大桥施工工地起，沿松花江而下，然后是船坞江岔子和铁路路基两侧，再沿越过船坞江岔子的土堤到大桥工地处。

此外，还增设了潜伏哨：船坞江岔子左侧两处，本连左翼一处。

由该连士兵组成的各骑兵侦察队昼夜巡逻，既去敌后侦察，又负责检查各哨所的防务。

---

① 码头，又称埠头区，即今哈尔滨道里区靠江沿的一带。——译者

6月30日，敌前哨马队占领了沟村和富家房子。驻沟村的兵力有二百人，驻富家房子的兵力约百余人。这样，敌前哨马队距船坞只有十五俄里了。

7月5日，敌人在距船坞两俄里，几乎是在铁路路基旁的中国电报站派驻了达八十人的步兵前哨部队。

每当第五步兵连侦察队经过，这支敌步兵前哨部队就竭力隐蔽于高粱丛中。

在电报站与松花江之间距船坞四俄里处的两个村庄也于7月5日被中国步兵各百余人分别占领。

近7月10日，中国部队已增至八百人。

自7月5日，五连侦察队已无法深入离船坞十二俄里以外的地方，因步兵中尉奥鲁任斯基所率侦察队这天在沟村一带发现，有一支近五百人的中国马队封锁了侦察队的去路。

至7月10日，各侦察队因熟悉全部地形，行动迅速而又隐蔽，未与中国人发生冲突。但日前已获悉，沟村与富家房子村已不仅驻有五百人的中国前哨马队，还有步兵队约四个连，每连至少一百人。

侦察队发现，自7月5日起各村及一些零散房屋逐日被中国步兵队占领。至7月10日，邻近船坞的所有村庄也均被沿船坞下游的松花江而来的中国军队占领，并修筑了战壕。

中国人与我公开寻衅是从7月10日开始的。

这天，中士沙什科夫所率的第五步兵连一支七人侦察队得到步兵中尉阿波斯托洛夫命令：迂回各中国哨所，摸清其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其它机密，如有可能，再越过警戒线，深入到沟村和富家房子村去。

下午5时，侦察队自船坞出发，钻过灌木丛，然后穿过高粱地，隐蔽前进，对附近各村进行侦察，发现船坞下游四、五俄里处松花

江畔的两个村庄无中国军队驻扎。

随后，侦察队深入敌驻地内部，来到一个大水泡子旁的富家房子村（也即大房子），绕过村，走上了通往呼兰城的大道。但走了不到一俄里，他们观察地形之后，决定不再前进，因有大批中国骑兵和步兵部队正以单个部队或小股部队从各方向船坞运动。侦察队发现这种军事调动之后断定，附近驻有中国主力部队。

侦察队重又绕过富家房子，折回船坞。但当他们涉过距富家房子约两俄里处一个水泡子时，中国人从高粱地里向他们开了枪，并冲了上来，向他们发动进攻。

侦察队下了马，两次齐射还击，然后上马穿涉沼泽地。

侦察队绕过沼泽地后再次下马，向中国军队快射还击。

而后，侦察队趁敌军部署骚乱之际，在高粱丛中散开，隐蔽返回，近晚9时到达船坞。

侦察队无伤亡。

7月11日早7时，连长阿波斯托洛夫步兵中尉与奥鲁任斯基步兵中尉奉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命令，为验证侦察队所获悉之情报，率十人侦察队从船坞出发，再次进行侦察。

这个侦察队分为两小分队：阿波斯托洛夫步兵中尉经中国电报站去沟村，奥鲁任斯基步兵中尉则沿松花江开赴呼兰河下游地区和富家房子村。

两小队约好，若不被敌军发觉，便在富家房子村西水泡子的南头树丛旁高粱地里会合。

两侦察队未发现敌军部署有何变动。

他们侦察了路基和从富家房子村到松花江中国渡口<sup>①</sup>房子这段江岔子的全部地形。

中午12时许，两个侦察队会合了。

---

<sup>①</sup> 中国渡口，指马家船口。——译者

为验证中士沙什科夫提供的中国人配备大炮的情报，侦察队走近水泡子，向浅滩方向运动，但在距富家房子村约五百步远处的高粱地里停了下来。

这时，中国骑兵一个连从富家房子院里跑出，朝着与侦察队相反的方向向呼兰城奔驰而去。

但约 10 分钟之后，只见该骑兵连又绕过富家房子村，企图切断侦察队返回船坞的后路。

阿波斯托洛夫步兵中尉立即率侦察队返回船坞。

返回船坞途中，阿波斯托洛夫步兵中尉在距中国电报站五、六百步远处透过青纱帐发现，中国兵正在高粱地里匆忙地爬来爬去，似乎是在变换队形，接着又漫无目标地放了一阵排枪。一些单独行动的侦察队士兵主动地从军官身后跑到前面去，以便向敌人出击。阿波斯托洛夫步兵中尉鉴于他们均未佩带军刀，而制止了他们，并命令全体下马。

侦察队下马后，占据了就近的一道土墙，向中国人开枪。

中国哨兵慌忙向电报站撤去。

侦察队趁机上马，翻过一个又一个中间隔着沼泽地的高岗，朝着铁路路基方向，迅返船坞。

当侦察队翻过一高岗，穿过一沼泽地时，中国人在铁路路基旁，时而排枪齐发，时而单发快射，向他们开火。

侦察队的侧翼和一部分正面遭到了枪击。

此时，阿波斯托洛夫步兵中尉冒着由二、三百步远处打来的侧翼火力，穿越沼泽地，占领了就近的高岗，下马后向铁路路基以及经过的高岗扫射。

军士乌尔苏连科和沙什科夫、列兵阿斯塔菲耶夫和米洛舍维奇自愿留下，以火力掩护侦察队穿过沼泽地向另一高岗撤退。

当阿波斯托洛夫步兵中尉等跑近船坞时，第五步兵连侦察班

的第一排三十二人在中士加夫里柳克率领下未发一枪，跃出战壕，用刺刀向追击侦察队的敌人展开反突击。中国人不顾其兵力之优势(三、四百人)仓皇逃走。

战斗自下午3时持续到晚5时。

撤退时，中士沙什科夫的马负了伤。

士兵无伤亡。

晚7时许，一支中国马队擎两面红旗在距船坞两千步远处出现，还发现一支中国步兵散兵线从电报站沿着坡地运动，同时向铁路路基处进发。

奉阿波斯托洛夫步兵中尉命令，从值勤战壕向中国马队进行两次齐射，而左翼高地也向敌步兵散兵线开了火。

因此，敌步兵散兵线在距船坞两千步远处停止前进，而马队则仓皇逃走。

敌军火力线从铁路路基向松花江伸延过去，并到达距我前沿阵地五百步远处。

晚8时许，中国人开始第一次炮击。

敌炮兵连部署在值勤战壕东北方远处的一个高岗上。

炮弹是采用无烟火药发射的。

一颗颗炮弹都飞过目标，在船坞后面爆炸。

中国人放了几炮之后，晚8时刚过，双方停了火。

我步兵连无伤亡。

7月11日夜，阿波斯托洛夫步兵中尉为摸清敌炮兵连之部署，派志愿者——临时调到本连的第十一骑兵连哥萨克霍齐耶夫和列兵阿斯塔菲耶夫、米洛舍维奇前去侦察。

当晚12时许，阿波斯托洛夫步兵中尉接到北部侦察报告说，敌人正向距给水塔一千步远处的一个高岗运动，在距同样远的铁路路基处，中国人正在加紧修筑工事。

因靠近路基护道西面堆放着干草和谷草垛，第五步兵连司务长阿斯塔福罗夫自告奋勇去点燃草垛，以火光暴露中国人的工事。

草垛一着火，中国人便立即停止修工事。这天夜里再没有什么举动。

7月12日，中国人仍占据着距船坞江岔子一千步远的高岗，从铁路路基到松花江和路基以西距我前沿阵地五百步远处的几处阵地。

7月13日凌晨4时左右，阿波斯托洛夫步兵中尉发现距供水塔一千八百步远处路基附近有人活动，便向他们开了枪。中国人立即以枪炮火力猛烈还击。

早6时许，第五步兵连因子弹不足而减弱了火力，只挑选了十名优秀射手以稀疏的排枪进行射击。

早8时许，第二骑兵连七十名哥萨克(没带马)由码头开到船坞。快艇在江边大桥施工工地处靠岸抛锚，让十名哥萨克上岸去接替连队的后方哨所，其余则留在快艇上。

早9时，阿波斯托洛夫步兵中尉得到了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放弃船坞的第一道命令。阿波斯托洛夫步兵中尉认为，敌人的正面进攻可以阻止，并无后顾之忧，又因枪声纷扰，未听到右岸发生什么事情，故决定在弄清情况以前，拖延执行命令，不放弃阵地。

半小时后，他又得到了立即撤退，不得拖延的第二道命令。过了一会儿，又传来了中国人正以炮火向轮船交叉射击的消息，于是，第五步兵连于早10时开始撤离船坞。

全连冒着敌人猛烈的枪、炮火力逐排撤离。

全连于大桥工地处集合。在第一排与第二骑兵连十名哥萨克的火力掩护下，阿波斯托洛夫步兵中尉点名上船。

中午12时12分，第五步兵连抵松花江右岸(码头)，编入总预备队。

第二排撤退时,列兵德沃拉科夫斯基腹部被子弹打穿负伤。

此前,连队并无伤亡。

7月10、11、12、13日全连共耗子弹一千一百二十发,即平均每人八发;而6月30日进驻船坞时,平均分发每人子弹五十三发。

### 第三十三章 保卫哈尔滨纪实<sup>①</sup>

1900年7月12日前，护路队已有八个步兵连和十个哥萨克骑兵连集中在哈尔滨。此外，尚有编外小队若干。各部队部署如下：第五、七、十和十六骑兵连、第十五骑兵连一部分以及骑兵侦察队（十八人）驻守老哈尔滨<sup>②</sup>。

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率第二骑兵连一个排（三十五名哥萨克）驻在距老哈尔滨约两俄里通往马家沟村<sup>③</sup>大路旁中国代表团官邸。中国人员已经撤离。第十一和第十九骑兵连驻守新市街<sup>④</sup>与马家沟村。因编制不全，各骑兵连总共仅七百五十人。所控制的铁路线区段有哈尔滨—阿什河<sup>⑤</sup>区段（三十五俄里），由第四、第九骑兵连和第一步兵连半连驻守，共有骑兵二百名，步兵一百一十名。第九骑兵连和第一步兵连半连驻守阿什河车站，而第四骑兵连则分驻在哈尔滨—阿什河区段间的三个哨所里。在南部支线上，西屯车站（五十五俄里）<sup>⑥</sup>以近由第一骑兵连九十五名哥萨克、第十五骑兵连一部分五十名哥萨克和第七步兵连一部分四十五名士兵驻守。总计有骑兵一百四十五名，步兵四十五名。哈尔滨埠头区由在中东铁路供职的约一千名预备役士兵编成的四个步兵连驻守。他们是用别旦式单发步枪装备起来的。其次，还有护路队

① 自6月27日至7月21日，因中国人切断电线，哈尔滨驻防军与居民完全与外界隔绝，对外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② 老哈尔滨，相当于今哈尔滨市香坊区。——译者

③ 马家沟村，位于今南岗区马家街一带。——译者

④ 新市街，原区名，相当于现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心部分。——译者

⑤ 阿什河，即阿城。——译者

⑥ 西屯，即兰棱。——译者

第三步兵连和第七步兵连的三个排。此外，本区还驻有两个混合骑、步兵连、警察队、消防队、军乐队以及非军职的义勇队（七十人）。第五步兵连半连驻守船坞（一百三十人）。新市街以西约两俄里的砖厂有第七骑兵连的一个哨所（十二名哥萨克）和若干武装的工人。埠头区和船坞的兵力总计约一千九百五十人。哈尔滨的武装守卫者总计约三千三百人。

驻防军司令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拟将全部防御力量集中于埠头区，为此下令修筑可跪射的战壕以加强防御，因为该区的房屋均为轻便式建筑，没有一座可用于防御。中国军队则分布于各地，船坞对面有一支约两千人的兵力，并配有炮车。7月10日、11日，该部队与我第五步兵连开战，而其先头部队已占据了距船坞仅一千沙绳的阵地。

阿什河城内集结了中国兵两千五百余名，并有炮队，而且还有军队从吉林开来。双城堡城内也有中国军队约三千人，并将有炮队从吉林开来。哈尔滨近郊的两个烧酒厂已均为中国兵占据，其中老哈尔滨附近的烧酒厂<sup>①</sup>驻兵一百五十至二百名。新市街以西的另一个烧酒厂<sup>②</sup>驻兵则更多。据中国人说，集结于此处的中国兵约八百余人，均装扮为工人。由于此时在哈尔滨的唯一的外交官员刘某<sup>③</sup>仍为吉林将军担保<sup>④</sup>，说他不会对哈尔滨开启衅端，所以驻防军司令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和总工程师 A. II. 尤戈维奇决计观望，相机行事。

7月13日凌晨4时许，中国人向船坞打响了第一炮，接着部署在船坞附近的中国军队转入进攻。

---

① 老哈尔滨附近的烧酒厂称田家烧锅。——译者

② 此烧酒厂称源聚烧锅。——译者

③ 中国代表团的其它官员已于7月11日夜撤离哈尔滨。

④ 这时，他已不再为齐齐哈尔将军担保，因他已于7月10日收到齐齐哈尔将军来函称，将派兵摧毁哈尔滨。

前一天晚上，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情报说，有一支中国军队约两千人在哈尔滨的上游渡过松花江，企图进犯哈尔滨。

当天夜晚，骑兵上尉格里戈里耶夫奉命率第十九骑兵连一个排奔赴该地进行侦察，7月13日拂晓到达渡口。

但中国军队渡江已毕，渡口处只剩下很少部队。

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从电话中得知中国人进犯船坞的消息后，命令洛基诺夫中校留驻老哈尔滨，代替他的职务，并命令如果中国人发动进攻，则放弃老哈尔滨，立即撤到码头。他又命令第五骑兵连和他自己的卫队开赴埠头区，而后他也乘火车亲自前往该区督战。第五骑兵连一个排途中留下来守卫新市街车站。中国人把两门大炮布置在距船坞车站约七百沙绳远的路堤上，把另两门炮布置在路堤东面一高岗上，开始炮击船坞。中国步兵散兵线占据了九百至一千步远的阵地，用步枪快速射击。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恐敌人炮弹落到那艘渡江的轮船上，使第五步兵连失去撤离船坞的可能<sup>①</sup>，因此，他命令第五步兵连放弃船坞，渡回码头。第五步兵连除阵亡减员一人外，其余于上午11时安返码头<sup>②</sup>。中国人随即占领了我放弃的船坞，并开始向码头开枪、开炮。

早8时，中国人从烧酒厂向砖厂及其右翼的新市街大举进攻。他们攻占了砖厂，在其附近部署了炮队（四门大炮），向埠头区和新市街炮击。与此同时，中国步兵占领了库兹涅佐夫宅院，并向车站开了火。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获悉中国人又从烧酒厂进攻的消息后，立即派护路队第三步兵半连和第三预备步兵连四十人去新市街增援，并命令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放弃中国代表团官邸，率第二骑兵连一个排（三十五人）向新市街转移。集结于新市街的第二骑

① 船坞具有很多自然屏障，它是中国人不可攻克的阵地。

② 此处与第三十二章所述不符，但原文如此。——译者

兵连、第五骑兵连的一个排和步兵占领车站以南的阵地，以火力迎击来犯之敌。第十九骑兵连半连在骑兵少尉弗谢沃洛多夫率领下占领了教堂以南坡道上的阵地；第二骑兵连则占据了教堂附近的阵地，迎击西南方迂回过来的敌人。

就在这时，中国军队约一个营从库兹涅佐夫宅院冲出，向埠头区开始进攻。第五骑兵连和第一、第三预备步兵连连忙开火迎击。对射一阵之后，中国人退回了库兹涅佐夫宅院，隐蔽起来。恰于此时，由老哈尔滨赶来增援的第十五骑兵连占领了新市街右翼阵地（以一些临时用的简易木板房为据点）。而进攻新市街的中国人已占领了铁路线，并将其右翼伸延至铁路大桥，当即遭到守桥的第七骑兵连哨所的回击。但其一部分还是得以继续前进，占领了机车库及其附近的劈柴垛。中国人将大炮运到库兹涅佐夫宅院，集中炮火轰击车站站房一带阵地上的守军。他们几次试图以炮火为掩护发起冲锋，均遭到猛烈的回击，又退缩到铁路路堤后面。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在获悉敌炮队毫无掩护（在它转移到另一阵地之前）的情报后，便电告老哈尔滨的洛基诺夫中校，命令缴获敌人的大炮。

老哈尔滨附近，早 8 时许，从阿什河方面出现一支成散兵线的中国步兵，顺高粱地袭来，向老哈尔滨开火。洛基诺夫中校命令第十骑兵连迎击，于是对射起来。少顷，新的支队赶来加强了中国的步兵散兵线。进攻老哈尔滨的敌军总计约达三百人。步兵少尉扎列姆巴奉派率第七骑兵半连增援第十骑兵连。中国人并未转入进攻，只是固守阵地直至上午 11 时许。此后，其火力才明显减弱。

近中午时分，洛基诺夫中校得到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截获中国大炮的命令。他便命令第十骑兵连留守老哈尔滨，亲率第七骑兵连和骑兵侦察队抄捷径向新市街驰去，而半小时前已派出的第十六骑兵连则沿铁路线进发。

第十六骑兵连沿铁路线前进时，在铁路大桥旁发现一支中国

军队。敌人见援兵赶到，便开始向烧酒厂方向撤退。

骑兵连长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命令全连上马，涉过一条沼泽泥泞的小河沟，布开散兵线，发起进攻。

这时，洛基诺夫中校已率第七骑兵连从教堂方面绕到中国人的侧翼。他迅速地观察了敌军部署，然后命令第七骑兵连骑马向中国人冲锋。

但因雨后翻耕的田地泥泞松软，马队行进艰难，此项命令未能执行，骑兵连只能下马跑步冲锋。

第七骑兵连一出现，中国人便仓皇运走大炮，开始全线撤退。

第十五骑兵连转为进攻，追击敌人。中国人本想在库兹涅佐夫宅院停步，但发觉第七骑兵连正在攻打烧酒厂，便匆匆越过砖厂向烧酒厂撤去。

第十六骑兵连在第七骑兵连左前方挺进。

第十五骑兵连穿过宅院，与第七骑兵连会合。两连在洛基诺夫中校指挥下协同进攻。

步兵和第十一骑兵连一部随骑兵连之后前进。

新市街防军余部留在后面，部分留在新市街一带，部分留在中国人放弃的阵地上，以肃清那些仍隐藏在灌木丛中或其它物体后面面向占领了阵地的我步兵开枪的、零散的中国宗教狂人。

骑兵上尉恰连科夫和与他同行的两名哥萨克就是被这些中国人击毙的。

盘踞在烧酒厂的中国军队，以快速射击我骑兵连。

骑兵连把他们从墙边击退后，迅速赶到烧酒厂墙边。

第十六骑兵连占领了距烧酒厂一百五十步远处一段有土墙的壕沟和铁路路堤。

中国人从墙上的枪眼里向骑兵连猛烈射击。

双方对射时，骑兵连长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与一哥萨克从路

堤后稍一抬身，欲判定敌人最强的火力点时，而中弹负伤。因此，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担任了该连的指挥。

这时，第七和第十五骑兵连、第十一骑兵连部分骑兵和步兵，迅速越过铁路线，占领一中国村庄。村边的房屋离烧酒厂只有五十步远了。

中国人从墙眼和炮楼迎击这些部队。

骑兵连以火力，将中国人从墙上击退后，喊着“乌拉”冲向烧酒厂院墙下，开始用村内找来带尖的铁棍、斧头和铁锹，拆墙凿缺口。

因为炮楼上射击仍继续不断，于是一些哥萨克便冲近炮楼，对准枪孔射击。

此时，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率领第十五骑兵连一些哥萨克和部分步兵爬上烧酒厂院墙，高喊“乌拉”跳进院内，上了刺刀向中国人猛扑过去。与此同时，墙已拆开两处缺口，余部即由这里冲进院内。

当时对中国人开始了毫不留情的惩罚。

法捷耶夫哥萨克中尉率领几名士兵冲进烧酒厂中院，遭到屋里中国人的迎击。

这时，法捷耶夫哥萨克中尉发现被中国人藏起来准备运走的两门大炮。

他喊着“乌拉”扑上前去，打死炮手，立即夺得了大炮。

第十六骑兵连部分哥萨克这时攀上烧酒厂前炮楼附近的院墙，并发现前院里集聚着成群的中国士兵，便朝他们快速射击。

中国人招架不住，打开大门，从烧酒厂院里蜂拥而出。

其中一部分人爬经烧酒厂西墙，或从墙上跳下，或踩着搭在墙上的两个梯子爬了下去。

在这里，他们一面遭到第十六骑兵连、另一面遭到步兵少尉扎

列姆巴一个排的排枪射击。

几分钟后，烧酒厂里的中国人已被肃清，院内和屋子里到处都是尸体。烧酒厂被哥萨克放火烧毁。

此前，被围困在烧酒厂前炮楼的一些亡命之徒仍开枪顽抗，但他们被浓烟熏呛得跑了出来，全部被击毙。

攻打烧酒厂时作为预备队的第七骑兵半连奉命追击败逃的敌军。

因路经小河，泥泞难行，他们停止了追击。

至下午3时，烧酒厂里的中国人被全部肃清。

这次战斗的战果是打败了约两千人兵力的敌军，使其遭到巨大损失，部分跑到双城堡，部分则掉头渡过松花江逃走。

据事后掩埋尸体数目判断，这次战斗中死亡的中国人至少有八百人，仅烧酒厂院内的尸体就有四百具之多。这次战斗的战利品有：两门大炮和一些作战物资<sup>①</sup>。在无炮的情况下，这就是极为可贵的武器了<sup>②</sup>。此外，还有五面大战旗，许多武器和弹药，各种牲畜约一百六十头，马四、五十匹以及大批的面粉、小米和高粱。

这次战斗中，护路队骑兵上尉恰连科夫与四名士兵阵亡，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与九名士兵负伤。这次战斗的胜利意义重大，它使哈尔滨守卫者士气大振，信心倍增，同时给中国军队和老百姓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午后4时许，从中国人手中缴获的两门大炮，在欢呼声中运到了埠头区。在这里把它们修好，洒上圣水，然后将炮口对准船坞，安放在左翼阵地的炮垒上，并于当晚向盘踞在船坞的中国军队试放了几炮。

---

① 其中一门是速射炮，发射无烟火药的定装式炮弹，其口径为57毫米。

② 为弥补这方面之不足，埠头区的临时工厂铸造了四门小铜炮，其杀伤力显然很差。

第二天，7月14日傍晚，骑兵少尉弗谢沃洛多夫率领第十九骑兵连一个排，组成流动侦察队，又运来了第三门大炮。这门炮是由烧酒厂去双城堡的途中约十五俄里处截获的。当时这门无马拉、被中国兵卸掉了炮闩的大炮停放在路旁。在它附近隐藏了约二十名中国士兵。中国兵一见侦察队赶来，立即逃散。于是，弗谢沃洛多夫骑兵少尉截获了大炮，并用哥萨克的军马将其拖到埠头区。

第二天，即7月14日，用攻打烧酒厂缴获的两门大炮组建了一个骑、炮兵排，炮手是由各骑兵连抽调的原哥萨克炮兵组成。

这样，护路队在武器方面已具有特别优越的条件，因为如今各部队已具备了各种武器装备。该炮兵排原由哥萨克大尉萨夫钦科任指挥，但不久他就因病将该炮兵排交给了步兵中尉叶德列诺夫。

7月13日的胜利是护路队第七、第十一和第十六骑兵连，第十五骑兵连各小队和各连侦察队，第五骑兵连一个排，第三步兵连一部分以及第三预备步兵连各部队总计一百二十名步兵和四百三十名骑兵协同行动、英勇作战而取得的。他们不仅将三倍于我，还配备有炮兵的优势之敌打退，而且将其歼灭，使其狼狈逃窜。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应归结为，一方面护路队士兵士气高昂，军官舍生忘死的模范作用，机智多谋，指挥有方；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人的严重失策。本来，他们十分正确地选择了新市街为进攻点。他们如果占领了新市街，以石头房子为据点<sup>①</sup>，加强防御，既可以切断驻守老哈尔滨的各骑兵连与埠头区的联系，又可炮击该区。在没有大炮的情况下，想把他们赶出新市街，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中国人对船坞开始军事行动，大概是企图牵制埠头区的部分兵力，以削弱对新市街的主攻。但他们对老哈尔滨的佯攻极为不振，致使骑兵连能够很顺利地来增援新市街的驻防军。其次，他们对新市街的

<sup>①</sup> 在教堂和铁路中央病院药房附近的三座房子。

进攻也很不果断：自上午8时约至下午1时，他们仅限于向新市街一带射击，而未转入坚决的攻击。此事却令人不解，因为他们深知新市街的驻防军兵力薄弱<sup>①</sup>，阵地上也未筑垒加强防御。中国人对新市街附近的阵地的包围也极为不振，极不坚决。他们未往老哈尔滨方向派兵侦察，甚至连岗哨也没设，使第十六骑兵连乘隙突然出现于他们的侧翼，以准确的火力使中国军队不仅顿时乱作一团，而且不顾其优势兵力仓皇退却。而当第七骑兵连以拉瓦战术<sup>②</sup>出现时，敌人便开始全线总撤退。如果此战不胜，则无论如何都会给集聚于埠头区的哈尔滨保卫者造成极其困难的战略处境。中国人是自己铸成大错，损兵丢炮，遭到彻底失败。

对于这天奔波在护路队战场上的医生伊·恰基、兽医B. A. 列伊杰尔和高级医士兹巴伊洛、科斯特里茨基奋不顾身的功绩，我们不能缄默不谈。他们不顾敌人的火力，冒着枪林弹雨，紧跟部队，以高度忘我精神抢救伤员。兽医冯·列伊杰尔还自愿随骑兵部队留在哈尔滨，充当随队医生。

与骑兵部队留在哈尔滨的还有A. 茹拉夫斯基司祭。那天，他曾随骑兵连由老哈尔滨驻地开赴烧酒厂。在战斗中，他曾冒着枪林弹雨，鼓励士兵和安慰伤员。

7月13日晚6时，开始安葬阵亡者。本拟将他们安葬在新市街的公墓里，但后来不得不放弃这种设想，因占领了船坞的中国人再次向埠头区开火，子弹落在送葬队伍将要通过的那条街道上。所以，只好葬于埠头区。为此，特在埠头区南边开辟一阵亡将士公墓。昏黑的夜晚，星光闪闪，万籁俱寂。在此寂静、温馨、令人欣慰的气氛中，在那忽明忽暗的烛光下，伴着撼人肺腑的“望主赐伊安息”的祈祷声……五具黑色棺柩放入墓穴，盖好了土。这场刚刚经

<sup>①</sup> 第五骑兵连留驻新市街车站已是7月13日凌晨。

<sup>②</sup> 哥萨克用骑兵散兵线包围敌人的一种战术。——译者

历过的浴血奋战，还使人记忆犹新。

后来，所有殉难者的棺柩又迁到了新市街公墓墓地。

当天晚上，留驻铁路沿线的部队撤到了哈尔滨。

如上所述，南部线至西屯车站区段由第一骑兵连、第十五骑兵团五十名哥萨克和第七步兵连四十五名士兵驻守。该段长官哥萨克大尉巴甫列夫斯基曾奉命修筑工事，非万不得已，不得撤离。

7月12日，由于从中国人处得知红胡子可能伺机进犯各哨所的消息，巴甫列夫斯基哥萨克大尉再次接到命令，要坚守岗位，无论如何不得放弃铁路，如若电报设备被破坏时，当可自行斟酌处理。

我们如此坚决地将这些不长的铁路线区段掌握在自己手中，是由于控制了这段铁路线后，就可以迫使中国军队尽量离哈尔滨远一些。12日夜，中国军队占领了西屯车站附近的所有村庄，其目的如侦察队所报告的，旨在进犯车站。但因当夜雷雨交加，中国人的企图未能实现。

7月13日凌晨5时，西屯车站与哈尔滨的电报线被切断。巴甫列夫斯基哥萨克大尉断定，这是中国人蓄意破坏，于是决定撤往哈尔滨。中午12时，火车满载财物、铁路职员和哥萨克，由西屯车站开出，沿途又收集各哨所士兵和铁路职员。中国人正忙于抢掠和破坏铁路及建筑物，顾不到拦阻列车。

火车正向哈尔滨驶近时，从火车上发现：在铁路一侧一群群中国人从哈尔滨跑来。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烧酒厂逃出来的中国军队和沿途各村庄加入的老百姓。约晚7时，火车安抵新市街，停在距车站约一俄里半处被中国人在早晨烧毁了的桥梁附近。第一骑兵连由此地被派赴埠头区。约晚9时，他们赶到那里，进入了左翼阵地，执行侦察任务。一同到达的其它部队各归连部。

阿什河—哈尔滨区段撤下来的火车已于稍早些时候到达哈尔

滨<sup>①</sup>。

7月13日晚，步兵中尉皮亚夫科-多岑科和哥萨克中尉卡扎尔金请准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趁夜率志愿者渡过松花江到左岸去袭击部署在铁路路堤上的中国炮队。鉴于此举事关重大，必需做好较全面的安排，为此，在向船坞派出足够兵力的同时，还要从正面进攻敌人，故推迟于次日夜里进行。但7月14日晚5时，中国人却向埠头区连发数炮之后，点着船坞，并匆忙撤走。7月15日晨，步兵中尉奥鲁任斯基率领第五步兵连一部渡江占领了已被中国人洗劫一空的船坞，在方圆约五俄里内进行了侦察，但各处均未发现中国人。无疑，中国人确实已经撤走，只是撤得如此匆忙的原因不明。有人猜测说，大概是7月13日战捷的消息于第二天，即7月14日传到了船坞，而影响了中国人。

为进一步侦察并追截在雨后泥泞不堪的土路上拖走得还不很远的大炮，第一骑兵连、哥萨克中尉卡扎尔金马队和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的卫队于中午1时许，也渡江来到船坞。第一骑兵连在连长哥萨克大尉巴甫列夫斯基以及哥萨克中尉莫索洛夫<sup>②</sup>的率领下，与哥萨克中尉卡扎尔金马队一起朝中国大炮可能去的方向、即沿松花江下游开去。同时，步兵上尉别列维尔杰夫和哥萨克中尉纳伊杰诺夫请准率五名哥萨克向北进发。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则留在船坞，等待第五骑兵连由埠头区开来。

步兵上尉别列维尔杰夫骑兵侦察队沿铁路路基右侧向北走，在距船坞八俄里处发现一支约百余人的中国马队正由一个村庄向附近的一个营盘匆忙转移。同时，另一支与其兵力相等的马队自营盘出来，在营盘附近停下来。

---

① 参阅“从帽儿山—哈尔滨区段撤退”一章。

② 哥萨克中尉莫索洛夫曾在外贝加尔军服役，后来到中东铁路供职，在骚乱期间参加了护路队。

他们稀疏地放了几枪，然后部分骑兵跳下马来，沿着营盘附近的高粱地布成散兵线。此时，侦察队离营盘已不过一千到一千二百步远。这里地势开阔，只因有些小块沼泽地而崎岖不平。别列维尔杰夫步兵上尉派人去报告巴甫列夫斯基哥萨克大尉部队，亲自留下监视营盘。卡扎尔金哥萨克中尉侦察队很快赶来，巴甫列夫斯基哥萨克大尉的半个骑兵连也随即来到。中国人见他们走近，匆忙撤退，占领了沿途的几个村庄，以火力迎击进攻部队。因有一片片沼泽地而崎岖不平的地势使骑兵连难于进攻，又不能快速跑到中国人的侧翼，切断其退路。就在这时，别列维尔杰夫步兵上尉和纳伊杰诺夫哥萨克中尉带领侦察队一边观察沿途村庄，一边向左移动。几个中国哨所的士兵见他们走近，便不顾一切地仓皇撤退。

在中国人的一个帐篷里发现一捆刺刀，约五十把，枪支若干和从船坞抢来的一些财物，碗中茶水尚温，蜡烛刚熄。无疑，中国兵是刚从这里溜掉的。村子里也扔下了一些抢劫来的东西，许多屋里堆放着中国兵的号衣。沿途各村的居民早已跑光，只是在某处有一些战败而躲藏起来的中国士兵，他们立即死于哥萨克军刀或子弹之下。过了一会儿，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率领第五骑兵连从船坞驰来，与侦察队会合，然后出发迂回于撤退的中国人部队右翼。他们朝此方向行约六俄里，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时，部队停了下来。听到偏右方向某处响起了枪声。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命令吹号集合。第五骑兵连静待片刻后，迎着枪声走去。不久，在格尔恩格罗斯少将部队左侧约八百步远处出现一支一百到一百五十人的骑兵纵队，朝同一方向平行地运动。时已黄昏，究竟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难以辨清，因此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不准开枪。不一会儿，该马队折转方向消逝了。又行数俄里，在焚烧的村庄熊熊火光映照之下，发现右侧有一群人影晃动。原来这是哥萨克大尉巴甫列夫斯基和

哥萨克中尉卡扎尔金的部队。他们追击中国马队达十俄里之远。中国人整个时间都在退却，只是有时于沿途村中作短暂停留，以一部分火力阻击我追击部队。当他们赢得了足够的距离之后，便朝呼兰城方面急驰。暮色降临，哥萨克部队只得停止追击。

在与中国交火时，卡扎尔金哥萨克中尉的军马负了伤。休息片刻，整个部队在漆黑的夜色中，冒着滂沱大雨返回船坞。深夜 11 时许，部队渡过松花江到达码头。这次侦察证明，中国军队确已撤离船坞，剩下来的只是小股埋伏的马队而已。这次去追击拦截大炮的主要目的未能达到，原因是哥萨克中尉莫索洛夫率骑兵半连返回来报告说，据当地百姓讲，在船坞下游数俄里处，有两门大炮被中国人弄上了帆船，运往呼兰城。莫索洛夫哥萨克中尉当即沿着炮车车迹搜索至江边，果然车迹消失不见。而另两门大炮大概是直接运往呼兰城。如果不是失掉机会，连同由水路运走的那两门大炮，完全都可以截获。

---

7 月 13 日以后，为弄清哈尔滨地区的地形，成立了近一个排兵力的军官侦察队，分别派往阿什河和双城堡一带进行侦察。双城堡方面未见中国军队；而阿什河方面，侦察队则不止一次地发现中国军队，而且经常遭到他们的火力迎击。此外，老哈尔滨以东九俄里铁路旁的一个烧酒厂已被一支中国军队占领。7 月 13 日，中国兵曾由此烧酒厂向城高子会让站的第四骑兵连哨所进攻。中国人占领了这个据点，便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袭击哈尔滨，然后又迅速撤回并隐藏于烧酒厂。

果然，7 月 16 日，中国军队趁天气不好（自清晨起阴雨绵绵），从烧酒厂出发直奔哈尔滨。但因途中突然大雨倾盆，后来又被我侦察队发现，他们才返回了烧酒厂。事情经过如下：当天中午 1 时许，曾得到侦察队的报告说，有一群中国人正聚集在 7 月 13 日甩

下来的机车附近抢劫，这辆机车停放在一座被烧毁的大桥旁。洛基诺夫中校命令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率领第十六骑兵连的十六名哥萨克赶赴现场，逮住强盗，如果他们是中国人兵，便可向他们开枪。侦察队出了哈尔滨之后，向铁路南线奔去，钻入高粱丛中隐蔽前进。一早，下起的毛毛细雨加密了。侦察队行约五俄里，走近一个小山沟，山沟的东边停着那列甩下的机车。

这时，巡逻队报告，有一支中国马队正奔小山沟而来。

侦察队迅速下马，隐蔽于高粱丛中，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带领号兵继续前进。不久就发现有三路中国侦察队走近，每队计二十人，随后是三列骑兵纵队，每队约数百人。过了几分钟，骑兵后面又出现隐蔽在青纱帐里的步兵。所有这些队伍队列整齐，毫无声响。无疑，中国人是要进犯哈尔滨，但他们却未料到附近就有俄军侦察队。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派人回去报告后，将侦察队悄悄地转移至山沟，占领了山沟里的小村庄并隐蔽起来。当时村前有一条不能涉水通过的小河沟。

中国人仍分三路进兵。他们走进小山沟后在该村旁会合。

当中国马队走近约一千至一千一百步远时，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向他们开了排枪。这样的意外袭击使中国人大为震惊。部分马队下马开枪还击，也有许多人在马上骑射，然而半数骑兵却往后跑，隐没于高粱丛中。

步兵也掉头后窜，迅速隐蔽。为避免中国人可能沿高粱地隐蔽包抄，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带着号兵先行，跟踪侦察中国步兵的去向。这时，中国人正顺着山沟行进，其中一部分士兵下到沟底，大概是在找寻积雨成河的过渡地点。这些中国人见高粱地里有两个俄国骑兵，以为他们后面隐蔽着整个骑兵部队，便停下来快速射击。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令号兵去唤侦察队，自己则催马顺着山沟疾驰，以便更好地观察敌军兵力。中国人向他开火，打伤了他的

坐骑。中国人至少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号兵费了好长时间才在高粱地里找到了侦察队，并把它带过来。中国人已趁此时机赶快离开了山沟，躲入高粱丛中。况且时已黄昏，阴雨连绵，仍然什么也看不清楚。

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又率侦察队前进约三俄里，无所发现，才掉转马头返回哈尔滨。很难设想，中国人的企图既然已经暴露，还会一意孤行继续进攻，况且还要摸黑和冒雨涉过积水的山沟。所以他们很可能是走上大路，返回约距三俄里的烧酒厂。

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等在黑夜里好不容易地走出了高粱地，顺着返回老哈尔滨的大路行进。不久，他们与哈尔滨派来增援他们的步兵少尉扎列姆巴所率领的第七骑兵连和侦察队相遇。为跟踪查明中国兵的去向，两支部队会合后，便向烧酒厂进发。他们非常艰难而且冒很大的险经过了山沟，顺着通往烧酒厂的大道前进，在离烧酒厂不到一俄里的一个村庄停了下来。村子里的百姓已跑光，只搜到了两个中国老头。据他们说，中国军队已回烧酒厂。在那里集结了近三千名中国兵。扎列姆巴步兵少尉和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带队走近烧酒厂，未发现任何特殊情况，便带着在村子里抓来的两个中国人返回哈尔滨。

这一事件表明，不能让烧酒厂再处于这种状态中，故决定次日攻打烧酒厂，以便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中，并一举歼灭该据点中的中国人。

这个烧酒厂离铁路路基南侧约一百五十步远，位于路基附近，而朝哈尔滨方向的前院距铁路线还不到一百五十步远。烧酒厂大院呈长方形，长宽分别为四十和八十沙绳，院墙高约四阿尔申，正面向哈尔滨。同所有中国人的大院一样，一墙分为两院。

朝哈尔滨的前院存贮高粱和干草，不适于作防御用；围墙树木林立，墙外一片小树林与铁路相连。

后院相当宽敞，供居住和储存物资用，墙壁很厚，墙上有枪眼，为加强防御，各墙角处设有炮楼。东面短墙有一大门，墙外是一村庄。该村的房舍和烧酒厂的院墙紧紧相连。烧酒厂周围地势平坦，高粱丛密。庄稼地头到烧酒厂还有三百余步远，因而形成一片开阔地。紧靠烧酒厂东部有一条深谷沟，一直伸延与铁路线相交。

因此，从东部进攻烧酒厂最为适宜。

攻打烧酒厂的部队定为驻哈尔滨的第四、第七和第十骑兵连以及驻埠头区的第一预备步兵连，只有大炮一门。总指挥为洛基诺夫中校。

中午1时前，各骑兵连从哈尔滨出发，行至距烧酒厂约两千步远的一个村子停下。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奉命率领第四骑兵半连，由此地出发前去侦察。上午8时前，哥萨克中尉沃尔科达夫就已率领第四骑兵连到达这里。据他报告说，驻守烧酒厂的中国军队兵力很弱，还说有牛车数辆、百姓多人由烧酒厂向阿什河城方向行进。可以断定，中国人想要放弃烧酒厂。后来才知道，转移的人都是村子里的当地老百姓，而烧酒厂仍牢固地控制在中国军队手中，他们并不想放弃烧酒厂。与此同时，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命令驻埠头区的骑兵连派出流动侦察队去摸清松花江沿岸的地形。不久，步兵中尉杜宾斯基率领第一预备步兵连、步兵中尉叶特列诺夫从埠头区带着一门大炮乘火车赶来。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侦察队查明，盘踞在烧酒厂的中国军队兵力很强，其中一部分驻在与烧酒厂毗连的村子里。因此，洛基诺夫中校请求再从新市街给他派一个骑兵连来。部队进入了铁路路基南侧阵地，其部署如下：大炮部署在距烧酒厂西南角六百沙绳远处。第十骑兵连和第一预备步兵连部署在大炮阵地右翼的高粱地里。第七骑兵连、第四骑兵半连和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侦察队为预备队，留在大炮阵地的右侧。

我部在阵地上一出现，中国人便开始快速射击。从南长墙正

面开始的火力尤为密集。午后3时半左右，洛基诺夫中校部队打响了第一炮，炮弹呼啸着划过天空，落在烧酒厂后面。接着便是第二炮、第三炮。第三颗炮弹命中一个炮楼，随后的几颗炮弹都落在烧酒厂院里爆炸了。中国人的火力顿时减弱，仿佛失去了信心。但在放第七炮时发生了不幸，炮弹在炮膛里爆炸了。两名炮手当即负伤，大炮也报废。这一突然不幸事件，却使中国人重振士气，子弹如雨点般地扫射过来。洛基诺夫中校清楚地意识到，目前以如此暴露之兵力硬攻烧酒厂是极为冒险的事，于是决定留在阵地上，待黄昏时再对守敌发动进攻。

洛基诺夫中校将此决定报告了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并请求给他运来梯子和拆墙的工具。他又将此决定下达所属各部，同时对部队部署作了必要的调整。

第十骑兵连被调到铁路另一侧，隐蔽在路堤后面，离烧酒厂更近。第四骑兵半连由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率领，进入第十骑兵连左翼阵地。

向该地转移途中，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与奉派侦察地形的第一骑兵连四十名哥萨克会合。这些哥萨克要求参加攻打烧酒厂的战斗。

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带队沿烧酒厂以北的高粱地运动，立即遭遇从烧酒厂炮楼和院墙射来的密集火力。人们下马成散兵线，跃进向前。不一会儿，出了高粱地，来到一片开阔处。再往前隔着一片谷子地到铁路路基，这里没有任何可避开敌人视线的掩蔽体。

虽相距不到三百五十至四百步远，然而要长时间处在敌人弹雨之下是不行的。于是，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喊着“乌拉”率部队向前冲去，穿过田野，卧倒于路基之后。中国人此时以更加猛烈的火力阻击这次跃进。当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部队距烧酒厂已不过一百五十步远时，洛基诺夫中校忽听左翼阵地上响起“乌拉”的喊

声和密集的枪声，便亲自带领刚刚由新市街赶到不久的第十九骑兵连奔赴彼处。驰近烧酒厂时，他命令格里戈里耶夫骑兵上尉率领本连进入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步枪手散兵线的左翼阵地。格里戈里耶夫命令全连下马，布成散兵线向铁路路基跃进，占领了距烧酒厂院墙约二百步远处的一个凹地。在跃进时，中国人打伤哥萨克骑兵两名。

此时，率领预备步兵连占领烧酒厂另一面阵地的步兵中尉杜宾斯基听到“乌拉”的喊声与密集的枪声，以为已经开始进攻。便率部队发起猛攻。他们以散兵线冒着弹雨穿过高粱地，冲到地头林边，遭到了约三百步远处烧酒厂院墙上的中国人火力的致命打击。散兵线立即卧倒，一阵阵地开火还击。这时，从烧酒厂后面跑出一支中国马队。各排长立即发出口令，各排士兵马上集拢，以排枪火力迫使中国人马队退了回去，然后又迅速散开，继续射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杜宾斯基步兵中尉腿部受了伤。司务长克拉西维接任了第一预备步兵连指挥。

敌人火力相当之猛，距敌人又如此之近，此处不能停留。于是，许多人高喊“乌拉”向烧酒厂墙根跑去。洛基诺夫中校听到右翼阵地上枪声大作，“乌拉”喊声骤起，便驱马奔来。在这里他才知道刚才发生的误会和第一预备步兵连所蒙受的巨大损失。

带着第一预备步兵连余部跑出高粱地的杜宾斯基步兵中尉报告说，有数连中国步兵从他们右侧的高粱地里冲出，向他们侧翼袭击，并准备发起冲锋，因此他决定带部队撤了下来。此外，杜宾斯基步兵中尉认为，他的步兵连散兵线已全部被击溃。中国人的火力是那样的密集与准确，使他不能坚持下去，而且必需赶快收容伤员并予救护。在这次战斗中，医生伊·恰基和冯·列伊杰尔，高级医士兹巴伊洛如7月13日一样舍己忘我救护伤员。兹巴伊洛在包扎伤员时，左手手指也被打伤。司祭茹拉夫斯基也随队前往。

他曾抚慰伤员，竭力减轻他们的痛苦。

十分不顺利的白天过去了。傍晚，趁着黄昏，开始收拾阵亡者尸体和寻找伤员。这时，接到第四骑兵连的报告说，在阿什河方面发现马队、步兵向西急速运动。洛基诺夫中校鉴于部队兵力如此薄弱，且有伤员拖累，故决定不再在烧酒厂院墙下久留，命令部队撤到村中。

洛基诺夫中校命令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率领第四骑兵半连留在烧酒厂附近，观察地形，收集余尸，救护伤员，然后率队撤退。

中国人没有追击。晚九时，部队才顺利地赶上火车。着手装载伤员和第一预备步兵连残部。

这时，第七步兵连携大炮一门，由埠头区乘火车赶来。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从洛基诺夫中校报告中获悉，大炮已损坏，并拟黄昏时再攻打烧酒厂时，便命令第七步兵连连长波诺马廖夫哥萨克大尉立即赶制一批梯子，随带拆墙所需工具，率领全连并携大炮一门乘火车迅速开赴烧酒厂。所有这些准备工作耽误了时间，使这支增援部队姗姗来迟。于是，所有部队又由此返回哈尔滨。在这次战斗中，洛基诺夫中校部队阵亡人员：第一预备步兵连十二人，第十骑兵连哥萨克一人；负伤的有：第一预备步兵连连长杜宾斯基步兵中尉，高级医士兹巴伊洛，第一预备步兵连士兵三十八名，炮手两名和第十九骑兵连哥萨克两名。

士兵总计阵亡十三人，负伤四十二人。伤亡的战马有：第四骑兵连两匹，第十骑兵连两匹，第十一骑兵连一匹，第十九骑兵连两匹<sup>①</sup>。

据次日凌晨第十骑兵连所派侦察队报告说，中国人放弃了烧酒厂。原来，中国军队当夜就撤离了烧酒厂，匆匆奔阿什河城而去。烧酒厂里留下了大量粮食和饲料以及备用的号衣。因为这些

<sup>①</sup> 第十一骑兵连是和第十九骑兵连一同从新市街赶来的。

东西已不能再利用而尽被烧掉，烧酒厂的一部分也已被破坏。

此后数日，侦察队从捉到的中国人中得悉：中国部队定于7月22日再次进犯哈尔滨。我部队严阵以待。

为使一些重大战斗能胜利完成，中国人有计算黄道吉日的历书，一切都取决于日期选择是否顺遂。7月13日就是被选中的黄道吉日，这次则选中了7月22日。

从哈尔滨派出的各路侦察队报告说，几支中国军队正由双城堡向阿什河城转移，并占领了去阿什河途中距哈尔滨约十五俄里处的阵地。

步兵中尉扎列姆巴、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和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对此又作了数次特别详尽的侦察。

经多次侦察查明，这支中国军队约八百人。他们占据了去阿什河的主干道旁一个山沟后面的阵地。

同时，船坞方面也传来报告说，中国各哨所均已加强，重又向船坞靠近。

据捉来审问的中国人供称，阿什河城已加强防御，并备有大炮；呼兰城内也有军队和炮队，等待齐齐哈尔军队到来，以便进攻哈尔滨；双城堡也在等待吉林的军队。

护路队的兵力部署和防御计划依然如前，仅新市街一处原来只有一个骑兵排，现在由两个骑兵连驻守（第十一和第十九骑兵连）。

埠头区的战壕已加筑，并于战壕前设置了人工障碍物。

7月21日下午5时，第一骑兵连侦察队第一次报告说，松花江面黑烟缕缕，有数艘轮船驶向哈尔滨。乍一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均困惑不解，莫非是呼兰和三姓的中国军队乘船驶来，欲于7月22日攻打哈尔滨？但过不久，舰船全部出现。这时，大家才消除疑虑，开来的是哈巴罗夫斯克部队。

晚8时，码头驻防军列队江岸，在音乐伴奏下，“乌拉”的欢呼声中，第一艘军舰靠了岸，该部队司令萨哈罗夫将军登陆。

在哈巴罗夫斯克新编的护路队一个步兵连，即后来被编为第九步兵连，与哈巴罗夫斯克部队一同到达。

途中，该连赶上了战斗，并且在战斗中充分显示出不愧为新的战斗大家庭中的成员。

该连连长是步兵中尉阿加尔科夫。他是六月份从哈尔滨派到哈巴罗夫斯克去组建护路队新连的军官之一。

为同一目的，另一军官步兵中尉伊万诺夫曾由哈巴罗夫斯克派到布拉戈维申斯克<sup>①</sup>，适逢那里骚乱。在整个中国人炮轰此城期间，他负责保卫一个江防区（第六区）（全城曾划分为若干江防区）。

哈尔滨的紧急状态由于萨哈罗夫将军部队的到达而结束。

当日傍晚，收到捷尼索夫上校所派两名哥萨克送来的报告说，他正率领第十四和第十七骑兵连向哈尔滨进发，7月18日午夜后并未到达阿什河城的属地宿营。为此，哥萨克大尉巴甫列夫斯基奉派率领第一骑兵连哥萨克一队乘汽艇去阿什河城迎接捷尼索夫上校部队。

汽艇驶入阿什河，逆流而上，与捷尼索夫上校所派的侦察队会合。7月22日凌晨，捷尼索夫上校率领骑兵连艰难地完成了约五百五十俄里的转移，抵达码头。转移时有关哈尔滨的命运一无所闻，甚至对萨哈罗夫将军部队是否沿松花江开来都不了解。

---

① 即海兰泡。——译者

## 第三十四章 攻占阿什河城

萨哈罗夫将军部队到达哈尔滨<sup>①</sup>后,在新市街宿营,并立即着手加固阵地,以防中国人袭击。

护路队各部留守原地,其中第十一骑兵连在萨哈罗夫将军部队抵哈前由新市街向7月13日攻占的烧酒厂转移。

驻守哈尔滨的各骑兵连仍然派兵去阿什河城和双城堡方面进行侦察活动。

双城堡方面未发现中国军队,而在去阿什河城的途中有将近一千五百人,配有大炮六门的中国军队仍继续占领哈尔滨以东约十五俄里处山沟后面的阵地。

侦察队每次接近,中国人总要发起进攻,用一支约三百人的马队,竭力从侧翼迂回,企图切断侦察队的退路。

7月27日,中东铁路筑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按照萨哈罗夫将军提议,致函阿什河副都统,建议停止对中东铁路和对俄国人的敌对行动,将中国军队撤回吉林,以便恢复安宁,并使已中断的筑路工程有可能恢复。

同时,尤戈维奇总工程师重申俄国方面是爱好和平、不愿打仗的保证,并提到,俄军前来满洲,实专为保护职员和铁路,免遭中国叛乱的军队与拳匪之害。

为此,决定派四名中国人,手执白旗,携函面呈副都统。

指派第十七骑兵连护送他们到中国人的哨所防线。

7月27日晚11时,四名中国人在冯·文宁格中校所率领的

<sup>①</sup> 参阅“保卫哈尔滨纪实”一章。

骑兵连护送下，由哈尔滨出发，行约十五俄里，走近一村庄。这时，连村子里的说话声都已经可以听见。

骑兵连停在距此村约三百步远处，冯·文宁格中校命令中国人进村。

几分钟后，村中嘈杂声顿起，接着便朝骑兵连开了火。

骑兵连冒着弹雨顺利后撤，于7月28日早5时回到了哈尔滨。

四名军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见阿什河副都统的。为接应他们，带回副都统的复信，7月31日早7时，第十七骑兵连再次从哈尔滨出发，赶赴村旁原地。派去的四个中国人也必须于此时带回副都统的复信，到达原地。

冯·文宁格中校走近村庄时，见一支中国军队拖着两门大炮迎面而来。

几分钟后，该部队停下来，对准骑兵连，枪、炮齐发。

冯·文宁格中校以为这定是误会，便率领骑兵连缓缓后撤，但他仍未完全失望，以为他们所等待的那几个中国人会手执白旗回到这里。

就在这时，中国兵转为进攻，开始由两翼包抄骑兵连，显然是打算切断其退路。

这时，冯·文宁格中校才确信，盼望带回副都统复信的中国人不会来了，来的却是副都统派来的军队。

在中国人的火力追击下，冯·文宁格中校率部返回了哈尔滨。

8月3日，尤戈维奇总工程师才收到副都统的复函。

副都统在复函中同意执行总工程师的建议，但提出必须以俄军撤出满洲为条件，并声称，中东铁路应由中国军队守护。

接到答复的同一天，萨哈罗夫将军就此亲自致函副都统。他在信中写道，因俄人与铁路深受中国军队和拳匪之害，彼等若无

俄军保护不得安生，故俄军不能撤出满洲，惟望执行总工程师之建议，并警告说，否则俄方将被迫采取军事行动。

答复的日期限于8月5日早8时前。萨哈罗夫将军约定，将于预定之时间率部队去阿什河听取回音。

8月4日早6时，萨哈罗夫将军部队临行祈祷毕，向阿什河进发。

这支部队由十五个步兵连、十二个骑兵连、十六门大炮和两个小队(工兵与通讯兵)组成。

护路队的三个步兵连、十个骑兵连和骑炮排加入了该部队。

护路队的十个骑兵连与配属一个阿穆尔哥萨克骑兵连、护路队骑炮排和第二东西伯利亚炮兵旅第一炮兵连的四门炮(由陆军少尉约翰逊率领)为先头马队，由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率领走在部队前面。

马队后是前卫队，继之是主力部队。

马队的行进序列如下：洛基诺夫中校率第四、第七和第十一骑兵连充当前卫队，哥萨克中尉鲍罗金率第十骑兵连为右翼支队，步兵上尉巴尔坎(弗拉基米尔)率第九骑兵连为左翼支队。

其余五个骑兵连和炮队(六门大炮)，由捷尼索夫上校统一指挥，随在前卫队之后。

阿穆尔哥萨克骑兵连则走在后面，奉命与主力部队的前卫队取得联系。

各骑兵连的任务是侦察敌阵地，并迂回左翼，阻截双城堡方面的援兵。

行约十五俄里，马队的先头部队遭到了占领阿什河路旁阵地的敌军火力袭击。

敌军阵地选择得极不妥当，他们将部队部署在一个谷地里，占领了几个独立村庄和一条从阵地中心至阵地左翼之间沿谷地后坡

走向的矮长的山梁。

整个阵地拉长达三俄里。

第四和第十一骑兵连遭到火力迎击后，下了马，沿路左谷地边缘距敌一千至一千二百步远处，布开散兵线。

第九和第十骑兵连两翼也遭到狙击。

双方开始对射，在第四骑兵连内，立即就有人员负伤。

其余骑兵连很快就赶到了。步兵少尉约翰逊也带着四门大炮冒着敌人的火力，勇猛地奔向左路阵地。继炮兵连后，护路队骑炮排疾驰进入了距其左侧约两千步远的阵地。

顿时，数炮齐发。

部署在各阵地的中国大炮也开炮还击。炮弹虽落得不远，但并未遭受损害。

不久，萨哈罗夫将军来到炮兵阵地，亲自担任这一战斗的总指挥。

我部准确的炮火，很快就迫使敌炮停止射击，撤离阵地。

敌军四门大炮（部署在阵地中心和左翼阵地各两门）以山梁为掩护，悄悄向左翼转移，从一千二百沙绳远处放了几炮后，便全部撤退，并隐蔽于丛林后面。

右翼阵地上的两门大炮也撤离阵地，悄悄溜掉。

不久，左翼马队也继炮队之后匆匆撤退，马队之后又是步兵，宛如一条黑色缎带自远处山梁后出现，消逝于丛林中。

阵地上只剩下一些步枪手，仍然开枪顽抗。

右翼阵地上的火力同样减弱了，显然，盘踞在该阵地上的敌军已被肃清。

第十和第十七骑兵连向从左翼阵地撤下来的骑兵、步兵纵队枪、炮齐发。

为追击退却的部分敌人，并从南面包抄阿什河城，以便截断盘

踞该城的军队向吉林撤退的后路，萨哈罗夫将军命令捷尼索夫上校率领六个骑兵连(第七、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五和第十七骑兵连)和护路队骑炮排出击。

这时，得到了率领山民志愿骑兵小队(十五人)去阿什河城方面侦察的哥萨克中尉卡扎尔金的报告说，有一支中国部队正沿大路向阿什河城方向撤退。

侦察中，哥萨克中尉卡扎尔金小队曾屡次与盘踞城前西面若干据点的中国小股马队、步兵队交火。

在这几次冲突中，侦察队有三人负伤。

捷尼索夫上校行约六俄里，遭到了盘踞在路旁一村庄里中国人枪炮火力的袭击。该村有一条小路通往双城堡——阿什河的大道。

敌军兵力达八百人，有大炮四门。

骑炮排立即将大炮从前车摘下来，开炮还击。第七和第十五骑兵连奉命掩护炮排。其余各连则后撤下马。

敌人的炮弹落到掩护散兵线上和炮兵阵地，但未爆炸，因此也未伤人。

仅一枚榴霰弹在第七和第十五骑兵连散兵线上空爆炸，但也未伤人。

互射时间不长，捷尼索夫上校转入进攻。

中国人未予还击，便开始仓皇撤退。

这时，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率领第四、第九、第十六和第十九骑兵连顺大路向阿什河城进发。

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听到枪炮响声之后，派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率领第十六骑兵连前去侦察。

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在7月13日哈尔滨一战中负伤后尚未痊愈，一定要求参加阿什河的进军。

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往枪响的方向进发，行约两俄里，遭到占据沿途村庄的中国人的突然射击。距右侧约三俄里远处，捷尼索夫上校部队与中国人交战的硝烟清晰可见，相互射击声清楚可闻。

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应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的请求，派骑兵上尉格里戈里耶夫率领所属第十九骑兵连前去增援第十六骑兵连。随后不久，又命令第九骑兵连留下来监视通往阿什河的大道，亲自率领第四骑兵连向第十六骑兵连靠拢。第十九骑兵连与第十六骑兵连会合后，在其左侧下马。两连协同发起了猛烈进攻，逼近退却的敌军。

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不愿背离其讨伐阿什河城的直接任务，并认为中国人只能继续撤退，不会卷土重来，便命令各骑兵连停止战斗。

停火后，各骑兵连重返通往阿什河城的大道，而中国部队也向阿什河城撤回。

时近夜晚。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的骑兵又行约几俄里，晚8时许在距阿什河城不到十二俄里处宿营。

不久，主力部队的前卫队来到这里。

这时，捷尼索夫上校部队在转入进攻，迫使敌军退出阵地后，开始对敌追击。

途中，中国人重又占领阵地并开火，但并未反攻。当第十六和第十九骑兵连赶到时，他们就仓皇南撤了。

捷尼索夫上校鉴于天色已晚，且不愿离通往阿什河的大道太远，便命令部队在一中国村庄停下宿营。该村距其它各连宿营地以东约八俄里，并在中国军队退却的方向派出了监视哨。

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为与捷尼索夫上校部队取得联系，派第九骑兵连驻在两部队之间，以便联络。

8月5日凌晨5时，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率领三个骑兵连启程，

沿大道向阿什河城进发。部队主力走在他们的后面。

捷尼索夫上校部队在右翼，从南面包抄阿什河城。

第九骑兵连在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所率各骑兵连与捷尼索夫上校部队之间，保持联络。

上午9时，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率领先头马队抵达阿什河城下，遭到了城里枪炮火力的迎击。

走在前面的第四骑兵连哥萨克下了马，占据一个可以控制该城的高地。

无疑，副都统不愿执行萨哈罗夫将军的建议，决定在城中防守。

不久，炮兵连来到第四骑兵连阵地，部署就绪后开炮射击。

炮兵连左翼有在高粱丛中布开散兵线的第十六骑兵连为掩护，而第四骑兵连此时奉命监视其右翼。

过了一会儿，步兵赶到，进入左翼阵地。而撤换下来的第十六骑兵连被派去加强第四骑兵连。

炮兵连在阵地上一出现，中国人就向它开炮。有几炮打得很准，炮弹在前车后面和火炮后面不远处爆炸，但并未造成损伤。

后来，炮弹飞离目标，射向远处。大概敌军企图炮击当时正沿着大道走近的我步兵部队。

但这些发炮弹未曾造成伤亡。

炮战开始时，第九骑兵连驰近阿什河城，在距城两俄里半处遭到迎面枪击。

原来是占据城西南阵地上的一支中国军队向第十九骑兵连开了火。

第十九骑兵连连长步兵上尉巴尔坎(弗拉基米尔)命令全连下马，并在对射一阵之后转入进攻。中国人并未反击就撤至城下。

这时，捷尼索夫上校骑兵部队从南面绕过来，驰近阿什河城，

来到距第九骑兵连右翼一俄里半处。

捷尼索夫上校的各骑兵连快到阿什河城时，也遭到了城外三里处占据小树林和单个房屋里的中国人的火力迎击。

捷尼索夫上校立即命令第七和第十五骑兵连下马，在骑炮排一阵炮火袭击后，向敌人发起进攻。

两骑兵连勇猛地向前进攻，但敌人没有还击就撤退了。

两骑兵连上了马，穿过一片荒地，然后沿着高度和马上骑兵一般高的高粱地继续前进。

步兵少尉扎列姆巴率领护路队司令部侦察队和第七骑兵连在前开路。

侦察队和第七骑兵连均以拉瓦战术在高粱地前进。

扎列姆巴步兵少尉部队正向前行进时，突然遭到埋伏在青纱帐里的中国人在一百五十步远处先齐射、后快射的袭击。

扎列姆巴步兵少尉和哥萨克迅速下马，高喊“乌拉”向前冲去，但中国人早已撤远了。

这时，捷尼索夫上校派第十五骑兵连到第七骑兵连的右翼。他们艰难地在高而茂密的高粱地里钻行，几步外就什么也分辨不清，而且随时可能再次遭到中国人的袭击。过了一会儿，他们来到一片宽约二百步的开阔地，这里庄稼已割倒，再往前则又是一片高粱地。

骑兵连刚刚钻出高粱地，便有一阵排枪从庄稼地对面的村子里向他们打来。

哥萨克喊着“乌拉”向这个村子冲过去，但中国人已跑到城墙下面，开始炮击俄军。

捷尼索夫上校绕过该城，占领了通往吉林的大道，截断敌人沿此道撤向吉林的退路。

与此同时，敌军部署在城里各地的大炮都被我炮兵连所压制。

我步兵转入进攻。

中国人遭到步枪和鹰炮发射的爆破弹的火力袭击。

中午12时半左右，步兵部队从西面和西南方面包围了该城。

这时，炮兵连将炮火转向城墙上的中国步兵。

当俄军步兵高喊“乌拉”一鼓作气地向前冲去时，中国人匆忙弃城，夺门而逃。

当发起冲锋时，步兵上尉别列维尔杰夫率领第四骑兵连六名哥萨克向西北城门急跑，但城门紧锁。

军士卡瑟莫夫和哥萨克季达连科立即下马，爬上城墙，向这里出现的中国士兵连发数枪，然后跳进城里，用军刀砍开门锁，打开城门。

在离城门十几步远处放着一门克虏伯大炮，炮弹已上膛；大概中国人企图打开城门，炮轰进攻的俄军。

就在这城门打开的时候，左翼散兵线部分士兵从右边贴着城墙赶到，夺得了插在城门旁的几面军旗。

别列维尔杰夫上尉打开城门后，率领侦察队沿城内主要街道疾驰。

路上遇到一些中国散兵。他们见到边呼喊边放枪飞奔而来的哥萨克，便吓得慌忙脱掉号衣，躲到街道的两旁。

侦察队穿过全城，奔到通往吉林的城门前。城门也是紧锁着。城门旁有鹰炮数门。

侦察队下了马，登上城门炮楼，发现有一支敌步兵纵队在城墙墙角后面五百步远处，沿吉林大道走去。

侦察队对准他们排枪齐发。

中国人对这意外的袭击大为震惊，掉头逃回，隐蔽于城墙后面，部分士兵则占据壕沟，向炮楼射击。

这时，从城墙左角也响起了枪声。原来是些零散的中国士兵

向哥萨克开火。

互相对射持续约 20 分钟，直至第十九骑兵连肃清城里小股敌军后赶来，方告结束。

第十九骑兵连出城，顺吉林大道疾驰，期望截获敌军大炮，但行约一俄里半，与部署在道旁的捷尼索夫上校所率各骑兵连相遇。

几分钟后，又一中国人纵队从城里跑出，企图从距吉林大道约一俄里的几个村子中间穿过。

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立即翻过土墙<sup>①</sup>，催马加速奔跑约八百余步，在一片小树林里下马，并开了火。

中国人隐蔽在村中，开枪还击。

这时，步兵中尉皮亚夫科-多岑科率领哥萨克十五人翻越城旁的土墙，占据一个土丘，然后向跟随敌步兵纵队后面约百余人的敌马队开火。

中国人跑进村子里，下马还击。

法捷耶夫哥萨克中尉刚准备发起冲锋时，接到捷尼索夫上校立即撤退、不得越过土墙的命令。

这项命令是根据萨哈罗夫将军关于各骑兵连不得越过吉林大道的总命令下达的。

为弄清城东一带情况，派哥萨克中尉卡扎尔金率领山民志愿小队前去侦察。

在阿什河附近，他们追上了正在渡河的中国兵残部。部分中国兵被歼，余部逃进山里。

中午 1 时左右，俄军攻克阿什河城。敌军仓皇出东门，逃进山里。

---

<sup>①</sup> 出阿什河城沿吉林大道有一道长约五俄里、高约二沙绳半的土墙。据说很久以前，它是一个古城的城墙。现在古城已无踪迹，其旧址已成为中国人的庄稼地。土墙仍存过道，这是古城门的遗迹。

原来，阿什河城里只留一部分部队和义和团，指望能保住该城；而其余所有部队已由副都统率领于当天早7时出城，撤往吉林。

城内空空：居民关门闭店，离城出走。

仅有一些中国伊斯兰教徒及其家属聚集在清真寺内。

中国伊斯兰教徒与俄国人关系一向友好。他们相信俄国人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危害，所以都不愿意离城。

中国人并不喜欢他们，也不信任他们。

除伊斯兰教徒外，士兵们还搜出一些躲藏在屋里的中国人。

两天来，部队的损失只限于一直先行的护路队各骑兵连。

这些日子里，各骑兵连伤五人，战马伤亡十二匹；此外，哥萨克中尉卡扎尔金小队奥塞梯人三名受伤。

城墙后面，副都统府大门近处，发现了第四骑兵连哥萨克奥斯塔宾科<sup>①</sup>的尸体。

消瘦的奥斯塔宾科穿着一件衬衣躺在那里，喉咙被砍断，面部表情痛苦。

原来，根据义和团勇的要求，对他进行刑讯折磨，并在今天早晨副都统离城之前将他处决。

为报复这种暴行，萨哈罗夫将军命令将副都统府及其它官员的官邸捣毁殆尽，片瓦无存。

中国军队竟敢顽抗，因此将城墙拆毁，有几处且夷为平地。

---

<sup>①</sup> 参阅《哥萨克大尉萨维茨基支队从吉林撤退》一章。

## 第三十五章 进军牡丹江

萨哈罗夫将军部队占领阿什河城后，全部在城墙下宿营，而护路队各部则在这里驻守到8月11日。

8月9日，部队接到财政大臣来电。这位大人电告说，皇上已谕令嘉奖护路队官兵抵抗中国人之卓越战功，并称誉为：“英勇之护路队”，实使人深感荣幸。

皇上赐予如此至高无上的赞许是对护路队战绩的极好评价。它在每个队员心目中激起了深刻的反响。雄壮的欢呼声“乌拉”，长时间地、经久不息地在阿什河城周围回荡。

随着阿什河城被攻克，中国军队撤向吉林，东线铁路便已打通，故萨哈罗夫将军派遣驻在阿什河城下的护路队各部占领至牡丹江车站的东线铁路。

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率领第十一、第十五、第十六和第十九骑兵连于8月11日奉命先行，出兵肃清铁路沿线的红胡子匪帮和中国军队。

一支驮载辎重队随行，驮运子弹和备用的面包干、面粉和大麦。

继格尔恩格罗斯少将马队之后，捷尼索夫上校率领两个骑兵连<sup>①</sup>，三个步兵连和护路队骑、炮排于同日傍晚从宿营地出发。

该部队的任务是设立哨所，占领自阿什河城至牡丹江车站之间的铁路。

---

<sup>①</sup> 第七骑兵连随萨哈罗夫将军部队留在阿什河城下，并和他们一起返回哈尔滨。

格尔恩格罗斯少将骑兵队沿着7月份捷尼索夫上校率两个骑兵连援救哈尔滨时曾走过的那条路行进，同样经历了如第十四和第十七骑兵连曾经历过的种种艰难和困苦，只不过因这次部队人数众多，各种艰难困苦则显得更加突出罢了。

此外，因途中屡次和中国人冲突，部队中有了伤员，必需抬着他们，所以严重地拖累了部队的行军。

部队历时十一天完成了自阿什河城至牡丹江站（三百一十俄里）的行程，途中曾与中国人发生过两次小规模冲突和两次相互射击。

首次冲突发生在8月12日，地点是部队由小岭车站赴帽儿山车站途中在二道河子哨所附近。

当时，部队在宽约四分之三俄里的山谷里行进，两旁是密林覆盖的险峻的悬崖峭壁。

此山谷在二道河子哨所近处，与另一条横向的更宽些的山谷成丁字形。

该山谷的入口被二道河子河流挡住。这条河不是任何地方都有浅滩可以通过的。

过河无桥，渡河须涉过靠近中国哨所附近的浅滩。有一条路在该哨所附近通过。

第十九骑兵连充当前卫队，在骑兵上尉格里戈里耶夫率领下行近二道河子哨所，遭到了中国部队约三十人的迎击。骑兵连刚刚下马开火，他们就慌忙涉过河滩，消逝于对岸。

同时，有人从北部八百步以外的山上，朝骑兵连打来几枪，接着就出现了许多身着彩衣的义和团勇。

格里戈里耶夫骑兵上尉率领部队向他们冲了过去，沿铁路路基布开散兵线，向义和团勇开枪射击。

义和团勇身穿镶着大黄边的袍子，腰束黄色宽带，头扎黄色方

巾，神昏颠倒般地跳跃着，挥舞刀剑，千姿百态，直奔骑兵连而来。

骑兵连散兵线立射迎击。

这些人颇具有戏剧性的服饰和奇形怪状，使哥萨克有些发慌。

义和团勇愈走愈近，更加令人忐忑不安。

很多义和团勇已跑到距散兵线仅二十步远处的枕木堆旁。从这里一跃而出，奇形怪状地蹦跳着向散兵线扑来。然而一些人被哥萨克用枪口顶着击中，当即倒毙。

尽管距离如此之近，竟有两个义和团勇通过了散兵线。但他们仍被哥萨克军刀砍死。

义和团余众掉头逃走，跑往山里去了。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和步兵中尉多岑科率领几支侦察队跟踪追击。

这次冲突中共击毙义和团勇二十二，俘虏伤员二人，但对他们尽到应有的医护。

义和团中有许多儿童，年纪约为十二至十四岁。

一些义和团勇除持刀剑外，手里还握着一个大红色线团。他们天真地相信，抛出线团，即可消灭敌军。

在散兵线后，被砍毙的一名义和团勇手里，也有这样的红线团。

他们每个人的衣领后面，都缝着一条白布，上面划着些使人莫名其妙的符号。

依照义和团勇的信仰，这种符号乃上天赐予首领的。它能逢凶化吉，有使人刀枪不入的神力。

这些天真的人们的信仰是如此坚定，竟使他们有临危不惧的力量，手握刀剑，勇猛地扑向敌人。

这次冲突中，负伤的义和团勇里有一个还完全是个孩子。当人们把这种莫名其妙的符号拿给他看，指着他的伤嘲笑他时，他却忘记了自己的伤痛，激昂地雄辩说，他是因为不想往前冲，而被其

同伙打伤的。不管什么证据,不管其同伙义和团的尸体,都不能动摇这孩子的信念。

然而,他还是同意为他包扎伤口。他的腹部被子弹打穿,伤势很重,但他仍有足够的精力进行争辩,并且感情冲动。

如果中国高级军事将领和全体军官非常称职,士兵们能受到良好训练的话,这些宗教狂人将会对这次骚乱的成功起到巨大的作用。

那些对义和团入了迷的中国军队和武装的民众,如有称职的将领指挥,将和义和团勇同样疯狂勇猛,并信仰其神力,将会勇敢克敌、顽强作战。

为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步兵中尉扎列姆巴当即奉命率侦察队出击,但他们只追上两名中国伤兵。这两名伤兵宁死不屈,投河自尽。其余士兵则消逝于群山之中。

这次冲突的战利品有:黄色战旗两面、刀剑十把、文柴斯太尔式来福枪三支、鹰炮一门。

俄军无伤亡。

据当地百姓说,当天早晨,有义和团勇一百五十余人由宾州来到二道河子,要和官军一道袭击俄国部队。中国兵的哨所是个独立的大房子,座落在河边大路旁,其四周圈着高高的木栅。

木栅上有枪眼,木栅里有木板踏垛。可见,中国兵曾企图守住哨所。但当俄军走近时,他们却没有勇气与其厮杀,而丢下了义和团,逃到山里去了。

骑兵部队稍事休息后,继续前进,平安抵达一面坡车站。

8月14日,当主力部队的先头马队渐渐进入一面坡村镇时,埋伏在山里的中国人向进行在险峻山岭<sup>①</sup>之麓的驮载辎重队打了

---

<sup>①</sup> 山路所经之地,极宜埋伏。路右侧与险峻的山峰相连,难于攀登;路左侧是无浅滩可通过的蚂蜒河,而且河左岸树林密布,灌木丛生。

大约五枪。

第十一骑兵连哥萨克库利科夫头部被击中负伤，马被打死。另外的一匹驮马也被打伤。

作为后卫队的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立即率领哥萨克向山上冲去，但山坡异常陡峭，待哥萨克花了很大时间登上山顶后，中国人早已无影无踪了。

这些人大概是一伙逃散的中国士兵，或是由于扔在铁路沿线的粮食和财物所吸引来的红胡子。

8月15日，部队继续东进，午后3时许，来到了预定的宿营地苇沙河车站。

第十一骑兵连为前卫队。当该连先头侦察队渐渐进入苇沙河街里时，有一些中国人从路旁一口井处跑进一所房子里，随后，便向哥萨克开了枪。

侦察队下了马，隐蔽在距房子约一百步远处，开枪还击。

不久，第十一骑兵连连长巴尔坎(亚历山大)步兵上尉率全连赶到。骑兵连下马后，部署在侦察队的右翼。

对射一阵后，哥萨克喊着“乌拉”向房子冲了过去。其中最先冲进房子的是第十一骑兵连哥萨克戈尔杰伊·特卡钦科，双腿两处被打穿，负了伤。

屋里的中国人，除有些越过房后墙豁口逃命、消逝在密林里外，其余都被捉住劈死。

击毙在屋里的有十五人，其中很多人身穿吉林军的号衣。

屋内原有四十余人。

此后的一战，是8月18日发生在横道河子车站。其经过如下：

第十六骑兵连先头侦察队四人经过横道河子车站，在森林里前进时，突然意外地与七名骑马的红胡子相遇。

由于意外遭遇,红胡子大为惊慌,犹豫不决地勒马停步。哥萨克趁此机会,迅速下马,向他们开了枪。四个红胡子当场被击毙。其余的人掉头逃窜,消逝于森林中。

这是最后一战。此后,部队的行程一帆风顺。8月21日到达牡丹江车站。

捷尼索夫上校在哈尔滨—牡丹江区间的铁路全线设立哨所后,8月25日到达牡丹江车站。8月26日,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率领部队启程返回哈尔滨,9月3日抵达,最后的四十五俄里路程是乘火车返回的。

## 第三十六章 1900年6月护路队总司令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和修筑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收到的重要情报及其有关护路指令的概述

在《满洲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一章中已列举了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收到米先科上校、步兵大尉乔格洛科夫、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伊瓦什克维奇、霍冈多科夫、骑兵上尉恰连科夫和哥萨克中尉伊万诺夫关于中国军队调动和集结、以及中国当局和百姓对俄国人态度改变的报告。

在同一章里还援引了财政大臣 C. IO. 维特致尤戈维奇总工程师的电报。电报中指出，俄国不想对中国宣布任何战争，俄军在北京附近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弹压民乱和支持中国政府，很遗憾，该政府没有平定暴乱。俄国政府认为，在其对华关系中必须继续地奉行并保持始终不渝的友好政策。

尤戈维奇总工程师从旅顺得到消息是，关东省行政当局确信与中国交战势不可免。就此他曾询问彼得堡。上述电报即是对他的答复。

6月3日，尤戈维奇总工程师接到财政大臣的命令说，鉴于中国之民乱，须采取一切措施，避免造成与地方居民发生冲突的口实。<sup>①</sup>

---

<sup>①</sup> 为此，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曾电令护路队军官注意，士兵们不得以任何借口与地方居民发生任何误会。总工程师也对铁路职员作了同样的指示，并命令说，在有居

基于本章前已提及的各项命令、报告以及所获悉的情报，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和尤戈维奇总工程师接连发布了如下的指令：

哥萨克少尉卡西诺夫被派率领第二骑兵连三十五名哥萨克自吉林出发，充实修筑中东铁路南部支线的力量。

该部队6月14日由吉林出发，6月22日傍晚到达铁岭。他们便被阻留在已开始骚乱的铁岭。

其次，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于6月9日电令驻守绥芬河车站的第十七骑兵连连长冯·文宁格中校，立即将各哨所移交给第十二骑兵连，然后率领从各哨所撤下的第十七骑兵连开赴符拉迪沃斯托克，再从海路开往旅顺口，听从米先科上校的指挥。

6月13日，第十七骑兵连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但因所有轮船均被阿穆尔河沿岸军区参谋本部租定，忙于运送军队，他们只好等到6月25日出发。6月25日这天，当该连已开始上船、准备开往旅顺口时，连长接到来自哈尔滨电令，令其立即开赴哈尔滨。骑兵连停止上船，连夜向哈尔滨进发。

此外，根据米先科上校的要求，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命令第七骑兵连一个小队（三十名哥萨克）和当时在铁岭的由步兵少尉扎列姆巴所率领的护路队侦察队（二十一名哥萨克），即此时作为调查扬特克维奇步兵大尉与两名哥萨克遇难事件的捷尼索夫中校的卫队，不要返回哈尔滨，而要听从米先科上校的指挥，驻守宽城子车站以南各哨所。

同时，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还由哈尔滨派出第一骑兵连去驻守老少沟至宽城子车站区段间各哨所，因原驻该段的第十五骑兵连已被米先科上校南调，驻守宽城子至开原区段间各哨所<sup>①</sup>。

---

民的地方有关归划车站用地方面的一切工作均延至秋收后进行。

① 米先科上校作这些军事调动，是为了将第八骑兵连从各哨所撤下来，全部作为预备队。

6月10日，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由哈尔滨致电米先科上校说：

“除第七骑兵连一小队和侦察队(计五十人)、第十七骑兵连以及第二骑兵连几小队外，不能再调部队给你；三条铁路线之工程，现正全力进行，因而不能削减各线的力量。”

但是，6月16日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还是拨派了由连长格里戈里耶夫骑兵上尉和弗谢沃洛多夫骑兵少尉率领的第十九骑兵连六十二名哥萨克交由米先科上校指挥。

该小队于6月25日在开原至铁岭间与撤退的铁岭支队相遇，与其一起开赴哈尔滨。

鉴于米先科上校于6月13日电请补充大批弹药，关东部队司令部自用弹药尚不够，故拒未借予，6月26日，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由哈尔滨拨给他子弹五百箱(计三万发)。

因铁路南部支线个别地段，已开始骚乱，这批子弹未能及时发到米先科上校部队，其中一部分约一万四千发，于6月26日从宽城子送往铁岭撤退的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支队。

除上述布置外，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还将根据米先科上校关于中东铁路南部支线职员已处于危急之中的多次而坚决的申报，对铁路职员的安全采取了措施。

此后，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对于满足铁路其余支线关于增强哨所的要求已完全无能为力了。

而加强哨所的要求日益频繁，日益坚决，并越来越变得更为惊慌不安了。

例如从第十一区段情况看，由于4月份内有一万多名中国工人到达那里、筑路工程的开展、以及靠近铁路线常有红胡子匪帮出没，而各哨所的兵力又甚薄弱<sup>①</sup>、又因工长们拒绝在没有保护的情

---

<sup>①</sup> 第十一段自横道河子车站至牡丹江车站。该区段各哨所仅第十四骑兵连一个连分驻。因施工的开展，而且地势险峻，崎岖不平，该连的兵力已远远不足。

况下施工,该段长于6月初便开始要求加强本段的护卫。

经其屡次请求,驻守其邻段的第十骑兵连连长奉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命令,从本连仅拨出五名哥萨克去加强第十四骑兵连哨所。

第十骑兵连同样独自护卫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中的施工区段,因此他也拨不出更多的人来。

令人不安的消息和加强哨所的要求也由宽城子和铁岭车站第三、第四区段段长处接踵而来,但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从哈尔滨能派出的仅十名哥萨克。

由于护路队人数如此缺乏,而各哨所又急须加强,6月11日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和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联名致电驻哈巴罗夫斯克的阿穆尔河沿岸军区部队司令格罗德科夫将军,报告了他们所获得的关于蛊惑宣传日益蔓延的消息,并鉴于中东铁路护路队兵力不足,而且彼得堡业已照准,允许护路队立即从1900年阿穆尔河沿岸军区部队应退为预备役的士兵中录用一千人。

此外,他们又于6月16日请求格罗德科夫将军按价转让别旦式步枪一千支以及此种步枪的子弹十五万发,如其电文中所述,以装备“警察”。

6月22日,这批别旦式步枪及子弹装上船,由护路队步兵中尉兹洛宾<sup>①</sup>率领三十名步兵护送,从哈巴罗夫斯克出发,并于7月1日运到哈尔滨。

关于申请调编一千士兵到护路队一事,格罗德科夫将军已予拒绝,因边区部队在进行军事动员。

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和总工程师尤戈维奇不顾此次拒绝,又多次请求由部队紧急改编一千士兵参加护路队,而后他们于6月20日将遭到拒绝一事呈报彼得堡,请最高长官作出适当的决定。

6月23日,格罗德科夫将军通知总工程师尤戈维奇,他已从

<sup>①</sup> 步兵中尉兹洛宾驻哈巴罗夫斯克。

西伯利亚省服预备役的人员中抽调五百人，编入中东铁路护路队，预计这批士兵将于7月25日至7月26日到达。

同时，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和总工程师尤戈维奇于6月11日致副财政大臣三等文官罗曼诺夫两份电报，报告了“运动之发展，各城镇居民情绪的显著变坏，中国盛京省当局对义和团运动镇压不甚得力”，以及由于护路队人数不够，旅顺支线各哨所不能得到加强的情况。

在第一份电报中，他们报告说：“从本年应提前退役的、无定期服役的士兵中就地迅速组织补充护路队<sup>①</sup>，乃唯一之出路。吾等须再次向哈巴罗夫斯克军事长官提出必要的申请。”

在第二份电报中，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和总工程师尤戈维奇请求解释，外阿穆尔河沿岸军区当前进行军事动员的目的何在，并报告说：“吾等认为须避免采取此类措施。否则将过早地造成事端，或陷入有损于我方声誉之处境。”

迄今为止，中国当局、士兵、铁路工人和当地居民尚未破坏秩序。”

在第二份电报中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和总工程师尤戈维奇还请示，可否安排铁路职员家属撤离铁路线，“这样可大大减轻护卫之任务，但在中国人心中将成为我方蓄意开衅之证据。”

此外，鉴于护路队人数不多，他们于6月16日授权米先科上校和南线铁路负责人基尔什曼工程师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经双方同意，可请求关东省部队司令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派出关东省部队驻守旅顺口至营口的铁路。

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和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并于6月17日利用电缆经符拉迪沃斯托克电请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在米先科上

---

<sup>①</sup> 6月26日哈尔滨收到6月23日电称，已令格罗德科夫将军速从部队拨出士兵一千名，预先换好护路队军装，尽快分批运往哈尔滨。

校和基尔什曼工程师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准予出兵占领旅顺口至营口的铁路线。

早在6月15日，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就曾向基尔什曼工程师建议，用一步兵营和骑、炮兵占领旅顺口至营口铁路线。但这一建议未被基尔什曼工程师接受，根据工程师的意见，当时的骚乱无足轻重，单凭自己的兵力就足以应付，正如向哈尔滨报告中所说，恐怕这样会引起“中国当局的惊慌不安，而采取对我不利之措施”。

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得此答复后，命令驻守铁岭车站以南的护路队各部坚守各自的铁路，万一守不住，则先退至营口，后撤往旅顺口<sup>①</sup>。

6月12日，总工程师尤戈维奇根据财政大臣关于俄国不想对中国宣战，俄国出动武装力量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平息暴乱的精神，作了如下的电报指示：

将天津一带发生暴乱，义和团蜂起反对中国政府，并竭力消灭中国教徒和洋人，以及俄军在直隶省行动之目的等事，通告铁路职员全体周知。

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在同一份电报中通告说：“迄今，沿线尚属安定”，但在规划铁路用的地带内，中国人中若有唆使他人暴乱或不服从法律者，应将其拘押，并立即移交中国地方当局，以便依中国之法律处理。

然后，尤戈维奇总工程师再次重申不得擅自处置被拘押者，并命令只能在自卫反击武装者时方可使用武器；如遇有中国官吏对肇事者惩处有弊，则命令立即将有关事宜，电告他以及上一级中国当局。

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在电报结尾时指出，此决定是依据财政大

---

<sup>①</sup> 遵照彼得堡命令，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负责保护盛京省铁路和俄国人，而其余两省交由格罗德科夫将军负责。

臣6月11日电报的准确指示作出的。财政大臣命令宣布，“奉皇上谕旨，俄国政府认为在其对华关系中必须奉行坚持不渝之睦邻友好政策”。

随后，他将财政大臣电报全文的抄本转发给米先科上校和基尔什曼工程师，以便他们“坚定不移地遵照办理”，并将其内容通告全体职员知悉。

此外，总工程师尤戈维奇于6月12日当天又拍给米先科上校和基尔什曼工程师几份电报，指示说，护路队官兵采取行动时应特别慎重，并仅限于针对那些不断发生反对洋人和中国政府的暴乱者，而且必须按照与中国地方当局达成的和平协议采取措施。

其中一份电报说：“唯一的危险是武装暴乱者之袭击，对此务须注意，并应采取措施”<sup>①</sup>。

在后一份致米先科上校的电报中指出，为不中断铁路施工，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铁路职员方可转移至据点，继而说道“依据财政大臣之解释，只有在你们认为，无论靠中国当局之兵力，还是护路武装力量均不能驱散武装暴动者时，方有转移之必要”。

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在发布上述各项命令时，想必注意到了满洲三省将军们的声明。他们在声明中请俄国人相信其爱好和平的态度，并要求切勿将俄军开进满洲，因为即使俄军仅占领满洲之一部，他们似乎也无能力应付因阿穆尔沿岸军区之动员而大为恐慌的满洲百姓，并称，如满足其要求，他们将为铁路之完整与职员之安全担保。

齐齐哈尔将军将本省中国军队已宣布动员一事预先告知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同时解释动员的目的在于“必须采取措施保护中东铁路，防范义和团可能之暴动”。

---

<sup>①</sup> 此前不久，哈尔滨已获悉，盛京中国当局对煽惑性的活动并未采取任何措施，而且中国军队之调动也颇为可疑。

这种解释究竟真诚到何等程度,已被以后的事态所证明。

在辽阳车站附近铁路路基被破坏(6月14日)以及中国军队在辽阳城下枪击护路队第八骑兵连侦察队事件发生后,辽阳车站一带有几天较为平静。

连日来,辽阳车站一带破坏铁路和电报线等事件未再发生;中国军队离开辽阳城,沿铁路线方向北去,当地居民也返回了他们以前离弃的村庄。

辽阳城南、北各地则很不安宁。

例如,6月15日,身着军装成群武装的中国人,包围了新台子和虎石台车站一整天,进行威胁,但至夜晚便离去,并未造成任何损失。

接着,6月16日,熊岳城居民和中国军队袭击了护路队第三骑兵连侦察队。

6月16日,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收到了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的同一天,他还收到了如下的情报:一、步兵中尉瓦列夫斯基报告,盛京以北有中国官兵唆使百姓反对筑路;二、有九名中国兵闯进铁岭附近北三俄里的柴河村俄人宅院窥探。当我军官问他们干什么时,他们却蛮横无礼地回答说,走错了院子。

6月17日,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收到的消息则是令人放心的:米先科上校自盛京车站报告说,6月17日一整天,中国军队沿盛京去北京的大道向南开去,大批马、步队和四门大炮已经过站。

米先科上校据此报告推测,其原因大概是:登陆联军在天津一带之战事已趋好转,中国当局被迫采取了观望政策<sup>①</sup>。

同时,米先科上校在辽阳收到了盛京将军发来的如下三封电报:

一、“辽阳附近两座铁路大桥被焚;为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并

<sup>①</sup> 7月1日,俄日军队便在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指挥下攻克天津要塞。

保护铁路,已派出中国军队;肇事者将依法制裁。

传闻,有许多俄军派赴辽阳。百姓不解其故,而深感不安。请电告,为何派兵。敬请钧安。”

将军 增(签字)

二、电复财政大臣来电:

“阁下公正之电文已收悉。问候尊贵的俄皇陛下圣安。敝国与所有国家敦睦交谊,从未拒绝贵国之要求。请勿听信传闻。辽阳大桥昨日被焚事,余知悉后,已分路派兵前去护卫,并已令各地方官追缉逃犯。愿此类事件不再发生。此致。”

将军 增(签字)

三、“电告阁下,余派赴辽阳调查事态之军官保申<sup>①</sup>刚到彼处,如前电告,突为俄哥萨克所阻,不准其去辽阳以南。对此,余深感遗憾,并请贵长官撤去俄军。余已委派军官与地方官护路。彼等将追缉逃犯,依法予以严惩。盼复。”

将军 增(签字)

米先科上校就此电复盛京将军,指出,俄军无一兵一卒去辽阳。只因中国士兵制造了连辽阳地方官都承认的暴行,我方才在受到骚乱威胁的地方增派了护路队。如果那些只是扩大骚乱的中国士兵撤离铁路线后,我方也将欣然调离护路队,令其各回原地。

米先科上校在这电文中还指出,由于中国当局拒绝接收俄国人拘捕的那些被揭发参与破坏中东铁路和煽动工人暴动的罪犯,及对其审讯和惩处,因此只好将他们释放。

此外,米先科上校说,中国当局如不采取严厉措施,就休想尽快平息骚乱。况骚乱不只限于辽阳一带,盛京与铁岭之间更有甚于此者,盖州与熊岳两站之间区段也累有破坏火车未遂事件发生。

6月18日,情况突然变化。

<sup>①</sup> 音译。——译者

中国军队由去北京的大道开始返回辽阳，驻扎在盛京以北和以南铁路沿线各村庄里。

同一天，步兵中尉瓦列夫斯基从盛京车站向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报告说，6月18日，中国士兵约五千名和武装马队五百名经该站南去，四门大炮也在一百五十名步兵护送下从北京的大道运回，部署在距盛京车站六俄里处<sup>①</sup>，中国人正在刺探我各哨所兵力之部署。

此外，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还收到情报说，苏家屯车站对面驻扎中国兵二百名，中国人正在虎石台<sup>②</sup>车站对面修筑火炮工事。

同时，有中国人报称，辽阳城附近各村又出现了中国军队。

6月18日，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自铁岭向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报告说，大批中国军队从盛京沿铁路线北上，秘密分布在沿途各村，每村约二十至三十人。他们煽动百姓袭击铁路和俄国人，并命令所有中国铁路职员立即离开俄国人，否则即以杀头相威胁。

6月18日半夜，虎石台车站以东半俄里一村庄突闻号角齐鸣，鼓声大作，人群喧嚷；车站上的扳道夫、更夫、杂役和翻译等中国职员顿时隐藏起来了。

第十六骑兵连连长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sup>③</sup>获此情报后，立即率领一小队哥萨克乘机车从新台子车站赶来，一路高唱军歌抵达虎石台车站。

他们一出现，该村顿时鸦雀无声。次日晨才知道，当时约有中国士兵三十名立即从该村和邻村溜走。

而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所获得的尤为重要的情报则是，6月18

---

① 当时铁路线从西面绕过盛京，盛京车站距盛京二十五俄里。

② 苏家屯车站位于盛京车站南，而虎石台车站位于盛京车站北。

③ 米先科上校责承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保护铁岭车站至盛京车站区段。铁岭车站是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的驻地。

日这天，盛京城内一群居民和中国军队袭击了英法教堂，将其烧毁，杀害中国教徒，打死主教一人、神甫二人、女看护二人，并烧毁了城里俄国人的宅院。

米先科上校在报告此事时补充说，据营口俄国领事称，此次运动的宗旨是灭清驱洋，特别是俄国人。如中国人所说，满洲的俄国人虽多，但他们居住分散，每股人少，容易消灭。

米先科上校在报告结尾时说，甚难判断当前局势，但必须作好准备，以防万一；同时他说，原驻海城的一名二十八岁的传教士听从其中国友人的劝告已返回欧洲。

此次骚乱前夕，即6月17日，曾风闻盛京将军似乎已去职；此后又传说，他已被其副手二大人<sup>①</sup>所拘押。据说，这位二大人似乎是城里骚乱军队之首脑。

事后证明，这两种传闻均属捏造，而且很可能是中国人一种奸诈狡猾的花招。

满洲后来的骚乱，就此开始了。

将军府所在地盛京城开了这样的先例，而且中国士兵也参与了暴乱。

因此，在人们中间便产生了将军本人也参与这次运动的印象，因为就在他所属的府城之中，在有目共睹之下，他的士兵烧了房子，杀了传教士和中国教徒。

这一事实当然引起怀疑：如果这样一群人和士兵对中东铁路采取敌对行动，中国当局会支持路方吗？早于6月14日，当一支中国部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辽阳城，枪击前来护路的护路队第八骑兵连侦察队，这就预示着中国军队将会采取敌对行动（参阅前文）。

当时，中国当局为此急忙表示歉意，而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对他

<sup>①</sup> 二大人，（指盛京副都统晋昌。——译者）是将军副手之称呼，副手两名。

们所说的那似乎是一帮逃兵所为的话，却信以为真，并照此向彼得堡和哈巴罗夫斯克作了汇报<sup>①</sup>。

此后数日，采取仇视俄国人反对筑路的行动，日益明显。

6月19日，义和团招集了一群约五百人左右当地居民，在铁岭以西五俄里的辽河码头上操练。当派赴该地的护路侦察队来到时，他们猛扑过来，企图捉住哥萨克。他们边追边喊：“抓住后边的，揍死他们，反正过两三天我们就要把他们斩尽杀绝了。”

这时，靠近铁岭城的义和团已公开进行宣传，并企图当夜烧毁法国教堂。

铁岭地方官曾两次（6月18日和6月19日）事先警告俄国侨民，义和团将要进城，并可能会袭击侨民区的俄国人。他曾出示严厉的告示，申斥义和团的行动，并在告示结尾处命令，应将此告示张贴在各俄侨门前。但正如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向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报告的一样，不知何故城里似未张贴此布告。

另外，此布告并不可信，因为义和团对它置之不理，仍在城内外公公开进行宣传，而6月19日傍晚竟有一群中国人出城涌向车站，喊叫示威，后经译员警告说，俄国人要开枪了，他们才又返回城里。

自6月17日起，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和总工程师尤戈维奇相继收到了开原、沙河子、双庙子各分段段长充满了惊慌不安的报告，内称，义和团企图进攻他们分段，请求加强防护，因为这些据点每处只有二十名哥萨克。

6月20日，米先科上校自辽阳城电告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说，盛京车站附近驻有中国部队；6月19日，一些中国兵砍掉该车站附近之电线杆，破坏电线，夺走工人的扳手，拧掉螺丝，拆毁铁路。

---

<sup>①</sup> 见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和总工程师尤戈维奇于6月22日签署的第3571和3572号电报。

6月20日，步兵中尉瓦列夫斯基自盛京车站电告说，车站以南七俄里处采石场的一所空房子被中国人烧毁。传闻，不久他们将袭击车站。

由于人们听到令人不安的消息：义和团将来进犯，从而使铁路职员们连日来彻夜不眠，忧心忡忡；又因义和团及其大批追随者已于辽河码头对护路队挑起衅端，以及地方官早已警告说义和团可能来犯俄侨等情况，为安定职员们的情绪，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于6月19日呈请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允许他不待义和团来犯，便抢先发起进攻，将其驱散，而后率领部队增援盛京车站。

6月20日，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准许他，只要地方官证实上述人等确系义和团团勇，并有足够之兵力制胜，则不仅是驱散了事，而要将其“歼灭”。

同样，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还电示米先科上校，若冲突势不可免，则应尽力严惩暴乱者。同时，他又告诫军官们，在任何意外之情况下，均不得与中国官军发生敌对行动，对他们“依然应承认是对我友好国家之军队”。

从6月20日的这些电报可以看出，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已判明义和团及其对俄国人和筑路宣传的真实意图，并转而对其采取了积极的斗争。

此外，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还电告米先科上校说，“在无关东省军队干预下，希顺利地度过当前时期”。

可见，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在决定诉诸武力平息暴乱的同时，大概仍视这次运动为局部性质的，凭其一己之兵力可以对付，无需乎为此动用关东省部队的兵力。

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未能实施上级批准之计划，因为义和团已于6月21日转移到城里和辽河码头。他们暂时未表现出任何敌对行动。

地方官在城里亲自接见了义和团。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为此表示惊讶，他为什么不将义和团拘捕，而将其放走？地方官的回答是“勿激起众怒”。

正在此期间，中国教徒向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报告，义和团在等到矿区红胡子到来时，才向俄国人进攻。

当译员将财政大臣关于俄国不想对中国宣战，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睦邻友好政策的电文正式通知铁岭地方官之后<sup>①</sup>，该官员担保说，铁岭没有义和团，不承认从前的告示。在译员请他去俄侨区会晤本段段长卡兹-基里工程师进行事务交涉时，他却推托说患病在身，没有前往。

在此期间，再次发生了破坏铁路的事件。

6月21日，辽阳以南六俄里处一座大桥以及鞍山站以北一座五沙绳的大桥被烧毁。

同一天，烟台矿场被中国人捣毁，房屋被烧，机器尽被破坏，矿场职员逃到了烟台车站。

6月21日傍晚，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从哈尔滨和米先科上校以及由旅顺口抵达辽阳的基尔什曼工程师通过电报进行了联系。

无论米先科上校、还是基尔什曼工程师均确认，局势极其严重<sup>②</sup>；包括步兵、骑兵、炮兵三个兵种在内的大批中国部队，确已于沙河车站<sup>③</sup>至海城区段间向铁路线集结。这一事实和所获得的其它情报提示人们，中国军队准备向铁路发起大举进攻。盛京将军之来电与此推测完全相符。他在电报中说，因铁路线沿途起火，铁路遭到破坏，“嘱咐”基尔什曼工程师重新装车，以免造成停运，并

---

① 6月20日总工程师电令，将财政大臣电报内容正式转告所有中国地方当局（参阅第321页）。

② 此前，基尔什曼工程师在旅顺口时还认为，局势没有那样严重，甚至拒绝了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以一个步兵营占领旅顺口—营口铁路之建议。

③ 沙河位于辽阳以北。

告,已派他的技师去修复铁路。

然后,米先科上校和基尔什曼工程师将烟台矿场被捣毁、武装的中国人群起进犯沙河大桥(辽阳南十四俄里)、盛京发生骚乱事件的详情、中国当局完全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及他们仍旧拒绝接收护路队逮捕的凶犯等向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一一作了报告,并说,须警惕来自中国官员方面之危险为妥。

此后,他们还报告说,此间盛传,盛京将军已离盛京。风闻,运动之首领乃盛京副都统,此人极为仇视俄国人;许多中国承包人和工人已逃走;百姓中产生了所有的俄国人不久将皆被杀死的信念,职员们的情绪低落,许多人已离职他去。

在结尾中基尔什曼工程师说,他和米先科上校清楚地意识到,“调来俄国军队引起的严重性以及将导致的后果”,但他们“认为,目前单凭护路队现有的兵力,不能确保铁路的完好无损,确保职员的生命安全”,因此,必须火速请求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出兵保护旅顺口至营口一线之铁路,并采取“有力之措施”,因为“迄今为止,我方所表现之忍让与温和只能被视为软弱可欺,而中国人将益加厚颜无耻”。

此外,米先科上校还独树一帜,报告说,他认为“待第六步兵连由各哨所撤下,并在两天左右抵达后,令其重新占领烟台矿场,而由抵达这里的第十七骑兵连、第二和第十九骑兵连派出的小队、连同从营口撤下来的第三骑兵连组成一支约三百五十至四百人的队伍,不离开铁路线,乘火车驰骋于辽阳至铁岭铁路全线,将中国部队从铁路沿线驱逐出去,此举十分必要,请予批准”,他认为这是“在铁路沿线居民中建立安定之秩序以及保护职工安全的唯一措施,因目前居民对义和团宣传所持态度较为平静,未对路方表示敌对行动”。

基尔什曼工程师早于6月19日在旅顺口时,曾就收到总工程师

师授权他和米先科上校向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求援的电报一事电告米先科上校说，他认为“由于注意到近五天来中国当局所采取的某些看来令人快慰之措施，以及除非万不得已，应避免采取导致无穷后患之行动的极其重要性”，目前使用上述权力是不适时宜的。

他抵达辽阳并了解了当地局势之后，他的观点就完全改变了。6月21日，他已承认，为保护铁路与职员的安全，须立即请求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出兵占领旅顺口—营口一线之铁路，并采取“有力之措施”。

但时机已经错过，战斗爆发了。6月22日，盛京至辽阳区段的铁路遭到了中国军队的袭击。

6月22日，辽阳北十俄里处一座大桥被焚。护路队第八骑兵连连长捷尼索夫哥萨克上尉奉米先科上校派遣，率领五十名哥萨克去剿灭暴徒并扑灭桥上的大火，却遭到了土坎屯中国士兵枪炮火力的袭击。中国士兵约三百人，有山炮两门。

于是，护路队（第八骑兵连五十名哥萨克和第二、第六步兵连七十五名士兵）在米先科上校总指挥下在该村与中国士兵打了第一仗。

同一天，辽阳以南的一座大桥也被烧毁。从此，辽阳以南和以北的铁路交通被切断，辽阳与盛京站间电报联络也遭破坏。

自即日起，哈尔滨对米先科上校部队以及该区段铁路职员的命运便毫无所知了。

6月22日夜，米先科上校派第八骑兵连三名哥萨克去盛京和铁岭，转告这次战役的情况，并命令他们事毕返回。哥萨克们把情报送到了铁岭，然而却未返回，因为此时暴乱已席卷铁路沿线。

辽阳以南局势有什么变化，哈尔滨已无从知道，而辽阳以北的局势则如以下各次报告所述：

6月20日，由盛京逃至铁岭的几名中国教徒向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报称，天主教主教和几名神甫俱被杀害，数以千计的中国教徒被打死。这一消息为南部支线负责人询问盛京电报站所得到的答复所证实。他们说，他拍给天主教主教的电报已无法投递，“因教堂已被捣毁，神甫等均去向不明”（以上是中国电报站通知之原文）。

这时，铁岭也已开始公开的骚乱。传教士均避于俄侨区；洋货商纷纷闭店，离城他去。

由铁岭向南三十俄里内，中国士兵逐村屠杀教徒，烧毁其房舍。

据中国教徒报告说，二大人在捣毁盛京各洋人居民点后，正率领五百名士兵离盛京去铁岭，欲攻打俄国居民点；还说，铁岭地方官似乎已逃之夭夭。

羊圈子分段<sup>①</sup>报告说，该分段附近有一队中国人集结，约三百人，在义和团首领率领下欲发动进攻。

6月21日，来自盛京车站的报告说，盛京车站以北全线铁轨上皆放置枕木和石块。继之，该车站于6月22日用电话转至铁岭的最后一次报告中说，中国士兵约两千五百多人正在车站两面砍倒电线杆，烧毁桥梁，拆毁铁路；并说，双方正在车站交火。

这天，有一列火车从铁岭运送职员家属去旅顺口，行至新台子车站，遭到了一支约三百人的中国军队的袭击。火车被迫返回铁岭。

段长希德洛夫斯基工程师当时乘坐了这次列车。奉他的命令，关闭了新台子车站。

当天，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和第四段工段长卡兹-基里工程师曾试图修复铁路，乘火车和虎石台及盛京车站进行联系，予以协

<sup>①</sup> 羊圈子分段位于铁岭南十二俄里。

助，但未成功。

桥梁被烧毁，铁路破坏严重，必须作大量的修复工作。由于材料缺乏，且时值黑夜，无奈只好推迟到次日清晨。

已关闭的新台子车站被烧毁，该站以南全部铁轨尽被破坏；桥梁被烧毁，联接钢轨的配件全部被拆，满地抛弃；电线杆被砍倒，电线被割断；铁路沿线所有建筑物和中国教徒的房舍皆起火，烧毁。

护路队一侦察队自虎石台车站回羊圈子分段，途中遭到了中国士兵的袭击，被迫匆忙转回。

6月23日，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拟再从羊圈子分段乘火车南去，修复铁路，恢复联系，但获悉义和团进攻铁岭车站的消息后，他只好放弃了原来设想，率领四十名哥萨克急速返回铁岭。

后来，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便被铁岭发生的骚乱所牵制，无力增援盛京和虎石台车站了。这样一来，盛京和虎石台车站就只有依靠自身的力量了<sup>①</sup>。

6月23日，沿大路由盛京开至铁岭的中国军队（约八百人）向铁岭车站发起了进攻。步兵两次正面冲锋，马队一次侧翼冲锋均被击退。护路队防军毫无伤亡。中国部队撤到铁岭城里，城内中国教徒的楼房和住宅此时已着火。

此时得悉，中国军队已进攻羊圈子分段，该分段的职员和护路队员只得撤走，转移到铁岭。

6月23日，哈尔滨和铁岭之间用电报进行了联系，得知，攻打铁岭车站的中国军队乃由一义和团首领率领。一个中国姑娘身穿义和团服装，手提灯笼一盏，走在队伍的前面，被防军击毙。据说，此外还打死中国军官一名和士兵四十五名<sup>②</sup>。——

---

① 盛京车站由步兵中尉瓦列夫斯基率领四十名士兵驻守，在虎石台车站设一个十五人的哨所；虎石台哨所已撤至盛京车站，与步兵中尉瓦列夫斯基部队会合。

② 上述消息见段长卡兹-基里工程师的电报。

随后电告说，城内一片骚乱；中国官员或已躲藏起来，或已逃之夭夭；从铁岭以北各分段段长处纷纷传来了使人忧心忡忡的消息；已关闭的昌图府车站<sup>①</sup>站房已被烧抢一空；为援救铁路和职员，须火速由哈尔滨派劲旅来增援；每分段仅二十人，以如此薄弱的兵力留守是极为冒险的，故需将他们集结在柴河（铁岭附近）。

后来，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请求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准许，撤下各分段后，由他率领近百人的部队，乘火车南下，修复铁路，突破封锁线，与米先科上校部队会合。

哈尔滨已再派不出兵力去增援各哨所了，故格尔恩格罗斯少将采取了非常措施，决定将开原和沙河车站的中间哨所连同铁路职员撤下来；仍将分段留在双庙子，并答应由宽城子派出十五名哥萨克去加强该分段<sup>②</sup>。

因各哨所和分段一撤离，该区段的电报线路随即会遭到破坏，为保证电报联络，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命令在双庙子设一台电报机，而铁岭的情报可由侦察队转送到双庙子（铁岭至双庙子约七十五俄里）。

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不同意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关于突围南下与米先科上校会合的请求，而命令他留守柴河，单纯防御，等待米先科上校前来增援。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告知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说，米先科上校“得到旅顺口的增援后，大概将会立即援助你们”。

如上所述，哈尔滨曾相信，米先科上校一定会得到旅顺口的增援，驱除暴乱者，恢复与铁岭的联系。但局势恰恰与此相反，骚乱日趋严重。如果铁岭部队仍留驻柴河<sup>③</sup>，它不仅得不到米先科上

① 昌图府车站，位于开原车站以北。

② 此后，宽城子的俄国人居民点仅剩三十二名哥萨克和二十四名士兵驻守了。

③ 铁路职员和护路队员住在柴河一个独立的大院里。这个大院在铁岭城和车站北三至四俄里远的一个山谷里；大院围着一道不高的土坯墙。其东部约有步枪射程之内的一条矮山梁，西面约距两俄里远有一条同样的矮山梁。两条山梁的走向由北向南。

校的援助，而且连任何其它方面的援助也得不到。

6月24日，火车由铁岭车站开往柴河俄国人居民点，途中遭到了城墙上以及郊外房屋里的火力袭击。因此，只好在当天撤离铁岭车站，将所有财产、机车、车体等转移到柴河。

6月24日深夜2时，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保护着铁路职员和百余户前来寻求保护的中国教徒离柴河北上。6月25日，哈尔滨收到了他们向北撤退的电报。

铁岭以北虽未发生破坏铁路事件，但仍接到从各哨所传来义和团和武装的中国居民正在集结的消息，以及因而要加强哨所的请求。

第三区段的第四和第五分段段长曾多次报告说，义和团正在他们的分段对面集结，等待发出进攻该分段的信号；并报称，义和团已捣毁了买卖街<sup>①</sup>城里的英、法教堂。

6月23日，第三区段段长由宽城子电告尤戈维奇总工程师说，获悉有大批义和团逼近，所有职员极为恐慌，施工进度缓慢；一批批工人放弃施工而走；各分段和区段所在地（十里铺村）的防卫极为薄弱，必须加强区段防务，否则，如电报结尾所说：“余无能为今后施工的进展与钱款损失而担负责任”。

后来从宽城子发来的数份电报称，鉴于目前之危急，教士们已由本区段所属地撤至哈尔滨；到处都传来中国军队向护路队哨所寻衅和准备进行袭击的消息；如不加强区段之防护，则必须将各分段人员集中于区段所在地。

为安抚第三区段职员及其段长，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和总工程师尤戈维奇答应由哈尔滨派二十名哥萨克前去增援，并告知他们说，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正率领二百五十名士兵开往双庙子，已令其留驻双庙子并对第四和第五分段予以援助，故各分段不得撤退，

<sup>①</sup> 买卖街，今吉林省梨树县城。——译者

否则电报线路将遭到破坏，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也就不能前去应援。所有各中间哨所可撤至各分段。

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在电报结尾处命令向职员宣布，“你们忘我尽职，必将得到奖赏”。

6月22日，从老少沟(第二松花江)收到的报告说，当地中国军官于6月21日给段长的通知称，奉中国将军命令，驻守区段的中国马队<sup>①</sup>三十人将撤减十五人，另派六十名步兵接替。

这次增兵的理由是，由于工人间的秩序难以维持，以及近日铁路器材失盗事件的不断增多。

第二区段长在报告此事时，要求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制止另派军队一事，并提出他自己的意见说，此次增兵实为可疑，因工人中秩序并未紊乱，至于失盗，诚然近日来次数有所增多，但都是得到中国军官默许的。这些军官在此类事件中表现出令人可疑的热心。段长接着报告说，他在与中国官员的交往中感到他们某些方面不诚实。

横道河子车站也屡次传来红胡子要袭击护路队哨所和车站的消息。

接着于6月19日在海拉尔，酗酒的中国工人肇事，无理取闹，猛扑俄国工人并用棍棒殴打；致使两人头部被打破，三名木工受轻伤；中国方面也有四人受轻伤。

适逢中国官员周冕和邵某在段长处作客，于是便请他们到出事现场，审理此事件。当时，邵举止反常，极力偏袒中国人，不顾已经查明中国人无理殴打俄国人的事实，公然对昂邦谎报说，首先动手的是俄国人，而且打死四名中国人，打伤一人。

次日，昂邦从衙门派官员来验尸，当然无尸可验。

---

<sup>①</sup> 这支马队是1899年底，吉林将军拨给该段段长调用，负责维持工人和当地居民秩序的。

6月18日，还是此地有百余名中国人，进犯住在木板房内的士兵、工长和中国包工；中国包工朝人群射击，打死一名中国人之后，这群人才四散而逃。

昂邦本人也开始敌视俄国人了，同时煽动人们反对俄国人。

他曾下令，要城里大多数中国人守夜，不得睡觉，以防俄国人对海拉尔城发动突然袭击。

昂邦还借口海拉尔不对外国人开放贸易，严禁商人卖给俄国人任何货物。

老百姓的态度也变得很不友好。某次，一群人不愿放两名俄国人进城，经过较长时间的交涉，以及在路经此地的护路队侦察队的干涉之后，才将他们放行。

对青山车站（位于哈尔滨以西二十九俄里）报告说，译员当众断言，中国人准备袭击车站，并说，近郊村落，每村住有五十到一百名武装的中国人。

6月23日，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收到了驻吉林第二骑兵连连长萨维茨基哥萨克大尉关于盛京发生义和团暴乱事件的报告，内称，义和团来到吉林。他们在居民和士兵中间公开进行宣传，玩弄各种妖术，竭力使人相信他们能够刀枪不入。

老百姓和军队对他们颇为信服；城里开始流传说，似乎俄国已对中国宣战。从中国军队和群众的情绪来看，局势已变得非常严重。

接着，萨维茨基哥萨克大尉报告说，6月19日已有二十名哥萨克护送铁路职员和家属由吉林乘船启航，顺松花江去哈尔滨。吉林只剩四十五名哥萨克，故请免再派十五名哥萨克去南线，用以补充6月14日派出的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率领三十五名哥萨克南下之缺额<sup>①</sup>。

---

<sup>①</sup> 原命令派出哥萨克五十名，但因兵力不足，只派出三十五名，拟待其余哨所撤到这里后，再派十五名。

这期间，哈尔滨收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来电，电告天津一带军事行动的进展，滨海省援军开赴天津一带以及里涅维奇将军亲赴军事行动地区的消息。

上海各报也刊载消息说，中国军队一万一千人由南方开赴北京，满洲正展开“反俄运动”。

6月20日，哈尔滨收到祖勃科夫斯基上校由哈巴罗夫斯克发来的消息说，阿列克谢耶夫少将率领一支部队屯于松花江江口，待命沿松花江开赴哈尔滨并占领哈尔滨及哈尔滨—盛京铁路；另一支同样的部队驻在尼科里斯克，待命占领绥芬河—哈尔滨铁路。

盛京和海拉尔有关骚乱的报告都已证明，在满洲除义和团宣传外，中国行政当局和某些地区百姓也敌视俄国人和铁路，而这种敌对情绪，无论在老百姓中，还是在集结于铁路沿线的军队中，都将迅速导致铁路全线爆发敌对行动。

尽管海拉尔还没有义和团，但中国官员、城市居民和中国工人已不再隐瞒自己对俄国人的仇视。

但直至6月22日，在哈尔滨仍把这一切骚乱视之为内部性质，把反对俄国人和铁路的敌对行动视为局部事件。

例如，6月21日傍晚，当米先科上校电告，在第三骑兵连从营口撤下来，第二骑兵连（三十五名哥萨克）和第十九骑兵连（六十名哥萨克）两小队抵达的情况下，他拟将沿铁路线进行清剿时，哈尔滨却指示他说，对暴乱者应予最严厉的惩罚，并夺回烟台矿场；至于对待中国军队则仍应象对待友好国家军队一样，待之以礼。

同时，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还指示米先科上校，哈尔滨不能再增派援兵，他可利用授予他的权利，请求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出兵占领旅顺口—营口铁路区段。

就在同时，总工程师尤戈维奇鉴于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获悉哈

巴罗夫斯克和尼科里斯克两支部队正待命开进满洲，并收到了上述中国将军们的电函，于是电呈彼得堡财政大臣说：“顷悉满洲将军们之电讯谓，居民中盛传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正动员军队，俄军即将开赴满洲。

据将军们说，此种传言已使居民深为惶恐不安。

三位将军一致请求勿引军入满洲，这样则可保证俄人安全；同时并指出，如满洲任何一部分被占领，则受惊吓之民众将难以控制。”

随后，总工程师尤戈维奇报告说，已将财政大臣关于俄国爱好和平和友好的电文通知了中国当局，并已形成“良好之印象”，又说，“在目前情况下，派兵来哈乃是不适时宜之措施，它可能导致破坏路方和中国百姓、中国士兵以及行政当局目前之和睦关系，并造成极为不良的严重后果。

即使绝对遵守该部队由中东铁路护路队总司令直接管辖，又绝不越出铁路所属范围这一完全必需的条件，此种后果也在所难免。

解决目前困境唯一的办法是，立即从 1900 年度永久退役的士兵中录用一千人补充到中东铁路护路队来”。

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在电报结尾处请求说：“恳请彼得堡火速示下，令总督拨出一千名本年永久退役的士兵，并切勿将集结于哈巴罗夫斯克整装待命之军队派赴哈尔滨<sup>①</sup>”。

同样内容，即请勿出兵满洲的电报也发给了在哈巴罗夫斯克的格罗德科夫将军。

但早在 6 月 23 日，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和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在接到盛京车站附近暴乱事件报告后，就给哈巴罗夫斯克的格罗德

---

<sup>①</sup> 见尤戈维奇和格尔恩格罗斯两人签署的第 3572 号电报。6 月 26 日收到彼得堡复电说，已命令阿穆尔地区军区立即从部队中拨派一千人给护路队（参阅前文）。

科夫将军发去了另一份电报<sup>①</sup>。报告的内容是：中国士兵破坏盛京车站一带电报设施；盛京二大人将率军开往铁岭；地方官从铁岭逃走；吉林的宣传；齐齐哈尔人心惶惶等情况。并称：“虽已应允一月之后调拨预备役士兵，然已急不可待，为紧急加强护路队，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将待命之部队开进哈尔滨。但该部队在满洲之调动应是临时性的，因为在此期间关于该部队的任务会有各种其说不一的传闻，这些传闻，将成为在中国居民中进行敌视宣传极为合适之根据”。

此外，他们还请求从该部队中火速派一个营至东部支线，占领绥芬河车站至牡丹江车站间各哨所，以便将护路队从这里撤下来，向南线推进，“采取积极之行动，援助铁岭，回击二大人副都统之军事暴动”。

6月23日，格尔恩格罗斯少将鉴于铁岭以南沿线局势严重，下令允许护路队官兵“对破坏铁路之罪犯以及破坏未遂者可诉诸诸武力，无论其武装与否”。

同日，总工程师尤戈维奇经符拉迪沃斯托克致电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鉴于营口以北屡次发生破坏铁路之事件，请求派兵由米先科上校指挥，占领旅顺口—营口铁路”。接着，又发出另一份电报，报告由南线所获得之情报，请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速派足够之劲旅增援米先科上校，剿灭暴乱者及其副都统”。

6月24日，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和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在收到铁岭关于6月23日中国士兵袭击车站的报告后，发出如下两份电报：

一、致旅顺口、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

在这份电报中，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和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报告了铁岭遭到袭击，铁岭与米先科上校部队联系断绝，哈尔滨与铁岭之联系很快也将中断的情况，请火速派劲旅援助米先科上校，以便

<sup>①</sup> 即尤戈维奇、格尔恩格罗斯两人签署的第3647号电报。

惩罚“烟台—铁岭”铁路区段间的暴乱者，并和铁岭驻防军“两名军官所率领的一百五十名士兵”会合。

二、在另一份致哈巴罗夫斯克、阿穆尔总督的电报中，他们转述了铁岭6月23日的报告，并请求“将派赴哈尔滨的部队火速赶来”，“立即占领绥芬河—牡丹江铁路沿线各哨所”。

后一项要求之所以如此急切，是为了从这一区段抽出哪怕是少许兵力也好，去对付铁岭以北的暴徒，并加强护路队。

两份电报的副本均发送彼得堡财政大臣，请他协助敦促哈巴罗夫斯克速出兵哈尔滨，占领绥芬河—牡丹江铁路沿线各哨所。

对哥萨克大尉萨维茨基从吉林发来的关于已形成之局势的报告，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于6月24日在复电中命令他，除拉林河上游的哨所外，将各哨所撤下来的人员集中于吉林，将第十九骑兵连哥萨克派往哈尔滨<sup>①</sup>；原拟补派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的十五名哥萨克已决定不再派出。

次日，6月25日，又另发萨维茨基哥萨克大尉一电令如下：

一、毫无例外地撤掉所有哨所（包括拉林河上游之哨所），将所有士兵都集中于吉林；

二、不得放弃吉林，原地留守；

三、采取措施以防万一袭击，选一院落，使其至少具有可以坚守十天的防御能力，因为在这十几天之内不能派兵前来增援；

四、尽可能经常通过松花江车站或利用秘密公文汇报局势，此途径较中国电报站之电报要快得多。

与此同时，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还于6月24日致电在富拉尔基的第五骑兵连连长伊瓦什克维奇步兵上尉以及在海拉尔的第八步兵连连长乔格洛科夫步兵上尉，命令他们从速购买哈尔滨急需之

---

<sup>①</sup> 第十九骑兵连在吉林只有八名哥萨克。

军马<sup>①</sup>。

6月24日前，他还打电报给驻哈巴罗夫斯克负责航运事务的路方代表，命令他向阿穆尔地区军区参谋长请求再拨给别旦式步枪一千支及子弹十五万发。

不知是因为哈巴罗夫斯克炮兵仓库缺乏这种武器，还是因为轮船忙于运送预定派赴满洲的军队而无多余船只，这一千支别旦式步枪未能发到。

在收到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6月25日关于铁岭局势以及北撤的报告后，当天便给在哈巴罗夫斯克的阿穆尔总督和彼得堡财政大臣分别打了电报。电文如下：

“今天是6月25日。四天来所获之情报如下：我铁岭支队正向哈尔滨撤退，义和团随后尾追。

盛京省中国官军携炮数门随义和团之后追来。

故请速派劲旅乘公司轮船来哈。

并请火速占领绥芬河—哈尔滨铁路。

若后一项不能火速办理，我们不久就会与绥芬河断绝联系，因阿什河驻有中国军队<sup>②</sup>。

盛京省官军正与义和团联为一气，一致行动。

我们于铁岭一带截获了中国皇帝关于驱逐俄国人之谕旨以及让官军帮助义和团作乱之敕令。

请阁下紧急命令由松花江增援哈尔滨，望勿拒绝为盼。第10001号。

尤戈维奇

格尔恩格罗斯

伊格纳齐乌斯<sup>③</sup>”。

---

① 鉴于拟在国内组建骑兵团，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于6月16日曾命令他们在富拉尔基和海拉尔购买军马一千匹。

② 宁古塔与爱河要塞尤为危险，那里当时驻有大批中国军队。

③ 伊格纳齐乌斯是副总工程师。

此后，他们又拍电报补充第 10001 号电说：“目前，为了占领绥芬河—哈尔滨铁路线一营兵力实属不足<sup>①</sup>；此外，必须速派第十七骑兵连以及尽可能多的骑兵来哈，因为此处只有二百人。”

第 10001 号电报副本经符拉迪沃斯托克发旅顺口，转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请他不要拒绝“从南面进攻由铁岭来的匪帮之后路”。

发出这些电报之后，他们在哈尔滨收到了中国当局转来的吉林将军电报。该电转述了盛京将军给他并要他转达哈巴罗夫斯克总督和哈尔滨总工程师电报的内容。

盛京将军在电报中写道：“近日来，拳匪蜂起，焚烧盛京与辽阳教堂，甚至破坏铁路，于铁岭再次制造了骚乱事件。

为此激怒之俄人遂迁怒于比邻之乡民人等，杀其子婴，焚其房舍，逢人便杀。

此举更惹得彼等愈加引起强烈不满与公愤。

拳匪无定居，各伙人数不一，乌合之众，聚散无常；地方当局几乎完全无能治理，而俄人对所派维护秩序之中国军队又猜疑不信，彼此也逐渐加深仇恨。

对于此等情况，恢复秩序非常困难。首先，必须强迫哥萨克与铁路职员离开本省，以避免敌对行动”。将军本人可保证其路上平安，抵达国境。“经再四筹思”，认为以此为妥。如向铁路当局呼吁派兵保护职员，恐有害无益。

同样内容的电报经由齐齐哈尔将军转致哈尔滨。齐齐哈尔将军还自己作了补充，他完全赞同盛京将军之见解，并请总工程师命令铁路当局代表将财产移交中国官员，离开该省。这样，本人将同样保证俄国人安全通行。并建议，待秩序稳定后，再重返兴工。

就在同一天，还收到了 6 月 23 日吉林发来的报告，说吉林省

<sup>①</sup> 6 月 23 日，他们曾请求派一个步兵营占领这段铁路。

城的洋务交涉总署已关闭，副都统明已任全军总指挥<sup>①</sup>，此人对洋人和俄人极端仇视；吉林将军已奉告所有俄国人立即撤离吉林，因为他们逗留满洲会激怒军民；声称，如有人袭击俄国人居民点，本人“不能为所属士兵之行动担保”。

同一天，还接到了齐齐哈尔将军的类似声明，俄国人在满洲会激怒中国军队和百姓，将军本人不能为所属士兵之行动担保。

就这些通知，总工程师尤戈维奇于6月25日电复吉林将军如下：

“来电收悉。阁下在电报中称，盛京将军请您将其意见转告鄙人和哈巴罗夫斯克总督，为维持秩序，他‘经再四筹思’，命令在盛京省所有俄国人停止工作，撤离出境，以免再启衅端。

对此，本人，总工程师尤戈维奇答复如下，并请尊贵的吉林将军阁下将我的答复转告盛京将军：遵照与中国政府所订之条约，俄国人的责任是修筑铁路；彼等为此来到满洲，时已三年之久，素与百姓关系友好。

目前，盛京省义和团兴起，袭击中国教徒、铁路、俄工、护路人员以及工程师，而盛京官员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防护俄人免遭袭击。

俄人只得自恃武力以自卫。

当前，为消除暴乱，盛京将军应立即消灭那些破坏盛京省内铁路之暴徒。

如盛京将军力所不及，则应求助于友好之俄国政府，也即求援于驻旅顺口之关东省部队总司令。

盛京将军无权命令俄国人放弃筑路工程，因铁路乃是依据俄中两国皇上之协议而兴修的。设若该协议应有何更改，须由两国大臣事先就此进行磋商，而盛京将军与本人，即路方总工程师则无

<sup>①</sup> 可能指6月调任三姓副都统之明顺。——译者

此权力。

故请尊贵的吉林将军电告盛京将军，为平定暴乱，保护俄人，他应求助于驻旅顺口之关东省部队总司令，抑或更为上策者，立即以本省之兵力勘平暴乱，消灭袭击铁路之暴徒，使俄国人能安然继续其工程。

本人认为，还必须补充阐明，所谓俄国人欺侮和平之乡民，乃纯属谎言。

事实上，俄国人保护了遭团匪袭击之百姓。甚至现时铁岭俄国人宅院中尚有华人与其妇孺百余名，他们是由盛京省城逃出寻求俄国人保护的，并请求俄国人反击那些盛京省当局无力对付之义和团。

盛京将军是否收到本人之复电，请尊贵的吉林将军电告本人。

我认为，盛京将军忘记了效忠于本国皇上之职责，竟敢向在满洲为两国共同利益而从事筑路工程之友好的俄国人发出如此不成体统之提议，同时，他还在电报中将义和团暴乱者确实犯下的恶劣罪行嫁祸于俄国人，公然对俄国人进行卑鄙的诽谤。

显然，盛京将军只是由于对兴起之暴乱者的畏惧，才犯下了如此严重渎职和有损声誉之过失。

本人深信，尊贵的吉林将军将会完全赞同本人此番规劝，请阁下以个人名义奉劝盛京将军，摆脱那种对义和团卑微之畏惧感，驱逐其身边愚蠢之谋士与造谣诬陷者，勇敢地亲自率领未被暴乱所感染之士兵，在关东俄国长官协助下，消灭暴徒，稳定秩序。

总工程师 尤戈维奇”。

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在将上述各将军之电报及其复电内容转告哈巴罗夫斯克总督和彼得堡财政大臣时，再次请求经松花江和从东部国境火速派来援兵，并在结尾中报告说：“中国当局以及中国外交官员之任何声明均不足信”。

6月26日，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在接到铁岭支队撤退的详情报告后，打电报给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请电告，为何未失一兵一卒便撤离铁岭？”

我认为此举反常。

铁岭一带原有多少哥萨克和士兵？

第791号。格尔恩格罗斯。”

然而，就在当天便接到了分段长由双庙子发来的报告，内称，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支队撤退途中遭到各方逼攻，战斗正在进行，支队中已有人负伤；还报告说，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已率领哥萨克若干人，从沙河子前去应援。随后，又接到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来电。他报告说，之所以放弃铁岭，因为在最短时间内将铁路职员运送到安全地点是绝对不可能的；反俄之暴乱已席卷整个地区，中国官军亦参与其中；暴动之爆发恰与所截获中国皇上之谕旨相吻合；我们由开原向沙河转移途中一直冒着中国军队之枪林弹雨穿行；支队中已伤四名士兵，死四匹战马；中国人损失情况不明，想来必定相当严重。他还说，他不能担保将铁路职员顺利地运送到宽城子，况且，还有中国教徒及其家属二百余人乘车与支队同行。

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继续报告说，沿途所有中国村庄，人皆跑光，粮食供应甚为困难。他最后说，因电报线可能被破坏，而局势正在不断变化，请准予酌情自行全权处理。

这时，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还收到了朝鲜译员派到阿什河去的几个商人得到的情报，内称，阿什河城里来了五百名士兵，又在城里招募了九百名；城里百姓有反对洋人情绪；军队将从吉林开赴第二松花江（老少沟）；传言，还有武装的蒙古人三千名正向三姓进发。

此外，还接到了统率第十四骑兵连的哥萨克中尉弗莱舍尔由横道河子发来的报告，据驻在俄国人附近的一个中国统带<sup>①</sup>透露，

<sup>①</sup> 该统带姓氏不明。

著名红胡子刘单子将进犯横道河子车站，目的是消灭俄国人。

刘单子拳匪五百余众，装备良好，并有军官若干；中国军队知其所在地，但由于畏惧，均不愿带路。

匪首刘单子将自己人暗中分别派遣各地，发动百姓和工人起来反对俄国人。

报告最后指出，因车站防军不足（仅哥萨克三十五名），施工工地分散，且地形崎岖不平，如红胡子果真来犯，未必能将其击退。

段长也从横道河子车站打来了电报。报告说，据可靠的消息，6月26日中国军队将向哈尔滨进军，其中吉林两千人、宁古塔两千人、爱河要塞三千人。

此外，段长还报告了刘单子企图侵犯车站的消息，并要求加强哨所和送来步枪四十支，用以武装铁路职员。

6月26日，哈尔滨接到财政大臣6月23日来电。电报通知说，陆军部已下令，由阿穆尔河沿岸军区部队调拨一千名自愿超期服役的士兵改为护路队，因此命令预先采取一切措施尽快将他们运到哈尔滨；同时，应令士兵穿护路队服装，以免引起老百姓和中国当局不必要的惊慌。

电报最后说，“你们可以相信，无本人要求，军队不会开进满洲；在与中国当局交往中务必切记这一点”。

就这样，经屡次坚决地请求，他们终于接到了由阿穆尔河沿岸军区调拨一千名士兵编入护路队的命令。

但已为时过晚。作为对此项决定之复电，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和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只好再次请求彼得堡和哈巴罗夫斯克火速从松花江上和从尼科利斯克派俄军部队来哈，否则，如他们在电报中所说“我们在满洲之事业将遭到不可挽回之损失……”。

他们在复电中指出，“暗中支持骚乱为首的”，乃是北京的当权者与满洲的三将军。目前，需要考虑的已不是义和团之乱，而是将

军们背信弃义的政策，其中盛京将军，或那些现时正在指使他的人物，已公开派自己的部队反对筑路，而另两位将军亦干脆声称不能为其军队担保。

如俄国人同意在中国军队掩护下离开满洲，这同时一点也不会影响三将军为俄国人之安全担保”。

在另一份致彼得堡的电报中，他们说：“这种加强护路队之方式只能用于宣布动员之前”，因“阿穆尔河沿岸军区宣布动员之后，满洲之局势已发生了急剧变化，而近日来敌对行动骤增，势如烈火燎原”，故“眼下确需分秒必争。

任何动摇都可能引起危害。现在的问题是要防范大灾难的发生”。

接着，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和格尔恩格罗斯少将请速派军队前来，并报告财政大臣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目前局势下，中国行政当局中所有头脑清醒者都将赞成我方在现时情况下提出之方案”。

6月27日，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再次接到护路队第十四骑兵连连长的报告，说红胡子在长岭子哨所附近袭击了中国工人；传说刘单子准备袭击横道河子车站，为此铁路职员皆惊慌失措。

因哈尔滨已不能从自己的防军中派出任何兵力，为加强哨所，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便批准第十四骑兵连撤除一些哨所，并命令驻守石头河子车站的第十骑兵连连长博罗金哥萨克中尉，在横道河子车站遭到袭击时，去支援第十四骑兵连哨所。

当时，格尔恩格罗斯少将陆续从一些中国人那里得到了中国人准备进犯哈尔滨的消息，其中有一份情报还指出，将于6月27日夜里发起进攻。

当天下午2时，第一列满载军官和职员家属的火车由哈尔滨驻地开到码头，准备乘轮船撤往哈巴罗夫斯克。

预料夜间中国人将来进攻哈尔滨驻地，格尔恩格罗斯少将禁止军官送家属上船（按铁路里程是七俄里），并命令不得擅自离开所属部队之驻地。

当天夜里，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大概，中国人预定的进攻计划遭到阻碍，未能实行。

这次进攻派了哪些军队，兵力多少，他们集结于何处，对这一切哈尔滨均一无所知；原拟派出侦察队去验证一下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消息，但恐过早地引起中国军队和地方百姓采取军事行动，而没有派出去。

同一天下午2时，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接到了双庙子发来的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签署的极其紧急的电报，内容如下：

“情况万分危急，子弹耗尽”。

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签字）。

随后，约于下午5时，第四段段长卡兹-基里工程师向总工程师尤戈维奇报告说，铁岭支队在双庙子遭到中国军队约一万五千人的进攻，子弹用尽，伤亡惨重，需火速派兵增援，原拟议增派的二十人不够用，而需要足以对付一万五千人军队的兵力；“否则”，如电报中说，“全区段之生命难保”。

7月1日，第十五骑兵连连长恰连科夫骑兵上尉向格尔恩格罗斯少将报告说，6月27日，他用电话通知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由宽城子往双庙子派去了二十名哥萨克，这就是他最后一次得到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的消息。

对他的通知，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答道，需要的不是二十，也不是二百哥萨克，要比这多得多；战斗正在进行，部队被困在一个烧酒厂里，院里伤员很多，而院墙外伤了多少尚不清楚；阵亡一名，负伤两名……，至此，因电报和电话线被中国人破坏，谈话中断了。

这便是最后的消息，它说明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的支队境遇何等可怖。

此后再没得到该支队任何信息，仅从中国人那里得知，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支队损失惨重。于是，哈尔滨自然而然地认为，该支队已全军覆灭了。

事后得知，6月27日那份署名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的报告是夸大其辞的，是某位大概被中国军队突然袭击双庙子吓得惊慌失措的铁路职员冒名编造的。

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支队在双庙子击退敌人进犯后，当夜顺利地继续赶路，沿途又经历数次战斗，当时距离第二松花江车站已越来越近了。

7月5日，在距第二松花江车站(老少沟)南约十五俄里处，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支队意外地与别列维尔捷夫步兵上尉所率领的志愿混合骑兵连相遇。该混合骑兵连是7月4日由哈尔滨派出寻找铁岭支队的。

关于铁岭支队的活动情况已有专章叙述。

6月27日，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和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在向哈巴罗夫斯克格罗德科夫将军和彼得堡财政大臣报告铁岭支队在双庙子的遭遇时，再次请求经松花江和从尼科利斯克火速派兵增援哈尔滨。

此外，还请求协助西线各铁路区段，使其在野战部队保护下向国境撤离。

最后，他们指出，“电报设施恐即将被破坏，故请勿迟延”。

6月27日和28日(早晨)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和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因获悉中国人已开始在铁岭至辽阳区段间向铁路发起进攻；同时中国军队正沿铁路全线进行威胁性的军事调动，并且鉴于满洲三将军模棱两可之声明，以及铁路职员在万分紧张的处境之中，

电令各区段撤离，向哈尔滨以及东、西国境线“迅速撤退”<sup>①</sup>。

6月27日夜，哈尔滨与尼科利斯克电报联系中断（在一面坡与苇沙河车站之间），次日又与海拉尔失去电报联系。自即日起至7月21日傍晚哈巴罗夫斯克救援哈尔滨的萨哈罗夫将军部队沿松花江开来时止，哈尔滨完全与外界断绝了联系<sup>②</sup>。

各区段铁路职员和护路队是按如下次序撤退的<sup>③</sup>：

东线由哈尔滨至横道河子车站各区段奉命撤往哈尔滨，其中第九区段留在由二层甸子车站<sup>④</sup>至哈尔滨车站铁路沿线（六十俄里）。

以上各区段由第十、第九和第四骑兵连以及第一步兵连半个连驻守；除第十骑兵连奉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命令开赴哈尔滨外，其余各连均留驻二层甸子——哈尔滨区段间。

由第十四骑兵连守护的第十一区段，即由横道河子车站至牡丹江车站区段，奉命迅速向绥芬河车站撤退；而牡丹江车站至绥芬河车站之间各区段，因尼科利斯克援兵即将开到，该地区又并未发生骚乱，便未命令其撤退。于是，这几区段加上由第十一区段撤下来的第十四骑兵连便留守在这里。

不久，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发来的第十七骑兵连，以及由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克城派来的一支部队均到达这里。

西线由哈尔滨至成吉思汗车站各区段奉命向哈尔滨撤退。他们在第五、第十一骑兵连和第五步兵连一部分士兵的保护下于6月30日晚抵哈。其余各区段则撤往西部边境。

---

① 6月27日，打电报给东部支线；6月28日，打电报给西部支线和南部支线——第三区段和第二段区段长（宽城子和老少沟）。

② 与西线的电报联络只到海拉尔。而海拉尔以西则靠驿马联系，直达哥萨克顿河驿站。

③ 撤退的详细情况有专章叙述。

④ 二层甸子，即玉泉。——译者

南线由宽城子至第二松花江(第三区段和第二区段一部分)也奉命撤退,而驻守该区段的护路队留在松花江左岸,以保护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支队和将由吉林撤出来的哥萨克大尉萨维茨基所率领的第二骑兵连渡江。

在这些区段撤退之前,6月27日曾由第三区段的一个分段(宽城子以南)撤下来五十名哥萨克,由他们护送从宽城子给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支队送去子弹一万四千发。

6月28日,所有各分段撤下。6月29日凌晨,第三区段铁路职员与车辆从宽城子车站出发,开往第二松花江车站,7月1日凌晨到达。

第三区段一撤退,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部队便陷入了孤军无援的处境,而其退路又极容易被集结于宽城子的中国军队所切断。

因铁路职员心情非常紧张,各地撤退得极其匆忙。

由于撤得如此仓促,当时自然会发生远离铁路线或在他处单独行动的工长或者俄国工人被丢下的情况。例如,由一面坡车站至牡丹江车站各区段以及西线由富拉尔基至外贝加尔边境间各区段均有类似情况发生。

在这些被丢下的人们中,有许多人曾顺利地赶到了哈尔滨或奔赴西部边境;但也有些人被中国兵捉去,当了俘虏,最后才被俄国军队将其解救出来。

奥尔洛夫将军部队就遇到过同类事件。在兴安岭和中国博统领军队一战之后,在他们的大车上就发现了一个被囚的工长及其妻子;另一次是在阿什河城附近。当8月4日战斗结束时,跑来了一个曾经被中国兵俘虏的俄国工人。当然也有不幸失踪者。

铁路职员们熬过了许多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神经已非常紧张,而且护路队哨所的兵力又过于薄弱,因此当他们收到立即撤退的电报时,立刻不由自主地想到似乎大难即将来临的全部图景,在

此联想的影响下，皆慌忙撤下，匆匆离去。

当人们还未来得及全部撤出时，厚颜无耻乃至粗野的中国人群涌进室内，肆无忌惮地抢掠和破坏。

接着，大火便笼罩了所有建筑物。中东铁路建设者们历时三年之久花费无数心血和力量所创建起来的一切遭到了窃取和破坏。大家对这令人痛心的情景怀着深刻的印象，在护路队士兵的保护下撤离出去。

铁路全部机车和铁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中国士兵也参与了这些抢掠和破坏事件。如富拉尔基、一面坡、第二松花江(老少沟)以及其它一些地方都是如此。

在富拉尔基，区段办事处内什么东西还没搬出时，就有一帮中国士兵冲了进去，大肆抢掠。护路队第五骑兵连连长伊瓦什克维奇步兵大尉不得不派去一个小队把他们赶出区段办事处。

当时，中国士兵向该小队开了枪。

还有一次，在一列火车满载撤退人员要通过嫩江木桥时，有一群中国人冲向木桥，动手拆桥。护路队也只好出动，将其赶走。

6月28和29日，哈尔滨的情景同样也是令人痛心的。

所有职员、私人业主和商人等皆匆忙赶到哈尔滨车站。他们随身携带着较为珍贵的物品，惊慌失措，神色慌张，仿佛中国军队已经开枪打来一样，拥向火车，竭力尽快地抢座位。

老哈尔滨车站如此骚乱和拥挤，甚至需要派一个军官率领一小队士兵来维持秩序。

其中有个电报员竟惊慌失措到这样程度，没等到火车开出，就在站台上当场开枪自杀了。

在这之前，该电报员曾多次申请去护路队里服役，但因没有武器，而遭到拒绝。

哈尔滨、马家沟村和新市街<sup>①</sup>所有的人都急向码头奔去。码头上人群麇集，一片混乱。孩子哭、女人叫、咀咒叫骂声混杂一起；当时人们心情焦急不安，携带的什物壅塞在松花江岸边、露天地上盼望着轮船早早启航。

紊乱的中国人群，向每一列通过的火车扑去，尽力抓住车上的东西，想把它搬下来，这样就使这里的秩序更加混乱不堪；他们当中许多人拿着截获来的东西在混乱拥挤之中溜走了。

不一会儿，从铁路沿线撤下来的职员及其家属也来到码头，使这里更加拥挤和混乱了。

人们神经质竟达到这种程度，以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7月2日传说中国兵已乘帆船登陆了，于是码头区便发生了真正的惊慌。在惊慌之中，有一个饭店老板恐其所储存的伏特加和葡萄酒被中国人抢去，就把全部酒桶都滚到街上，免费让人们喝。不久就弄清楚了，原来那是谣言，人们这才稍为安静一些，秩序也稳定了下来。

老哈尔滨曾有两天空无一人，宛如一座死城。

留在这里的只有护路队几个骑兵连及其司令格尔恩格罗斯少将，以及尚未转移到码头，暂时留在这里的修筑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副总工程师伊格纳齐乌斯。

为了把聚集在码头的铁路职员及其家属运往哈巴罗夫斯克，除6月27日外，6月29日和7月2日又开出轮船和驳船数艘。

最后一次是7月10日开航，是在铁岭支队和职员到达后。

大约在此期间，总工程师尤戈维奇收到了齐齐哈尔将军来函。将军在信中说得知很多俄国人及其妻小群集于哈尔滨的消息，“他们因恐惧而到处哀号哭泣”，因此，他建议将所有妇孺以及铁路职员运往哈巴罗夫斯克，答应予其安全通行，但只有一个条件：其中

<sup>①</sup> 马家沟村和新市街位于老哈尔滨和码头之间。

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否则,他威胁说,难免“将全部被歼”。

他在信中写道,他已派兵前来摧毁哈尔滨,并命令“玉石俱焚”,概所不惜。

该将军最后表示,愿护路队官兵象他的军队一样勇敢善战。

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只好提心吊胆地相信了这个阴险狡猾的将军的建议,开出了两艘带着驳船的轮船,船上满载手无寸铁的职员及其家属。

7月10日,由哈尔滨开出的轮船上还有铁岭支队和第二骑兵连的三十六名伤员。

齐齐哈尔将军没有完全信守诺言:当轮船途经中国人进行监视的三姓时,正如几天前即7月2日由哈尔滨发出的轮船途经三姓时一样,中国士兵从岸上开了枪,子弹飞落船上,船上的人有所伤亡。

铁路职员及其家属走后,和总工程师尤戈维奇一起留在哈尔滨的铁路职员还有千余名<sup>①</sup>;其中很多人不服中国人,不愿意去哈巴罗夫斯克,宁愿留在哈尔滨。他们认为,手里有枪,总还有一线希望能击溃中国人。

除男人外,还有些妇女也留下来了,她们承担起了护士的义务。

---

① 该数字见总工程师尤戈维奇的正式报告。

## 附录一 地名译名对照表

Абагайтуй 阿巴该图  
 Ажэхэ(Ашихэ) 阿什河(阿城)  
 Айгунь 瑛琿  
 Айсандзянь 鞍山站  
 Амур.р. 阿穆尔河(黑龙江)  
 Аньда 安达  
 Аньдунь—Сянь 安东  
  
 Байтосы 白塔寺  
 Барим 巴林  
 Баянтунь 巴彦通  
 Баянсусу 巴彦苏苏  
 Бицзево 魏子窝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布拉戈维申斯克(海  
 兰泡)  
 Бодунэ 伯都讷(扶余)  
 Бохэду 博克图  
 Бухай 布海  
  
 Ваньгунь 完工  
 Вафаньдянь 瓦房店  
 Вейшахэ 苇沙河(苇河)  
 Владивосток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  
 崴)  
 Вайцзы 崴子  
  
 Гайчжоу 盖州(盖平)  
 Гаолинцзы 高岭子  
 Гирич 吉林  
 Гунчжулинь 公主岭  
  
 Даймагоу 抬马沟(代马沟)  
 Дашичао 大石桥  
 Да-янь-хэ 大洋河

Дуйциньшань 对青山  
  
 Забайкаль 外贝加尔  
 Затон 船坞(哈尔滨江北岸)  
  
 Имань 伊曼  
 Имемпо 一面坡  
 Имэнь-голь 伊敏沟  
 Инкоу 营口  
 Иоманхэ 饮马河  
  
 Кайди 街基  
 Кайюань 开原  
 Квантун 关东  
 Куанченцзы 宽城子(长春)  
 Кубан 库班  
 Кяо-чжоу 胶州  
  
 Лаошагоу 老少沟  
 Лялинхэ 拉林河  
 Ляодуский залив 辽东湾  
 Ляохэ 辽河  
 Ляоянь 辽阳  
  
 Мадьягоо 马家沟  
 Мадятынь 马家屯  
 Маймакай 买卖街(黎树县)  
 Майхэ 蚂蚁河  
 Маньгоу 满沟(肇东)  
 Маньчжурия 满洲  
 Маозгоу 茄子沟  
 Маэршань 帽儿山  
 Мациохэ 马桥河  
 Мергень.р. 墨尔根河(嫩江)

Модаоши 磨刀石  
Монохэ 牯牛河  
Мочесань, копи. 蚂蚱山矿  
Муданьцзянь 牡丹江  
Мукден 盛京(奉天、沈阳)  
Мулинь 穆稜  
Мяньдучэ 免渡河

Нагасака 长崎  
Никольск-Уссурийск 尼科利斯克-  
乌苏里斯克  
Нингута 宁古塔(宁安)  
Новый город 新市街  
Нонин, р. 嫩江  
Нью-чуан 牛庄  
Няньцзышань 碾子山

Одесса 敖德萨  
Оренбург 奥伦堡

Падыза 八家子  
Пайлюндза 北林子  
Пакуагоу 八卦沟  
Пекин 北京  
Петербург 彼得堡  
Печилий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直隶省  
Пиньчжоу 宾州  
Пограничная, ст. 绥芬河(车站)  
Порт-Адамс 亚当湾(普兰店湾)  
Порт-Артур 旅顺口  
Прим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外阿穆尔省  
Примо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滨海省  
Пристань-Харбин 哈尔滨码头(埠  
头区)  
Пулондянь 普兰店(新金)

Санчагоу 三岔沟  
Саншилипу 三十里堡  
Саньсинь 三姓(依兰)  
Саргу 萨尔图  
Сачиндза 下城子  
Сеуль 汉城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

Силинхэ 细鳞河(西林河)  
Симучень 析木城  
Сингхайцзы 新台子  
Синьтунь 新屯  
Синьючень 熊岳城  
Старо-Харбинб 老哈尔滨(香坊)  
Старо-Цурухайтуй 老祖鲁海图  
Суетунь 苏家屯  
Сунгари, р. 松花江  
Сыпингай 四平街  
Сяолян 小岭  
Сяосуйфынь 小绥芬

Тайцзы, р. 太子河  
Тайяngo 太阳沟  
Таку, крепость 大沽要塞  
Талиенван 大连湾  
Таолайчжао 陶赖昭  
Таотунь 头屯  
Тафанхэ 大房河  
Тафынсанлянь 大房身岭  
Таяо, дер. 大窑村  
Телинь 铁岭  
Тезнбэ, р. 车背沟  
Тихий океан 太平洋  
Турчяха 图尔齐哈(龙江)  
Тяньцзинь 天津

Удзими 乌吉密  
Удыза 五家子  
Ураль 乌拉尔  
Урга 库伦(乌兰巴托)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乌苏里边区

Фанцзятунь 范家屯  
Фаншияпу 房身堡  
Фуляэрдн 富拉尔基

Хабаровск 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Хайларь 海拉尔  
Хайлинь 海林  
Хайчен 海城  
Хакэ 哈克

Халасу 哈拉苏  
Ханьдаохэцзы 横道河子  
Харбин 哈尔滨  
Хинган 兴安岭  
Хорго 哈拉沟(哈尔沟)  
Хорияголь 火了沟  
Хорхонтэ 赫尔洪德  
Худучен 葫芦城  
Хуланчен 呼兰城  
Хуньхэ 浑河  
Хурхура 虎尔虎拉  
Хушитай 虎石台

Цайхэ, дер. 柴河村  
Цзянь-шань 千山  
Цицикарь 齐齐哈尔  
Цугангунь 土坎屯  
Цхайлопу 蔡窝堡

Чантофу 昌图府  
Чжалангунь 扎兰屯  
Чжаромтэ 扎罗木德

Чингаузь 城高子  
Чингисхан 成吉思汗  
Чифу 芝罘(烟台)  
Чиэрисань, копи 茨儿山矿

Шаньши 山市  
Ша-хэ-пу 沙河堡  
Шилипу 十里堡  
Шитоухэцзы 石头河子  
Шуанмяоцзы 双庙子  
Шуанченпу 双城堡

Эрдаохеза 二道河子  
Эрцендянцизы 二层甸子(玉泉)  
Эхо 爱河

Якеши 牙克石  
Ялу, р. 鸭绿江  
Яль 雅鲁  
Янтай 烟台  
Янюадза 羊圈子

## 附录二 人名译名对照表

Аврениусъ 阿夫列纽斯。上校,第三东西伯利亚步兵团军官。

Алексеевъ, 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ъ 阿列克谢耶夫,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海军上将,关东省军队司令。

Апостоловъ, Кондратъ Николаевичъ 阿波斯托洛夫,孔德拉特·尼古拉耶维奇。步兵中尉,护路队第五步兵连连长。

Аргамоновъ 阿尔达莫诺夫。上校。

Баркань1-й, Владимиръ Захаревичъ 巴尔坎第一,弗拉基米尔·扎哈里耶维奇。步兵上尉,第九骑兵连连长。

Баркань2-й, Александръ Захаревичъ 巴尔坎第二,亚历山大·扎哈里耶维奇。步兵上尉,第十一骑兵连连长。

Бодиско, Андр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ъ 博季斯科,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步兵上尉,第十八骑兵连连长。

Бородинъ, Петръ Павловичъ 博罗金,彼得·帕夫洛维奇。哥萨克中尉,第十骑兵连连长。

Валевский, Петръ Ивановичъ 瓦列夫斯基,彼得·伊万诺维奇。步兵中尉,第八骑兵连副连长。

Ванлаху 王老虎

Вейфучян 魏福臣

Витте, 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ъ 维特,谢尔盖·尤里耶维奇。御前大臣,财政大臣。

Винниковъ 温尼科夫。退職上校。中东铁路设在三姓码头的总管。

Гайгеновъ 盖捷诺夫。中校。

Гернгроссъ, Александръ Алексеевичъ 格尔恩格罗斯,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上校,1900年5月升任少将,中东铁路护路队总司令。

Гиршманъ 基尔什曼。工程师,中东路南线监工。

Григорьевъ, Владимиръ Дмитриевичъ 格里戈里耶夫,弗拉基米尔·季米特里耶维奇。骑兵上尉,第十九骑兵连连长。

Гродсковъ 格罗德科夫。步兵上尉,俄国阿穆尔军区司令。

Денисовъ, Николай Максимовичъ, 捷尼索夫,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哥萨克上尉,第八骑兵连连长。

Денисовъ, Петръ Николаевичъ 捷尼索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上校,驻松花江线护路队司令。

Джаомянь 周冕。

Домбровский 东布罗夫斯基。上校,第十一东西伯利亚步兵团军官。

Дубин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ъ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ъ 杜宾斯基,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步兵中尉,第一骑兵连副连长。

Жура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ъ Петровичъ 茹拉夫斯基,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护路队随军东正教司祭。

Заремба 扎列姆巴。步兵少尉,第七

骑兵连副连长。  
Зубковский, Андрей Федорович  
祖布科夫斯基, 安得烈·费奥多罗维  
奇。上校, 琿琿线护路队司令。  
Злобинъ 兹洛宾。步兵少尉。

Ивашкевичъ, Анатолий Викторо-  
вичъ 伊瓦什克维奇, 阿纳托利·维克托  
罗维奇。步兵中尉, 第五骑兵连连长。  
Игнациус 伊格纳齐乌斯。中东铁路  
副总工程师。

Казаркинъ 卡扎尔金。哥萨克中尉。  
Казы-Гирей 卡兹-基里。工程师, 段  
长。

Касиновъ 卡西诺夫。哥萨克少尉。  
Кушаковъ, Константинъ Порфирье-  
вичъ 库沙科夫, 康斯坦丁·波尔菲里  
耶维奇。步兵上尉, 第六步兵连连长。

Лешъ 列什。中校。  
Липский 利普斯基。工程师, 分段  
长。

Лихундянь 李洪江。  
Логиновъ, Александръ Матвеевичъ  
洛基诺夫, 亚历山大·马特维耶维  
奇。少校, 后升中校, 第七骑兵连连长。  
Люданцян 刘单子。

Мамоновъ, Петръ Петровичъ 马莫  
诺夫, 彼得·彼得罗维奇。哥萨克中  
尉, 第二步兵连连长。

Мафьяньонь (Малоу) 马凤云 (马老  
五)

Мищенко,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米先  
科,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上校, 旅顺  
口线护路队司令。

Орлов 奥尔洛夫。少将, 入侵中国的  
外贝加尔俄军司令。

Оруженский 奥鲁任斯基。步兵中  
尉, 第五步兵连副连长。

Павлевский, Иванъ Федоровичъ 巴  
甫列夫斯基,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哥  
萨克大尉, 第一骑兵连连长。

Павловский, Павелъ Михайловичъ  
巴甫洛夫斯基,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  
奇。步兵大尉, 第三步兵连连长。

Переверзевъ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  
вичъ 佩列韦尔泽夫, 尼古拉·米哈伊  
洛维奇。步兵上尉, 总司令助理军官。

Пилипенко 皮里片科。中士。

Просинский 普罗辛斯基。工程师。

Пявко-Доценко 皮亚夫科-多岑科。  
尉官。

Ржевуцкий, Степанъ Андреевичъ 勒  
热武茨基, 斯捷潘·安得烈耶维奇。步  
兵上尉, 第十六骑兵连连长。

Рыжов 雷若夫。工程师。

Савиц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ъ Григорье-  
вичъ 萨维茨基, 亚历山大·格里戈里  
耶维奇。哥萨克大尉, 第二骑兵连连长。

Савкевичъ 萨夫克维奇。工程师。

Сахаровъ 萨哈罗夫。将军, 入侵中  
国的哈巴罗夫斯克俄军司令。

Серединский 谢列金斯基。工程师。

Сеченовъ 谢切诺夫。哥萨克上尉。

Скарятинъ, Иванъ Николаевичъ 斯  
卡里亚京,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步  
兵上尉, 第一步兵连连长。

Смольяниковъ, Григорий Михай-  
ловичъ 斯莫利亚尼科夫, 格里戈里·  
米哈伊洛维奇。步兵大尉, 第六骑兵  
连连长。

Страховъ, Валерианъ Митрофано-  
вичъ 斯特拉霍夫, 瓦列里安·米特罗法  
诺维奇。步兵上尉, 第三骑兵连连长。

Субботичъ 苏博季奇。中将, 1900年  
9月, 接替弗列伊舍尔少将任南满俄  
军司令。

Тиссянь, генерал 吉祥。将军。

Тихомиров 季霍米洛夫。工程师。

Тулисан 杜立山。

Фаддеев, Григо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法捷耶夫, 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  
哥萨克中尉, 第十五骑兵连副连长。

Флейшер 弗莱舍尔。少将, 南满俄军司令。

Фонь-Вишнингъ, Богданъ Богдановичъ  
冯·温宁格, 波格丹·波格丹诺维奇。中校, 第十七骑兵连连长。

Хагондоковъ, Константинъ Николаевичъ  
霍贡多科夫,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步兵上尉, 第十二骑兵连连长。

Хилков, С. Н. 希尔科夫。工程师, 段长。

Ху, полковник 胡管带。

Цивинский 齐文斯基。工程师。

Чаленковъ, Александръ Васильевичъ  
恰连科夫,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步兵中尉, 第十五骑兵连连长。

Чаун-Фо 全福。

Чичаговъ 奇恰戈夫。中 将, 由中东路东线绥芬河入侵中国的尼科利斯克俄军司令, 1902 年任外阿穆尔军区司令, 本书主编。

Чоглоковъ, Александръ Николаевичъ  
乔格洛科夫,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步兵大尉, 第八步兵连连长。

Шидловский 希德洛夫斯基。工程师, 段长。

Шоу, Цянь-цзюнь 寿(山) 将军。  
齐齐哈尔将军。

Юговичъ, А. И. 尤戈维奇。建筑中东铁路总工程师。

Якям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ъ  
亚基莫夫斯基,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步兵上尉, 第十三骑兵连连长。

Яни, полковник 阮(复元)。吉林新军后营一营管带。

Янткевич, Евгений Феофиловичъ  
杨特克维奇, 叶甫根尼·费奥菲洛维奇。步兵上尉, 原第十五骑兵连连长。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东铁路护路队参加一九二一年满洲事件纪略

作者=(俄)B.B.戈利岑 H.M.奇恰戈夫

页数=361

SS号=10114593

DX号=

出版日期=1984年08月第1版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外阿穆尔省省长兼外阿穆尔军区司令长官致大清国满洲当局和居民

告示

彼得堡致总工程师尤戈维奇的电报(抄本)

关东省部队嘉奖令(抄本)

外阿穆尔河沿岸军区对各部队发布的命令(抄本)

第一章 俄中条约

第二章 护路队的组建及其组织、武器和装备

第三章 护路队的扩编

第四章 官兵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章 护路队官兵的生活和服役特点

第六章 1898年和1899年护路队同红胡子及地方居民的冲突

第七章 1900年初护路队同中国行政当局、军队及居民的冲突

第八章 哥萨克中尉法捷耶夫同中国行政当局的冲突

第九章 扬特克维奇步兵上尉被杀害

第十章 满洲义和团运动的开始

第十一章 1900年6月1日前中东铁路护路队的总人数及其部署

第十二章 护路队各部队从中东铁路西线各区段撤退

第十三章 撤离海拉尔

第十四章 撤离兴安岭

第十五章 撤离扎兰屯--博克图区段

第十六章 编入奥尔洛夫将军部队的中东铁路西线护路队各连队的行动

第十七章 撤离富拉尔基--哈尔滨区段

第十八章 编入尼科利斯克部队的护路队各部队的行动

第十九章 撤离帽儿山--哈尔滨区段

第二十章 驻苏家屯站护路队的行动

第二十一章 瓦列夫基步兵中尉支队的行动

- 第二十二章 撤退沙河、鞍山站和汤河各哨所
- 第二十三章 撤离烟台站哨所
- 第二十四章 米先科上校支队从辽阳站向大石桥站转移
- 第二十五章 斯特拉霍夫步兵上尉的支队向辽阳转移
- 第二十六章 萨维茨基哥萨克大尉支队撤出吉林
- 第二十七章 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同勒热武茨基步兵上尉和萨维茨基哥萨克大尉两部队联系的命令
- 第二十八章 米先科上校所指挥的护路队各部从营口向盛京挺进行动纪实
- 第二十九章 步兵上尉勒热武茨基支队从铁岭向哈尔滨撤退纪实
- 第三十章 中国人对“奇毕斯号”驳船的猛烈袭击
- 第三十一章 中国人对“敖德萨号”轮船的猛烈袭击
- 第三十二章 保卫船坞(哈尔滨附近)
- 第三十三章 保卫哈尔滨纪实
- 第三十四章 攻占阿什河城
- 第三十五章 进军牡丹江
- 第三十六章 1900年6月护路队总司令格尔恩格罗斯少将和修筑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收到的重要情报及其有关护路指令的概述
- 附录一 地名译名对照表
- 附录二 人名译名对照表